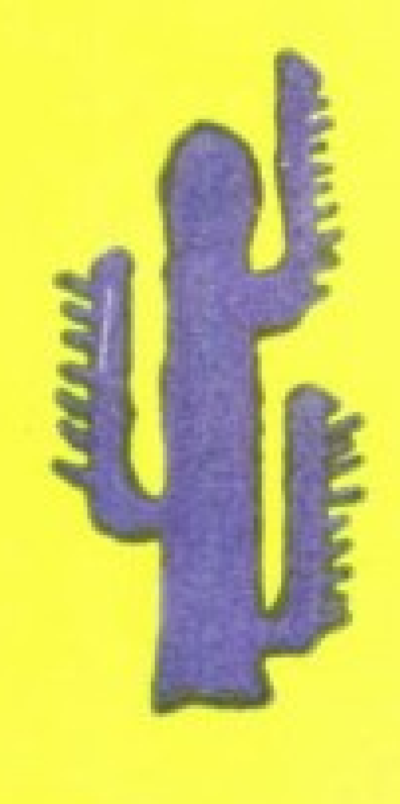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中奖彩票



〔阿根廷〕胡利奥·柯塔萨尔著

胡真才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中 奖 彩 票

〔阿根廷〕胡利奥·柯塔萨尔著　胡真才译

（滇）新登字01号

JULIO CORTAZAR
LOS PREMIOS
根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洲出版社1982年第16版译出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中 奖 彩 票

〔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胡 真 才 译
责任编辑：郭家芹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四川省温江人民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42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1—6500
ISBN7-222-01359-8/I·330 定价：13.65元



胡利奥·科塔萨尔　　　　高莽　画

译者小传

胡真才，男，1950年生于陕西省旬阳县。1972年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1975年毕业并分配到国家版本图书馆工作。1977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评为助理编辑，从此开始西班牙语国家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同年被接纳为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员。1986年获编辑职称。1988～1990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与哲学系进修语言和文学。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从事专业工作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庭长夫人》、《玛丽亚》、《广漠的世界》、《咫尺天堂》等十余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长篇小说。此外，译介拉丁美洲中短篇小说及撰写书籍评论文章多篇。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异军突起，一代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思想活跃。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大胆变革，刻意求新，创造出了一大批构思新颖奇特、情节扑朔迷离、技巧精湛娴熟的好作品，终于把拉丁美洲文学推上了当代文学的高峰，产生了令人炫目的“文学爆炸”。而本书作者胡利奥·科塔萨尔则被公认为这一“文学爆炸”的先驱之一，并被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们亲切地尊称为“老师”，由此可见其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

一

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年8月26日生于布塞鲁尔一个阿根廷外交官家庭。1919年随家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父亲离家出走，一去不返。破碎的家庭在科塔萨尔的幼小心灵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导致了他孤独内向、胆怯羞涩的性格。幸而母亲精通法语且喜好文学，科塔萨尔在她的熏陶下，自幼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七岁便开始阅读法语和西班牙语书籍，以此排

遭孤独和烦恼。

1932年，科塔萨尔中学毕业，在工作中仍刻苦自学。1934年，他考取了阿科斯塔师范学院文学系，在路易斯·博尔赫斯指导下专修欧美文学。一年后因经济拮据而辍学，去一乡村中学教书。在此期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业余创作。1938年，受聘于门多萨省库约大学，讲授法国文学，至1943年因政局动荡而失掉这一职业，随之也失去了安稳的生活环境，因而饱尝了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之苦。1946年，他辗转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书籍委员会谋到一个职业。1951年前往巴黎进修文学，并从此侨居巴黎，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员的同时，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暮年病魔缠身，晚景凄凉。1980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这个集子可视为作者对自己人生和创作所进行的反思和总结。1984年2月12日，他在巴黎逝世。

二

《中奖彩票》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60年11月。它通过一群彩票中奖者的一次奇特而荒诞的海上旅行，辛辣地讽刺了现实生活中的荒唐、混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们冷漠、迷惘和朝不虑夕的精神状态。

本书首先是一部讽喻小说，作者运用“现实与幻想自然融汇”的艺术手法，描写了一次神秘莫测的旅行。小说一开始是中奖者赶赴“伦敦酒吧”，准备乘船旅行，然而，他们对旅行的可能性却深怀疑虑；从酒吧到北方港码头，分明有游览车可乘坐，但游览车却不开到酒吧来，偏偏停在距酒吧七、八个街区的卡维尔多博物馆后侧，让旅客们穿街过巷步行到游览车跟

前，并在昏暗的夜色中登上游览车，又在阴森可怖的气氛中过海关上游船。船在海上航行中，旅客们又遇上了一系列不解之谜：经过一夜航行，第二天清晨，人们惊异地发现游船停泊在距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不远的吉尔梅斯对面，于是大家纷纷议论和猜测，旅客们既不知道船长是谁，也不知道旅行的时间有多长，更不知道航行的目的地在哪里。稍后，旅客们又发觉游船当局禁止他们去船尾，几个盛怒的旅客便四处搜寻通往船尾的途径，然而，所有的门都被封闭或把守着。航行的第一天午后，当拉乌尔和费利佩去底舱寻找通往船尾的道路时，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装有三支手枪和多发子弹的白铁盒子。他们将铁盒带回寝舱。后来他们靠了这三支手枪得以闯入船尾。但冲突之后，他们放回壁橱的手枪却又不翼而飞。当然，最令他们烦恼的谜是船尾：尽管梅德拉诺、拉乌尔等人终于闯入船尾，可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空旷的甲板……

作者的讽喻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把这群人物安排在一艘漂荡在茫茫大海中的游船上来描写，也是为了以这种特殊场景来表现不同阶层的人在非常时期的真实心理与行动；而那道"禁止跨越船尾"的古怪命令，则是统治阶级专横跋扈、愚弄人民的一个象征。为了突出统治阶级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巨大压力，作者在描绘上述一系列神秘怪事的同时，着力渲染了一种可怖的氛围。这种气氛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它主宰着人的思想和行为，操纵着人的命运。在它面前，人显得那么渺小、软弱和可怜，他们受到命运的播弄，而又无可奈何。这就是《中奖彩票》的主题思想，而这一主题思想的确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本世纪以来，阿根廷一直是个群雄争霸、政变迭起的国家，人民长期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到了四五十年代，军事独裁政府推行了若干改良主义措施，制定了一些劳工保护法，使劳

动人民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实惠；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实行高压政策，限制言论自由，迫害民主人士，流放进步作家，因而使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陷入一种迷惘、空虚和悲观失望的精神状态。这一状态反映在小说中，充分体现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

梅德拉诺和克劳迪娅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却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是那么虚伪和空洞，现实不可捉摸，未来难以预料，心中总是充塞着一种孤独、苦闷和恐惧的感觉。梅德拉诺是个中年单身男子，他的生活百无聊赖，他常想干一点事情，却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似乎在组合一副在桌子上摔成千百块的智力游戏图，因为他把生活比作一副智力游戏图，每一天便是游戏图中的一个彩色小木块，他觉得日子是那样地混杂，一部分过去的不痛快日子像一根刺似的扎入现在和未来，眼下的自由没有前因和后果，正如他的一生没有美好的回忆和憧憬。他经常忧心忡忡，苦苦思索，当他找不出事物之间的联系时，便怀疑联系，认为联系就是没有联系，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一体或者同一件事，进而对生活采取一种虚无主义态度。但是，当形势逼迫他作出关键性的抉择时，他又能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而献身。

克劳迪娅是个离了婚的中年妇女，她离婚是为了摆脱丈夫的束缚和影响，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为了挽救她那所剩无几的自我。她活着，是为了儿子，为了自己的很少几件事：反复听几首音乐、读几本书……其他事情都将腐烂和被埋葬。但是，克劳迪娅又不甘沉默，她在努力探索人生，体验社会，她有一种唯新是追，唯奇是趋的心理，她认为，荒谬的现实更值得细细玩味，她说，前途未卜也是一种冒险，它很平凡却又充满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会变得十分有价值，假如眼下

的时刻具有某种特殊的滋味，那是因为未来为现在作了调味品，克劳迪娅尽管生活在百无聊赖中，她却有一颗浮躁不安的心，她竭力想表现自己，增强个人意识，显示自己的存在，她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好奇。她的思想代表了当代拉美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也是作者思想情绪的表露。

洛佩斯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及爱情尚感到满意，觉得自己毫无卑微之感。但他时常梦见自己的一个朋友当了部长，他痛心地感到人人都可以当部长，唯独他不能当，因而在他睡着的时候，便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不幸者。在这里，他视现实为梦幻，又把梦幻当现实，浑浑噩噩地生活在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之中。其他如拉乌尔、帕乌拉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人的价值和自我意识，沦为自己的异己者。

佩西奥是作者笔下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与旅客们很少接触，但他也在努力跨越船尾，只不过这种跨越属于另一个领域，属于他的思维和想象。佩西奥是远距离、全方位地看问题的，他把旅客看成一个整体，将他们比作一个星座。他认为满天星象是一个巨大而深奥的谜，永远解不开的谜，故此，这群旅客之于他，也是一个不解之谜。他的九章独白，有次序地分布在全书中，对事件发展的每一个步骤起阐释和总结作用。

科塔萨尔除了着意描绘荒谬可怖的环境气氛，竭力挖掘阴暗怪诞的人物心理，以达到渲染神秘虚幻的意境之外，还把他锋利的笔触伸向真实、平凡的日常生活。为此，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老资产者堂加洛，老成持重、思想正统的中学教员雷斯特利，胆小怕事、书生气十足的小职员卢西奥，庸俗自私而又硬充高雅的小资产阶级特雷霍一家以及粗鲁无知而又古道热肠的小市民青年长毛绒等另一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书中的所有人物面貌不同，心态各异，但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大家都戴着假面具，说话机械

而枯燥，一味附和他人，因而成为公众舆论的传声筒。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没有稳固的目标，总是受着外在事物的制约，稀里糊涂地生活在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矛盾之中，没有理想和追求，只为生活而奔波。当然，作者也写出了人物的积极的一面，即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正直、善良，洁身自好，生活得规规矩矩；他们对社会有不平，有怨恨、而且也不逃避现实，并敢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争取生存权，保持做人的尊严，乃至为此而付出生命代价。小说正是通过对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真实描绘，勾勒了一幅色彩明快的现代城市生活风俗画。

三

除《中奖彩票》外，科塔萨尔的重要长篇小说还有《踢石游戏》、《用于武装的62型》和《曼努埃尔记》等，数量虽不多，成就却相当惊人。

1963年发表的《踢石游戏》是其代表作，小说塑造了一个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人物形象。阿根廷青年奥里维拉怀着对祖国命运的关心，抛弃舒适的生活条件，离开阿根廷到巴黎寻找真理，在巴黎，他与乌拉圭女青年玛佳相爱并同居。奥里维拉和朋友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经常聚会畅谈，一同探讨人生真谛，可是他们通过理性所探讨的问题，总也得不出一个结论；而不进行任何思辨的玛佳却不知不觉地生活在自己所认为的真谛之中。巴黎社会的虚伪价值观念和污浊的社会风气使奥里维拉的幻想破灭了，于是，他毅然断绝同玛佳的爱情，重返祖国，开始新的探索，直至失去理智，从窗台上一跃跳下楼去。作者把小说取名为《踢石游戏》，表明了作品的追求和探索这

一主题思想。踢石子是一种儿童游戏，即用粉笔在地上划出一幅图形，共有十一个格子，最上一格为“天”，最下一格为“地”，两者之间有九个格子（分排七行），游戏中，要把小石块由“地”格依次踢到“天”格，途中以不踢出格界者为胜。表现在小说中，巴黎为“天”（即小说第一部分“那边”），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地”（即小说第二部分“这边”）。夹在“天”与“地”之间的是小说第三部分（即“其他方面”），小说主人公则象征着石子。他在经历了一番徒劳的探索之后，最终瞄准了画在庭院地上的踢石游戏格子中的“天”格跳了下去，这种“跳下”即为“上天”的思想寓意深刻，它表明了拉丁美洲知识分子顽强追求，不懈探索，失望而不绝望的精神境界，而这种精神正是拉丁美洲的希望之所在。将小说按照踢石游戏的格局加以安排，是作者对小说传统结构的一种突破。作者指出，这部小说有两种读法，第一种是消极读法，按顺序读完第一和第二部分即可，第三部分则略去不读；第二种是积极读法，即跳跃式的阅读，按目录所示，从第73章开始，跳读到第131章结束，也就是把第三部分有机地穿插进去。这种安排给读者设置了一系列悬念、疑点，迫使读者进入小说的意境，成为书中人物和作家在创作上的参与者。科塔萨尔在《中奖彩票》的结束语中说过：“应该将小说之门敞开，以便透进大街上的空气，甚至透进宇宙空间的纯净的光线。”他实践了这一理论，创作了这部前无古人的开放性小说。

《踢石游戏》发表后，立即造成轰动效应，引起了世界文坛的瞩目，评论界一致将它称为西班牙语文学的《尤利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及感情的最强劲的百科全书”，科塔萨尔也因此成为“美洲的乔伊斯”，被巴尔加斯·略萨称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之父。他的奇特的创作技巧，无疑为拉丁美洲的新小说开了先河。

《用于武装的62型》发表于1968年，它取材于《踢石游戏》中的第62章。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众多人物，纷繁事件及多种场景，让读者根据这些素材和角色来编织自己的小说。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不及《踢石游戏》。

发表于1973年的《曼努埃尔记》，是科塔萨尔的一部政治小说，目的在于揭露阿根廷军政府的野蛮统治。1970年4月，阿根廷前总统阿兰布鲁被游击队杀害，6月，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在任总统翁加尼亚，其后一段时间里，阿根廷政变频仍，时局动荡，军政府使用跟踪、拘捕、秘密监禁以至拷打暗杀等手段镇压人民，维护其统治。对此，科塔萨尔以笔作武器，愤然创作了这部描写流亡中的拉丁美洲游击队活动的长篇小说，试图用文学这一畅通无阻的渠道，把事实真相告诉阿根廷和拉丁美洲人民。他这种为了人民事业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十分令人敬佩。

四

科塔萨尔早年致力于诗歌创作，他以胡利奥·德尼斯为笔名发表的诗集《仪表》（1938），因受唯美主义影响，诗作文字优美，韵律讲究，但内容空泛，未引起重视。这也许是他后来放弃诗歌创作的原因之一。1949年发表的诗剧《国王们》产生了强烈反响，剧作取材于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忒修斯怒斩人身牛首怪物弥诺陶洛斯的故事，但他反其意而用之，将食人生番弥诺陶洛斯写成出类拔萃的诗人，英雄忒修斯则成为传统势力的卫道士，以此抨击传统观念，宣传革新思想，此剧奠定了他后来创作思想的基本倾向。1951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角斗士》，获得巨大成功，如书名所示，书中故事大多讲述

人与恶势力的搏斗，作品笼罩着一种荒诞恐怖的气氛，反映了阿根廷人民在独裁统治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惧心理。如其中《被占领的房子》，描写姐弟俩在居所里深夜听到野猫的惨叫，随即厨房里有声音，继而卧室中有响动，唬得他们东躲西藏，最后终于逃出家门。在《公共汽车》中，一位女护士乘车访友，因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携带一束鲜花而被乘客以至售票员和司机所逼视，使她经历了从惊异到愤怒再到恐惧的情感变化，把一个女青年惶恐不安的胆怯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集的出版，引起了当局的不满，恰在此时，他获得了法国政府一笔奖学金，于是很快去了巴黎。

在法国侨居的30余年中，他共创作了80多篇短篇小说，分别结集为《游戏的结局》(1956)、《秘密武器》(1959)、《一切火都是火》(1966)及《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1980)等主要短篇小说集出版。《游戏的结局》中的大多数作品仍以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背景，着力描写阿根廷的荒诞现实和白色恐怖下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在写作手法上则有更大的突破，即通过特殊的艺术手法，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如《美西螈》中的主人公从玻璃瓶里的蝾螈身上看到了他的自我的投影，在这里，无论人物即是蝾螈，还是人物变成蝾螈，亦或人物把蝾螈误认为自己的映像，人物的变形终究是一种象征，它或说明主人公如同动物一般遭受非人待遇，或说明主人公希望自己像蝾螈一般安全地呆在玻璃瓶里。这种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描写，正是现实与幻想的巧妙结合。

《秘密武器》中的作品则主要描写了一个被理性蹂躏的世界，其中的人物大多是作者批判的对象。如《好差事》中的弗朗西尼太太，她是一个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女佣人形象，她的“好差事”只不过是替人看管哈巴狗、充当哭丧妇而已，但

她却心满意足，自得其乐，以至因为一位先生递给她一杯酒而受宠若惊。真是麻木卑贱得令人发指。

《一切火都是火》和《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两部集子是作者的中后期创作．它们通过对更广阔、更普遍的现实的描写，发掘现代人的痛苦心理，从中折射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特征。其中《猛蜘的故事》和《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两篇，可视为作者对自己人生和创作的反思和总结、前者表现主人公寻找寂寞却又不甘寂寞的矛盾心理，后者描写影星格伦达的一些崇拜者为了保持格伦达在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而篡改她主演的影片，结果越改越糟糕的故事。对影星崇拜者的描写，也正是作者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一种检讨，标志着他创作方法的重大转变，可惜这一转变刚刚开始便因他的去世而告终。

五

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明确宣称：“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创作家和艺术家。”我们认为，科塔萨尔既是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又是个超群出众的创作家。科塔萨尔出生在欧洲，后来又长期客居欧洲，但他一直关注着拉丁美洲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始终与他的祖国保持着联系。50年代他声援古巴革命，其后，他长期同卡斯特罗保持友好关系。自70年代起，他多次返回阿根廷，参加反独裁、反暴力的斗争；他在许多外国报刊杂志上撰文抨击阿根廷军政府以及外国干涉中美洲的粗暴行径，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和正义事业奔走呼号。他的作品也大都以拉丁美洲，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实生活为题材，有着浓郁的本土色彩。其中，令人难以卒读的《踢石游

戏》是他一生追求的结晶，也是拉丁美洲文化中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中奖彩票》则因其幽默讽刺的笔调和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生活入木三分的刻画而至今为他的同胞所喜爱。因此，有评论家认为，科塔萨尔的《踢石游戏》是由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可称他的杰作的却是《中奖彩票》。

《中奖彩票》虽然是一部现实性较强的作品，但其严肃深邃的哲理、幽默嘲讽的语言和体味不尽的神韵，使译者深感棘手和繁难。幸而本书初译稿完成于国外，当时得到了导师及同学的热情帮助，回国后，又经卞双成等朋友加以校改；撰写本"前言"时，参考了陈众议同志的有关研究资料。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译　者

1991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 1

序　幕 ………………………………………… 5
第一天 ……………………………………… 107
第二天 ……………………………………… 269
第三天 ……………………………………… 379
尾　声 ……………………………………… 421

说　明 ……………………………………… 441

小说家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平凡的、完全“普通”的人物，怎样才能使他们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多少有些引人入胜之处？在小说里决不能根本不提他们，因为平凡的人物往往是、而且多半是一连串日常琐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不提他们就会失真。

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第四部第一章

序　幕

1

"侯爵夫人五点钟出了门。"卡洛斯·洛佩斯心里想，"我是在什么鬼地方读到这一句的？"

他坐在秘鲁大街与五月大街交叉处的"伦敦酒吧"，此时正是五点十分。侯爵夫人确是五点钟出门的？洛佩斯摇了摇头，以摆脱这残缺不全的记忆，随即尝了尝杯中的吉尔梅斯白啤酒。啤酒不够凉。

"让一个人去掉自己的习惯，就跟让鱼儿离开水一样。"雷斯特利老师望着酒杯说，"您也知道，我最习惯下午四点喝甜马黛茶。您看那位从地铁出来的夫人，路上行人那么多，不知道您看不看得见她。那边的那个，我说的是那位金黄头发的。在这次惬意的远航中，我们能遇上头发这么黄、举止这么轻佻的旅客吗？"

"没准儿。"洛佩斯说，"最漂亮的女人总是乘另一条船旅行，真是糟糕透顶。"

"嗬，多疑的年轻人。"雷斯特利老师说，"我当然知道要时常尽情乐一乐，但我毕竟已经过了轻狂的年龄。不过，我保持着十足的乐观精神，所以我在行李里装了三瓶卡塔马卡

酒；同样地，我差不多敢肯定，我们一定会有漂亮姑娘做伴。”

“既然我们要一起旅行，那就等着瞧吧。”洛佩斯说，“说到女人，那边可就进来了一位，值得您把头朝弗洛里达大街转大约七十度。就这样……停。她正在跟那个头发松散的家伙说话。看样子他们要跟我们一起上船，要命的是我不知道要跟我们一起上船的那些人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再喝一杯啤酒吧。”

雷斯特利老师赞赏地表示同意。洛佩斯心想，雷斯特利那僵硬的脖子和印着紫色斑点的蓝底真丝领带，特别使他联想到一只乌龟。雷斯特利在国立学院教阿根廷历史（洛佩斯教的是西班牙语），戴着一副让学生害怕的夹鼻眼镜，他的外表和教学活动，使他获得了从“黑猫”到“凤头百灵”的种种外号。“他们会给我安个什么外号呢？”洛佩斯虚伪地想着。他坚信小伙子们将一致叫他“领路人洛佩斯”或者其他类似的外号。

“漂亮的小妞。”雷斯特利老师发表看法说，“她能参加这次远航，再好不过了。那前景准会是有咸味的空气和热带的夜晚，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感到十分振奋。祝您健康，我的同事和朋友。”

“祝您健康，老师和中彩伙伴。”洛佩斯说着喝了一大口他那半公升一杯的啤酒。

雷斯特利老师（有保留地）赞赏他的同事和朋友。在评价学生的聚会中，他常与洛佩斯提出的不符实际的评价相抵触，洛佩斯总是硬要护着那些不可救药的懒散学生，还护着另一些不那么懒散却喜欢在笔试中作弊以及当老师讲比尔加普希奥①战役（很难体面地解释哥特佬②战胜贝尔格拉诺这件事）时却在

---

① 阿根廷北部一地名，贝尔格拉诺将军曾在这里被西班牙人打败。

②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对西班牙人的蔑称。

那里读报的学生。但是，除了略显放荡不羁之外，洛佩斯的表现确是个好同事，他始终认为学校7月9日的纪念日演说应该由雷斯特利老师来发表，结果是雷斯特利屈服于古格列尔梅蒂老师的劝导和所有老师的诚挚的压力。中旅游彩票奖的不是黑人戈梅斯或者三年级的英文女教师，而是洛佩斯，毕竟是件幸运的事。洛佩斯中奖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有时候他被指责为极端自由主义，几乎被说成是应遭非难的极左派，这一点，他没法让人相信。然而，他倒是很喜欢姑娘和赛马。

"就在你十四岁的青春年华，你一心只想在戈探舞①里寻欢作乐。"②洛佩斯低声哼唱着，"您为什么买了张彩票？老师。"

"我得服从雷沃拉太太的暗示，朋友。您知道这位太太固执起来是个什么情景。您从前也很讨厌她吗？当然，现在我们都很感谢她。我这么讲是公平的。"

"在将近八次课间休息中，她说得我烦死了。"洛佩斯说，"这家伙大麻蝇似的在耳边直嗡嗡，我根本没法专心看赛马版的文章。而奇怪的是我不知道她的兴趣是什么。那压根儿只不过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彩票。"

"唔，那可不是，请您原谅。这一次抽彩很特别，完全不同一般。"

"但是，雷沃拉太太为什么卖彩票？"

雷斯特利老师神秘地说："有人猜想这一批彩票是指定要卖给某些公众的，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要卖给经过挑选的公众。正如历史上发生过的那样，可能国家要求我们的太太们给予善意的帮助。同样，中彩者们也不能同下贱的人——咱们这

① 即探戈。这是歌词作者有意倒着说，以示戏谑。

② 一首探戈舞曲的歌词。

么说吧——交往。”

“咱们就这么说吧。”洛佩斯赞同说，“但是您忘了，中彩者有权带三个家庭成员参加。”

“我亲爱的同事，如果我的亡妻和我的女儿——那位侍者罗维罗萨的妻子——能够陪伴我的话……”

“当然，当然。”洛佩斯说，“您的情况不同。不过，您看，我们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呢；如果我发疯了，比方说，把我的妹妹请来，用您自己的话说，可见我是多么下贱的一个人。”

“我不相信您的妹妹小姐……”

“她也不会相信。”洛佩斯说，“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她是那种会说‘怎么回事？’并认为‘呕吐’是一个坏词的女子。”

“这个词确实有点难听。我更喜欢‘反胃’这个词。”

“她反而更爱用‘吐出’或‘呕出’。您觉得我们的学生怎么样？”

雷斯特利老师喝过啤酒，心情显得更烦躁了。他一直不明白，叫人讨厌的雷沃拉太太一点儿都不蠢，况且又出身名门望族，在怪癖的驱使下竟肯出售彩票，低三下四地向高年级学生提供那些能中彩的号码。突然大走鸿运这种事，只能在有关蒙特卡洛赌场①的某些不可信的报道中看到；除了洛佩斯和他，他们的学生费利佩·特雷霍也中了彩，这个特雷霍是班上最坏的学生，可能他就是在阿根廷历史课堂上制造一种微弱声响的人。

“相信我吧，洛佩斯，他们准不会让这种卑鄙小人上船。再说，他的年纪也太小。”

---

① 设在摩纳哥公国首都以北的蒙特卡洛镇，建于186[illegible]年。赌场由国家经营，赌博形式多种多样

"他不仅上船，还带着家里人呢。"洛佩斯说，"这事儿我是从一个当记者的朋友那里知道的，他当时正在采访他碰得到的少数几个中彩者。"

可怜的雷斯特利，可悲可敬的"黑猫"。国立学院的阴影将紧随着他作长途旅行，如果大家一道旅行，费利佩·特雷霍同学刺耳的笑声将败坏他调情的尝试，败坏他在祭祀海王星的演出中所扮演的角色，败坏他吃巧克力冷食的兴致和那妙趣横生的救生演习。"如果他知道我同特雷霍和他的一伙朋友在翁塞广场喝啤酒，并且由于他们，我知道了'凤头百灵'和'黑猫'的事情……这个可怜虫为了当教师是动了脑筋的。"

"这可能是个好兆头，"雷斯特利老师满怀希望地说。"家庭会使他有节制些。您不信？当然，您怎么能不信呢？"

"您看，从秘鲁大街过来了两个跟双胞胎差不多的女人。"洛佩斯说，"她们正在穿过五月大街。您看准了吗？"

"我不知道。"雷斯特利老师说，"是一个穿白的，另一个穿绿的吗？"

"对。尤其是那个穿白的。"

"好极了。那个穿白的确实很好。喔，好一对小腿。也许她正忙着赶路。她们不是来集合的吧？"

"不，老师，她们显然正在往前走。"

"真遗憾。我可以告诉您，我有过这样一个女朋友。很像她。"

"像那个穿白的？"

"不，像那个穿绿的。我总忘不了……不过，您对这事儿并不感兴趣，是吗？那就再来一杯啤酒。过半个小时就该集合了。您知道吗？这个姑娘出身望族，知道我已经结婚。不过，我可以简短告诉您，她曾经投入我的怀抱。有几个晚上，我的朋友……"

“我从没怀疑过您的《卡马·苏特拉》①。”洛佩斯说，“再来点啤酒，罗伯托。”

“先生们口渴得很。”罗伯托说，“显然有湿度，这是报纸上登的。”

“如果是报纸上登的，那就一定对。”洛佩斯说，“我现在开始猜测，谁会是我们的旅伴。他们有一张同我们一样的面孔，神情又悠闲又有疑虑。您再看看，老师，一会儿就明白了。”

“为什么要疑虑？”雷斯特利说，“这些传闻都是无稽之谈。您可以看到，我们将按照船票背面写的时间正点起锚。彩票有国家担保，这可不是其他形式的摸彩。它只在上层社会出售，这次旅行想必是不同一般的。

“我钦佩您对官僚体制的信仰。”洛佩斯说，“可以说这正符合您的内心特征。我知道一切事情，却从不确信任何事情。我并不特意怀疑彩票，虽然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也许这次不会像赫尔里亚骗局那样告终。”

“赫尔里亚骗局是旅行社干的事，很可能是犹太人旅行社干的事。”雷斯特利老师说，“就连这个名字，也得好好想一想……我可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我劝您特别注意这一点，但是，多年来我一直注视着这一值得称赞的种族的渗透，如果您愿意，还可以有别的见解。为您的健康干杯。”

“为您的健康干杯。”洛佩斯忍住笑说，侯爵夫人真是五点钟出门的吗？人们一向是从靠五月大街的那个门出入的。洛佩斯趁对方可能在思考种族问题的当口仔细看了看咖啡馆。几乎所有的桌子都有人，可只有很少几张桌子周围的人看样子可能是旅客。一群姑娘显出惯常的那种心神不定，挤挤撞撞、嘻

---

① 印度一部论述爱情与性欲的经典作品，作者巴特斯亚亚纳生卒年代不详，一般认为在公元一至六世纪之间。该书英文本于1883年在贝拿勒斯出版。

嘻哈哈往外走，一面瞥上几眼那些可能的挑剔者或爱慕者。进来一位领着几个孩子的太太，朝铺着让人感到舒坦的桌布的小餐厅走去，那里有另外几个太太和几对男女在安静地吃着冷食和糕点，或许至多喝上几杯散啤酒。进来一个小伙子（是的，他是一个小伙子）领着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但愿她是漂亮的）在不远处落座。两人神色紧张，他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对视着，手里玩着皮包和香烟，这种举动暴露了他们的假镇定。外面的五月大街仍像往常一样杂乱不堪。已经是叫卖第五次报纸[①]了，一只高音喇叭在赞扬某件事物。夏季五点半钟的阳光（时间是虚假的，正如其他许多事情，可以提前或推后）仍很灼人，飘来一股汽油、热沥青、花露水和湿锯末的混合气味。洛佩斯感到奇怪的是，他曾一度觉得旅游彩票不合理。只有一种布宜诺斯艾利斯人长期养成的习惯——不用多说，不必装得玄妙——才能使他合情合理地接受这种将他包围并使他置身其中的景观。对混乱的最混乱设想也抵挡不了阴影中这三十三度气温的降临，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流，帽子和提包，警察和第五次报纸，公共汽车和啤酒，一切都充斥在时间的一分一秒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令人目眩地变化着。在雷斯特利把半升一杯的啤酒送往口边的一瞬间，那位穿红裙子的女子和穿方格西服的男子在两块铺地细砖的距离上迎面相逢，那位非常漂亮（肯定是这样）的姑娘掏出一支唇膏。现在，两个行人已经背向而去，他杯中的啤酒在缓慢地下降，唇膏总在描着唇上的曲线。谁又会觉得彩票有什么奇怪的呢。

---

① 当时一种小报纸，一日出版六次。

2

“两杯咖啡。”卢西奥叫道。

“再要一杯水，劳驾。”诺拉说。

“水总是同咖啡一道上的。”卢西奥说。

“对。”

“而且你从来不喝水。”

“今儿个我口渴。”诺拉说。

“是的，这里天气热。”卢西奥变了口音说，将身体倾向桌子，“看来你累了。”

“也因为带着行李和路途劳累……”

“是路途劳累，说到行李，听起来怪新鲜的。”卢西奥说。

“是的。”

“你真的累了？”

“是的。”

“今晚你可以睡个好觉。”

“但愿能这样。”诺拉说。卢西奥同往常一样，用诺拉已经听得懂的口音说些天真无邪的事情。这天晚上她很可能睡不好，因为这将是她同卢西奥共度的第一个夜晚。他们的第二个初夜。

“宝贝，”卢西奥抚摩着她的一只手说，“好宝贝。”

诺拉回忆起贝尔格拉诺旅馆，回忆起她同卢西奥一起过的

第一个夜晚，但这并不是回忆，确切地说，是有些淡忘。

“小笨蛋。”诺拉说，“备用的唇膏没准是在装盥洗用具的小提包里吧？”

“好咖啡，”卢西奥说，“你认为你家里的人一点都没发觉吗？倒不是对我有多大关系，只是为了避免麻烦。”

“妈妈以为我跟莫恰去看电影。”

“明天就会惹起扯不清的麻烦。”

“那也不会怎么样。”诺拉说，“你想他们已经为我做过生日……我特别担心爸爸。爸爸并不坏，但妈妈对他和对别人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屋里越来越热。”

“你紧张了。”诺拉说。

“不，但我喜欢我们直接就上船。他们让我们先到这里，你不觉得奇怪吗？我猜想，他们会用小汽车送我们去码头。”

“不知道还有些什么人？”诺拉说，“你认为这位穿黑衣服的太太会去吗？”

“不，这位太太不会去的。有可能去的倒是在那张桌子旁边说话的那两位。”

“还会有更多的人，至少二十个。”

“你的脸色有点苍白。”卢西奥说。

“天气热的缘故。”

“好在我们可以一直休息到厌烦的地步。”卢西奥说，“我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一个好房间。”

“备有热水。”诺拉说。

“是的，还要有通风口和舷窗。一个靠外边的房间。”

“你为什么说房间不说寝舱？”

“不知道。寝舱……实际上说房间更好。寝舱似乎是一张廉价的床或者类似的东西。办公室的小伙子们想来跟我们告

别，我告诉过你了吗？”

“跟我们告别？”诺拉说，“怎么？这么说他们已经知道了？”

“得啦，是跟我告别的。”卢西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只跟俱乐部的梅德拉诺说过。他是信得过的人。你想想，他也去旅行，所以索性把事情提前告诉他。”

“这么说，他也中奖了？”诺拉说，“多么不可思议。”

“阿佩尔鲍姆太太卖给了我们同一组彩票。看来其余的人已分别从博卡①走了，谁知道呢。你怎么这样漂亮？”

“不知道。”诺拉说，她任凭卢西奥抓过她的手并紧紧地握住。只要他以窥视的神态靠近她说话，诺拉便有礼貌地向后退，但也只退一点儿，免得伤他的心。卢西奥盯着她那微笑的嘴巴露出的几颗洁白而小巧的牙齿（最里边有一颗包金的牙齿）。但愿今天晚上给他们一个好房间，但愿今天晚上诺拉能休息好。有许多事情应该忘掉（但是什么也没有，应该忘掉的倒是她所坚持的那种荒唐的想法）。他看到从靠弗洛里达大街的那扇门走进来的梅德拉诺，身边跟着几个神气活现的家伙和一位身穿缀有花边的衬衫的太太。他几乎是轻松地抬起臂膀，梅德拉诺认出了他，朝着他们走来。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东边一码头。

3

在伏天，盎格鲁①里相当舒服。从洛里亚站到秘鲁站有十分钟时间可以用来乘凉和看几眼《评论报》。问题是要让贝蒂娜来不及多问便走掉，梅德拉诺胡诌说有一个三五年毕业生的聚会，要随便找个地方喝点开胃酒，然后到洛普雷特饭馆吃晚餐。从买彩票开始，他已经说了许多谎话，而这最后的、几乎乏味的谎言已经不值一提了。

贝蒂娜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床头柜上放着风扇，正在读梅纳斯切翻译的普鲁斯特②的作品。整个早晨他们都在做爱，利用间歇时间睡觉，喝威士忌或可口可乐。吃过一只冷餐鸡之后，他们便讨论马赛尔·埃梅③著作的价值，埃米略·巴利亚加斯④的诗歌和墨西哥鹰币的行情。四点钟，梅德拉诺去洗淋浴，贝蒂娜翻开普鲁斯特的作品（他们又做了一次爱）。在地下铁道，他同情地注视着一个竭力使自己装成醉鬼的学生，梅德拉诺心里把当日的活动理一遍，觉得活动情况良好。这样，星期六就有个好开端了。

他看着《评论报》，心中仍在想贝蒂娜，对于还在想她这

---

① 即贯穿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东西方向的A线地下铁道，为英国人首次修建，故名。

②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

③ 马赛尔·埃梅（1902—1967）：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④ 埃米略·巴利亚加斯（1910—1954）：古巴诗人。

一点他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辞别信（他喜欢将它称为绝命信）是在前一天晚上写好的，当时贝蒂娜正在熟睡，一只脚伸在被单外边，头发遮住了眼睛。一切都已解释清楚（当然，会使她从反面考虑的事情除外），那些个人间的问题全部妥善了结了。与苏莎娜·达内丽的关系也是以这种方式破裂的，像现在一样连这个国家都没离开；每当他与苏莎娜迎面相逢（尤其是在画展上，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难免的），她对他只是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笑笑，既无愤怒也无怀恋的表示。他想象着走进皮萨罗咖啡馆，与面带微笑、神情友善的贝蒂娜劈脸相撞。虽然贝蒂娜只是面带笑容，但是，很可能要回到拉乌奇村去，那里有她完美的家庭和两门民族语言课在满怀善意地等候着她。

“是利文斯通内老师，I suppose①。”梅德拉诺说。

“我给你介绍一下加夫列尔·梅德拉诺。”卢西奥说，“请坐，请，喝点什么吧。”

他握了握诺拉那只略显羞怯的手，要了一杯纯马蒂尼酒。诺拉觉得这位卢西奥的朋友比她预料的要老得多。他至少该有四十岁了，但是那套意大利丝绸外衣和白衬衫穿在他身上十分得体。卢西奥即使有钱，也决学不会这么穿着打扮。

“您看这些人怎么样。”卢西奥说，“我们曾试图猜测，哪些人是这次去旅行的。我相信报纸上已经登出了名单，不过，我还没有见到。”

“名单幸亏很不完整，”梅德拉诺说。“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三个人不想公开自己的姓名，或者是要避免家庭纠纷。”

“再说，”有的是同伴。”

“是啊。”梅德拉诺说，想到了熟睡中的贝蒂娜。“唔，

① 英语：我猜想。

我很快就会在那里看到卡洛斯·洛佩斯和一位有贵族气派的先生，您不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

“洛佩斯三年前就不到俱乐部来了，我是那时候认识他的；他大概比您早参加几天。我去问问，看他是否也去旅行。”

洛佩斯是去旅行的，两人互道问候，十分高兴在这种情况下又一次相逢。洛佩斯介绍了雷斯特利老师，老师说他似乎与梅德拉诺有过一面之缘。梅德拉诺见邻桌已经没人坐，便叫来诺拉和卢西奥。这很费时间，因为在“伦敦酒吧”要想起身变换一下座位而不引起侍者的明显愤怒，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洛佩斯叫来罗伯托，罗伯托嘟哝着，但还是帮着调整了座位，因此挣得了一比索，却不道谢一声。那伙狂妄的小青年一声高似一声地叫喊起来，叫嚷着再上啤酒。此时很难交谈，大家全都口渴，“伦敦酒吧”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以牺牲最后一口氧气换来得不偿失的半升啤酒或一杯饮料。现在，酒吧与大街已经没有多大差别；此时，从五月大街走过一大群人，他们带着包裹、报纸和提包，尤其是提包，竟有那么多种颜色和型号。

“总而言之，”雷斯特利老师说，“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愿意在这次愉快的远航中共同生活。”

“我们都愿意。”梅德拉诺说，“不过，我担心那个民间座谈会靠左边那一部分人也要参加到这共同生活中来。”

“您这么认为，是吗？”洛佩斯说，显得十分不安。

“那几个怪模怪样的人，我一点也不喜欢。”卢西奥说，“在一个足球场里人们可以亲如兄弟般地相处，但是，在一艘船上……”

“谁知道啊，”诺拉说，她认为那是一种时髦的打扮。

“也许他们会十分和蔼可亲。”

“很快便有一位举止端庄的少女似乎想加入到那个行列中去。”洛佩斯说，“是的，是这样。陪着那个少女的是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神态庄重的太太。”

“那是母女俩，”诺拉说，这种事情她是不会弄错的。“我的上帝，看她们穿的那身衣服。”

“这就没有问题了，”洛佩斯说，“她们是去旅行的，同样将会到达彼岸，如果我们能够出发和到达的话。”

“民主……”雷斯特利老师说，但他的声音被地铁口传来的嘈杂声盖下去了。那伙狂妄的小青年同原始人一般，其中有两个人立即一唱一和地喊起来，一个扯着嗓子叫出了高八度，另一个则把两个指头放在嘴上吹出一声令人胆寒的口哨。

“……可悲的下层人之间的联系。”雷斯特利老师作了个结论。

“说得对。”梅德拉诺很客气地说，“此外，会有人问自己为什么上船。”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是的，有什么必要上船。”

“得啦，”洛佩斯说，“我估计留在陆地上总是更加有趣些。按我个人愿望，我喜欢花了十比索赢得的这次旅行。请不要忘记，这种照拿工资的法定假期本身就是很可观的奖赏。这种机会可别错过。”

“我承认这次旅行值得一去。”梅德拉诺说，“在我看来，这种奖赏可以使我关闭诊疗所，而且一段时间内不必再看龋齿了。但是，你们要承认这整个事实……有两三次我产生了事情将以某种特殊方式结束的印象……唔，你们挑选形容词吧，这一直是讲演中最可挑选的部分。”

诺拉看了卢西奥一眼。

“我认为这有些夸张，”卢西奥说，“有人拒绝这次旅行也许是因为怕受人诈骗……”

“我不认为梅德拉诺想到诈骗，”洛佩斯说，“更确切地说，他是心中没底儿，害怕这是一种嘲弄，而且是一种高水平的嘲弄。你们看看刚才进来的一位太太，她的衣服……总之，她肯定也是去旅行的。看看那里，老师，我们的学生特雷霍刚刚在那儿坐下，身边围着他亲爱的家人。这个咖啡馆开始弥漫着越来越浓的横渡大西洋气氛。”

“我一直没弄清雷沃拉太太怎么会向学生们出售号码，尤其是出售给这一位。”雷斯特利老师说。

“天气越来越热了。”诺拉说，“劳驾，请给我要点冷饮。”

“等上了船，我们就会很舒服了，你瞧着吧。”卢西奥说着挥了挥胳膊，想把罗伯托叫过来，罗伯托此时正在忙于应付那一桌活泼青年的越来越多的要求，那里要的东西稀奇古怪，什么卷尾猴①，潜水艇②，灌肠三明治，瓶装黑啤酒，全是酒吧没卖过的食品，至少是当时不易见到的食品。

“是的，我估计船上很凉爽。”诺拉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梅德拉诺说。她还在为已经说出的话感到不安，或者说，她的不安方式是可以言传和体会的。她腹部微微作痛，大概需要上洗手间。要在众位先生面前起身离席，是一件多么扫兴的事啊。不过，也许她还能忍住。是的，可以忍住。更确切地说，是肌肉疼。寝舱会是什么样子？有一张很小的上下铺。她喜欢上铺，可是，卢西奥会穿着睡衣，也爬到上铺来。

“您在海上旅行过吗？诺拉。”梅德拉诺问。他以自己的

---

① 装在杯中的牛奶咖啡，外加一块奶油。

② 一杯牛奶，内放一块巧克力。

特有方式随即直呼其名。看来，他同女人们在一起时并不拘束。没有，她没有旅行过，只去过河口三角洲一次，但这事，当然……那么他旅行过吗？旅行过，不多，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似乎现在已经老了）。去过欧洲和美国，去参加牙科专业会议和旅游。那时，一个法郎才合阿根廷十分钱，您想想看。

“幸好这次一切都已经付过钱。”诺拉说，随即似乎又想把这句话咽回去。梅德拉诺以爱怜的目光望着她，从旅行一开始他就要保护她。洛佩斯也以爱怜的目光望着她，然而他的目光中另有一种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对女性的爱慕，这种人只要看中一个女人，便会穷追不舍。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他们两个那么和蔼可亲，这次旅游便不虚此行了。诺拉吸了一点石榴汁，打了一个喷嚏。梅德拉诺和洛佩斯仍旧微笑着，保护着她，卢西奥望着她，似乎想以更多的爱怜捍卫她。一只白色的鸽子在地铁口的栏杆上停了片刻，它在穿行于五月大街的人群环绕中，显得那么冷漠和孤单，随后便像毫无目的地停在这里一样，又毫无目的地飞走了。靠街角的门口走进一个手拉孩子的女人。“孩子太多。”洛佩斯心中暗想，“如果我们能旅行的话，这孩子肯定也去。快六点钟了，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六点钟总是会发生点儿什么事情的。”

4

“这里应该有好吃的冰淇淋。”豪尔赫说。

“你认为是这样的吗？”克劳迪娅说，以一副会意的神态看着儿子。

"当然是这样。这里有柠檬巧克力冰淇淋。"

"这是一种可怕的混合物，不过，只要你喜欢……"

"伦敦酒吧"的椅子特别不舒服，他们只能直挺挺地端坐着。克劳迪娅收拾行李时已经累得够呛，直到快走的时候，她才发现还缺许多东西，佩西奥只得跑步去购买（好在这个大好人自己并没有什么行李好收拾，他好像只是去参加一次野餐），克劳迪娅关上房门时，写了一封最后一分钟的留言信，这时她突然觉得写信的想法和感情一点都没有了……但是，现在她可以休息个够。许久以来她都需要休息。"这段时间我得劳累自己，以便最后得到休息，"她改口说，枯燥乏味地玩弄着词藻，佩西奥不多会儿便回来了，到最后一个小时，他想起自己忘了将某种东西藏进恰卡里塔区的那间神秘的房间，那房间里存放着神秘学的书籍，可能还有尚未出版的手稿。可怜的佩西奥，他才真正需要休息呢，只是由于幸运，当局准许克劳迪娅（是莱昂·莱夫鲍姆大夫给福拉诺·德·塔尔工程师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将佩西奥作为一个远房亲戚，差不多像走私似的把他带上船。但是，如果有人值得享受彩金的话，那就是佩西奥，他是克拉夫特出版社的见习校对员、城西一些旅店的房客，他整夜在码头和弗洛雷斯区的大街小巷游荡。"他比我更会享受这次荒唐的旅行。"克劳迪娅想，眼睛望着指甲。"好一个佩西奥。"

喝了咖啡她觉得精神好多了。她因此得以同儿子一道旅行，还顺便带上一位变成假亲戚的老朋友。她去旅行是因为她中了彩，是因为海洋气氛适宜于豪尔赫，是因为更加适宜于佩西奥。她又想起这么几句话，重复着说："因此……"她呷了一口咖啡，心不在焉地四处望望，接着又呷一口。让她参与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事情并非容易。在出去三个月或出去一辈子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那有什么呢？她不幸福，也不倒霉，这是

抗拒剧烈演变的两个极端。她的丈夫会向世界任何地方继续支付豪尔赫的抚养费。而她享有自己的年金，要是想旅行，她的黑色钱包里总是装有旅行支票。

“这些人都同我们一道去吗？”豪尔赫问，他从冷饮台渐渐往回走。

“不，我们可以猜一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这位穿玫瑰色衣服的太太会去。”

“你认为她会去，嗯？她太丑了。”

“好吧，那我们就不带她去。现在该你猜了。”

“那边那张桌子上的几位先生和那个小姐。”

“很可能会去。他们显得和蔼可亲。你带手绢了吗？”

“带着呢，妈妈。妈妈，那艘船很大吗？”

“我想想，可能是一艘特殊的船。”

“谁也没见过吗？”

“也许，但不是一艘通常的船。”

“这么说，也许很难看。”豪尔赫忧郁地说，“漂亮的船老远就能看出来。佩西奥！佩西奥！妈妈，佩西奥在那儿呢。”

“佩西奥来得真准时。”克劳迪娅说，“这就使人相信，彩票可以改变人的习惯。”

“佩西奥，这儿来！给我带什么来了，佩西奥？”

“天体上的消息，”佩西奥说，豪尔赫高兴地望着他，等待着。

5

学生费利佩·特雷霍对旁边桌子上的气氛十分感兴趣。

“你看出来了吗？”他对父亲说，父亲正以尽可能高雅的动作擦着汗。“肯定这些家伙中有几个要同我们一道上船。”

“你不能说得好听点吗？费利佩。”特雷霍太太抱怨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学出个模样来。”

贝娃·特雷霍议论着埃伊瓦尔的那个有小镜子的化妆盒，埃伊瓦尔顺便把它当作潜望镜使用。

“嗨，这几个家伙。”费利佩说，“你看出来了吗？他们都是些穷鬼。”

“我不相信他们都去旅行。”特雷霍太太说，“很可能坐在席首的这两个人会去，这位太太也许是那个姑娘的母亲。”

“这些人都俗不可耐。”贝娃说。

“这些人是俗不可耐。”费利佩学舌说。

“别犯傻了。”

“你们看看她，多像温莎公爵夫人，而且那脸长得一模一样。”

“行啦，孩子们。”特雷霍太太说。

费利佩突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要慎重利用这个重要性，免得丧失了。尤其是对于他的姐姐，应该要她规规矩矩，要报复在他获奖之前她对他所作的一切。

“另外几张桌子上的人，看样子都挺好。”特雷霍太太说。

“那些人穿得很体面。”特雷霍先生说。

“他们是我请来的。”费利佩这么想，高兴得都要叫起来。“这个老头子，这个老太太，还有这个骚货。”他转身面对另一张桌子上的人，等待着有人看他。

“你们凑巧也去旅行？”他问一位穿条纹汗衫的混血人。

“我不去，小伙子。”混血人说，“这个青年跟他妈妈，还有那位小姐跟她妈妈，他们去。”

“啊！你们是来送行的。”

“对。您去旅行？”

“是的，我们全家去。”

“您真走运，小伙子。”

“您怎么办呢。”费利佩说，“也许下一次您就走运了。”

“当然，是这么回事。”

“肯定是。”

6

“另外，我还给你带来了八脚鸭的消息。”佩西奥说。

豪尔赫双肘支在桌子上。

“你是在床底下还是在澡盆里找到的？”他问。

“爬上打字机了，”佩西奥说，“你以为它在干什么呢？”

“在打字。”

“多聪明的孩子。”佩西奥对克劳迪娅说，“就是在打字。我带来了那张纸，现在给你念一段。这上面说：‘他去旅行，把我像个旧线桄儿一样扔了。可怜的八脚鸭每时每刻都在

等他。'署名是：'爱你和责骂你的八脚鸭'。"

"可怜的八脚鸭。"豪尔赫说，"你不在的时候它吃什么呢？"

"火柴，铅笔芯，电报和一听沙丁鱼罐头。"

"罐头盒它打不开。"克劳迪娅说。

"噢，对了，八脚鸭会打开。"豪尔赫说，"那么天体呢？佩西奥。"

"在天体上。"佩西奥说，"看来已经下雨了。"

"如果已经下雨，"豪尔赫估摸着说，"人蚁就会爬到木筏上来。会是倾盆大雨还是小阵雨？"

佩西奥并不太有把握，但是，无论如何人蚁是能够安然脱险的。

"你没有带望远镜，"豪尔赫说，"我们怎么能在船上看天体呢？"

"有天体传心术。"佩西奥说，一面挤挤眼，"克劳迪娅，您累了吧。"

"这位穿白衣服的太太会回答说这是潮气。"克劳迪娅说，"好吧，佩西奥，我们就呆在这里。要发生什么事了？"

"啊，这个……我没有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过，我正在筹备阵线。"

"阵线？"

"进攻阵线。针对一件事情，一个事实，应该以多种方式进攻。人们几乎总是只选择一种方式，因而往往事倍功半。我一直在准备我的阵线，最后，我可以取得多种结果。"

"我明白了。"克劳迪娅说，用的是否定自己的语调。

"应该push-pull①。"佩西奥说，"不知道我说清楚了

① 英语：推拉。

没有。有些事情正如在路途中一样，应该推动它们前进，以便看看前面究竟是怎么回事。请（在场的）小孩原谅，比方说女人。但是对于其他事情，则应该抓住它们的把手将它们拉过来。那个叫做达利的跑堂的，当他油漆一个满是抽屉的物件时，知道会怎样干（或许不知道，但知道与否都是一回事）。依我看，许多事情都有把手。比如说，您看看诗的形象。如果有人从外表看，只能看到外在的含义，虽然有时候是很深奥的。您能满足于外在的含义吗？不啊，先生。应该抓住把手钻入箱子内部。抓住就是占有，就是接近，就是超越。”

“啊，”克劳迪娅说，她向豪尔赫打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手势，想让他插话。

“比方说，这里群英聚会。每张桌子，每个人。我将这极端的混乱看作一张秩序井然的蓝图。我反躬自问这将怎么解决。”

“我也这样问，不过这是一种娱乐。”

“娱乐总是一种景象，我们不必去分析它，因为这样会露出丑恶的虚伪。显然，我并不反对娱乐，但是，每当我去娱乐时，总要先关闭实验室，倒掉盐酸和强碱。这就是说我认输了，向表面让步了。您知道得最清楚，幽默是多么令人心酸。”

“你给佩西奥朗诵一首咏加里克的诗，”克劳迪娅对豪尔赫说，“他会看到这是他的理论的一个多么好的例证。”

“看着加里克，英国的演员……”豪尔赫高声朗诵。佩西奥聚精会神地听着，随后向他鼓掌。别桌的人也鼓掌，豪尔赫羞得满脸通红。

“Quod erat demostrandum。”①佩西奥说，“当然我

① 拉丁文：应该展示给人看。

指的是一个最自我的领域，指的是所有娱乐不过是以假面具取代真面孔才能逗人发笑这一事实。人为什么要笑？没有任何可笑的事情，正如笑的本身。您看那些孩子，因笑得太多结果却哭了。”

“那是些讨厌的孩子。”豪尔赫说，“你还想让我朗诵咏潜水员和珍珠的诗吗？”

“在甲板，最好说在下甲板，在星空的映照下，你可以任意给我朗诵。”佩西奥说。“现在我想稍稍弄明白一下，我们为什么围坐在这里吃东西。这些手风琴意味着什么？”

“谁知道呢。”豪尔赫说着张大了嘴巴。

7

一辆黑色林肯牌汽车，一件黑衣服、一条黑领带。其他一切都模糊不清。堂加洛·波里尼奥身边所能看到的只是司机的魁梧背影和用橡胶与铬组装的轮椅。许多人驻足观瞧，看司机和护士怎样弄出堂加洛并把他放到人行道上去。从人们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对这位体弱多病的先生的巨富所感到的些许遗憾。为此，他们认为堂加洛好似一只后颈无毛的肉鸡，他以一种不屑一顾的目光看人，似乎希望别人面对着他给他唱一支《国际歌》，这是谁也没有干过的事——据梅德拉诺说——尽管阿根廷是一个自由国度，而音乐艺术也在最好的游艺场所得到鼓励。

“我忘记堂加洛也中了奖。堂加洛怎么就不该中奖呢？这也难怪，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老人去旅行。这只不过有些不

可思议。”

“这是一个您认识的先生吗？”诺拉问。

“在胡宁市不认识堂加洛·波里尼奥的人，就该在有宽阔人行道的漂亮广场上被石头砸死。”梅德拉诺说，“在五年前那个吉祥年代，我得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以前，由于我职业上走运，我在这个进步的城市开有一处诊疗所。堂加洛就是我当时在那里认识的第一批名士之一。”

“像一位受人尊敬的绅士。”雷斯特利老师说，“有这样豪华的汽车，还来旅行，真是怪事……”

“凭这辆小车，”洛佩斯说，“他可以把船长扔下水，把船买来作烟灰缸。”

“凭这辆小车，”梅德拉诺说，“可以走很远。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能够到胡宁市和‘伦敦酒吧’。我的缺点之一就是爱讲闲话，不过我要给自己开脱，因为我的兴趣只在于引证闲话的某些高级形式，例如历史。关于堂加洛，我能说些什么呢？（某些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说什么的作家就是这样开头的。）我将说他应该叫加约①，原因你们很快就会知道。胡宁市有一家‘黄与蓝’大商店，这个店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说你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旅游是个错误，这事我倒宁可加以怀疑，你们要知道在五月二十五日大街还有另一家‘黄与蓝’商店，实际上，在这个大都市的每个划区商业中心的最好地段都有‘黄与蓝’商店。总之，在堂加洛的腰包里有百万比索，我估计这位勤劳的加利西亚人几乎与他所有同类型的人一样，来到这个国家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在我们爱睡午觉的潘帕斯草原上显得

① 即下文中的加约·特里马尔奇奥，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长篇讽刺小说《萨蒂利孔》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暴发的获释奴隶的典型形象，生活挥霍无度，曾在一次丰盛的宴席中一边吃饭一边撒尿。

很突出。堂加洛住在帕莱莫①区的一幢大楼里，身体瘫痪，几乎没有家人。一个组织精当的机构在经营他的'黄与蓝'连锁商店：经理们——主人的耳目——在保护和改善商店，向主人汇报和处罚店员。然而我在这里……没有让你们厌烦了吧？"

"噢，没有。"诺拉说，她正听得入神。

"那好吧，"梅德拉诺接着嘲讽地说，并注意到自己的说话方式，他确信只有洛佩斯理解得最深刻。"这就是说，五年前堂加洛纪念从商六十周年，当时他做布料、裤子及其他生意。各地经理们早就听说老板等待着职员们的祝贺，并且打算视察一下他的所有商店。我那时候是佩尼亚的好朋友，他是胡宁市分店的经理，当时正为堂加洛的视察而犯愁。佩尼亚知道这次视察会极注重技术问题，堂加洛恐怕连最后一打扣子都要仔细查看。检查的结果可能要写成秘密报告。所有的经理都同样不安，于是，各分店之间便展开了一种军备竞赛。在俱乐部里举行了一场说笑话的活动，听佩尼亚讲他如何收买两个推销员，让他们把七月九日区和佩华豪区的商店的准备情况告诉他。他尽可能做了准备，而商店的营业时间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使职员们又愤怒又吃惊。

"堂加洛从洛博斯区开始了他那自我炫耀的巡视，视察了三四个分店之后，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星期六，出现在胡宁市分店。那时候他乘坐一辆蓝色布克牌汽车，可是，佩尼亚已经下令准备一辆敞篷车，这也许就是亚历山大进入波斯波利斯②坐过的那种车。见到佩尼亚一行在镇子入口处迎候他并请他乘坐敞篷车时，堂加洛激动万分。他们一行浩浩荡荡地从主要大街进入。这类事情我是从来不放过的，我当时就站在离这个分店

---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南一小区，为富人区。

② 伊朗古都，公元前四世纪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焚毁。

很近的人行道道牙上。当汽车靠近时，那些事先部署好的职员们便开始鼓掌欢迎。姑娘们抛撒白花，男人们（许多是雇佣来的）挥舞着饰有'黄与蓝'标志的小旗。横街搭起一座凯旋门，上面写着：欢迎堂加洛。对佩尼亚来说，这一精心设计使他熬了一个通宵，但是，老头喜欢他的下属的这种胆识。汽车在店前停了下来，这时掌声雷鸣（请你们原谅这必须而又含有敌意的言语），堂加洛像一只狨猴坐在座位的边缘，不时挥动右手向众人还礼。我提醒诸位注意，他当时可以用双手致意，但是，我明白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佩尼亚并没有夸大。封建主看视他的奴隶，所要求和掂量的敬意应介乎于亲切而不轻信之间。我绞尽脑汁地回想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种场面。不是同一个场面，因为任何正式的欢迎场面都是一样的，举着小旗、标语牌和一束束鲜花。这是粉饰（对我来说是暴露）场面，它或多或少掩饰了胆怯的店员、可怜的佩尼亚以及堂加洛那张介乎于厌烦和贪婪神态的脸。当佩尼亚踏上一只小凳准备致欢迎词时（我承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的戏作，因为这是每个镇子在娱乐时约定俗成的事），堂加洛在座位上激动不已，他不时地点头肯定，以冷漠的礼节接受雷鸣般的热烈掌声，那些职员们准确无误地站在佩尼亚头天晚上便已经给他们指定好的位置上，当仪式达到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我们已经详尽描述了堂加洛，这位 self made man①，这位自学成才者的激情），我看到接受敬意的人向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粗壮的司机作了一个手势。司机下了汽车，同人行道道牙上的一个人说话，这个人满面通红，又同他身旁的一个人说话，那个人犹豫了一下，便起身向四周环顾，似乎在等待着救世主的出现……我明白我正在接近问题的解决，明白了为什么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如此地

① 英语：自我奋斗者。

熟悉。‘他在要银尿壶。’我想。‘加约·特里马尔奇奥。我的妈呀，世界竟能如此重复……’但并不是一只尿壶，自然，几乎是一杯水，一只经过深思熟虑的杯子，用以砸扁佩尼亚，打断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说，从而收回他由于坐敞篷汽车而失去的优越感……”

诺拉并没有听明白这个结尾，但洛佩斯的笑声感染了她。现在，罗伯托刚刚吃力地把堂加洛安置在一处靠近窗子的地方，并给他送来一瓶桔子水。司机已经退下，在门口等候，一面与护士交谈。堂加洛的椅子搅扰了所有的人。但是，对于堂加洛来说，这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洛佩斯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真不可思议。”他重复说。“凭着这样的身体和这么多的钱而去乘船旅行，难道就是因为这是免费的吗？”

“也不全是免费的。”梅德拉诺说。“这彩票号码还让他花了十个比索呢，别忘了。”

“强人到了老年，常常像少年一样任性。”雷斯特利老师说。“我自己，撇开财产不谈，我问自己是否真的应该……”

“那边来了几个带手风琴的人，”卢西奥说，“是为了我们而来的吗？”

8

看来这是给体面人开的一家咖啡馆，使用这种扶手椅，侍者们板起一张冷漠的面孔，很难开口向他们要半升一满杯泡沫少的啤酒。没有和谐的气氛，这一点很不好。

以外号“长毛绒”知名的阿蒂利奥·普雷苏蒂，把右手插进浓密的胡萝卜色的卷发里，吃力地梳理到后颈才抽出。随后又捋一捋那栗色的唇髭，并满意地在墙上的镜子里照了照长满雀斑的脸。他仍嫌不足，又从西服的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把蓝色梳子梳起头来，一面用另一只空闲的手响亮地拍打着，以便梳起发卷。在他这番收拾打扮的感染下，他的两个朋友也重新梳理一遍发型。

“这是一个给体面人开的咖啡馆。”长毛绒重复说着。“是谁想起来在这么个地方跟人告别的。”

“这冰淇淋不错。”内利说，一边拍打长毛绒的衣领，抖掉上面的头屑。“你为什么穿上蓝衣服，阿蒂利奥？一看到这身衣服，我就觉得热死人了，我向你发誓。”

“我要是把它放在手提箱里，全得弄皱了。”长毛绒说。“我想脱掉西服，但在这里不能脱。我想，我们应该在最舒适的塌鼻梁咖啡馆聚会才好。”

“闭上嘴，阿蒂利奥。”内利的母亲说，“星期天的事情之后，您不要跟我说告别的话。唉，上帝，一想起……”

“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呀，堂娜佩帕。”长毛绒说。

普雷苏蒂太太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

“怎么能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呢？”她说。“啊，堂娜佩帕，这些孩子……一点儿事儿都没有发生？你父亲躺在床上，肩胛骨脱臼，脚踝扭伤。”

“这算得了什么？”长毛绒说，“老头健壮得像一台机车。”

“出什么事啦？”一个朋友问。

“怎么，你星期六没有在场？”

“你不记得我不在场吗？我那时正为参加拳击进行训练呢。一训练起来，就根本没空儿聚会了。我通知了你，你再想

想。”

“现在我想起来了，”长毛绒说，“星期日的聚会你没有参加，鲁西托。”

“出了事故，是吗？”

“出了大事故。”长毛绒说，“老头从屋顶平台掉下院子，差点儿摔死。喔，上帝，多大的乱子。”

“您知道吧，是个事故。”普雷苏蒂太太说。“给他讲讲，阿蒂利奥。我只要一想起来，就觉得难受。”

“可怜的堂娜佩帕。”内利说。

“好可怜哟。”内利的母亲说。

“但是，什么事也没有。”长毛绒说，“那是一伙朋友聚会，为内利和我饯行，这老太太做了好多饺子，小伙子们带来了啤酒和小点心。我们在平台上舒服极了，我的小弟弟和我一同支起了帐篷，我们带来了唱片。什么也不缺。我们有多少人？至少有三十个人。”

“还要多，”内利说，“我数过，差不多有四十个人。我记得，炖肉几乎不够吃。”

“是啊，我们全都感到非常舒服，哪像这里，跟个家具店似的。老头坐在席首，他的旁边是造船厂的堂拉帕。你知道我们老头是多么喜欢喝酒。你看，你看看老太太的脸。难道不是吗？你说说。有什么不好？我所知道的是，当我们吃过香蕉之后，大家全都醉醺醺的了，不过，老头的情况更糟。他是怎么唱的？我的妈呀。恰巧在这时，他想起为旅行干杯，他站起身来，手中端着半升一杯的啤酒，正要开口说话，一阵咳嗽呛住了他，就这样，他身子往后一仰，自己摔下院子去了。那一声闷响使我毛骨悚然，可怜的老头。就像一口袋玉米掉下去，我向你发誓。”

“可怜的堂皮波。”鲁西托说，这时普雷苏蒂太太从皮包

里掏出一块小手绢。

“您看，阿蒂利奥。您把您妈妈都惹哭了。”内利的母亲说，“别哭了，堂娜罗西塔。总的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当然。”长毛绒说，“嗨，惹了多大麻烦。我们大家都跑下楼去，我肯定老头的脑袋已经开了花，妇女们哭开了，那真是一阵大乱。我告诉内利关掉唱机，让在场的堂娜佩帕照料已经吓得半死的老太太。可怜的老太太，她把身子扭成什么样子了。”

“那么堂皮波呢？”鲁西托热切地问道。

“这老头可真神乎。”长毛绒说，“当我看到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铺地细砖上时，心里想：‘你这下可成了没爹的孤儿了。’我的小弟弟去叫救护车，与此同时，我们脱掉老头的汗衫，看看他还有气没有。老头睁开眼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伸进衣兜里，摸摸他的钱包有没有给偷了。老人就是这样。然后他说他的背疼，但又说算不了什么。在我来说，仍希望继续玩乐。你还记得吗？老太太，我们把你带到跟前是让你看看他什么事也没有。那是什么情景呀，你非但没有镇静下来，反而叫喊得更凶了。”

“真可怕呀。”内利的母亲说，“有一次在我家……”

“总之，当救护车到来时，老头已经坐在了地上，我们都像疯子一样哈哈大笑。遗憾的是两个外科医生根本不想让他留在家里，最终还是把他带走了，可怜的老头。但是这也好，我利用一个医生叫我签写一张什么单子的机会，让他检查了我这只有时堵塞的耳朵。”

“太离奇了。”鲁西托感慨地说，“你看我错过了这次好机会。遗憾的是凑巧这一天我得训练。”

另一个穿大硬领衬衫的朋友突然站起身来。

“看谁来啦！小伙子，多稀奇呀！”

端庄持重，头发油亮，身着精美方格外衣的典型的阿斯德鲁瓦尔·克雷西达①的手风琴演奏者们从渐渐坐满人的桌子中间穿行而过。跟在他们身后走进一位身穿银灰色西装和黑衬衫的青年，系一条奶油色领带，上面缀一枚足球徽章形状的别针。

“我的弟弟。”长毛绒说，虽然无人不晓这个重要细节。“你要明白，他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

著名歌唱家温伯托·罗兰德来到桌前，热情地与所有的人握手，除了他母亲之外。

“新鲜事，小伙子，”长毛绒说，“你让别人在电台顶替你的工作了吗？”

“我推说槽牙疼。”温伯托·罗兰德说，“这是让他们不扣我工钱的唯一办法。乐队的这些同事们也想来同你们告别。”

罗伯托不得不又增加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歌唱家要了一杯咖啡汽酒②，那些乐师全都喝啤酒。

9

帕乌拉和拉乌尔从靠弗洛里达大街的门进来，在挨窗户的一张桌旁坐下。帕乌拉只是扫视了一下咖啡馆的内部，但拉乌尔却在猜测，在这么多汗流浃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当中，哪些人可能是旅途伙伴，他以这个游戏取乐。

---

① 阿根廷一著名乐队的指挥者。

② 用咖啡加酒加水制成的清凉饮料。

“如果不是兜里装着通知书，我还以为是哪个朋友开的玩笑呢。”拉乌尔说。“你不认为这难以置信吗？”

“现在，我觉得更热了。”帕乌拉说，“但是，我承认这封信的价值是旅行。”

拉乌尔展开一张奶油色的纸，概括地说：

“十八点钟在这个咖啡馆。行李早上去家里取。请不要由他人陪送。其他手续均由文化发展部负责。中奖者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什么在这个咖啡馆？你说说看。”

“刚才我还拒绝弄清这个问题，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你中了奖，并邀请我一道旅行，”帕乌拉说，“这样，我就永远被排除在《阿根廷名人辞典》之外了。”

“恰恰相反，这次神秘的旅行会使你名声大振，你可以谈你自己的感受，谈你正在写的有关迪兰·托马斯[①]的专题文章，此人是文学咖啡馆的时髦诗人。我认为，一切疯狂举动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总是以失败告终。”

“是的，有时这可以算是一种魅力，”帕乌拉说，“Le besoin de la fatalité，[②]正如人们说的。”

“说到底，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远航，只是不太清楚去哪里。时间三四个月。明确地说，是最后这一点使我拿定了主意。用这么长的时间，能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比方说，带到中国去？”

“带到哪个中国去？”[③]

“两个都去，以尊重阿根廷的传统中立态度。”

---

① 迪兰·托马斯（1914—1953），英国诗人。善于朗诵诗文，曾三次赴美国举行大型诗朗诵会百余场，轰动一时。

② 法语：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③ 当时，阿根廷与台湾有“外交关系”。

“但愿如此，不过你可以看到会把我们带到热那亚①，在那里乘游览汽车周游全欧洲，坐得我们全身散架。”

“我不信。”拉乌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早就被大肆宣传一番了。你去打听一下，我们上船的时间出什么麻烦了。”

“不管怎么样，“帕乌拉说，“总会谈论一点旅行路线的。”

“全是些模棱两可的话。含混不清的契约术语，我都忘了，还有旨在唤起我们冒险和碰运气的本能的暗示。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一次以世界形势为条件的旅行。这就是说不会把我们带到阿尔及利亚，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②，也不会带到拉斯维加斯③。最狡猾的一招就是带薪休假。哪个职员能抗拒得了这种诱惑？旅行者可以持旅行支票，这也是一种因素。美元，你仔细看看，美元。”

“于是，你就能邀请我了。”

“当然，我要看看咸味空气和异国港口是否可以医治爱情的创伤。”

“总比吃安眠药好些。”帕乌拉盯着他说。拉乌尔也盯着帕乌拉。两人一动不动地对视良久，几乎是挑战的神情。

“好了，”拉乌尔说，“现在你别犯傻啦。你向我保证。”

“当然。”帕乌拉说。

“在事情全无眉目的时候，你也总是说‘当然’。”

“你听我说：总比吃安眠药好些。”

“我同意，on laisse tomber④。”

---

① 意大利的重要港市之一。

② 即海参崴，苏联国土。

③ 美国一地区，以赌博著称。

④ 法语：让它去吧。

……”帕乌拉又说一遍，“你别生气，美男子。我很感谢你，请相信我。你的邀请使我摆脱了困境，虽然这会使我身败名裂。说真的，拉乌尔，我相信这次旅行会对我有所裨益，尤其是当我们卷入一桩荒唐纠葛的时候，这会让我们笑个够。”

“那总是另一码事。”拉乌尔说，“我已经有些厌烦为你家或我家那种人设计房屋了。我明白这样的解决办法太蠢，这不是解决，只是拖延。我们终究还得回来，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不过，也许同以前比起来，多少会有那么一点儿变化。”

“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同另一个朋友旅行，同一个比我更亲近的人旅行。”

“也许正因为如此，太太。为了不使亲近的人继续把我同南部大都市捆绑在一起。除了那个亲近的人之外，你知道……”

“我相信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帕乌拉盯着他的眼睛说。

“谢谢，我并非如此，不过，你应该对这个有个真正的认识。”

“我也相信这次旅行会十分有趣。”

“十分有趣。”

帕乌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似乎突然有一种幸福感。

“你带晕船药了吗？”她问。

但是，拉乌尔把目光转向一大群闹闹嚷嚷的青年。

“我的天哪，”他说，“那里边有一个人似乎要唱歌了。”

A

利用母子对话的机会，佩西奥思索和向四周观看，对每个在场的人都运用一种理念，或者从理念引出线索，从实质中追寻最细微的踪迹，以便看清应有的景象（他希望这样），得以打开通向综合的突破口。佩西奥毫不费力地将邻近的人物放到主要的一组相关的事物中去，他计算和集中着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刺探和搅扰周围的环境，进行区别和分析，去除或放到天平上去。他看到的是一种冷的发烧，一个既没有老虎也没有甲虫的幻觉，一种追捕猎物的热望，这种热望既没有猴子般的跳跃，也没有天鹅的赘言。参加这次游乐的陪伴者们已经停留在酒吧的外面（此时正谈论着游戏），并不知道他们是胜是负。佩西奥宁可把别的人从显微镜的底盘上去掉，只留下真正要去旅行的那一伙人。他并不比他们更懂得游戏规则，但是，他感到游戏规则出自游戏者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如同在一个无限大的棋盘上置身于无声的对手之间，如同象棋中的象与马一样，是游戏中的海豚与半人半羊怪。每一局都是一场海战表演，每前进一步都是一条语言或眼泪的河流，每一个方格都有一粒沙子，一汪血，一出松鼠的喜剧或者一次流浪艺人的鼓噪，这些艺人流浪于一个到处是铃铛和掌声的草原。

于是，一个以善意组织起来的市级乐团针对行善或者（他们并不确切知道）针对操纵人机遇和命运的恶意，在“伦敦酒吧”组织了这样一次演出，佩西奥怀疑这是一个由排头兵、军需官、逃亡者或英雄组成的小队伍，他暗中观察人群与他之间

的距离，女人的微笑并不冲着男人的目光，无限遥远的命运会在一瞬间会聚一处，这是一个几乎令人恐怖的人的混合物，人们乘出租车、从车站、从情人身边和律师事务所匆匆赶到这里，在这里形成一个整体，尽管他们还互不相识，也不知道这是也许讲述或不讲述均属徒劳的一个模糊传说的奇怪借口。

10

“这样一来，”佩西奥叹了口气说，“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结合成一个物体，这个物体谁也看不见，或者有人看得见有人看不见。”

“您想让我明白，您好像是从水底出来的一样。”克劳迪娅说，“您先给我一个居中的概念。您的进攻阵线是那么深不可测吗？”

“不，怎么会呢。”佩西奥说，“只要把您看到的事情加以叙述，您就很容易明白。我非常感谢您给我提供了这次旅行的机会，克劳迪娅。同您和豪尔赫在一起，我会感到非常舒服。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整天呆在甲板上做体操和唱歌。”

“你从来没坐过船吗？”豪尔赫问。

“没有。不过我读过康拉德①和皮奥·巴罗哈②的小说，这两个作家会让你钦佩多年的。克劳迪娅，您相信吗？这就像

---

①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波兰籍英国作家，作品多以南亚海洋为背景。

② 西班牙九八年代重要作家（1872—1956），1911年发表长篇小说《桑蒂·安迪亚的烦恼》，描写主人公在海上冒险的活动。

要开展某活动一样，我们应该忘却自身，从而使我们结合在一台几乎从来不熟悉的机器中，像一条赤蜈蚣身上的每一个环节，两个屁则是机器启动的术语。”

“他说屁了。”豪尔赫激动地叫起来。

“他是说了，但不是像你所想的。我相信，佩西奥，没有您所叫的那种忘却，我们干不成什么大事情。我们已经太消极了，太逆来顺受了。我们大不了是几个苦行者，或者像那些奇思异想的托钵僧。”

“我的观察不是价值论的，也不是标准型的。”佩西奥摆出一副傲慢的神态说，“实际上，我所做的不过是再次跌入过时的集群主义①，但是，我在另一头给它寻找退路。大家都知道一个团体是强大的，然而组成团体的单个成员则是渺小的。我所乐意调查的——不知我能否跻身于这个团体之内，我认为是可以的——是这人体蜈蚣的组成和解体是否偶然性多于必然性。如果是一个具有魔法意义的形象，那么，在一定的环境下，它是作为群体能够做出更重要的事呢，还是作为个体能够做出更重要的事。呜呼。”

“更重要的事？”克劳迪娅说，“我们先看看这个可疑的单词吧。”

“当我们观察一个星座的时候，”佩西奥说，“似乎觉得它有一种联结星星的和谐与节拍，当然，我们也是这样想，但是，我们这样想是因为这种和谐决定的，它比孤立的星星更为深刻，更为重要。您没看见那些零散的星星吗？这些可怜的星星没能归入一个星座，于是，在这个无法辨认的文字旁边，显得那样无足轻重。不光占星学和记忆法的道理可以解释星座的结构。人类从一开始就应感觉到每个星座仿佛是一个部落，

---

① 二十世纪初法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主张以社会集群为艺术的表现对象。

一个社会，一个种族：它们之间有区别以至对立。有几个夜晚我亲身体验了星球大战，那种战斗异常激烈。而那次在旅店平台上却没有看得太清，因为空中有雾。”

“你是用望远镜看星星的吗？佩西奥。”

“噢，不是。”佩西奥说，“你知道，有些事物是应该用肉眼去看的。这倒不是我反对科学，不过，我认为只有诗的观念才能包括天使们描写并使之一致的形象。今天晚上，在这个可怜的咖啡馆里就可能有一个这样的形象。”

“这形象在哪里，佩西奥？”豪尔赫说，一面四处张望。

“与中彩一同开始的。”佩西奥很严肃地说，“一次抽彩从成百上千人当中选出几个男人和女人。那些获胜者们又选择了自己的伴侣，这件事我是非常感谢的。您瞧吧，克劳迪娅，没有任何有效或实用的办法来排列这种星座的。我们不是哥特式教堂上的大玫瑰花，而是瞬息即逝的万花筒中的玫瑰花上的石粉。但是，如果在任意挪动之前玫瑰花已经凋谢和衰败，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呢？我们怎样才能把冷色和暖色、把武断的人和精于算计的人、把情绪波动者和刚愎自用者结合在一起？”

“佩西奥，你说什么万花筒呢？”

这时，听到有人在唱探戈曲子。

11

费利佩·特雷霍同学的母亲、父亲和姐姐都说可以要一杯茶和一些小点心。应该打听一下船上几点吃晚饭，再说，空肚子上船也不好（他们认为冰淇淋不能算饭，那是入口即化的东

西）。在船上起初要吃干的食物，睡觉时应仰卧。晕船最忌讳的就是想到晕船。费利莎大婶只要一到港口就会头晕，甚至在电影上看到潜水艇也要犯晕。费利佩无限心烦地听着他都能背出来的那些话。现在他母亲该说她年轻时曾在河口三角洲晕过船。现在特雷霍先生又该提醒说，那天他曾劝她不要吃那么多香瓜。现在特雷霍太太又会说香瓜并没有过错，因为她是撒上盐吃的，香瓜和盐一起吃不会伤人。现在他也许想知道“黑猫”和洛佩斯那一桌都在说些什么，肯定在说国立学院的事情，这些老师还能说些什么呢？实际上，他应该去和老师们打个招呼，但是，有必要吗，既然很快就会在船上相逢。洛佩斯没有烦扰过他，相反，那是一个大好人。但是“黑猫”这个名副其实的丧门星，竟也中了奖。

他不免又想起留在家里的内格里塔，她的脸色也许并不十分难过，但总有一丝淡淡的哀伤。当然不是为了他。令她痛心的是她不能够同主人一道旅行。从内心深处讲，他是一个白痴，总之，如果他要求内格里塔一同去，他母亲或许会让步的。如果内格里塔不去，那就谁也不要去。“但是，费利佩……”“怎么？有个女仆在船上会对你不好吗？”然而，他们会猜出他的意图来的。他们会告诉他说姑娘年龄还小，即使去请求法官，法官也不会同意她去的。他扪心自问是不是他的娘老子真的会因为不带女仆而牺牲这次旅行。肯定不会。嗨，说到底，内格里塔与他有什么关系。归根结底，是内格里塔不要他进她的房间，尽管他可以在楼道抚摸她，而且告诉她一旦从老头那里拿到钱，就送她一块手表。可怜的混血儿①，凭她那两条漂亮的腿……费利佩开始感觉到这柔软的躯体预示着一种截然相反的迹象，于是，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他比贝娃早十分之一秒

① 即女仆内格里塔，此名亦即小黑人之意。

挑了个巧克力最多的小点心。

"总是那么粗野无礼。饿死鬼。"

"别说了，茶花女①。"

"孩子们……"特雷霍太太说。

在船上谁知道会不会有可追求的姑娘。他毫无兴趣然而却不可避免地想起了五年级的班长奥多涅斯，想起了他在夏天的一个夜晚，在国会广场的一条板凳上给他的忠告。"要像个男子汉，孩子，你已经长大，可以学着交女人了。"对于他傲慢而又略带惊恐的拒绝，奥多涅斯的回答是在他膝盖上拍了一巴掌。"行啦，行啦，别在我面前充男人。我比你大两岁，这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年纪纯粹是空谈女人。嗨，这有什么不好的？不过，现在你要去参加探戈舞会，你不能只是空口说说而已。你要注意，第一个答应你的姑娘，你应该带她去虎城②划船，在那里，随处都可以做爱。如果你没有钱，跟我说一声，我可以告诉我的当会计的哥哥，让他给你租一个下午的幽会房间。最好是在床上干，你可以想象……"又是一系列的回忆、细节和朋友的规劝。费利佩满怀羞愧和愤怒地向奥多涅斯表示了感谢。相比之下，他同阿尔费耶里的差别太大了。当然，阿尔费耶里……

"看来这里要有音乐了。"特雷霍太太说。

"多粗俗。"贝娃说，"不该允许有音乐。"

在亲戚和朋友们彬彬有礼的请求下，通俗歌手温伯托·罗兰德站起身来，此时，长毛绒和鲁西托用手推和语言劝告众人让出地方，使三个风琴手站好姿势并从盒子里取出乐器。这时，听到笑声和几声口哨声，人们拥向靠大街的窗户。一个警

① 原为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1848）中的主人公，这里是开玩笑的称呼。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区一风景区。

察以明显的慌乱神情从弗洛里达大街向这边张望。

“真有趣，真有趣！”鲁西托叫喊着，“喂，长毛绒，你的弟弟可真了不起呀！”

长毛绒又一次站到了内利身边，做了个让人住口的手势。

“嗨，看看他们会不会注意一点！我的妈呀，这个地方简直俗不可耐。”

温伯托·罗兰德咳嗽了一声，又捋了捋头发。

“请原谅，我们今天没有带管弦乐队，”他说，“只能尽力而为。”

“这就对了，孩子们，这就对了。”

“在送别我的亲爱的哥哥和他可爱的未婚妻时，我来为他们唱一支比斯卡-卡迪卡莫谱写的探戈曲《诱人的女性》。”

“好极了！”鲁西托说。

手风琴开始演奏过门，温伯托·罗兰德把左手插进裤兜，右手在空中挥舞着，唱道：

哎，讲法语的太太，
你花钱如流水，
吃晚饭要有冰凉的香槟佐餐，
听探戈时编织着你的春梦……

歌声一起，“伦敦酒吧”突然显得安静了许多，因为长毛绒的桌子上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而四周桌上的谈话声听起来清晰了。长毛绒和鲁西托投去愤怒的目光，这时，温伯托·罗兰德提高了嗓门。

你有一个关照你的情人，
青春二十恰是婚配的妙龄……

卡洛斯·洛佩斯沉浸在幸福中，还将这种感受告知了梅德拉诺。雷斯特利老师——据他说——却为此而明显地烦恼起来。

“这些活跃分子真叫人忌羡。”洛佩斯说，“这种表演形式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们决想不到世界上除探戈舞和拉辛①之外还有许多事情。”

“你们看堂加洛。”梅德拉诺说，“我看这老头好像给吓住了。”

堂加洛在惊讶之余，打了个威胁的手势，他的司机跑步进来，听完主人的吩咐又退了出去。人们看到司机同站在弗洛里达大街从窗户注视这一场面的警察说话，同时还看到警察的手势，他捏拢五指，掌心向上，无可奈何地轻轻上下晃动着。

“他肯定管不着。”梅德拉诺议论说，“说到底，这有什么不好的？”

大家都叫你诱人的女性，
因为你毕竟能使傻瓜们晕头转向……

帕乌拉和拉乌尔从这一场面享受到了很大的乐趣，远比卢西奥和诺拉开心，后两人显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费利佩一家无动于衷地呆在一旁，费利佩入迷地看着风琴手的手指神速地前后移动。远处，豪尔赫已经在吃第二道冰淇淋，克劳迪娅和佩西奥完全陷入了空洞的谈话之中。面对所有在场的人，面对这些常来“伦敦酒吧”的人们的冷漠或欢乐，温伯托·罗兰德以几分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骄傲唱到了凄凉的结尾：

① 阿根廷一著名足球队。

我看你从来不知道，
稍稍留住爱情与青春……

在叫声、掌声和桌上餐具的敲击声中，长毛绒激动地站起身来，紧紧拥抱他的弟弟。然后，同三个风琴手握手，接着拍拍胸膛并随手掏出一块大手绢擤了擤鼻涕。温伯托·罗兰德以憨厚的神态感谢大家的掌声，内利和太太们的赞扬，使这位歌手听得满脸堆笑。这时，一个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见过的孩子嚎叫了一声，结果被一团奶油噎住了喉咙，桌子上一阵骚动，在一片叫嚷声中，罗伯托端来了一杯水。

“你真是个好样的。”长毛绒语调激动地说。

“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温伯托·罗兰德回答说。

“他现在怎么样。”内利的母亲问。

“总是那样。”普雷苏蒂太太说，“跟他不要谈论学习或任何别的事情，只能谈论艺术。”

“就像我一样。”鲁西托说，“学什么呢，有啥好学的。练练拳击就行了。”

内利终于从孩子的喉咙取出了奶油团块。聚集在窗口的人们开始退回原处，雷斯特利老师将手指伸进刚刚浆洗过的衣服领口划动了一下，流露出一种显而易见的轻松神态。

“好啊。”洛佩斯说，“看来已经到时候了。”

两个穿深蓝色服装的先生刚刚在咖啡馆中央落座。一个粗鲁地拍了拍手，另一个则作了个让大家肃静的手势，随即用一种几乎无所顾忌的声音说：

“请各位没有列入名单的顾客先生以及前来辞行的先生们马上退出此地。”

“说什么？”内利问。

“说我们该走了。”长毛绒的一个朋友说，“你明白吗？正当我们玩得最开心的时候却让我们走。”

惊讶过后，老主顾们便开始喊叫和抗议起来。说话的那位先生举起一只手，掌心向前，说：

“我是文化发展部的监察员，现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我请求念过名字的人留在原处，其余的人尽快离开。”

“你看，”卢西奥对诺拉说，“五月大街上有一溜警察这更像是警察的强制搜查。”

“伦敦酒吧”的侍者同顾客们一样大吃一惊，他还没来得及向顾客收钱，于是，找取零钱、退还点心及其他技术细节问题，顿时，使酒吧间乱成一团。在长毛绒的桌子上有人哭出声来。普雷苏蒂太太和内利的母亲度过了向留在陆地上的亲戚们告别的艰难时刻。内利安慰着她的母亲和她未来的婆婆，长毛绒再次与温伯托·罗兰德拥抱，然后同那伙送别的朋友一一拥抱，互相搂肩拍背。

“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小伙子们叫喊着，“写信啊，长毛绒！”

“我给你寄一张明信片，小子！”

“你可别忘了我们这一伙呀，嗨！”

“忘不了！祝你们幸福！”

“博卡①万岁！”鲁西托叫了起来，以挑衅的目光望着其他餐桌上的人。

两位名流气派的先生走近文化发展部的监察员身边仔细端详，好像他刚刚从另一个星球降临似的。

“您可以服从任何命令，”其中的一个说，“但是，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像您这样驱赶人的。”

---

① 阿根廷一著名足球队，以同名码头命名。

"都走吧，都走吧。"监察员说，连瞧也不瞧他们一眼。

"我是拉斯特拉老师，"拉斯特拉老师说，"我也像您一样深知我的权利和义务。这家咖啡馆是公共场所，没有明文命令谁也不能把我赶出去。"

监察员掏出一个文件给他看。

"这又怎么样？"另一位先生说，"您这不过是一种合法的驱赶罢了。难道我们是在戒严时期吗？"

"您可以通过有关途径提抗议。"监察员说，"喂，比尼亚斯，你把那几位太太请出小餐厅。难道她们要收拾打扮到明天早晨不成。"

五月大街上许多人同执勤的警察发生争执，他们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致使交通中断。老主顾们满脸惊讶和气愤，从靠弗洛里达大街的门出来，因为那里聚集的人少些。那位比尼亚斯和文化发展部监察员穿行于餐桌间，要大家出示中奖通知单，并验明陪同者。一个警察靠在柜台上同已经受命不得离开柜台的侍者和收款员交谈。夜幕降临时的"伦敦酒吧"如同早晨八点钟的气氛，几乎空无一人，然而喧嚣的大街却与它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好啦，"监察员说，"现在可以放下金属窗页。"

B

为什么一张蜘蛛网就该是一张蜘蛛网，一幅毕加索的画就该是一幅画，也就是说，为什么画不能解释蜘蛛网，而蜘蛛又不能说出画的道理。既然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只有靠窗外飘

过的云雾，只有靠观赏者心怀的希望，才能看见白粉的最小微粒。事物一经观察，它的重量便会增加；八加八等于十六，还要加上这个计算者。于是这样的就可能不是这样的，几乎可能不这样值钱，不这样揭示，不这样欺骗。在这种形式下，须上船的一群人在估计情况有变时，既不保障上船也无船可上，或者在不变化中可以上船，在这种情况下，蜘蛛网或毕加索的画或该上船的人便将被确定，并且已经不能考虑到这后者是一群该上船的人。无论如何，最有说服力和最悲伤的诱惑就是想最终平静下来，让不可捉摸的水银在“伦敦酒吧”的餐桌间流动，这在童年是个奇迹。

正在接近一个事物的东西，就是正在导致和走向一个事物的东西。事物的另一个侧面，即事物的奥秘所在，正是事物的本身带来的（是的，似乎是带来，使人觉得不可能说：“带走”）。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走过汉斯·阿尔普①的雕塑画廊，他的雕塑是不能翻转来看的，必须满足于面对面地看，从画廊的两侧看，要像看挂在墙上的画布那样看汉斯·阿尔普的雕塑。历史学家很了解扎马战役②的原因，这的确是了解的，只是他了解的这些原因都是别的一些画廊里的汉斯·阿尔普的另外一些雕塑。这些原因的原因，或者说，这些原因的原因的结果，如同灯光照耀下的汉斯·阿尔普的每一个画廊里的雕塑一样。因此，在接近一个事物时，它的另一面也许是绿的或白的，结果的另一个方面和原因的另一个方面，即另一个视觉和另一个触觉，则有可能小心翼翼地松开面罩的玫瑰色或天蓝色的带子，露出历史的面孔、日期、画廊的情况（被灯光照

① 汉斯·阿尔普（1887—1966）：法国画家、雕刻家和诗人。二十世纪前期欧洲艺术界先锋派领袖之一。曾在苏黎世创作其第一批彩色浮雕。

② 公元前202年罗马人对迦太基人的一次战役，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决战。结果罗马人取得胜利。

射着的），用一根耐心的小棍从一首重要的诗里挖出久远的事物来。

这样，普普通通的类似为我们所在的现在和将来带来了令人目眩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从地面看，它是“伦敦酒吧”，升高十米来看，便是一个跳棋棋盘，而棋子摆法不合理，缺少布局和规则，靠近二十厘米处看，则是阿蒂利奥·普雷苏蒂的红润的面孔，靠近三毫米看到的便是发光的镍平面（抑或是一枚纽扣？一面镜子？），距离五十米看到的则是毕加索1918年画的弹吉他的人那幅画，那是画给阿波利奈尔①的一幅画。对于一个事物，如果根据我们头脑中固有的概念去衡量，那么，这样的创作也就一钱不值，我们便可以高兴地撇下这项工作，不必怀疑解释通知单的道理，持有官方信笺和亲笔签署的信件就足够了。一个事物在时间（不可避免的观点，脱离常规的因果）中的发展，被理解为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压缩在埃利亚哲学②的思想中，这种压缩，有时候被笛卡儿③的时间观所掩盖，或者被超时间的模糊的休眠所影响。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警察已经降下了金属窗页），时间被反射和打碎成无数片，其中有些碎片或许可以追溯透明的光线，折射往事，于是乎，在帕乌拉·拉瓦列的生活中就会重新出现一个阿卡苏索④的花园，或者说，加夫列尔·梅德拉诺将打开他童年时代在洛马斯·德·萨莫拉⑤的那扇装有彩色玻璃的门。如此而已，只不过是众多的

① G·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有些诗句分散排列成奇异的图像，被称为立体诗。

②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学派，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南部埃利亚。该学派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而“存在”必然是“一”，并且是静止的。

③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创始人。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群”，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

④⑤ 均为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村镇。

信件将他们带到了这个集合处。世界的历史会在任何一个警察制服上的任何一个铜纽扣上闪光，这些警察正在驱散聚集的人群。在视力集中于这一铜扣（从颈部数第二个）的一瞬间，包含和带来的结果是，如同被广阔的前景所吸引，即使跌个嘴啃泥也无感觉。铜扣上的漩涡威胁着要吞食看它的人，如果作出比观看更放肆的举动，那就会像致命的镜子游艺一样，从而由结果上升为原因。如果居心不良的小说读者想寻找小说的真实性时，那他就无可救药地变为在乘“克洛德·贝尔纳”汽艇旅行了二十天之后还会指着船头问：“C'est par là qu'on va en avant?”①那样的白痴了。

12

当人们走出“伦敦酒吧”时，几乎已是傍晚，大片热烘烘的红色云块向天空中央压来。监察员毕恭毕敬地指派两个警察去帮助司机，把堂加洛转移到等候在靠近卡维尔多博物馆后侧的游览车里。这么远的距离和穿行这么长的街道，无疑使搬送堂加洛的工作复杂化了，不得已又派另一位警察来中断博利瓦尔大街拐角处的交通。与梅德拉诺和洛佩斯的想象相反，街上并没有太多好奇的围观者，人们看上几眼金属窗页低垂的“伦敦酒吧”的稀奇场面，互相议论几句，便继续走路。

“为什么不能把游览车开到酒吧附近来？”拉乌尔问其中的一个警察。

① 法语：是从那里往前开的吗？

“这是命令，先生。”警察说。

可爱的监察员发起的这一互相介绍的作法，被惊恐而又开心的旅客们自发地继承过来，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密集的群体，随从人员般跟在堂加洛的轮椅后面。这辆游览车可能是军用的，虽然在那闪闪发光的黑色油漆上看不出任何标记。游览车的窗子十分窄小，由于当时的混乱状态和在场人的好心——尤其是长毛绒，他站在踏脚板上，对沉默寡言的司机发号施令并接受命令——从而使堂加洛上车的过程变得更为麻烦了。堂加洛刚刚在第一个座位上坐稳，轮椅便在司机手中被折叠得像一个巨大的手风琴，旅客们上车后几乎是盲目地在昏暗的车厢里找个位子坐下。卢西奥和诺拉——他们在穿越五月大街时紧紧地挽住胳膊——在游览车的最后面找到一个位子，很安静地坐了下来，略有疑虑地注视着其他旅客和分散在大街上的警察。梅德拉诺和洛佩斯已经同拉乌尔和帕乌拉聊起天来，雷斯特利老师则同佩西奥闲谈。克劳迪娅和豪尔赫以各自的方式玩得很开心；其他人都在忙于高声交谈，无暇顾及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罗伯托和留下来的人又一次拉起“伦敦酒吧”的金属窗页时发出的响声，如同最后一个音节传到洛佩斯的耳中，好像把留在后面的某种东西永远锁了起来。坐在他身边的梅德拉诺点燃另一支烟，望着模糊不清的《新闻报》报栏。这时，响起一声汽车喇叭，游览车缓缓启动。长毛绒那一群悲伤的人认为，辞别从来是一桩痛苦的事情，因为一些人要离去，另一些人要留下；但是，当您身体健康时，您可以看到旅行永远是那么一回事，即一些人的欢乐和其余人的痛苦，因为应该想到走的人，但是也应该考虑到留下来的人。这个世界安排得很不好，总是同样情况：一部分人应有尽有，另一部分人却是一无所有。

“您觉得监察员的讲演怎么样？”梅德拉诺问。

“好啊，发生了我发生过多次的事情。”洛佩斯说，“那家伙进行解释时，我觉得无可辩驳，我觉得当时我非常佩服。现在我却觉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了。”

“那种极其详尽的解释使我很开心。”梅德拉诺说，“我们要是在海关或港口集合，那会省事得多，不是这样吗？但是，据说那么一来就会剥夺某个也许正在市政府某一办公室观看我们的人的神秘快感。这正如有些象棋比赛一样，为了炫耀，而故意走得那么复杂。”

“有时候，复杂的走法是为了掩盖真相。”洛佩斯说，“这种情况下，失败也就隐藏在其中，如果失去这次旅行，那他们该怎么向我们交代呢。”

“那将是一个遗憾。”梅德拉诺说，此时想起了贝蒂娜。“我一点也不喜欢在最后时刻误了这次旅行。”

车开到下边那条街上时，已经是晚上，此时，他们正在靠近北方港。监察员手拿话筒，面带一副导游者的神志向旅客走来。拉乌尔和帕乌拉坐在前排，他们发现司机把车开得非常慢，以便让监察员有足够的时间讲解。

“你留意我们那些旅伴了吗？”拉乌尔在帕乌拉耳边说，“简直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国家。振奋者和颓废者都表现得很充分……我问自己，在这里我们有什么鬼事情可干？”

“我认为我是去散心的。”帕乌拉说，“我听我们的维吉尔的解释。‘困难’那个词是随时都会出现的。”

“这张彩票只花了十比索，”拉乌尔说，“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好事在等待我们。你说那个带孩子的母亲怎么啦？我喜欢她的脸，她的颧骨和嘴巴都很秀气。”

“最难忘的是那个残疾人。他有点像动物身上的虱子。”

“那个同家人一道旅行的孩子，你觉得怎么样？”

“无论如何，应该说同孩子一道旅行的家人。”

“家人比他更加模糊不清。”拉乌尔说。

“一切都取决于你是透过什么颜色的眼镜看问题。”帕乌拉指出。

监察员特别强调在任何时刻都必须保持文化人的冷静这一特点，不要因为组织中的小问题和困难（“和困难”）而惊慌失措。

“应该说一切都很好。”雷斯特利老师对佩西奥说，“一切都准确无误，您不这样认为吗？”

“有点乱，我是想这么说的。”

“不，根本不是。我猜想当局把活动组织成现在这个样子，总有它的理由。我个人就改变了对一些细节的看法，这我无须讳言，尤其是对旅行者的确定名单，已经考虑到不是所有在座的人都能够同别人一样真正达到同一水平。有个小青年，您可以从另一边的一个座位上见到他……”

“我们现在还不相识呢。”佩西奥说，“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相识。”

“您可以不去认识他们，先生。至于我，我的教育职能……”

“嗨。”佩西奥说，他重重地挥动了一下手。“在海难事故中，最坏的歹徒往往表现勇敢。您可以看看安德雷亚·多丽亚游船遇难时的情形。”

“我可不记得。”雷斯特利老师不胜厌烦地说。

“您记得一个和尚救出一位水兵的事吧。看来您是决不会知道的。您不认为监察员的话很烦人吗？”

“他还在讲呢，也许我们应该注意听。”

“可悲的是他老重复同一件事情。”佩西奥说，“我们快该进码头了。”

豪尔赫突然为他的橡皮球和饰有金黄色小钉的接球器的命运大感兴趣，这些玩具在哪个手提箱里装着？那么，大卫·克罗

格特①的小说呢？

“这些东西都会在寝舱里找见的。”克劳迪娅说。

“多好啊，两个人住一个寝舱，你会晕船吗？妈妈。”

“不。几乎没有人晕船，除了佩西奥，我怕他晕船，另外，就是唱探戈曲子的餐桌上那些太太小姐们中的几个。这是必不可免的事，你知道吧。”

费利佩·特雷霍思索着一系列想象中的停泊处（“只有万不得已，才会在最后时刻改变计划”，监察员这样说）．特雷霍先生夫妇向街上张望，漠然地看着一盏盏街灯，似乎他们再也看不到了，似乎消逝的路灯使他们难以接受。

“离开祖国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特雷霍先生说。

“那怎么办？”贝娃说，“大家再回去。”

“这就对了，亲爱的。”特雷霍太太说，“回到角落去，人的生命是从那里开始的。这是那首诗里说的。”

费利佩像挑选水果一样选择地名，将它们含在嘴里品味，然后慢慢咀嚼：里约、达喀尔、开普敦、横滨。“我那一伙朋友谁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地名。”他心里想。“我将给他们寄去风景明信片……”他闭上了眼睛，在座位上伸了个懒腰。监察员提到保持一定慎重的极端必要性。

“我应该向你们指出保持一定慎重的极端必要性。”监察员说，“文化发展部已经考虑到所有的细节，但是，最后时刻的困难也许会迫使我们对旅行作局部调整。”

堂加洛·波里尼奥的一声意外的喊叫，在监察员的讲解间隙和游览车停车的双重寂静中显得分外突出：

“我们上什么船？因为我还不知道该上什么船……”

---

① 大卫·克罗格特（1786—1836）：美国冒险家，晚年发表作品《自传》（1834），记述自己的冒险经历。

13

“就是这个问题。”帕乌拉心里想，“恰恰是这个悲伤的问题可能使游玩告吹。现在可以回答：‘上那艘……’”

“波里尼奥先生，”监察员说，“游船恰恰是我要谈到的技术难题中的一个。一小时之前，也就是我有幸同你们会面的时候，文化发展部刚刚对此作出一项决定，但是，在这同时可能已经出现了难以预料的其他事情，因此，形势有了变化。不过，我想我们至多再等上几分钟，这样，我们就可以完全没有疑问了。”

“单人寝舱，带有厕所。”堂加洛冷漠地说，“这是已经约定的。”

“约定，这个字眼不太恰当。”监察员和蔼地说，“不过，波里尼奥先生，我不认为在这一点上会有什么困难。”

“这并不是什么梦，也许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帕乌拉心想，“拉乌尔可能会说这不过是一幅画，一幅……”

“一幅什么画？”她问。

“什么一幅什么画？”拉乌尔说。

“你也许会说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幅……”

“一幅光学画①，笨蛋。是的，有一点像。这么说，还不知道会把我们塞进什么船里去呢。”

---

① 十八至十九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光学画，这种画直观地看是一种形式，放在特制的镜子下看则是另一种形式。

他们放声大笑起来，因为这对他们两人都没有关系。他们并不像雷斯特利老师，雷斯特利此时第一次动摇了对国家大事的信仰。对于洛佩斯和梅德拉诺来说，堂加洛的介入使他们产生了再抽一支源泉牌香烟的兴趣。同样，他们也感到非常开心。

“好像是魔幻小火车①。”豪尔赫说，他很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坐上小火车，将经历许多事情，一只毛蜘蛛会在你脸上爬，还有跳舞的骷髅……”

“我们埋怨生活中没有发生任何有趣的事情，”克劳迪娅说，“可是，事情一旦发生（也只有这样的旅行才是有趣的），大多数人又感到忐忑不安。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我看来，魔幻小火车比罗卡将军铁路线②上的火车更让我开心。”

“当然。”梅德拉诺说，“实际上搅扰堂加洛和另外几个人的是我们正处于前途未卜的现状。因此，他们忧心忡忡，急切询问游船船名。船名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过是明天的保证而已，明天这个恶魔还蒙着面孔，拒绝人们看见它和驾驭它。”

“与此同时，”洛佩斯说，“一艘小军舰和一艘色彩明快的货船的不祥轮廓正在逐渐显露出来。这艘货船很可能是瑞典的，像所有的瑞典船一样，船面很干净。”

“要说前途未卜，这话很对。”克劳迪娅说，“不过，这也是一种冒险，它很平凡却又充满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会变得十分有价值。如果说眼下的时刻对我们有特殊的滋味，那是因为未来为现在作了调味品，请原谅我用烹调作比喻。”

“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辣味酱油，”梅德拉诺

---

① 一种儿童游艺，坐上一列小火车，穿过一道黑地洞，洞中有各种令人惊恐的幻影。

② 一条贯穿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铁道。

说，“也许会有过去和未来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来加强现在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发展部会采取措施消除所有与未来有关的说法，从而制造另一种奥秘。自然，这会使预言家们不寒而栗。然而，对于我来说，这荒谬的现实会使我变得更加专注，我将细细玩味它。”

“我也是这样，”克劳迪娅说，“因为我多少有点儿不相信未来。对我们所隐瞒的也不过是眼前的事情。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官僚主义奥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可思议的东西。”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洛佩斯说，“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得了吧……同往常一样，那不过是利益、手续和级别的一堆麻烦。”

“没关系，”克劳迪娅说，“只要今晚它能让我们得到欢乐。”

游览车已经在挨着海关的一个棚屋旁停下。港口一片昏暗，因为仅能看到的几盏路灯和等候在虚掩的大门口的警察们的烟头，实在算不了灯光。几米外的物件便消失在黑影中，夏季港口的浓烈气味朝开始下车的人迎面扑来，这些人都尽力不流露出自己的困惑或快慰。堂加洛已经坐上轮椅，司机推着轮椅朝大门走去，监察员正站在那里给那群人引路。拉乌尔心想，在行进中所有的人能构成一个密集的群体，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因为落在后面的人便会产生一种缺乏安全的感觉。

一个警察彬彬有礼地迎上前来。

“晚上好，先生们。”

监察员从衣袋里掏出几张卡片交给另一个警察。亮起一道手电光，与此同时，远处鸣了一声汽笛，有人咳嗽了一声，但是看不见是谁。

“如果你们不在意，请从这里走。”那个警察说。

手电筒开始用一只黄色眼睛在布满稻草屑、断铁箍和不多几个揉皱的纸团的水泥地板上来回晃动。少数几个人的说话声，会突然在这巨大的空棚屋里回荡。黄色眼睛照出了海关的长凳子，便停下来，给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的人引路。这时听到帕乌拉的声音说道："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说说，我们是不是在鲍里斯·卡洛夫①的一部电影里。"当费利佩·特雷霍点燃一支烟时（看到儿子第一次当着她的面抽烟，母亲感到吃惊），火柴晃动的火光一瞬间满亮了整个场景，照亮了提心吊胆地向另一个大门走去的队列，那里几乎看不到夜晚昏暗的光线。诺拉死死抓住卢西奥的胳膊，双目紧闭，在不到达另一边的时候不愿意睁开，那边也是在没有星光的天空下，但是，在那里可以呼吸到开阔处的空气。他们是最先看见游船的人，当激动不已的诺拉转身告诉另外一些人的时候，警察和监察员已经包围了人群，手电筒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盏光线昏暗的路灯，它照亮了一条木头跳板的起端。突然间响起了监察员刺耳的击掌声，这时从棚屋深处传来了更为刺耳和机械的击掌声，如同一种恶作剧。

"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合作精神，"监察员说，"我的唯一心愿就是希望你们度过一次愉快的远航。船上的高级职员们将在驾驶舱上迎接你们并把你们陪送到各自的寝舱。游船将在一个小时之内启航。"

梅德拉诺突然觉得这种消极等待和嘲弄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便离开了人群。如同往常一样，这种情况总是让他想笑，但他忍住了。同样像往常一样，在去参与任何一件事情时，他总有一种自我欣赏的暗喜。

---

① 鲍里斯·卡洛夫（1887—1969）：英国电影演员，曾主演多部恐怖电影。

“请告诉我，监察员，能知道这艘船叫什么名字吗？”

监察员谦恭地低下头。他那削发僧式的头顶即使在昏暗之中也能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

“行，先生。”他说，“高级职员刚刚通知我，因为市中心给他打了电话，让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游船名叫‘马尔科姆号’，是马亨塔·斯塔尔公司的。”

“一艘货船，是马尔科姆系列的。”洛佩斯说。

“是混合船，先生。请相信我，那是最好的船。房间已经收拾好了，特意迎接像你们这样的经过选择的小队旅客。我在这方面有经验，虽然我的大半生是在税务部门度过的。”

“的确是这样，”一个警察说，“我已经上过船，可以向你们担保。曾经发生船员罢工的事，但是，这一切很快就会解决的。你们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吧，情况变化多端，有人违抗命令，不过幸亏我们是在一个有秩序和权威的国度，请相信我。尽管是外国人，他们最终也会豁然醒悟，变得规规矩矩。”

“请上船吧，先生们。”监察员说着退向一旁。“我很高兴认识你们，但遗憾的是我不能陪同你们一道旅行。”

说完咧嘴一笑，梅德拉诺觉得那是勉强的笑颜。人群在跳板头上挤成一团，有些人在向监察员和警察致意，长毛绒又去帮助运送似乎已经入睡的堂加洛。妇女们手扶栏杆，满腹忧愁，其余的人则默不做声地快步走上跳板。当拉乌尔想起向后面张望时（他已经来到下甲板），发现监察员和警察们正在暗中低声交谈。同往常一样，一切都恢复了平静：灯光、声音、棚屋以至河水撞击船体和码头的声音。马尔科姆号的甲板上也没有更多的灯光。

C

现在，佩西奥又一次要进行思考，又一次握住短小而锋利的剑一般的思想瞄准来到寝舱的无声的骚动，这犹如一场与数不清的毛毡碎片的斗争，又好似一支马队踏进铺满树皮的橡树林。谁也不知道这只巨大的龙虾从什么时间开始活动起那根大连接杆，飞轮上休眠了许多日子的计速器的数码直向上指，巨虾揉搓着眼睛，重新检验它的两翼，它的尾巴，它的分水线，它的刺耳的汽笛，它的不断重复和反复无常的罗径柜。无须走出寝舱，佩西奥便知道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船，这艘船此时正纵向停靠在岸边，两只肮脏而倔强的小拖船正在一米一米地向外拖拽这铜与铁的庞大母亲，将它拖离岸边石头，使它离开带有磁性的河堤。他茫然地打开了一个放在橱柜里的黑色行李箱，惊叹橱柜里的物品完好无损，雕花玻璃杯整齐地靠墙摆着，写字台上放着浅色皮套拍纸簿，他觉得自己像游船的心脏，这个中心逐渐加快搏动以至最终慢慢减轻了摇摆。佩西奥像站在指挥台上那样想看看游船，于是，他这个船长从中心窗户里注视着船头，注视着前锋桅杆，注视着锋利的肘板激起一道道泡沫。船头的景观给他提供了一个奇怪的同样不自然的联想，如同摘下一幅画，平放在手掌上，就会看到上半部分的线条和画面渐渐远去，所有想象中的关系被艺术家垂直地改变，从而组成另一种同样可能和可接受的秩序。佩西奥从指挥台上（然而他在自己的寝舱里，如同在梦中或者仅仅在雷达的

荧光屏上注视着指挥台）更清楚地看到一种深绿色同左舷和右舷的圆窗里射出的黄色灯光交织在一起，同一盏也许是悬挂在幻想中的牙樯上的白炽灯交织在一起（在这最现代化的货船上，在这马亨塔·斯塔尔公司引为自豪的马尔科姆号上不可能会有牙樯）。在装着挡河风的厚厚的紫色玻璃的窗户旁（四周都是泥，四周都是拉普拉塔①河，这是什么鬼名称，它拥有鲇科鱼，或许还有金黄色的鱼，有在拉普拉塔河镀了银的金色鱼，一个色彩不协调的宝石镶嵌座，真是个糟糕透顶的珠宝店！），佩西奥开始看出船头和甲板的形状，他越来越看得清楚，回想起了某件事情，比如，一幅立体画，画布当然是平放在手掌上的，看下面如同看前面，看上面则如同看后面。佩西奥就这样看着左舷和右舷的不规则形状，更远处是模糊的，也许像毕加索的《弹吉他的人》那幅画中的那种蓝色的阴影，指挥台中央有两根桅杆忍辱负重地系着它们的缆绳，两根桅杆在他记忆的画中则是两个圆圈，一个黑色，另一个用黑线勾的浅绿色，那黑色线勾的圆圈则是吉他的音孔；平放在他手中的画上像是竖起两根桅杆，组成一个船头，马尔科姆号在驶出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有一点像在油锅中飘摇，不时地吱嘎作响。

现在，佩西奥又一次进行思索，只是一反他那全给打乱了的习惯，并不想协调他周围的事情，如黄色和白色的灯，桅杆，浮标，而是去想那些更不协调的事情，他展开思想的双臂，把一切令人窒息的既成方式，把寝舱、走廊、入口、甲板、方向、明天、远航，统统抛入河流深处。佩西奥不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合理的，他也并不希望如此。从克劳迪娅的脸上，从阿蒂利奥·普雷苏蒂的鞋上，从游荡（可以这样说）在船舱走廊的寝舱服务员身上，他看到的是一种安排完美的水上

① 意即银子。

智力游戏。佩西奥又一次感到每个旅行者所称谓的明天这一开始旅行的时间，可以建立在今天晚上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基础上。他的唯一不安，就是如何选择：由什么来指引呢？由星星，由罗盘，由控制论，由偶然性，由逻辑学原则，由模糊的道理，由地板，由胆囊的状态，由性别，由性格，由预感，由基督教神学，由古波斯圣典，由蜂王浆，由葡萄牙铁路局的一个路标，由一首十四行诗，由金融周报，由堂加洛·波里尼奥的下巴的形状，由一道教皇的敕令，由神秘哲学，由亡灵问卜术，由Bonjour Tristesse①，或者仅仅依据巴尔达②药片的热情的服用说明来调整航海方向？

佩西奥在勉强面对一种现实危险时恐惧地退缩了，他的持续动摇是在画面上跳动的那只易变色而又不变成该种颜色的昆虫的动摇。那只昆虫受到画面蓝色的吸引绕着吉他那灰暗的黄色和茶青色的中部前进，它停在琴的边上，像是要游向船的另一侧，当它从右舷甲板来到中央音孔附近时，发现了一片被广阔的绿色隔断的蓝色区域。它动摇着，寻找着通向另一个蓝色区域的桥梁，大概可以同深怕触犯秘密法令的佩西奥的动摇相比。佩西奥羡慕那些只以自我为中心把自由作为问题提出来的人，因为对他来说，打开寝舱的门，使他的行动和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开门的行动便包含着一个目的，即这一行动可能是个误会，也可能会损坏一个他所未能充分理解的系统的一个环节。说得更明确一些，佩西奥是一只易变色并瞎了眼的昆虫，他自愿或被迫只在图画的蓝色区域奔跑，使他陷入了持续的和令人生厌的困惑之中。佩西奥很乐意

---

① 法语：《你好！忧愁》。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一部中篇爱情小说，发表于1954年。

② 一种止咳药物。

陷于这种他称之为艺术或诗的怀疑中，他把最广泛地思考每一种形势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仅思考形势，而且展开他的丰富想象，从他那真诚信仰的语言方式开始，到他根据预感和胆识称之为魔术或辩证法的设想为止。

很可能是马尔科姆号的轻柔的摇晃和白天的劳顿终于战胜了佩西奥，他满意地躺在精美的雪松木床上，信手摆弄起各种自动和电动按钮来，这些设施都是为旅客先生的舒服而配备的。但此时他却首先想到了选择，这是带有一定试验性的选择，他只是观察了几秒钟，便决定提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佩西奥从皮包里取出铅笔和纸张，一份列车时刻表，他就这样埋头工作起来，忘掉了旅行和游船，因为他决心进一步弄清楚眼前的形势，研究它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这时，船上的其他人已经接受了这种形势，认为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不现实的旅行，这种形势正如有人自知碰了壁，却硬说自己不过是打了一个喷嚏一样。

14

"Eksta vorbeden? ① You two married②? Etes vous ensemble? ③"

"Ensemble plutôt que mariés," ④拉乌尔说，"Tenez, voici nos passeports." ⑤

---

① 瑞典语：你们结婚了吗？

② 英语：你们是夫妻吗？

③ 法语：你们是一起的吗？

④ 法语：是一道旅行而不是夫妻。

⑤ 法语：这是我们的护照。

这位高级职员身材矮小，举止油滑。他在帕乌拉和拉乌尔的名字下划了一个符号，并向一位红脸水手打了个手势。

“他陪你们去寝舱。”他一字一句地说，并向他们点了点头，然后转向下一个旅客。

当他们跟着水手远去的时候，听到特雷霍一家齐声说话的声音。帕乌拉立刻喜欢上船上的气味和走廊这种使声音模糊的方式。她难以想象在距此只有几米远的地方，便是那肮脏的码头，难以想象监察员和警察们此时或许还没有离去。

“码头那边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开始，”她说，“这不是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吗？”

“你说的那个‘开始’，也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你很快就会接受你所处的新环境。对我来说，码头总是城市的末端。我已经旅行过好几次，每次上船都有感受，现在这种感受尤为深刻。”

“是开始。”帕乌拉又说一遍，“事情没有这么容易终结。我喜欢这种熏衣草的气味，喜欢这种杀虫剂，它那致命的的药水可以杀死夜蛾。我小时候喜欢把头伸进卡梅拉大婶的壁柜里，那里面黑暗而神秘，还可以闻到有点儿像这样的气味。”

“This way, please.”①水手说。

他打开一个寝舱的门，开亮了灯之后交给他们一把钥匙。在他们可能给他一点小费或说声谢谢之前，他已离去。

“多漂亮，多美啊。”帕乌拉说，“真是叫人开心。”

“现在似乎真的难以置信了，那边正是码头的棚屋。”拉乌尔说，一面清点堆放在地毯上的行李箱。一件也不少，他们决定把衣服挂起来，并把所有的物品——有些还是相当少见的——

① 英语：请这边走。

安放一下。帕乌拉占用了靠里面位于舷窗下面的那张床。她满意地长出一口气斜躺在床上，眼看着拉乌尔点燃烟斗，继续在那里摆放牙刷、牙膏、书和烟丝盒。看着拉乌尔睡到另一张床上将是一件新鲜事。这是他们一道在门庭、大厅、街道、咖啡馆、火车、汽车、海滩和森林等处多次游荡之后第一次同睡在一个房间里。也许是她第一次看到他身穿睡衣（现在已经舒适地躺在了床上）。她向他要了一支烟，他为她点了火并坐在她身边，用半是开心半是怀疑的神态望着她。

“Pas mal，bein？”① 拉乌尔说。

“Pas mal du tout，mon choux.”② 帕乌拉说。

“你这样仰面躺着真好看呀。”拉乌尔说。

“这话等于说你自己。”帕乌拉也说一句，两人大笑。

“咱们可不可以出去转一圈？”拉乌尔问。

“唔。我更喜欢呆在这里。如果到指挥台上去，只不过能看到卡德尔③ 所歌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灯光。”

“你凭什么不喜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灯光？”拉乌尔说，“我上去。”

“好吧，我接着收拾这间漂亮的窑子，因为你把它称为收拾……多漂亮的寝舱，我从来没想到他们会给我们这么漂亮的地方。”

“是的，幸好它不像意大利船的一等舱，这艘货船的好处就是它的朴素。栎木和白腊木家具总是表现出一种耶稣教的倾向。”

“谁也不能肯定这是一艘耶稣教的船，虽然实际上你说的有道理。我喜欢你烟斗的气味。”

---

① 法语：这里挺不错，对吗。

② 法语：当然不错，亲爱的。

③ 卡洛斯·卡德尔，阿根廷著名歌唱家和演员。

“你可得注意啊。”拉乌尔说。

“注意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烟斗的气味。”

“这小子又在打哑谜了，谁能听得懂？”

“小子要接着整理他的东西了。”拉乌尔说，“如果我留下你独自收拾我的行李，我就要到我的手绢堆里找出一个soutiengorge①来。”

他来到桌子跟前，整理书籍和本子。试了试灯光，研究各种利用灯光的可能性。他高兴地发现床头的灯泡可以调节成各种可能的亮度。瑞典人聪明，如果他们是瑞典人的话。读书是这次旅行的希望之一，没有事干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书。

“这会儿，”帕乌拉说，“我那多病的哥哥罗多尔佛可能正在家里为我的放荡行为难过呢。一个良家女子出来参加一次没有确切目标的旅行，为了避免送行，还拒绝告诉出发的时间。”

“要是能知道他得知你跟一个建筑师同住一个寝舱之后怎么想，那才好呢。”

“请穿上蓝色睡衣，培养你那不可能实现的怀念之情和更成问题的希望去吧，可怜的天使。”

“并非总是不可能，并非总是怀念之情，”拉乌尔说，“你知道吗，含盐和含碘的空气会给我带来运气。这种运气是短暂的，瞬息即逝的，正如你将会发现的伴陪这艘船的鸟，它们只跟随一会儿，有时候一天，但最终总是飞得无影无踪。这运气的长短，我从来不在乎，帕乌利塔②；如果运气多次重复，那便是它死亡的最好武器之一。”

---

① 法语：乳罩。

② 帕乌拉的昵称。

"我哥哥不相信你。"帕乌拉说，"我哥哥认为我遭受你那半人半羊怪[1]的邪恶念头的严重威胁。我哥哥……"

"倒也有可能，"拉乌尔说，"可能是因为一种幻觉，一种由昏暗引起的差错，一种醒来后还在做的梦，这是受咸味空气的影响，请你注意，不要把衣服脱得过多。一个女人把被单围至脖颈，便足以抵挡男人的欲火。"

"我认为如果你产生了幻觉，"帕乌拉说，"我就用这卷莎士比亚作品的坚硬的书角来对付你。"

"莎士比亚的诗歌[2]倒是值得作一番特殊评价的。"拉乌尔说着打开了舱门，这时门口恰好出现了卡洛斯·洛佩斯的身影，他正抬起右腿准备迈出第二步。他的突然出现，使拉乌尔产生了马在奔跑时的那种印象。

"喂。"洛佩斯说，突然停住了脚步。"您的寝舱好吗？"

"非常好，进来看一眼吧。"

洛佩斯往里扫了一眼，当他看到帕乌拉躺在里面的床上时，眨巴了好几下眼睛。

"喂。"帕乌拉说，"请进，看看哪个地方可以插脚。"

洛佩斯说这个寝舱同他的很相似，只是大小有些差别。他还说普雷苏蒂太太刚刚在寝舱门口遇上了他，从而使他看到了一个死人般的绿色的脸。

"已经晕船啦？"拉乌尔说，"你可得注意，帕乌利塔。等我们开始看到惊涛骇浪和其他水中奇迹时，这些太太们该怎么办。我猜想，大概要得象皮病了。我们出去走一走？我相信您名叫洛佩斯。我是拉乌尔·科斯塔，这位娇小妞有一个高贵

---

① 森林之神，亦即好色之徒。

② 此处"书角"与"诗歌"是同一个词，这里拉乌尔显然是领会错了帕乌拉的意思。

的名字，叫帕乌拉·拉瓦列。”

“有什么高贵的。”帕乌拉说，“我的名像一个电影演员的艺名，就连拉瓦列这个姓都像。如同帕乌拉·拉瓦列①七百号一样平凡。拉乌尔，你在上去看那狮子色的河之前，告诉我一声，我的绿包在哪里。”

“可能在红西服的下面，或者在灰色手提箱里。”拉乌尔说，“真是五颜六色的调色板……我们走吗？洛佩斯。”

“走吧。”洛佩斯说，“再见，小姐。”

帕乌拉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善于识别各种细微含义的耳朵，听出了“小姐”一词的弦外音。

“叫我帕乌拉就行了。”她用明确的声调说，为的是让洛佩斯知道她已领会他的用意，也让他明白她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报复。

拉乌尔站在门口，望着他们叹了一口气。他太熟悉帕乌拉的声音了，说什么事情用什么方式，这就是帕乌拉。

“So soon，”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So，so soon。”②

洛佩斯看了他一眼。两人一同出去了。

帕乌拉坐在床沿上。她突然觉得寝舱太小，太隔绝了。她去寻找一个风扇，结果却发现了空调器。她愉快地打开了空调器，接着又试坐了一把扶手椅，然后坐另一把，漫不经心地整理了托架上的几把刷子。她认定自己感觉良好，心情舒畅。这正是她现在应该确信的事情。当她开始检查浅绿色的卫生间时，她的笑容在镜子里得到了印证，这一瞬间，她满怀同情地看着那生就一双杏仁眼的红发姑娘，镜子里映出了她的良好状态。她仔细检查了卫生装置，佩服那些证实了马亨塔·斯塔尔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条繁华大街的街名。

② 英语：这么快，哼，这么快。

公司的聪明的革新。她从一只匣子里同一包棉花和两把梳子一道取出来的松树味香皂，现在还散发着先前花园里的香味，这使她慢慢回忆起了花园的气味。为什么马尔科姆号上的卫生间该有花园的气味？松树味香皂在她手中是那样地赏心悦目，所有的新香皂都那么诱人，它在完好无损时价值最高。它的泡沫也很特别，可在不知不觉中溶解；它能持续好几天，此时如同有一片松树林包围着卫生间，在镜子里和托架上有松树，在头发和双腿上有松树，现在，她突然决定脱光衣服，准备试用一下这马亨塔·斯塔尔公司特意为她提供的豪华的淋浴设备。

帕乌拉顺手关上卫生间的门，慢慢地摘下乳罩。她喜欢自己那对乳房，喜欢照在镜子中的整个躯体。流出来的水太热，使她不得不在进入小得可笑的浴盆之前先仔细研究一番那亮闪闪的调节器，并拉上玩具墙一般环绕着她的塑料布。松树味同空气的温热融为一体，帕乌拉用双手擦香皂，然后用一块红橡胶海绵在身上慢慢地擦洗，不时把海绵伸入大腿之间，臂膀之下，还把海绵贴在嘴巴上，正如有时她被迫做的那样，用一种难以觉察的晃动来满足自己的快感，出于一种纯粹的玩乐之意，她双手抓住水龙头，为自己的神秘快感说上一句可爱的脏话。卫生间是她的整个世界，在这里她可以尽情嬉戏。她在赤身裸体时，摆脱了时间的束缚，将自己永恒的躯体（怎么不是呢？这时灵魂不也是永恒的吗？）献给了松树味香皂和喷出的水。恰如往常一样，这证明了在不同的地点、水温和香味中，这种欢乐是相同的。当她围上挂在塑料布围帘远处的抬手可及的黄色毛巾时，她将会重新陷入穿上衣服时的烦恼之中，似乎每件衣服都会把她系在自身的经历上，使她恢复昔日的生活，产生对昔日的回顾，而未来却像泥塑面具一样贴在她脸上。洛佩斯（如果这位具有浓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气质的青年是洛佩斯的话）显得很和蔼。他叫洛佩斯，同其他任何遗憾一

样，也是个遗憾。的确，他那句“再见，小姐”是一句嘲讽，不过，假如叫她一声“太太”，那就更惨了。马尔科姆号船上的人有谁能相信她没有和拉乌尔睡过觉呢。没有必要请求人们相信事情是这样或那样。她又一次想起自己的哥哥罗多尔佛，他是个十分自信的律师，像克罗宁① 大夫一样乐观，常系带红点的领带。“老实人，可怜的老实人，他从不知道他真的会跌交，不知道会在生命的中途跌落下来，如同从最高的跳板上摔下一样。这可怜虫死抱住法院的时间表，一副体面人的脸子”，在沁人心脾的热气包围中，她赤条条地站在镜子前，愤愤地开始梳起头来，屋顶上的吸热器正默默地从天花板上一点一滴地吸收着室内的热气。

15

走廊狭窄。洛佩斯和拉乌尔漫无目标地游荡着，最后来到一处紧闭着的四通② 跟前。他们停下来，带着几分诧异看着那涂成灰色的钢质门板和自动关闭装置。

“奇怪，”拉乌尔说，“我可以发誓，刚才我和帕乌拉从这里走过。”

“多么复杂的门。”洛佩斯说，“这门是在发生火灾或其他类似情况时才用的。船上的人讲什么语言？”

门口的警卫水手用一副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的神态望着他

① A.J.克罗宁（1896—），英国小说家，医生，认为医学可以救国，对人类充满信心。

② 原文为英语stone，英国制造的一种保险门。

们。他们向他打了一个希望继续前进的手势。得到的回答却是必须原路退回的一个十分明确的手势。他们顺从了，又一次从拉乌尔的寝舱前经过，顺着走廊来到一处下船头甲板的室外小楼梯。阴影中有说话声和笑声，灯火通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远去。他们一步紧挨一步地——因为他们猜想甲板上有板凳、绳团和绞盘——来到了船舷。

“从河上看这个城市很有趣。”拉乌尔说，“可以看到它的全貌，它的完整的边缘。一个人老是呆在城里，就会忘掉它的真面目。”

“是的，从这里看很不相同，不过，闷热还是一样的。”洛佩斯说，“泥腥味儿扑上沿街游廊。”

“河流总是有点儿使我感到恐惧，我猜想它那泥泞的河底有罪孽，肮脏的河水似乎掩盖了它最深处的东西。淹死人的事情使我从小就感到毛骨悚然。不过，在河里游泳或钓鱼也不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这艘船太小。”洛佩斯说，他已开始观察这只船的样式。“我很奇怪这扇铁门为什么关着。看来从这里也不能过去。”

他们看到高高的舱壁从左到右横挡在甲板上。小楼梯的后面有两个门，从那里可以上到寝舱走廊，但是，无缘无故忧心忡忡的洛佩斯随即发现这两个门都上了锁。上面，在驾驶舱上，从宽大的窗户透进一束紫色的灯光，可以隐约看见一个高级职员的身影一动不动地站着。更高处，雷达的弧形天线在缓慢地转动。

拉乌尔很想回到寝舱同帕乌拉说说话。洛佩斯抽着烟，双手插在衣兜里。过来一个人，后面跟着一个肥胖的身影：堂加洛·波里尼奥出来看看甲板。他们听到咳嗽声，似乎有人在找借口以便参加谈话，费利佩·特雷霍最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正忙于点燃一支烟。

“喂，”他说，“你们的寝舱好吗？”

“不坏，”洛佩斯说，“你们呢？”

费利佩讨厌别人一开口便把他同他的家人扯在一起。

“我跟老头在一起，”他说，“妈妈和姐姐在我们隔壁寝舱。有卫生间和一切。你们看，那远处的灯光，可能是贝里索①或吉尔梅斯。②也许是拉普拉塔③。

“您喜欢旅行吗？”拉乌尔问，顺手磕了磕他的烟斗。“或许这是您的第一次大冒险？”

费利佩又一次讨厌别人过问他的个人事情。他准备不予回答，或者回答说他已经旅行过多次，可是，洛佩斯自然很了解他的学生的情况。因此，他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说，谁都喜欢在船上转转。

“是的，这里总比国立学院好得多。”洛佩斯友善地对他说，“有人坚持认为旅行能训练青年，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

费利佩笑了，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他相信如果让他单独同拉乌尔或任何一个别的旅客在一起，他都可以痛痛快快地谈个够。但是，命运使他只能同老头、姐姐和两个老师在一起，尤其是同那位“黑猫”在一起，这便只会使他饱受折磨了。有一瞬间，他幻想着偷偷下船，一个人独自去旅行。“应该这样，”他想，“一个人行动，那才有趣。”不过，他并不后悔接近了这两个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灯火通明；他感到哀伤而振奋，似乎想唱歌，想爬上一根桅杆，想环绕甲板跑步，好像已经到了第二天早晨，好像已经到达一个港口，那里有陌生的人，女人，一个游泳池。他感到恐惧和快乐，心中开

①② 均为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城市。

③ 为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首府。

始幻想晚上九点钟的事情，然而，那时他只能呆在咖啡馆或广场，掩饰着心中所想的那种消遣处。

这时听到诺拉的笑声，她同卢西奥正从楼梯上下来。烟头的火光一明一灭地来到了他们跟前。诺拉和卢西奥也有一间华丽的寝舱，诺拉也已睡意朦胧（幸好并不是晕船），她宁愿卢西奥不要老讲他们同住的寝舱。她想最好能给他们两个寝舱，因为说到底，他们还是未婚夫妻。“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她急忙自言自语地说。谁也不知道（除了她的知心好友胡安尼塔·埃伊森之外）贝尔格拉诺旅馆的事以及今天晚上……很可能他们要在船上这么多人当中过起夫妻生活；但是，花名册，谈话……夜幕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么壮观。看那卡瓦纳格①和科梅加②的灯光，这使他想起了挂在自己卧室里的一幅泛美航空公司的年历上的那幅照片，但那是里约③的夜景，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景。

每当有人吸一口烟时，拉乌尔便能隐约看见费利佩的脸。他们两人离得很近，费利佩宁肯和一个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像拉乌尔这样大概还不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突然间，他喜欢上了拉乌尔的烟斗、运动服和他那体面的仪表。“但是，我敢肯定他并不太富有。”他想。“他有钱，这可以肯定。等我同他一样有票子的时候……”

“已经闻到开阔河面的气味了。”拉乌尔说，“一种十分恶心的而又预示着改变环境的气味。现在，我们将要慢慢地体会离开城市过上远海生活的滋味。这真像一次全面的消毒。”

“啊，是吗？”费利佩说，他不明白消毒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我们慢慢发现新的厌烦形式。不过，对您来说应

①② 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两座最高层的豪华建筑。

③ 即里约热内卢，巴西一大城市。

该另当别论，这是您的第一次旅行，一切都会使您觉得相当……好了，您自己去找形容词吧。”

“啊，是的，”费利佩说，“当然是美好的，整天无事可做……”

“这要看情况。”拉乌尔说，“您喜欢读书吗？”

“当然喜欢。”费利佩说，他曾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在《足迹》① 这套书中。“您认为船上有游泳池吗？”

“不知道。在一艘货船上这是不容易的。也许会临时准备一个大木盆式的东西，罩上木笼和帆布，如同大船上三等舱的人使用的那样。”

“别开玩笑了。”费利佩说，“用帆布？那是什么样子。”

拉乌尔又点燃了烟斗。“又是一次，”他想，“又是一次活受罪，从这尊完美的雕像口中吐出的尽是些愚蠢的胡话。权且听听，原谅他这个笨蛋，应该说这种谈话并不可怕，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这样，应该说不要指望出现奇迹……也许他应该反皮格马利翁② 而行之，将这些年轻人变成石头人。但是，然后呢？然后怎么办？”

“又是同往日一样的幻觉。谁能相信那轻飘飘的语言会对他有多少好处，热心把书借给他用以提高他的修养，书上有画了着重线的段落，有我所加的评语……”他想到贝托·拉谢瓦，他那后来的虚假微笑，他们在莱萨马公园③ 的荒唐的相遇，坐在板凳上的交谈，谈话的突然中断，贝托把借来的钱像自己的钱一样一声不响地塞进衣兜里，他的语言是那样空洞而平庸。

---

① 阿根廷一套侦探小说丛书。

② 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善雕刻，热恋自己所雕的少女像。爱神阿佛洛狄忒见他感情真挚，便给雕像以生命，使两人结为夫妇。

③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北部的一个公园。

“您看见坐在椅子上的老头了吗？”费利佩说，“真够神气的，哎。您这烟斗很漂亮。”

“倒是不坏。”拉乌尔说，“挺通气的。”

“或许我也该买一个。”费利佩说着涨红了脸。他实在不该说这句话，拉乌尔会认为他还是个孩子呢。

“到了码头，您可以找到您所想要的一切东西。”拉乌尔说，“不管怎么说，如果您想试试，我可以给您一个。我时常总有两三个。”

“是真的吗？”

“当然，有时有人喜欢交换。在这条船上应该有卖好烟丝的，不过，我也有，如果您要的话。”

“谢谢。”费利佩窘迫地说。他感到一阵痛快，真想对拉乌尔说他喜欢同他交谈。或许他们还可以谈论女人，总的来说，他也像个大人了，许多人都说他有十九岁或二十岁。他不大情愿地想到了内格里塔，她这时大概已经躺在床上，觉着自己孤身一人，便会像个傻瓜似的痛苦不已，她还得听从苏萨娜大婶的指挥，那女人是个像魔鬼一样的工头。同一个体面的男人交谈时，想到内格里塔实在滑稽可笑。他肯定要取笑他的。“他恐怕有不少漂亮姑娘”，他心里想。

拉乌尔回答了正准备去睡觉的洛佩斯打的招呼，祝愿费利佩睡个好觉，然后慢悠悠地爬上楼梯。接着是诺拉和卢西奥走过来，这时还没见到堂加洛的轮椅。司机是怎样把堂加洛放到甲板上的？在楼道里，拉乌尔遇上了梅德拉诺，他是从铺着红地毯的舱内楼梯下来的。

“您找到酒吧了吗？”梅德拉诺问，“在这上边呢，在餐厅旁边。我在一个小客厅里见到一架钢琴，但遗憾的是，我要在某一天去割断它的琴弦。”

“或者干脆让琴弦走调，使它弹出的任何曲子都像克雷涅

克①的乐曲。”

“好啊，先生，”梅德拉诺说，“您要惹我的朋友胡安·卡洛斯·帕斯②生气了。”

“有我那些十二音体系音乐磁带，我们还会言归于好的。”拉乌尔说。

梅德拉诺望了他一眼。

“嗨，”他说，“这次旅行会比您想象的要好些。几乎从来没有人用音乐这种方式来建立旅行中的友谊关系。”

“我也是这么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谈话还不过是天气如何如何，再就是谈论抽烟艺术的问题。我要去看看上边的客厅，那里也许有咖啡馆。”

“当然有，而且非常好。明天见。”

“明天见。”拉乌尔说。

梅德拉诺寻找他那位于左舷走廊的寝舱。所有的行李箱都还没有打开，然而，他脱去外衣，点燃一支香烟，在屋里无精打采地来回踱步。也许这就是幸福。在小巧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写有他名字的信封。他从信封里取出一张马亨塔·斯塔尔公司的欢迎卡片，一张用餐时间表，一份船上生活实用细则和一份标有寝舱号码的旅客名单。这样一来，他知道在他的旁边有洛佩斯，特雷霍一家，堂加洛以及克劳迪娅·弗赖雷和她的儿子豪尔赫，他们都住的是单号寝舱。信封里还有一张便笺，上面用法文和英文写着提请旅客先生注意的事项：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通往后舱的门将关闭，请求旅客们不要试图穿越本船当局所划定的界线。

---

① 恩斯特·克雷涅克（1900—）：美籍奥地利人，现代派作曲家，曾创作十二音体系音乐。

② 胡安·卡洛斯·帕斯（1892—1972）：阿根廷先锋派音乐作曲家。

“岂有此理。”梅德拉诺嘟哝着说，“这叫人难以相信。”

不过，为什么不呢？既然有过“伦敦酒吧”、监察员、堂加洛、黑色游览车、近乎神秘的上船，为什么不能相信旅客先生们将被谢绝到船尾去呢？几乎更奇怪的是在一打中彩人中，竟有两个教师和一个学生是同一学校的。还有更稀奇的是，在船上的一个走廊里竟有人若无其事地谈论克雷涅克。

“旅行会很有意思的。”梅德拉诺说。

马尔科姆号轻轻地晃动了两三下。梅德拉诺兴味索然地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他愉快地想到拉乌尔·科斯塔，随后又把其他人逐个儿回顾一遍。看起来一切都很好，这个团体不坏，它们的特点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正如一开始便分成了两个亲切的团体那样，其中一个低层次的团体以唱探戈见长，另一个由绅士们组成的团体则会喜欢上克雷涅克的风格。堂加洛将置身局外，却注视着这一切，他坐在轮椅上四处转悠，俨然是个精明风趣的检查官。在堂加洛和雷斯特利老师之间要产生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一个额头垂着一缕黑发的少年，将在由阿蒂利奥·普雷苏蒂和卢西奥组成的活泼的孩子群和庄重的成年人团体之间游荡。那对羞怯的年轻人，将久久在那儿晒太阳，将照出许多照片，他们会一直待到晚上，以便仰望星空。在酒吧间里，人们将谈论艺术和文学，旅行中也许会产生爱情，会有感冒，会建立那种到了海关在交换名片和亲切握别时便告结束的虚假友谊。

贝蒂娜这时大概才知道他已经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了。他在电话机旁边留给她一封寥寥数行的告别信，这封信结束了他们那次开始于胡宁镇的旅行，那是一次遍游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又一同去山区和马德普拉塔[①]的充满爱情的旅行。贝蒂娜

---

① 距布宜诺斯艾利斯四百公里处的一海滨城市，避暑胜地。

这时大概在说："我很快乐。"在她开始哭泣之前，她的确很快乐。明天——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明天，但实际上却是一码事——她将给马丽娅·埃莱娜打电话，告诉她加夫列尔已经走了；今天下午，她将在阿吉拉咖啡馆同乔拉或德尼赛一道喝茶，她的叙述将是坚定的，她将抛弃那些无端的愤怒或者纯粹的幻想，她要在自己的讲述中不去说加夫列尔的坏话，因为在贝蒂娜的内心，她高兴让他离开一段时间，或者永远离开。一天下午，她将收到他的第一封海外来信，也许她将照着他指定的信箱给他发一封回信。"然而，我们将向何处去？"他想，顺手挂起裤子和上衣。眼下他们被禁止到船尾去。得知他们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得如此狭小，他并没有大动肝火，虽然只是暂时的冷静。他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旅行，那时坐的是三等舱，有水手在走廊警戒，二等舱和一等舱里的旅客则保持着虔诚的沉默，这是经济档次的问题，有很多事情让他开心和愤怒。后来，他乘一等舱旅行，又经历了一番更为糟糕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关起门来的。"他心想，一面堆起空旅行箱。他突然想起，他的离去对于贝蒂娜来说，起初如一扇关闭的门，使她急得用指甲乱抓，竭力想冲破这空气的和无形的樊篱（"贝蒂娜不知他身处何方"，"没有，没有他的信"，"一个星期，十五天，一个月……"）。他又点燃一支烟，心烦意乱。"这船令人生厌。"他心想。"我可不是为了受气才上船的。"他准备试试淋浴喷头，找点事干干。

16

“你看，”诺拉说，“用这个钩子可以把门虚掩着。”

卢西奥试了试这种小装置，他相当赞叹这玩艺儿。在寝舱的另一头，诺拉打开了一个红色塑料手提箱，取出了她的梳妆盒。卢西奥靠在门上，眼望着专注而有效地忙碌着的诺拉。

“你感觉好吗？”

“噢，很好。”诺拉说，似乎有点惊异。“你为什么不打开箱子，把东西都拿出来以便使用？我挑这个柜子放我的东西。”

卢西奥兴味索然地打开一个手提箱。“我挑这个柜子放我的东西，”他想。分开，总是分开，甚至任意挑选，好像是单人独住似的。他看着诺拉干活，她那双灵巧的手正在柜子搁板上整理衬衫和袜子。诺拉走进卫生间，把小瓶和刷子放在洗脸池的台架上，并开灯试了试。

“你喜欢这寝舱吗？”卢西奥问。

“太好了，”诺拉说，“比我想象的漂亮得多，我所想象的那情景，不知该怎么说，也就是比这更豪华些。”

“也许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

“是的，不过这里更加……”

“更加亲切。”卢西奥说着向她靠拢过来。

“是的。”诺拉说，她一动不动，睁大眼睛看着他。她认识卢西奥的这种目光，认识他那微微抖动的好像在低声嘟哝着

什么的嘴巴。她感到他的热乎乎的手搭在她背上，但是，在他得以拥抱她之前，她转过身去走开了。

“行啦，”她说，“你没看见我们还有多少事要做？再说这门……”

卢西奥低下了头。

他把牙刷放在应放的位置，熄灭了卫生间的灯。游船几乎不再摇晃了，船上的声音已经开始渐渐地转入记忆中的不引人注意的区域。寝舱只是低沉地喘着气，如果把手放在一件家具上，可以感觉到一种像轻微电流一样的震颤。敞开着的小门，透进海面潮湿的气息。

卢西奥在卫生间停留许久，为的是等诺拉先睡下。整理寝舱使他们花去半个多小时，然后，她又关在卫生间里，当她走出来时，身着一件罩袍，罩袍里面穿一件玫瑰色衬衫。但是，她没有去睡觉，而是打开了一个梳妆盒，显然是要剪指甲。此时，卢西奥已经脱掉衬衫、鞋子和袜子，穿起一件睡衣，也钻进了卫生间。水是令人舒服的，诺拉在这里面留下了花露水和帕莫利维牌香皂的芬芳。

当他出来时，寝舱里的灯已经熄灭，只有两个床头小灯还亮着。诺拉在读《家庭》杂志。卢西奥熄灭自己的床头灯，凑过来坐在诺拉的身边，诺拉合起杂志，将长衫的袖子放至手腕，竭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

“你喜欢这本杂志？”卢西奥问。

“是的，”诺拉说，“它很有特色。”

他轻轻地拿掉她手中的杂志，双手捧住她的脸，吻她的鼻子、头发和嘴唇。诺拉闭上眼睛，脸上保持着强作的笑容，似乎在贝尔格拉诺旅馆的那个夜晚卢西奥对她的徒劳企求已成为遥远的往事。他热烈地吻她的嘴巴，使她疼痛难忍，但他仍不

放松她那向后仰的脑袋。他直起身来抓过床单，两手随即向她那玫瑰色尼龙衬衫底下摸去，寻找她的肌肤。“不，不，”听得见她那窒息的声音，她的双腿自大腿以下已经裸露，“不，不，这样不行。”她求道。卢西奥扑在她身上，双臂紧紧搂住她，尽情地在她那半张半闭的嘴上亲吻。诺拉向上张望，看着床头上的灯，但是，他不想灭掉它，上一次就是这样，要是在黑暗中，她可以更好地自卫。哭声，这种不可遏止的哭声，似乎说明她正在被伤害。突然间，他倒向一边，一把扯开她的衬衫，把脸贴近她那紧夹着的大腿，她的腹部，诺拉的手挡开他的嘴唇。“行行好吧，”卢西奥嘟哝着，“行行好吧，求求你了。”与此同时，他揪住她的衬衫，迫使她躺直身子，以便把那冰凉的玫瑰色尼龙衫撩到脖子上，突然，他跌落到床下的阴影中。诺拉弯起膝盖缩成一团，翻过身去侧身而卧。卢西奥一下子坐了起来，全身赤裸，重又躺在诺拉身边，把手伸到诺拉的腰部，从背后搂住她，用嘴在她的脖子上狂吻，而双手却在她的两乳和大腿间四处摸索，他用力抚摩着她，似乎现在才真正开始脱掉她的衣服。诺拉伸出手去，终于熄灭了灯。“等一等，请等一会儿，求求你。不，不，这样不好，再稍等一会儿。”但是，他并不等候。她感到他紧贴着她的背部，在那紧搂着和抚摩着她的双手和双臂的压力下，还有一样东西挤压着她，这正是在贝尔格拉诺旅馆的那天晚上她所拒绝看到和拒绝认识的东西。胡安尼塔·埃伊森曾经向她把这种东西描绘得（不过，不能说是一种描绘）令她生畏。这种东西会伤害她，会使她大喊大叫，在男人的怀抱中，她无力自卫，她的嘴巴、双手和双膝会呈十字架形钉在他身上。这就是鲜血和撕裂，这在忏悔对话中，在男女圣徒们的生活中，总是被渲染得那么阴森可怖。它的形状像玉米核儿，可怜的滕普莱·德拉克（是的，胡安尼塔·埃伊森曾经说过），一根玉米核儿残忍地强插

进去，那是多么可怕的事，而那里连伸进一个手指头都会弄伤的呀。现在，背上暖烘烘的，一种热切的挤压，卢西奥在她耳旁喘着气，一面更紧地搂住她，一面用手强行掰开她的双腿。不一会儿，一阵痉挛的哼哧和一种压抑的短暂轻松感，因为这一次他又没能如愿，他感到战败了。紧贴着她的背部，喘出的粗气烤灼着她的后颈，一边说出一些不连贯的话来，那是一种责备和温情的混合物，一种神经质的喃喃自语。

卢西奥开了灯，一阵长时间的沉寂。

“转过身来，”他说，“请你转过身来。”

“好吧，”诺拉说，“我们盖上被单睡吧，行吗？”

卢西奥直起身来找到被单，然后展开盖在他们身上，诺拉一骨碌翻过身来，紧紧地搂住了他。

“告诉我，为什么，”卢西奥想知道原因，“为什么又……”

“我怕。”诺拉说着闭上了眼睛。

“怕什么？你怎么以为我会伤害你呢？你认为我这么粗野吗？”

“不，不是这个。”

卢西奥一点一点地拉开被单，一面轻轻地抚摩诺拉的脸。等她睁开了眼睛，便对她说：“看着我，现在看着我。”她两眼盯着他的胸脯，他的双肩，但是卢西奥知道她也在往他的更下面看，他突然欠起身来吻她，把她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嘴唇上，以免她再次溜掉。他觉出她的嘴巴在抽搐，在无力地抗拒他的亲吻，于是，他稍停了片刻，然后再亲吻，他用舌头舔她的牙龈，他感觉到她渐渐地顺从了，便把舌头伸进她的口腔深处，慢慢地吸引住她的注意力。他的手却轻轻地寻找那个入口，准确无误地找到了。他听到她在呻吟。但随后便听不见了，或者说只听到自己的叫声，呻吟被淹没在叫声之中，双手

也停止了搏斗和挣扎，一切都在消退，缓慢地归于平静和进入梦乡，他们中的一个伸手关了灯，两张嘴巴又凑到了一块儿，卢西奥感觉到诺拉的脸颊上有一种咸味儿，继而用双唇在她脸上寻找眼泪，将它吸干，同时用手抚摩她的头发，他听得出她的不时带有抽泣的呼吸逐渐趋于平缓，她已经快要入睡了。他稍稍离开她一点，找到一个更舒适的睡觉姿势，两眼望着几乎连舷窗也显现不出来的黑暗。好啦，这一次……他不去想了，在这静静的夜晚，几乎连思索都不需要。是的，这一次补偿了前两次。他感到自己干枯的嘴唇上有诺拉的眼泪的滋味，现收现付，货款两清。话语一句接一句蹦出，他离开她温馨的双手，不再品味嘴唇上的咸眼泪。“哭吧，笨蛋，”一句话，又一句，此时他已心安理得。“尽情地哭吧，笨蛋，现在该是你学会的时候了。你不能再让我整夜等你了。”诺拉烦躁地动了动手臂。卢西奥抚摩她的头发，吻她的鼻子。后来，他的语言更加放肆，面带一种已经报仇雪耻的神态，使用“尽情地哭吧”这种近乎轻蔑的语言，用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抚摩着诺拉的头发。

17

克劳迪娅心中一清二楚，如果没有一点惊人消息或者意外发现，豪尔赫是睡不着的。听说澡盆里有一条蜈蚣或者鲁滨逊·克鲁索真正存在过，就是他的最有效的镇静剂，因为想不出别的招数，她给了他一份刚刚在一只手提箱里发现的药物说明书。

“这是用一种神奇的语言写成的，”她说，“难道不是来自天体的消息吗？”

豪尔赫坐在床上，开始心无二用地读起药物说明书来，看得大惑不解。

“请听这一段，妈妈，”他说，“罗切制药厂的贝罗拉塞是盐酸硫胺素的焦磷酸脂，复方酵素掺入氧化铍的磷中可以加固苦味酸中的脱碳组织，促进血糖、类脂化合物和蛋白质的共同代谢物。”

“不可思议的说明。”克劳迪娅说，“你要一个枕头还是要两个？”

“一个够了。妈妈，什么是代谢物？我们应该问问佩西奥。这种东西肯定来自天体。我觉得类脂化合物和蛋白质一定是人蚁的天敌。”

“很可能。”克劳迪娅说着随手关了灯。

“晚安，妈妈。妈妈，这船多漂亮啊。”

“当然漂亮呀。好好睡吧。”

他们的寝舱是对着左舷走廊的一排寝舱中的最后一个。除了喜欢十三号之外，克劳迪娅还很高兴地发现，对着舱门的便是通向酒吧和餐厅的楼梯。在酒吧间，她遇上了梅德拉诺，他是在最后一次、也是徒劳地试图整理行李箱里的衣服之后，又一次来喝白兰地的。酒吧侍者用一种略带做作的西班牙语向克劳迪娅打招呼，并递给她一份印有马亨塔·斯塔尔公司标志的菜单。

“没有晚餐……”梅德拉诺说，“三明治就很好。”

“餐厅总管本来要请你们自由自在地享用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酒吧侍者说，这样的话语他已经对梅德拉诺说过了。“但不幸的是你们那么晚才上船，现在无法为你们提供晚餐。”

“奇怪。”克劳迪娅说，“你们却有时间收拾寝舱，并把我们安置得舒舒服服。”

酒吧侍者作了个鬼脸，随即等候吩咐。他们向他要了啤

酒、白兰地和三明治。

“是啊，一切都很奇怪。”梅德拉诺说，“比方说，像是由那个红发青年领头的那个闹闹嚷嚷的小团体，就不见到这里来。按一般人的想法，这种人的食欲比我们这些淋巴体质的人更旺盛——请原谅我把您也包括在内。”

“他们可能晕船了，这些可怜虫。”克劳迪娅说。

“您儿子已经睡了？”

“睡了，吃了半公斤特拉布西牌饼干之后就睡了。我觉得他马上睡下更好。”

“我喜欢您儿子。”梅德拉诺说，“他是个漂亮孩子，他的脸上感情很丰富。”

“有时候太丰富了，但是，他玩儿足球和组合玩具具有幽默感和良好条件。请告诉我，您真的相信所有这一切……”

梅德拉诺看了她一眼。

“最好跟我谈谈您的儿子。”他说，“我能回答您什么呢？刚才我发现不能到船尾去。不给我们提供晚餐，然而寝舱却是如此华丽。”

“是啊，既然这样，眼下不能再要别的东西了。”克劳迪娅说。

梅德拉诺递给她一支烟，她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这位瘦脸、灰眼睛、衣着随便而得体的男子。扶手椅很舒服，隆隆的机器声可以帮助人不去思考，帮助人放松地休息。梅德拉诺说得有理：为什么要问呢？如果一切突然毁灭，那只能惋惜没有更好地利用这荒谬而幸福的时刻。她再次想到了胡安·鲍蒂斯塔·阿尔维迪大街，那里有豪尔赫的学校，她在汽车的轰鸣中收听广播小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为她的生活提供前途，她在温和、潮湿的气候中生活，收听世界电台①的新闻。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家私营电台。

梅德拉诺面带微笑，回忆着“伦敦酒吧”的情景。克劳迪娅希望更多地了解他，但是，又觉得他不是一个可以谈心里话的男子。酒吧侍者又送来一杯白兰地，远处响起一声汽笛。

“害怕是稀罕事之父，”梅德拉诺说，“现在可能有几个旅客开始坐卧不安了。我们等着好戏瞧吧，您看呢。”

“您就取笑我吧，”克劳迪娅说，“我早就觉得不那么满意、不那么平静了。我很喜欢这艘马尔科姆号，它胜过人们所说的那艘奥古斯都① 号。”

“是带点儿浪漫色彩的新鲜事儿吧？”梅德拉诺乜斜着眼睛看她说。

“仅仅新鲜事儿就够了，因为世上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总是喜欢重复同一件事情。您没有看到阿根廷航空公司的最新通告吗？”

“也许看到过，我不知道。”

“他们夸口说，坐上他们的飞机，我们就会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您将自由自在’，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并不喜欢在飞机上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

“我想那里会有甜马黛茶。随着嗡嗡的手风琴节拍，还有烤肉和面条。”

“只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当一个人觉得能够随时用其他东西替换的时候，所有这些才是完美无缺的。那个正确的词是：可自由使用。这次旅行可以成为一种test② 。”

“我担心它对一部分人将是困难的。但是说到航空公司的通告，倒使我特别反感地想起了不知是哪一家美国公司来，

① 意大利一艘豪华游轮。

② 英语：考验，证明。

这家公司强调旅客们将受到十分特殊的照顾。'您将觉得自己是个要人'，或类似的话。我想起我在城里有几个同事，一想到有人不叫他们'博士'而叫他们'先生'时，他们就一下子脸色苍白……是的，那家航空公司想必会顾客盈门。"

"要人的理论，"克劳迪娅说，"这种理论有人写过吗？"

"我担心，既得利益太多。不过，您刚才正说到您为什么喜欢旅行。"

"得了，说到底，我们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最终都要成为好朋友的。隐瞒自己的经历没有什么意义。"克劳迪娅说，"事实上，我不是个恪守妇道的人，我是个失败者。"

"我不相信这是什么失败。"

"噢，很可能这就是我为什么还要买彩票并中奖的唯一缘由。我值得为豪尔赫活着，为了他，也为了别的几件小事。反复听几首乐曲，读几本书……别的事都要腐烂和被埋葬。"

梅德拉诺凝视着他的烟头。

"我不大懂得夫妻生活中的事，"他说，"不过，从您的情况看，似乎并不十分满意。"

"我两年前离婚了。"克劳迪娅说，"离婚的理由很多，但都不太重要，不是因为私通，不是因为心地狠毒，也不是因为酗酒。我的前夫名叫莱昂·莱夫鲍姆，这个姓名就可以说明某种事情。"

"我认为这是癌病专家或神经科专家的意思。"

"神经科专家。我在被列入他的病人名单之前便跟他离婚了。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现在就当他已经死了。当然，我也指望我自己的死，我自身也没有什么可活的了。"

"然而，是您同他离婚的。"

“是的，是我同他离婚的，也许这是为了挽救我那所剩不多的自我。您知道，有一天我开始发现，我喜欢在他进门的时候外出，喜欢在他决定去参加音乐会时读艾略特①的诗，喜欢同豪尔赫玩儿，而不是……”

“噢，”梅德拉诺盯着她说，“您就跟豪尔赫在一起了。”

“是的，一切都处理得很妥当。莱昂每过一些日子便来看望我们，豪尔赫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我按照我的兴趣生活，因此，现在坐在了这里。

“但是，您谈到失败。”

“失败？事实上我的失败在于同莱昂结婚。离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有了豪尔赫这样一个孩子也解决不了。它早于一切，是我一生的荒谬开端。”

“如果不算问得过多的话，我要再问一个为什么？”

“噢，您提的问题并不新鲜，我从开始稍微认识自我的时候起，便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拥有一系列答案：一种供晴朗的白天用，一种供暴风雨的夜晚用……是一大堆形形色色的假面具，而在假面具的背后，我相信，是一个黑洞。”

“我们再喝一杯白兰地吧。”梅德拉诺说着叫来酒吧侍者。“很奇怪，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结婚的。洛佩斯和我都是单身汉，我认为科斯塔也是，雷斯特利老师是鳏夫，有一两个达到婚配年龄的姑娘……啊，堂加洛！不过，谁能了解堂加洛的婚姻状况。您叫克劳迪娅，对吗？我是加夫列尔·梅德拉诺，但我的一生没有一点趣味。为您和豪尔赫的健康干杯。”

“干杯，梅德拉诺，现在可以谈谈您了。”

---

① T.S.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评论家。1948年以其《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

“是出于兴趣，还是出于礼貌？请原谅，这样的问话完全是条件反射。不过，我会使您失望的，因为我是一个牙科医生，我这一生中没有做过什么有益的事情，结交了有限的几个朋友，羡慕过很少的几个女人，以此建立起一座空中楼阁，然而，很快就垮掉了。啪，全都倒在了地上。但是，我重新开始，您知道吗，我重新开始。”

他看她一眼，笑了起来。

“我喜欢跟您说话，”他说，“小莱昂豪尔赫的母亲。”

“我们两个说了一大堆傻话呢。”克劳迪娅说，她也笑了起来。“当然，都戴着假面具。”

“噢，假面具。一个人总想着掩饰自己的那张脸，但实际上那不过是一个假面具，是这一个面具，而不是那一个。告诉我你使用什么假面具，我便知道你有一张什么样的脸。”

“最后一个假面具叫马尔科姆号，”克劳迪娅说，“我相信有好多个人共同使用它。您听我说，我想让您认识一下佩西奥。可不可以派人到他的寝舱去找他？佩西奥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一个真正的魔术师，有时候我差不多是怕他，但是，他像只羔羊，只要我们知道一只羔羊能具备哪些象征。”

“是同你们一起在‘伦敦酒吧’的那个秃顶的矮个儿男子吗？这使我想到保存在我家的一张玛克斯·雅各布①的照片。说罗马②……

“一杯柠檬水就可以恢复人的情绪。”佩西奥说，“也许一块乳酪三明治也行。”

“那是多么恶心的混合物啊。”克劳迪娅说。

---

① 玛克斯·雅各布（1876—1944）：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和立体派画家。

② 谚语：说罗马，教皇到；如同：说曹操，曹操到。

佩西奥的手像条鱼一样，已经从梅德拉诺的手上滑过。佩西奥身穿白衣服，脚上的鞋也是白的。“这都是最后时刻在随便一个地方买的。”梅德拉诺这样想，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

“这次旅行出现种种慌乱不安的征兆。”佩西奥闻了闻空气说，“河流前方很像拉马托纳牌甜奶酱的颜色。至于我的寝舱，真有点神圣的气息。为什么要描述它呢？它明光闪闪，充满神秘色彩，还带有按钮和使用说明。”

“您喜欢旅行吗？”梅德拉诺问。

“是啊，这是我时刻都在做的事。”

“您指的是拉克罗塞① 地铁吧。”克劳迪娅说。

“不，不，我是在低太空和超太空旅行的。”佩西奥说，“这是两个没有多大意义的蠢词儿，但我是这样旅行的。至少我这星星的躯体作了一次令人目眩的远行，与此同时，我却在克拉夫特出版社继续修改我的校样。您看，这次航海对我观察星星、判定星星的位置很有好处。您知道巴拉赛尔苏斯② 是怎么想的吗？他认为天空是一部药典。多精彩，不是吗？现在我伸手就可以够着星座。豪尔赫说在海上比在陆地上能更好地看星星，尤其好于我住的恰卡里塔城区。”

“谈巴拉赛尔苏斯和谈豪尔赫是一回事。”克劳迪娅笑笑说。

“豪尔赫懂得一些事情，或者可以说，他有一种懂事后便忘掉的前世的知识。当我们做魔术游戏时，凡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比我更在行。唯一的区别是，事后他便心不在焉了，好像

---

① 即贯穿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东西向的B线地铁。

② 费利普·巴拉赛尔苏斯（1493—1541）：瑞士医学家、化学家。他把人体的生活功能看作是一个化学过程，提倡将化学应用到医学上来，在实践中采用过许多新的药物，如汞剂治疗梅毒等。

一只猴子或一枝郁金香。如果他能多保持一会儿他的兴趣……不过，好动是孩童的规律，正像费希纳①说过的那样。当然，这是百眼巨人的问题。事情总是这样。”

“百眼巨人？”克劳迪娅问。

“是的，多面的，一万只眼睛，同时睁开。这同时睁开可了不得！”佩西奥激动地贼叫起来。“当我试图看到豪尔赫所看到的景物时，就没有表现出种族的最可怕的忧虑吗？用其他眼睛来看，用我的眼睛，克劳迪娅，用您那漂亮的眼睛，用这位先生的富于表情的眼睛，用所有的眼睛来看，因为这种看消磨时光，荡涤一切。再见吧，时间，请你离开这里。”

他作了一个手势，好像驱赶苍蝇一般。

“你们明白了吗？如果我同时看到全人类的眼睛——四十亿只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现实就不会继续下去，就会在使我消亡的全部视觉中僵化。然而，这种消亡，是多么光辉灿烂的胜利！具有多么大的反响！从这一刻开始便不能理解太空，更不能理解以同样方式延续的时间。”

“但是，如果您能活到一眼看遍全世界这一刻，您会开始再体验一次时间。”梅德拉诺说，“这样时间会以局部视觉的数字令人目眩地增加，然而它总是时间。”

“噢，这不是局部的视觉，”佩西奥抬起眼睛说，“我的观念是把宇宙包括在一个总体概论中，只有同样从总体分析出发才能认识。您也知道，人类历史是每个人都以各自的眼光看问题的悲惨结局。时间产生于眼睛，这是人所共知的。”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热切地查阅起来。梅德拉诺点燃一支烟，他看到堂加洛的司机从门口探进头来，看了看这场面，便向酒吧侍者走去。

---

① 古斯塔夫·台奥多尔·费希纳（1801—1887），德国科学家、哲学家。

“加上少许想象，就可以对百眼巨人有个大致的概念，”佩西奥一面说一面翻着小册子。“比方说，我就是用这种想象作练习的。既然只是想象，那就没有任何用处，但它却唤醒了我对宇宙的感情，使我超脱了尘世的愚昧。”

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着：Guia oficial dos caminhos de ferro de portugal,① 佩西奥像舞动旗子似的挥了挥小册子。

“如果大家愿意，我可以给你们作个练习。”他提议说，“你们可以用一本相册，一本地图集，一本电话号码薄，但是，在这种练习中，我们应该同时看到许多事情，身体离开此地，一会儿工夫之后……最好我来给你们讲一讲。现在，标准时间是二十二点三十分。我们已经知道这不是天文时间，也知道同葡萄牙比较，我们的时间晚四小时。但这并不是一次占星术，而仅仅是想象一下那里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是十八点三十分。我猜想，在蓝光闪耀之下，此时是葡萄牙的最好时刻。”

他毅然打开《时刻表》，研究起第三十页来。

“这是北方铁路线，看见了吗？请你们注意：在这个时刻，一百二十五次列车行驶在梅亚拉达站与阿吉姆站之间。三百二十四次列车将从托雷斯·诺瓦斯出发，恰巧还差一分钟，实际上根本不到。三百二十六次列车正在驶入松塞拉斯车站，而在本达斯·诺瓦斯铁路线上，二千七百二十一次列车刚刚驶出金塔·格兰德车站。你们都看见了吗？这里是劳萨支线，六百二十九次列车在开往普里劳·卡萨伊斯之前正巧停在这个同名站上……但是，已经过了三十秒钟，这就是说我们几乎可以想象有五六列火车，实际上还有更多的火车。在东方铁路线上，四千一百一十一次正从蒙特·雷东多开往吉亚，四千三百七十三

① 葡萄牙语：《葡萄牙火车时刻表》。

次正停在赖里亚车站，四千一百二十一次即将进入帕乌尔车站。那么，西方铁路线上呢？四千零二十六次已经驶出了马丁甘萨车站，正在穿过帕太亚斯站，四千零二十八次停在科因夫拉站，但只停几秒钟，在这条菲盖拉铁路线上，四千七百三十五次现在抵达贝里德站，一千四百二十九次将从潘皮洛萨车站始发，汽笛已拉响，出发……一千四百三十二次已进入卡萨尔……我继续解说吗？"

"不必了，佩西奥。"克劳迪娅温柔地说，"快喝您的柠檬水吧。"

"看来你们领会了，真的吗？这种练习……"

"噢，是的，"梅德拉诺说，"我有点觉得好像从很高的地方几乎同时可以看到葡萄牙的所有火车。这不正是练习的含义吗？"

"是想象而不是看。"佩西奥说着闭上了眼睛。"去掉话语，只看此刻在地球的微不足道的一小块上，不计其数的火车是怎样在准确无误地按照自己的时刻表运行。然后，再逐渐去想象西班牙的火车，意大利的火车，想象此刻——十八点三十二分——停在某处，抵达某处和开出某处的所有火车。"

"我头都晕了。"克劳迪娅说，"啊，别说了，佩西奥，第一个夜晚别讲那么多，最好只喝这种醇美的白兰地。"

"好啦，这种练习是为别的事情服务。"佩西奥承认说，"主要是为了达到魔幻的效果。你们想到过图画吗？如果在这张葡萄牙地图上，我们标出在十八点三十分有一列火车的所有地点来，便可以看到这是一幅多么有趣的画。然后，每过一刻钟改变一次，便可以从对比或重叠的方式来看这幅画是怎样地在翻新、完善或毁坏。我在克拉夫特出版社时的空闲时间做过这样的练习，获得了这样神奇的效果。我总是在想，可能有一天我会在我的练习中看到一幅与某幅名作一模一样的画来，比如

说，像毕加索的《弹吉他的人》，或者像佩托鲁蒂①的《水果盘》。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就有个密码，有个模数。这样，我就开始拥抱那从其真正的根基上产生的世界万物，打破这充满缺陷的创造物——时间-空间。”

“这么说，这个世界也是魔幻的？”梅德拉诺问。

“您看吧，就连这魔幻也受到西方偏见的污染。”佩西奥痛心地说，“在要达到解释宇宙的现实之前，我必须先退休，以便用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恒星的药典和体验极细微的物质。七小时之外的时间能干什么。”

“但愿您能利用这次旅行作些研究。”克劳迪娅说着站起身来。“我开始感觉到了旅行中令人愉快的困倦。明天见。”

不大工夫，梅德拉诺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寝舱，这时他也就有力气打开行李箱了。“科因布拉，”他边想边抽着最后一支烟。“神经科专家莱文沃。”一切都如此容易混淆，或许他也能从与贝蒂娜的相遇和对她的回忆中引出一幅具有重要意义的图画来，他觉得贝蒂娜在卫生间里用一种惊奇而愠怒的目光盯着他，似乎他打开卫生间的灯这一举动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啊，让我安静安静吧。”梅德拉诺想，顺手拧开了喷头。

18

拉乌尔打开床头灯，熄灭了他用作照亮的火柴棒。帕乌拉已经入睡，酣睡中把脸朝他转了过来。床头柜上微弱的灯光

---

① 阿根廷立体派画家。

照着她那火红的头发，那头发犹如流淌在枕头上的一滩血。

“多漂亮啊。”他心里想，一面不紧不慢地脱衣服。“她的脸部已经放松，眉心间的痛苦皱纹已经消失，她那眉宇，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是那么冷若冰霜。她的嘴巴，此刻像波堤切利①笔下的一个天使，比天使还年轻，还圣洁……”他嘲讽地笑了笑。“Thou still unravish'd brid of quietness”，②他朗诵了这一句。“Ravish'd y archiravish'd③，可爱的人儿啊。”可怜的帕乌拉，她这么快便受到自身反抗不力的惩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她所遇到的那类人，第一个大概是鲁维奥（如果是第一个的话，不过这确是第一个，因为帕乌拉不骗他），最后一个或许是卢乔·内伊拉，这里不算X和Z，不算海滩的小伙子们，不算周末的奇遇或者同她一道坐在梅尔库里牌或德索托牌小车后座的别的小伙子。他穿上蓝色睡衣，赤着脚走到帕乌拉床前，看着她睡觉，他感到有点慌乱，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她睡觉，然而现在，帕乌拉与他一同进入了一个亲切的、几乎是隐秘的阶段，如果能持久的话，这个阶段将连续几个周或者几个月，这样一来，高枕无忧地睡在他身边的这一躯体已不能使他怎么感情冲动了。帕乌拉日常生活的不幸，近几个月来已经使他难以忍受。她那凌晨三点钟的电话，她的再次吸毒和漫无目标的散步、她的自杀的秘密计划，她的突如其来的任性（“你不立即来，我就跳到街上去”），当她写出一首她所喜爱的诗时，她便喜笑颜开，她在绝望哭泣时则会撕碎他的领带和西服。有几个夜晚，帕乌拉突然来到他的公寓，

---

① 桑德罗·波堤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他运用十五世纪新的绘画方法，发展了中世纪的装饰风格，创造出富于线条节奏、精致明净的独特画风。

② 英语：你这仍然令人陶醉的宁静的新娘。

③ 英语：陶醉，再陶醉。

愤怒地咒骂起他来，因为她烦透了他所要求的在到来之前先给他打电话；她以那种方式审视着一切，并问她："只有你一个人？"似乎害怕有人藏在床底下或沙发下面，紧接着便是欢笑或者哭泣，便是在边喝威士忌边抽香烟中倾吐没完没了的悄悄话。但也并不因此而不插入一些更加激烈的批评："是谁想起来把这幅破烂画挂在那里的？""你没有发现这个搁板架上多了个大花瓶吗？"或者突然谈起假道学来，谈起荒谬的教义问答，谈起对朋友的恨，谈起贝托·拉谢瓦的事，也许她说明了贝托的突然决裂和出逃。然而同时，帕乌拉，漂亮的、忠诚的和亲爱的帕乌拉，她是这么多令人激动的夜晚的同志、大学政治斗争中的同志、对文学家爱与憎中的同志。可怜的小帕乌拉，一个政党党魁父亲的女儿，一个浮华、专制家庭的女儿，她像只小狗似的被牵着去领第一次圣餐，随后被送进修女学校，接受我的教区神父和我叔叔的影响，在家读《国民报》，去科隆剧院看戏（她的姐姐科卡似乎是说"去科隆"），有一次，大街的情景突然唤醒了她，吸引了她，而这种荒谬和不可挽回的私奔行为将她与拉瓦列家族永远地、无端地分开了，这是她走向堕落的第一步。可怜的帕乌利塔，你在作出决定的时刻怎么那样愚蠢。此外（拉乌尔看着她摇了摇头），那些决定从来就不是彻底的。帕乌拉还在吃着拉瓦列家的面包，这个贵族家庭完全可以掩盖丑闻，可以为这个不肖子孙购买一套上好的公寓。另一个原因是她的神经机能病，她要反叛，她想加入红十字会或者出走国外，而这些计划都是在备有暖气和垃圾桶的舒适客厅和寝室里同朋友们讨论的。可怜的帕乌利塔。然而，看到她深沉地睡去（"她是服用了鲁米纳[1]？还是服用了恩布塔尔[2]？"拉乌尔想）并知道她整个夜晚都躺在那里，在他身边

①② 均为安眠药。

呼吸，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乐趣，不过，此时他回到了自己的床上，熄了灯，点燃一支香烟，把火柴捏在自己手中。

在左舷的五号寝舱里，特雷霍先生酣梦正浓，他像睡在阿科伊特大街家中的双人床上一样鼾声大作。费利佩虽然困乏不堪，但已经起了床。他刚洗过淋浴，正在镜子前望着他下巴上那刚刚生出的胡须，他精心地梳着头，为看到自己的容貌，为体验到这次有趣的旅行而感到舒畅。他走进寝舱，穿上一件棉织睡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抽起一支骆驼牌香烟来，当他把活动灯光调到《体育杂志》上之后，便从容不迫地翻阅起来。如果老头不打呼噜就好了，然而这是过分苛求。他仍在想着占有一个单人寝舱，否则，假如碰巧来一个姑娘，那将会引起多大麻烦。如果老头睡在另外一个地方，问题就好解决了。他模糊地回忆起一些电影和小说来，那当中，旅客们在自己的寝舱里演出了精彩的爱情戏剧。“我为什么邀请他们呢？”费利佩自言自语地说，心里想起了内格里塔，她此刻大概正在阁楼上脱衣服，身边摆满广播节目报以及印有詹姆斯·迪安①和安赫尔·马加尼亚②照片的明信片。他翻阅着《体育杂志》，在一组拳击照片上停了下来，想象着自己是国际拳击场上的优胜者，亲笔签名，击倒冠军。“明天我们就会驶入远海，”他突然想到这里，并且打了个哈欠。扶手椅妙不可言，但是，香烟已经烧到他的手指头了，他越来越觉得困了。他熄了灯，拧开床头灯，身子向床上滑去，细细地体验这床单的滋味，床垫既结实又松软。他想到，这时拉乌尔也抽完了最后一烟斗烟，正在床上躺下，但他的身边不是一个打呼噜的老头，而是一位如花似

① 美国电影演员，以漂亮见称。

② 阿根廷电影演员，为姑娘们所崇拜。

玉的姑娘。他也许已经面她而卧，两个人一定是赤身裸体，正在享受快感。对费利佩来说，快感一词来自他独自的尝试，来自读物和学校里同学们的会引起联想和希冀的悄悄话。他熄灭床头灯，一点一点地将身体移向一边，然后将双臂伸向昏暗中，以便搂住内格里塔的躯体，搂住红发女郎的躯体，在这混合体中，还有一个朋友的妹妹以及他的表妹洛利塔，这真是一个万花筒，他轻柔地抚摩着，直至双手蹭着了枕头，他抓住枕头，将它从头底下抽出来紧贴住自己的身子，感到全身颤动，同时用嘴咬住无味而温吞的枕头布。快感，快感，他不知道睡衣怎么给扯掉了，正赤身抱着枕头，他挺直身子趴着，晃动腰部，弄得自己生痛，却没有快感，只有失望和内疚所带来的痉挛……他咬着枕头，将它夹在两腿之间，一拉一推地玩弄着，最终他只得向习惯让步，采用方便的办法，仰面朝天，手开始有节奏地活动起来，套圈的频率在调节，在明智地减缓或加速，这一次还是内格里塔，她骑在他身上，正如奥多涅斯指给他看的那些法国照片上的一样，内格里塔憋得喘不过气来，但她强忍着不叫出声来，以免惊醒特雷霍先生。

“现在我总算放心了，这个水中怪物终于启动了。”卡洛斯·洛佩斯一面熄灯一面说。

他的烟头在黑暗中勾勒着图画，稍后，一缕乳白色的光显现在舷窗上。他舒坦地躺在床上，游船的微微晃动使他不久便沉沉入睡了。但是，洛佩斯首先想到的好处是他能在旅伴中遇上梅德拉诺，他还想到了堂加洛的身世，想到了科斯塔的红发女友，想到了监察员的怪诞举动。然后再次想到他去拉乌尔寝舱的短暂拜访，与碧眼女郎的对视。这个女朋友可够科斯塔缠的。如果不是他看见……但是，他看见了，而且也没有任何稀罕之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住在第十号寝舱。怪呀，比方

说，如果那个女人遇上梅德拉诺，那也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遇上科斯塔，那就不太明白为什么……此事真荒唐，但它就是这样。他回想起蒙特朗① 一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科斯塔尔斯，起初也名叫科斯塔，又回想起一个名叫科斯塔的老同学。为什么老在这件事上兜圈子？因为这对儿朋友可能好景不长。当帕乌拉同他说话的时候，她那声音很正常，眼睛里却含有异样的东西。当然，有些女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科斯塔站在寝舱门口微笑着，两人是那样和蔼可亲，又是那样截然不同。事情正是这样，这是多么不同的一对儿。他们之间并无关联，但他们可以在互不相容却可以共同相处的矛盾中逐步加强那种爱情或友谊的游戏。

“我这是在想入非非，”洛佩斯高声说，“无论如何，他们俩会成为非常好的旅伴。不过，这谁知道，谁能知道呢。”

烟头像只萤火虫飞起，最后落入河中。

D

佩西奥悄悄地、稍显胆怯却又激情满怀、不可遏制地在恰巧半夜时分溜到昏暗的船首，很快地站好位置开始守夜。南方的漂亮夜空不时地吸引着他，他抬起歇顶的脑袋，望着一串串灿烂的繁星，但是佩西奥还是希望与运载他的这艘船建立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为了这个目的，他等着所有的人入睡，并强迫自己接受这个可与夜晚的流质沟通的热切的守夜。他站在可能是一盘缆绳（船上一般是不会有蛇的）旁边，前额感受着潮淹

① 昂里·德·蒙特朗（1896—1972）：法国作家。

区的润湿空气，低声核对着从“伦敦酒吧”开始收集来的材料，他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图表，那里杂乱地包括三个风琴，一杯冰镇辛萨诺①，一堵把船头隔开的舱壁和晃动着的雷达指示器，这一切逐渐形成了一个几何图形，使他慢慢地明白了他与旅客们共处的这一环境的因由。佩西奥没有想出任何确切的表达方式，然而，面对他所处环境中的普通问题，他却怀有一连串的焦虑。他坚信，有一种体察不到的类似秩序在支配着这小小的混乱，在那里，一位歌手向自己的哥哥告别，一架带有镀铬曲把的轮椅，似乎在这黑暗的实体中存在着一个中心点，在那里每一种不同因素都能像一根车轮辐条一样看得见。佩西奥不至于纯真到不知道现象的分解应该先于所有组合的设想，但同时，他热爱万花筒一般丰富的生活，他愉快地用双脚去体验皮雷利牌新鞋的乐趣，温情地倾听着游船骨架的吱嘎声和河水撞击船体龙骨的轻柔拍击声。他无力断然拒绝最终站在这样一个方位上，从这里，事情会变成情况，而感官的总合则已让位于心灵的震颤和激动，他选择了一种卑贱的占星术工作，这是一条通向深奥形象的传统道路，通向用扑克算命和以其他方式证明运气的道路。佩西奥确信一个逃出瓶子的天神会在生活中引导他，正如将河水、夜晚和时间一分为二的马尔科姆号船头一样，它在平静的行进中思考着如何摆脱平庸——比如说，监察员或者主导游船的一些奇怪的禁忌——以便集结更为合乎逻辑的因素。刚才，他的眼睛在驾驶舱上搜寻，最后停留在一个透出一束紫光的宽大、空旷的窗户上。任何驾驭这艘船的人，都必须置身于半透明的驾驶室的深处，远离在河面的薄雾中发出磷光的玻璃。佩西奥感到惧怕逐步升级，没有舵手的可怜小船的幻觉在他脑海中闪过，刚刚读过的书中为他提供了幻觉，在

① 一种意大利饮料，饭前饮用。

那里，险恶的西北地区（图库尔卡手执绿色带翅双蛇杖相威胁）与亚瑟·戈登·比姆①相混合，而航海者埃里克的小船在巴黎歌剧院的地下湖中行驶，这是什么混合物。然而，与此同时，不知为什么，佩西奥害怕驾驶员的身影在窗户上显现这一可预见的时刻。时至眼下，事情已经发展为一种可爱的梦幻，这种可以计数和理解的梦幻刚刚将散乱的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是，有点事情告诉他（这点事情可以正是对所发生的一切作了下意识的解释），到了晚上将建立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可以在若明若暗中显露出来的、能够拆开和连接的不稳定因素。这样一来，当一个身影出现在驾驶舵上，一个黑色躯体一动不动地站立在玻璃窗前，佩西奥便会发抖和退缩。上空的星星轻微地转动着，船长一到来就可以使游船改变航线，现在主桅已经抚摩着天狼星，然后摆向小熊星座，刺着它，搅扰它，而后远离它。“我们有了船长，”佩西奥颤抖着想，“我们有了船长。”似乎处于混乱中的血液加速了循环，于是，思维也加速了，逐渐凝成一个法则，这个法则是未来的母亲，这个法则将主导这次不可更改的旅行。

---

① 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的作品《亚瑟·戈登·比姆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第 一 天

…le ciel et la mer s' ajustent ensemble pour former une espèce de guitar…①

Audiberti, Quoat-Quoat②

---

① 法语：蓝天与大海连成一片，构成一个吉他形状。

② 引自法国作家奥迪贝尔蒂（1899—1965）诗集：《库阿特-库阿特》。

19

阿蒂利奥·普雷苏蒂的晚间活动以一次搬迁告终：在一个差不多是哑吧的侍者的极不情愿的帮助下，从他的寝舱里撤出一张床，搬到将由他母亲和内利母女共住的寝舱隔壁的那间寝舱去。这张床的安放又因为寝舱的形状与大小而出了麻烦，堂娜罗西塔多次说不要打乱原来的布局，她同自己的儿子住一个寝舱，但是，长毛绒捧着自己的脑袋说，三个女人在一起与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住毕竟是两码事，再说，寝舱里也没有屏风和其他什么隔扇。最后，他们终于把这张床放在厕所门和舱门之间；当长毛绒再次到来时，手里提着鲁西托送给他的一小箱桃子。虽然大家都饿了，可是谁也没有勇气去按铃，问一问是否有晚饭可吃。他们吃了桃子，内利的母亲取出一大瓶欧洲酸樱桃汁和一包多尔卡牌巧克力。长毛绒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寝舱，像一节树桩子似的倒头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七点钟了，一缕灰蒙蒙的阳光透进寝舱。他坐在床上，隔着汗衫挠脊背，在自然光的照射下，他惊讶地观察着自己寝舱的奢华和大小。“多亏老太太是个女人，这样她就得跟别的女人住在一起。”他在掂量了单人寝舱给他带来

的独立和重要性之后，满意地想。阿蒂利奥·普雷苏蒂先生，住四号寝舱。我们到上面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游船似乎停了，或许我们已经来到蒙得维的亚。天哪，多好的卫生间，多好的抽水马桶，我的妈呀。用的是玫瑰色手纸，太棒了！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我得头一次试用这喷头，它一定妙极了。再看这洗脸池，比得上巴拉卡斯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了，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洗脖子而不至于把水洒到地上，流出来的水多温暖……

长毛绒使劲往脸上和耳朵上擦肥皂，同时注意不弄湿衬衫。然后穿上带长条的新睡衣，一双运动鞋，出门之前又修饰了一番头发；匆忙中他忘记了刷牙，尽管堂娜罗西塔曾给他买了一把新牙刷。

他从右舷各寝舱的门口走过。他的伙伴们可能还在打鼾，他肯定自己是第一个来到船首甲板的人。但是在那里，他遇上了那个跟随母亲旅行的孩子，孩子友善地望着他。

“您好。”豪尔赫说，“我比谁都起得早，这您看见了吧。”

“你好，孩子。”长毛绒顺口问候，一面向船舷走去，双手抓住船舷。

“老天爷呀，”他说，“我们停泊在吉尔梅斯对面！”

“有储油罐和起重机的地方就是吉尔梅斯？”豪尔赫问，“那里生产啤酒？”

“你发现什么了？”长毛绒重复了一句，“我原以为我们已经到了蒙得维的亚，也许还可以下船看一看呢。那里我至今没去过……”

“吉尔梅斯应该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很近，不是吗？”

“是啊，你坐上公共汽车，一会儿就到！也许有一伙日本朋友正在河边看着我呢，他们的家就住在那里……不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旅行，你能告诉我吗？”

豪尔赫用机灵的眼睛审视着他。

“我们已经停泊一个小时了。”他说，“我六点钟上来的，不想再睡了。您知道吗？这里一直没有人。来过两个水手，忙乎了一阵索具的事情，我觉得他们没听懂我说的话。肯定他们都是类脂物①。”

“什么？”

“类脂物，是几个非常奇怪的家伙，一言不发。除非他们是蛋白质，要不然应该很容易混合。”

长毛绒斜眼瞧着豪尔赫。他正想再问他一点事情，这时内利和她母亲出现在楼梯上，两人穿着长裤和与众不同的凉鞋，戴着太阳镜，头上系着一块手绢。

“哎，阿蒂利奥，这船多么漂亮呀！”内利说，“一切都亮闪闪，叫人看了舒坦。还有这空气，多么新鲜的空气呀！”

“多好的空气！”堂娜佩帕说，“您起得真早，阿蒂利奥。”

阿蒂利奥走过来，内利向他伸过脸去，他给了她一个吻。随即伸出手臂指着海岸线给她们看。

“不过这里我认识。”内利的母亲说。

“贝里索！”内利说。

“吉尔梅斯。”长毛绒悲哀地说，“请告诉我，这是一次什么类型的远航。”

“我寻思我们应该是在远海上了，但是这船一点也没有动。”内利的母亲说，“您瞧着吧，这船可能是哪里破了，现在正修理呢。”

“或许是来加汽油的。”内利说。

“这种船用燃料油。”豪尔赫说。

---

① 顺口取的一个外号，含饭桶或笨蛋之意。

“对，是用燃料油的。”内利说，“这孩子自个儿在这里？你妈妈在下面吗？亲爱的。”

“是的，”豪尔赫说着瞟了她一眼，“正在数蜘蛛呢。”

“什么？孩子。”

“收藏蜘蛛。只要一有这样的旅行，我们总是带着蜘蛛。昨天晚上跑掉了五只，不过，我相信妈妈已经找到了三只。”

内利的母亲和内利惊恐得张大了嘴巴。豪尔赫弯下腰，以躲闪长毛绒那友好而沉重的一巴掌。

“嗨，你们没听出来这孩子在取笑你们吗？”长毛绒说，“我们到上面去看看是否给我们牛奶，我都快饿死了。”

“好像这种船上的早餐都是很丰盛的，”内利的母亲无精打采地说，“我读过的书上说，连桔子汁都有。女儿，你还记得那部电影吗？……就是一个姑娘有工作的那部，她父亲好像是一个报社的什么，他不愿意让女儿跟格雷·库珀①走。”

“不对，妈妈，不是那部电影。”

“是的，你不记得啦，那是一部彩色电影，她晚上还唱英语的博莱罗曲子……当然，那时她还没有跟格雷·库珀在一起。就是这个姑娘在火车上出了事，你想想看。”

“不对，妈妈。”内利说，“怎么啦，你是搞混了。”

“他们都是给端果汁的。”堂娜佩帕坚持说。

内利挎住未婚夫的胳膊上酒吧去，在途中她低声问他是否喜欢她穿长裤，阿蒂利奥的回答是一种被窒息的怒吼，同时紧紧地夹住她的胳膊，几乎把它夹扁了。

“你想想，”长毛绒在她耳边说，“要不是你爸爸，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啊，阿蒂利奥。”内利说。

---

① 美国著名电影明星。

“那样我们就可以住双人寝舱，什么都会有的。”

“你以为我夜里就没有这样想吗？我是想说，我们可以像结了婚那样。”

“现在就得等到你老爹给一所小房子。”

“是的。你知道我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死心眼儿。”长毛绒恭敬地说，“好在这次旅行我们都能在一起，可以玩扑克，晚上可以到甲板上来，你看，那里有好几盘缆绳……正是我们的藏身处。我饿了，我饿……”

“河面的空气真够刺激的。”内利说，“你觉得我妈妈穿长裤子怎么样？”

“挺合身。”长毛绒说，但是，在他看来那不过是像邮筒一样的东西。“我家老太太不愿意穿这玩艺儿，她喜欢穿老式衣服，再说，老头子一见她穿新花样就会拳打脚踢。这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家都是些好动感情的人。”内利说，“你去叫你妈妈，我先上去。你看看这些房门，多干净。”

“我听到酒吧里闹哄哄的。”长毛绒说，“看来现在正是吃早点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了。我们一同去找老太太，我不喜欢你一个人上去。”

“可是阿蒂利奥，我又不是小孩子。”

“这船上的人都是些色鬼。”长毛绒说，“你跟着我，就这样吧。”

20

酒吧正在准备早餐。已经摆好了六张桌子，酒吧侍者刚刚放好最后一块印花餐纸，洛佩斯和雷斯特利老师几乎同时走进门来。他俩选好饭桌，随即又添了个堂加洛，他虽然还没有跟他们说过话，却似乎已经自我介绍过了，堂加洛用手指打了一个响亮的榧子让司机离去。洛佩斯钦佩司机居然能把堂加洛和轮椅（轮椅被临时改成能举在空中的大筐，这也是一个奇迹。）一道搬上楼梯，他询问堂加洛身体如何。

“过得去。”堂加洛带着加利西亚口音说。他虽然在阿根廷经商五十年，口音却一点儿没改。“空气太潮湿，另外，昨天没有吃晚饭。”

身穿白衣服，头戴帽子的雷斯特利老师明白，虽然眼下的形势减轻了当局的责任，但是，这次旅行的组织工作相当不充分。

“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堂加洛说，“实在难以忍受，官僚集团总是试图取消私营企业。如果这次旅行由埃斯普林特[1]来组织，请你们相信，那我们会免去好多麻烦事。”

洛佩斯很开心。他善于挑起争论。他闪烁其辞地说，旅行社也常常说话不算数，这次旅游彩票无论如何总是官方的一个发明。

---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私营旅行社。

“当然，当然。”雷斯特利老师支持说，“波里尼奥先生——我认为这是您的姓氏，您似乎不应该忘记这种首创精神是我们政府的明智远见，而且……”

“自相矛盾。”堂加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我从来没见过对什么事情有明智远见的政府。您看吧，在关于商店方面，政府的法令没有一条不是错的。远的不讲，只说说进口布匹的办法吧。对此诸位有何高论？自然会说：真是荒唐啊。在商会里——三十年以来我是它的名誉会长——我的意见以两封公开信和一份给商业部的报告的形式提了出来。有什么结果吗？先生们。没有任何结果。这就是政府。”

“请容我说几句。”雷斯特利老师神气活现地说，这使洛佩斯觉得很开心。“我并不维护政府的全部功绩，但是，作为一个历史课教员——权且这样说吧——要有一点比较的精神，我可以向您担保，我国现政府，广而言之，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它们面对强大的私营势力，表现出了温和与均衡的态度；我不是说私营势力怎么样，但是，如果放任它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那就势必损害全民的整体利益。这不仅对私营势力，我的先生，对那些政党，对民众道德和高楼建筑也是一样。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倒是无政府状态，即使只有一点点苗头。”

酒吧侍者开始端上牛奶咖啡。他一面服务，一面饶有兴趣地倾听他们的对话，并不时地动动嘴唇，似乎在重复那些重要的语句。

“给我一杯茶，多放些柠檬。”堂加洛吩咐说，看也不看侍者一眼。“是啊，是啊，一旦大家都清楚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在于官方，那是法律法规掩饰下的无政府状态。那么，大家就会立即议论无政府状态。你们瞧着吧，这次旅行一定让人大倒胃口，真正的大倒胃口。”

“那么，您为什么还要上船呢？”洛佩斯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

堂加洛明显地为之一怔。

“好家伙，这是两码事。既然我中了奖，为什么不该上船？再说，那些缺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暴露的。”

“按照您的观点，这些缺点是可以预见的，不是这样吗？”

“啊，是这样。但是，事情偶然也会变好吗？”

“这么说，您承认官方的创新在某种情况下仍可以是正确的。”雷斯特利老师说，“我自己打算设身处地想一想，并且扮演一下执政者的角色。（‘这正是你所朝思暮想的，落选议员。’洛佩斯心里想，他的同情多于恶意。）国家的船舵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的尊敬的老伙计，所幸的是这舵现在掌握在好人手中。也许掌舵人不够坚强有力，但是，他们的用心是好的。”

“关键就在这里。”堂加洛说，一面狠劲儿地往面包片上涂黄油。“已经出了强有力的政府。不对，先生，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商业，一个最广泛的资本流通，让所有的人都有投资的机会，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这倒不是不能兼顾的事情。”雷斯特利老师说，“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监督性的权威机构，并拥有广泛的权力。我自认为是阿根廷民主的捍卫者，但我坚决反对将自由与放任混为一谈。”

“谁说放任啦。”堂加洛说，“在道德问题上，我同任何人一样严格。他妈的。”

“不要使用这种意思的字眼儿。不过，您既然用了它的通常含义，我很高兴我们在这个领域取得一致。”

“一致性还在于对待香甜的草莓酱上，它好极了。”洛佩

斯十分烦躁地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觉察到，我们已经停泊好一阵儿了。”

“出了一点故障，”堂加洛说，他已经吃饱了。“喂！来一杯水！”

堂娜佩帕和普雷苏蒂一家的其他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来，一面客气地打着招呼，最后，吵吵嚷嚷地在一张奶油最多的桌旁落座。长毛绒走近他们，似乎想让他们仔细看看他的睡衣。

“早上好，怎么样。”他说，“你们看见是怎么回事了吗？我们现在正对着吉尔梅斯，就在这里。”

“对着吉尔梅斯！”雷斯特利老师叫喊起来，“哪儿的事，小伙子，应该是东班达①！”

“我认得那些储油罐。”长毛绒说，“我的未婚妻在这里，她是不许我撒谎的。那里有房子和工厂，我告诉您这就是吉尔梅斯。”

“为什么不是呢？”洛佩斯说，“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航行的第一站是蒙得维的亚，但是，如果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比如说朝南……”

“朝南？”堂加洛说，“我们跑到南方去干什么？”

“哎，这个……我想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您知道旅行路线吗？”洛佩斯问酒吧侍者。

酒吧侍者只得说自己不知道。确切地说，他知道的路线截止到昨天，这是一次前往利物浦的旅行，按常例，中途有八九个站。可是，后来游船与陆地开始了谈判，而现在，他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中断了自己的叙述，来答复长毛绒要在咖啡里多放牛奶的急切要求，洛佩斯则一脸迷惑地把身子转向其他人。

---

① 乌拉圭南部海岸一旅游胜地。

“应该找个高级职员来问问，”他说，“他们肯定有一份完好的旅行路线图。”

对洛佩斯怀有好感的豪尔赫，急匆匆地向他们走来。

“那边来了几个人。”他报告说，“不过，船上的人……都见不到。我可以跟你们坐在一起吗？劳驾，我要牛奶咖啡和果酱面包。看，那边他们来了，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

梅德拉诺和费利佩面带一种惊讶和困倦的神态出现了。后面上来的是拉乌尔和帕乌拉。当他们互致问候的时候，又走进来了克劳迪娅和特雷霍家的另外几个成员。如果不算上佩西奥——因为佩西奥从不使人产生在任何地方缺少他的印象，现在只差卢西奥和诺拉了。酒吧里充满了挪动椅子声、议论声和香烟的烟雾。绝大多数旅客现在才开始真正第一次见面。梅德拉诺邀请克劳迪娅与他同桌共餐，他发现克劳迪娅比他昨天晚上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帕乌拉显然年龄最小，但她的眼皮似乎有些浮肿，突然一阵痉挛使她的半边脸抽搐了几下；在这个时刻，她似乎与克劳迪娅同岁。船停在吉尔梅斯对面的消息已经传到每个餐桌，引起了人们的哄笑或嘲讽的议论。梅德拉诺以一种十分滑稽的不合时宜的感觉看着拉乌尔·科斯塔走近一个舷窗，去和费利佩谈话；最后，这两人坐到已经有帕乌拉在座的餐桌旁来，与此同时，洛佩斯正在居心不良地玩味着特雷霍一家对儿子的离开所表露的明显不悦。司机又来接堂加洛，长毛绒立即跑过去为他帮忙。“多好的小伙子，”洛佩斯心中暗想，“怎么向他解释说睡衣应该留在寝舱里呢？”他低声将此事告诉给坐在另一张餐桌的梅德拉诺。

“嗨，这向来是件麻烦事。”梅德拉诺说，“当您或我没有从根本上为帮助这些人克服缺点做任何工作时，我们也就不能为他们的无知或粗鲁生气。我们总喜欢尽可能少同他们接触，然而，当形势迫使我们跟他们共同生活……”

“我们失败了。”洛佩斯说，“至少我是这样。面对这么多睡衣，这么多《马里维尔》①和这么多无知者，我真是难受极了。”

“他们正在下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驱赶我们，因为我们同样搅扰了他们。每当他们往甲板上而不是往海里吐痰时，犹如向我们的眼睛开枪。”

“他们开收音机，总是把声音开得很大，为了弄懂意思，又要大声说话，这样便听不清广播，于是音量开得更大，如此这般，永无止境。”

“尤其他们总是把陈词滥调和别人的思想当作金科玉律。”梅德拉诺说，“这时，他们便像拳击场上的一名拳击手或者一名吊杆运动员一样，永远重复着同一件事情，但是，没有人愿意在整个旅行中只看田径运动员和杂技演员的表演。”

“不要那么伤感，更不要这么快就表现出你们那种资产阶级的偏见。”克劳迪娅说着递给他们每人一支烟。“你们对中间阶层，或者说对那个学生的一家是什么看法？他们是一些比我们更为不幸的好人，因为他们既不能跟红头发②的群体相处，也不能跟我们共桌。自然，他们所追求的是后者，但是，我们惊恐地后退了。”

他们提到的特雷霍家那几个人低声争论着儿子和兄弟的不礼貌行为，时而夹着嘘声和感叹声。特雷霍太太不准许这个乳臭小儿在十六岁半的年龄便开始自由放任，如果他父亲不对他讲得严厉……不过，特雷霍先生是不会让他放任自流的，这一点她可以放心。贝娃的表情则表示了对弟弟的蔑视和责难。

“好啦，”费利佩说，“已经航行了一整夜……今天早上

① 阿根廷的一种妇女杂志。

② 即下层人。

我几乎没有向窗外看，哦，我看到了几个烟囱。我差点又躺下。”

“这就是告诉您不要早起。”帕乌拉说着打了个哈欠。“你呢，亲爱的，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叫醒我。我有一个贪睡者的光荣传统，不论是从拉瓦列家族讲，还是从奥赫达[1]家族讲，因此，我要维护这种特征的纯洁性。”

“好极了，”拉乌尔说，“我那么做是为了你的健康，但现在看来这种主动精神却总是不受欢迎。”

费利佩听得迷迷糊糊。要谈论睡觉问题为时已晚。他专心致志地执行吃一个煮鸡蛋的任务，一面斜着眼睛看另一餐桌上的家人。帕乌拉从两团烟雾中观察他。同别人比起来，他不好也不坏，似乎是年龄使他们通通变得同样固执、残忍和滑稽有趣。“会受苦的。”她自言自语地说，但心中并没有想着他。

“是啊，会更好的。”洛佩斯说，“喂，豪尔希托[2]，你要是吃完了饭，去看看船那边能不能找到一个什么人，请他上来一会儿。”

“是找个高级职员，还是随便找个类脂物？”

“最好是个高级职员，类脂物是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豪尔赫说，“不过，肯定是敌人。再见。”

梅德拉诺向回到柜台后面的酒吧侍者招了招手。侍者很不情愿地走过来。

“谁是船长？”

令洛佩斯、雷斯特利老师和梅德拉诺大为吃惊的是，侍者竟然不知道谁是船长。

---

① 其母系家族姓氏。

② 豪尔赫的昵称。

“事情是这样的，”侍者似乎很为难地解释说，“到昨天为止船长是洛瓦特；但是，昨天晚上我听说……已经变了，尤其是因为你们现在要去旅行，而且……”

“怎么变了？”

“是的，要调整。我估计现在我们不去利物浦了。昨天晚上我听到……”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左右，然后说，“最好你们去问餐厅总管，也许他知道一点。说不定过一会儿他就会来。”

梅德拉诺和洛佩斯互相递了个眼色，就让侍者走了。看来恐怕只能观赏吉尔梅斯海岸和聊天了。豪尔赫带回消息说没见到高级职员，那两个油漆绞盘的水手不懂西班牙语。

21

“咱们把它搭在这里吧，”卢西奥说，“有风扇，一会儿就干。然后我们再铺上。”

诺拉刚刚拧干床单已经洗过的那部分。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九点半钟了，我们还是原地未动。”

“我总在这个时间起床。”诺拉说，“我饿了。”

“我也饿了。不过，现在肯定已经开早饭了。船上的休息时间很不一样。”

他们对视了一眼。卢西奥走过来，轻轻搂住诺拉。诺拉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你感觉好吗？”他问。

“很好，卢西奥。”

“你真的有点儿喜欢我吗？”

“有点儿。”

“你高兴吗？”

“嗯。”

“你不高兴吗？”

“嗯。”

“嗯。”卢西奥说着吻了吻她的头发。

酒吧侍者不满地瞪了他们一眼，但是，急忙去清理特雷霍一家用过的餐桌。卢西奥等诺拉坐下，才走到梅德拉诺跟前询问所发生的事情。当他把情况告诉她时，诺拉根本不相信。一般来说，女人最爱叽叽喳喳，似乎她们每人都事先划好了一份旅游路线图，然而残酷的事实是，从一开始游船就没有按照既定的路线走。在甲板上，帕乌拉和克劳迪娅茫然地望着海岸上的厂房景色。

“我想从这里可以坐公共汽车回家。”帕乌拉说。

“我开始相信，这不是一个坏主意。”克劳迪娅笑着说，“不过，这件事有使我开心的滑稽一面。比方说，现在就差让我们搁浅在马谢尔岛①了。”

“拉乌尔以为我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到达侯爵岛②。”

“豪尔赫已经准备踏上他心爱的船长哈特拉斯③的土地了。”

“您有一个多好的孩子呀。”帕乌拉说，“我和他已经是好朋友了。”

---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附近一岛屿，该处为海员活动地，妓女很多。

② 西班牙海岸的一群岛屿。

③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一作品中的人物。

“我很高兴，因为豪尔赫不是一个好交往的孩子。如果他不喜欢某个人……我担心他这一点像我。您满意这次旅行吗？”

“唔，满意这个词不确切。”帕乌拉说，她眨了眨眼睛，似乎眼里进了沙子。“确切地说是希望。我认为我需要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像拉乌尔一样，所以我们决定上船。我估计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

“但您不是第一次旅行。”

“对，六年前我在欧洲呆过，那次的情况很糟糕。”

“很可能。欧洲不光是乌菲齐艺术馆①和协和广场②。”克劳迪娅说，“眼下对我来说，它就是这样，可能因为我是生活在一个文学世界里。不过，也许实地一看，那失望的程度恐怕要超过一个人在这儿的想象。”

“不会的，至少我不是这样。”帕乌拉说，“坦率地对您说吧，我完全没有能力真正扮演命运赋予我的角色。我是在对个人成就的不断憧憬中长大的，然而我总是失败。这里，在吉尔梅斯对面，在这条颜色像小孩儿屁屁似的河里，倒可以编造出一个自我安慰的章节来。然而，有朝一日当我同理想的典型比较时，比方说，同希腊雕塑相比较……那我便会显得更加渺小了。我感到惊奇的是，”她补充说，同时掏出了香烟，“有几次旅行竟未以子弹打入脑袋而告终。”

克劳迪娅接过烟，她看见特雷霍一家和佩西奥向她走过来，佩西奥从船头频频招手向她致意。太阳开始晒着他们了。

“现在我明白了豪尔赫除了迷恋绿眼睛之外，为什么喜欢您。”克劳迪娅说，“虽然现在已经不时兴引用语录了，但请

---

①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艺术馆。

② 法国巴黎一著名广场。

您记住马尔罗① 笔下一个人物的一句话：生命没有任何价值，但任何价值也抵不上生命。”

“我倒很想知道这个人物的结局。”帕乌拉说，克劳迪娅听出她的声音已经变了。她把手放在帕乌拉的胳膊上。

“我记不得了，”她说，“大概是一枪打在脑袋上。不过，也可能是别人开的枪。”

梅德拉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说真的，这才开始感到难受。”他说，“既然这样孤零零地呆着，我们是否可以派个人去捅破这沉默的墙壁？”

洛佩斯和费利佩表示赞同，但拉乌尔却提议大家一道去找高级职员。船头仅有两个金黄头发的水手，两人晃动着脑袋，说上几句类似挪威语或芬兰语的话。他们穿过右舷的走廊，一个人也没有遇上。梅德拉诺的寝舱门虚掩着，一个侍者用生硬的西班牙语向他们问好。最好能见到餐厅总管，但愿他正在餐厅准备午饭。不，不能到船尾去，也不能告诉他们为什么。洛瓦特船长可以去。洛瓦特还是船长吗？到昨天为止，他还是洛瓦特船长。另有一件事：请各位先生锁好自己的寝舱。如果谁有贵重物品……

“我们去找这位大名鼎鼎的餐厅总管。”洛佩斯不耐烦地说。

他们无精打采地回到酒吧间，在这里遇上了正在争论马尔科姆号抛锚问题的卢西奥和阿蒂利奥·普雷苏蒂。从酒吧可以走到一个阅览室，那里有一架闪着不祥之光的斯堪的纳维亚钢琴，还可以走到餐厅，那餐厅的规模使拉乌尔吹了一声惊叹的口哨。餐厅总管（之所以叫他总管，是因为他总带着总管的笑

---

① 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

容，同时向一个闷闷不乐地望着他的侍者发号施令）正在摆放鲜花和餐巾。卢西奥和洛佩斯走上前去，餐厅总管扬了扬发白的眉毛，以某种冷漠而又不失殷勤的神态同他们打招呼。

“您看得出吧，”洛佩斯说，“这几位先生和我都感到诧异。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旅行的消息。

“噢，关于旅行的消息，”餐厅总管说，“我相信会发给你们一本小册子或者一份简报的。我本人对这种事也不很了解。”

“这里谁也不了解，”卢西奥以异乎寻常的高嗓门说，“他们这样像是要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好好教育我们一顿吗？”他满面通红地停住了，并徒劳地寻找着继续说下去的方式。

“先生，我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不曾想到在今天上午……我们太忙了。”他补充说，“十一点整开午饭，晚饭二十点。十七点钟酒吧上茶。希望在自己寝舱吃饭的先生们……”

“说起希望，”拉乌尔说，“我希望知道为什么不能到船尾去。”

“Technical reasons，”①餐厅总管快速地说，随即又把这句话翻译了过来。

“马尔科姆号发生故障了吗？”

“噢，没有。”

“那为什么整整一上午都停泊在河里？”

“我们马上就启航，先生。”

“开往哪里？”

“我不知道，先生。我估计简报上会有通知的。”

---

① 英语：技术上的原因。

“可以找个高级职员谈谈吗？”

“我已经得到通知，有位高级职员要在吃午饭的时候来向你们问候。”

“能不能发个电报？”卢西奥问，他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

“发往哪里？先生。”餐厅总管问。

“什么叫发往哪里？发往家里，先生。”长毛绒说，“问问家里情况如何。我家中还有个患阑尾炎的表妹呢。”

“可怜的姑娘。”拉乌尔同情地说，“总之，让我们等待这个神谕同hors d'oeuvre① 一道出来吧。对我来说，我可以去观赏吉尔梅斯海岸，那是维多里奥·坎波洛②和其他显贵们的故乡。”

“真奇怪。”当他们相当扫兴地往外走时，梅德拉诺对拉乌尔说，“我老觉着我们陷入了一场大麻烦。除此之外，当然也有开心的地方，但我不知道能开心到什么程度。您认为是这样吗？”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③拉乌尔说。

“您懂英语？”在走下甲板时，费利佩问。

“是的，当然。”他看了他一眼，笑着说，“嗨，我说‘当然’，是因为几乎所有跟我一同生活过的人都懂。我估计，您在国立学院也学英语吧。”

“学了一点。”费利佩说，其实那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的。他很想提醒拉乌尔曾经答应给他一个烟斗的事，但又觉得难为情。这也不是紧要事情，倒不如说是个等待机会的问题。拉乌

① 法语：饭前点心。

② 一虚构的人名。

③ 英语：不是用枪声，而是用哭声。

尔谈着学英语的好处，却不过分强调这种好处，连他自己也听出带有一种悲哀的嘲弄意味。“有一个滑稽可笑的必然阶段，”他想，“详尽而经心的摸索，这是学英语的第一个回合……”

“热起来了。”他机械地说，“这是拉普拉塔河的传统潮湿。”

“啊，是的。不过您的这种衬衫太好了。”费利佩鼓足勇气，大胆地用两个手指头去捻布料。“尼龙，肯定的。”

“不，这算是真丝府绸呢。”

“像尼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穿的衬衫都是尼龙的，那是从纽约带来的，大家都叫他‘阔少’。”

“他为什么喜欢尼龙？”

“因为……怎么说呢，用处广，杂志上的广告那么多。可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太贵。”

“但是，您为什么喜欢尼龙？”

“因为它用不着烫。”费利佩说，“你洗好衬衫，晾起来就算完事。‘阔少’跟我们说的。”

拉乌尔一边掏香烟，一边仔细地正面打量着费利佩。

“我看您很务实，费利佩。不过，任何人都会说，洗衣服、烫衣服，都得您自己干。”

费利佩顿时满脸通红，匆忙接过烟卷。

“您别取笑我。”他说着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尼龙对于旅行……”

拉乌尔点头赞同，帮他摆脱了困境。尼龙嘛，当然了。

22

一艘由一个男子和一个小孩驾驶的小艇向马尔科姆号的右舷靠近。帕乌拉和克劳迪娅招手致意，小艇渐渐靠拢。

“你们为什么停泊在这里？”那男子问，“是什么东西坏了吗？”

“机密。”帕乌拉说，“或者罢工。”

“怎么会是罢工呢，小姐，肯定是什么东西坏了。”

克劳迪娅打开皮包，掏出两张十比索的票子。

“请帮我们一下。”她说，“您到船尾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是去船尾。看看那里有没有，或者是不是在修理什么。”

这位男子显然很惊慌，还没来得及说点什么，小艇便已经划开去。看管鱼网拖绳的孩子这时慌忙开始收拖绳。

“多好的主意。”帕乌拉说，“不过，这一切显得多么荒唐，不是吗？派去一个侦探式的人物，真是滑稽。”

“这也许并不比在那众多的号码中猜出一个五位数的号码更滑稽。在这种滑稽之中有一定的合理成份，显然，我也许受了佩西奥的感染。”

她正在给帕乌拉解释佩西奥是什么人，对于证实小艇已经弃马尔科姆号而去，小艇的主人并没有到船尾去察看一事，并不感到十分惊讶。

“这是 astuzie femminile① 的失败。”克劳迪娅说，“但愿那些先生们打听到消息。你们两人呆在寝舱里舒服吗？”

“是的，很舒服。”帕乌拉说，“虽然船小一些，但这种寝舱非常好。可怜的拉乌尔很快就会开始后悔我同他一道上船，因为他是爱整洁的人，而我……您不认为把东西到处乱扔是一件快事吗？”

“我不这样认为，我得操持家务，照管孩子。有时候……不过，我认为我喜欢在衬裙箱子里找衬裙，如此等等。”

“拉乌尔要是听见这话，会吻您的手。”帕乌拉笑着说。“我相信今天早上我可能是用他的牙刷刷了牙。这个可怜虫需要休息。”

“要想休息，在这艘船上很合适，它太安静了。”

“不知道，我已经看出他心神不宁，禁止去船尾那件事使他大为生气。不过，说实话，克劳迪娅，拉乌尔跟着我日子并不好过。”

克劳迪娅觉得，在她的坚持背后有一种想补充点什么的愿望。她对帕乌拉的话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喜欢她，喜欢她那眨眼的方式和她那突然转变的立场。

“我猜想他早就很习惯您用他的牙刷了。”②

“不，我从来没有用过他的牙刷。他借给我的书我给弄丢了，他招待我喝的咖啡曾被我打翻在地毯上……但是，牙刷却没有用过，直至今天早上。”

克劳迪娅笑了笑，没有说话。帕乌拉犹豫了一下，作了个似乎驱赶蚊虫的手势。

“也许最好现在就把实话告诉您。拉乌尔和我只是好朋

---

① 意大利语：女性的狡猾。

② 意即他俩早已同居。

友。”

“他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克劳迪娅说。

“因为船上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我很高兴至少您能理解。”

“谢谢您，帕乌拉。”

“应该道谢的是我，我遇上了像您这样的人。”

“是的，有时候事情……我也这样，有几次，我觉得需要感谢一个仅仅与我同在的人，感谢一种表情，感谢一种沉默。只有在这时才觉得可以开始说话，说点知心话，然后，很快就可以真心交谈了。”

“比方说献上一朵花。”帕乌拉说，她的手轻轻握住克劳迪娅的手臂。“但我是不可信赖的人。”她说着抽回手来。“我会干出无数坏事，对我自己和对别人都会极端苛刻。可怜的拉乌尔容忍我到了一定的限度……您想象不出他是多么忠厚和通达，也许因为我不是真正为他而活着。我是想说，我仅仅存在于——权且这么说吧——精神情感的领域。万一有那么一天，我们睡到了一起，我相信第二天早上他就会开始仇恨我的。因为他不是第一个。”

克劳迪娅背靠在船舷上，以躲避已经过分强烈的阳光。

“您什么都不跟我说吗？”帕乌拉忧郁地问。

“不，没有什么可说的。”

“唔，不说更好。我为什么要给您找麻烦呢？”

克劳迪娅觉察出了她的失望语气和她的愤怒。

“我觉得，”她说，“如果我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议论一件事情，您就会对我产生怀疑。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地道的、可怕的怀疑。您向我吐露了心里话，您不害怕吗？”

“噢，您说心里话……这根本算不上心里话。”帕乌拉掐

灭了刚点燃的香烟。“我只不过是让您看看护照，我怕别人不了解我，担心像您这样一个人对我产生误解。”

“因此你说到了拉乌尔，他的恶行，失败的性爱……”克劳迪娅笑了起来，随即俯过身去在帕乌拉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傻姑娘，您真是个大笨蛋。”

帕乌拉低下头。

“我比这更糟。”她说，“不过，您可别相信，别相信我。”

尽管内利认为那件桔黄色罩衫过于时髦，而堂娜罗西塔对待现时的青年却非常宽厚。内利的母亲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意见：罩衫是不错的，只是颜色有些刺眼。当征求阿蒂利奥的意见时，他确切地说，这件罩衫要是让一位不是红头发的女人穿上并不会引人注目，然而，无论如何他绝对不准他的未婚妻这样袒露双肩。

太阳已经晒到了他们的头顶，他们躲进两个水手刚用帆布遮挡好的地方。大家坐在各种颜色的帆布折椅上，感到十分满意。实际上唯一缺少的是马黛茶，都怪堂娜罗西塔不愿意带暖壶和镶银饰带的茶罐，那茶罐还是内利的父亲送给堂库西奥·普雷苏蒂的礼物。堂娜罗西塔内心后悔这一决定，但她却说在头等甲板上喝马黛茶太不雅观，堂娜佩帕则反驳说大家可以聚集在寝舱里喝。长毛绒提议大家上酒吧去喝杯啤酒或者淡葡萄酒①，但是，太太们留恋这些舒适的座位及河面的景观。每当下楼梯都要引起太太们惊恐观看的堂加洛，这时又出现在他们之中，他对长毛绒每次帮助司机精心照料他的举动表示感谢。太太们和长毛绒则齐声说不必客气，堂娜佩帕趁机询问堂加洛是

① 水加葡萄酒、糖和柠檬调制而成的清凉饮料。

否旅行过多次。是啊，他见过一些世面，尤其是他了解西班牙的卢戈地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他还曾经乘坐米哈诺维奇[①]的游船去过巴拉圭，那是1928年的一次可怕旅行，多热的天气，多热呀……

“总是这样……？”内利暗示说，含糊地指指椅子和司机。

“那又怎么样，我的女儿，那又怎么样。那时候我比帕乌利诺·乌斯库顿[②]还有力气呢。有一次在佩华豪，商店里着了火……”

长毛绒向内利打了个手势，内利弯下腰来，让他能够在她的耳边说话。

“老太婆又该大发脾气了。”他说，“我无意中在行李箱里装了马黛茶杯子和两公斤萨卢斯牌马黛茶。下午我们把马黛茶带到这里来，让他们大吃一惊。”

“不过，阿蒂利奥！”内利说，她还在从远处观赏着帕乌拉的罩衫。“你真是的……”

“那又怎么样。”长毛绒说，他对生活充满兴趣。

桔黄色罩衫也吸引了洛佩斯，他收拾好自己的寝舱之后便来到甲板上。帕乌拉迎着太阳坐在那里看书，他则背靠船舷而坐，等待着帕乌拉抬起眼皮。

“喂，”帕乌拉说，“您好吗，老师？”

“Horresco referens，”[③]洛佩斯嘟哝着，“别叫我老师，要不我就把您和这本书一起从船舷扔出去。”

“这本书是弗朗索瓦兹·萨冈[④]写的，至少它不能扔。我

① 阿根廷一海运公司。

② 一虚构的人名。

③ 拉丁语：想起来就令人害怕。

④ 弗朗索瓦兹·萨冈（1935—），法国女作家，以写爱情小说著称。

看是河风唤起了您对海盗的联想，在跳板之类的东西上行走，不对吗？”

“您读过海盗小说？好苗头，很好的苗头。我凭经验知道好奇心强的女人总是从少年时代起便涉猎男人读物。比如说，读斯蒂文森[1]？”

“是的，不过我读海盗小说是由于我父亲出于好奇而收藏的一套《蒂特-比特斯》[2]，那里边就有著名小说《黑月岛的宝藏》。”

“啊，这套杂志我也读过！那些强盗们都有一个花里胡哨的名字，叫什么塞纳克里夫·艾登和马拉开波·史密斯的。”

“您还记得那个为正义事业而战死的剑手的名字吗？”

“当然记得，他叫克里斯托弗·道恩。”

“我们的思想几乎是双胞胎。”帕乌拉说着向他伸出手。“黑旗[3]万岁！老师一词将永远消除。”

当洛佩斯深信帕乌拉愿意继续谈论 Un certain sourire[4] 一书时，便去找椅子。洛佩斯灵巧而迅速地（他已经不是小孩，有时却给人一种小孩的感觉，部分原因是他穿着无垫肩上衣和细腿裤子，还因为他动作十分敏捷）搬来一把带绿道和白道的帆布折椅，色迷迷地坐在帕乌拉身边，一言不发地注视了她一会儿。

“Soleil, soleil, faute éclatante.”[5]她承受着他的

---

① 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冒险小说家。

② 一种通俗杂志，创刊于1930年前后。

③ 海盗旗，黑色，上有白色骷髅。

④ 法语：《一种微笑》，作者萨冈。

⑤ 一句法文诗：太阳，太阳，你不要这么令人目眩。

目光，这样说。“多么好的保护者，马斯·法克托[1]或是海莱纳·鲁宾斯太[2]，你们能把我从这残忍的审视中解救出来吗？”

“审视者说出了下面一番话：举世无双的美人，只因您过多地喝了浓烈的马蒂尼斯酒和受了北区舞厅的冷气的侵袭，才使您容颜稍减。”洛佩斯这样回答。

“Right you are，”[3]

“治疗方法：适度晒太阳，ad libitum[4]读海盗。后者是我当魔术师的经验所得，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您的毛病不是一朝一夕可克服的。当您品尝到接舷战的盐味，当您看到成百的船员被杀……”

“自然会留下伤痕，如同听了探戈乐曲一样。”

“在您的情况中，伤痕只会变成想象，这无疑是由于您那种蝙蝠式的生活和过多阅读造成的，此外，我还听到了不得的谣传，说您在写诗和短篇小说。”

“拉乌尔，”帕乌拉嘟哝着说，“这个可恶的检举人，我得让他脱光了衣服，身上涂着沥清，在跳板上走。”

“可怜的拉乌尔，”洛佩斯说，“可怜而又幸运的拉乌尔。”

“拉乌尔的幸运向来都是不牢靠的。”帕乌拉说，“投机生意非常危险，他出售水银，购买石油，只要给点钱，他就降价出售，中午十二点提心吊胆，半夜时分吃鱼子酱。这样也不坏。”

“是啊，这要比在教育部拿工资好得多。像我这样的人，不仅没有股票，几乎也不会做股票生意。我过的是毫无作为的

---

①② 均为化妆油脂。

③ 英文：您说得有理。

④ 拉丁文：自愿。

生活，这……”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都非常相似，亲爱的哈迈卡·约翰[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这个马尔科姆号，同样因为如此，才使我们染上了因循守旧的劣习，才使我们对身边的事物无动于衷。”

“区别在于我是以自嘲方式说话，您却似乎在作莫斯科式的[②]严肃的自我批评。”

“不，请不要这样说。我已经跟克劳迪娅谈了许多关于我的事情。今天已经说够了。”

“克劳迪娅很可爱。”

“十分可爱。实际上，这里有一伙很有趣的人。”

“另一伙人相当怪诞。咱们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在怎样地组合、分裂和脱离。我看到堂加洛正在那里同普雷苏蒂一家闲谈。堂加洛是个中立的观察者，他坐着奇怪的车子从一张桌子转到另一张桌子。轮椅放在船上，一种交通工具放在另一种交通工具上，岂不是太稀奇了吗？”

“还有更稀奇的事呢。”帕乌拉说，“一次，我从欧洲回来，查尔斯·特利厄[③]的船长跟我说了心里话：这位老成持重的绅士喜欢轻型摩托，他的摩托车就放在船上。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便神气活现地骑着维斯珀[④]兜风。不过，我对您观察我们大家的战略和战术眼光很感兴趣。请您继续讲吧。”

“问题在于特雷霍一家。”洛佩斯说，“那孩子肯定会总在我们身边。（“Tu parles”[⑤]，帕乌拉心想。）他家其他

---

① 一海盗名。

② 意即正统的马列主义。

③ 一艘客轮的名称。

④ 摩托车牌名。

⑤ 法语：你说的。

人只是受到礼节性的待遇，然而，不会超过这个界线。至少我们两人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我听见他们说的话，这就够了。话是这样说的：‘您喜欢奶油小点心吗？这是家里做的。’①我问自己，如果雷斯特利老师不和最保守的那一伙人组合怎么办？是的，他是同他们玩七点半牌戏的候选人。可怜的姑娘，只好屈尊俯就地同豪尔赫玩牌。毫无疑问，她等待着找到一个同龄人，但是，船尾不会给我们保留一个与她同龄的人……至于您和我，我要提前建立一个攻守同盟，要在游泳池——如果什么地方有的话——中绝对一致，在午餐、饮茶和晚餐中超一致。除非拉乌尔……”

“您不必担心拉乌尔，噢，他要变成克劳塞维茨②先生了。”

“好嘛，如果我是拉乌尔，”洛佩斯说，“我就不愿意听您说这种话。以我卡洛斯·洛佩斯的身份来看，我认为这个同盟会日益牢固。”

“我现在开始认为，拉乌尔当初要两个寝舱就好了。”帕乌拉无精打采地说。

洛佩斯注视了她一会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困惑不解。

“我知道这种事不会发生在阿根廷，也许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帕乌拉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拉乌尔与我才作了这样的事情。我不强求您相信我。”

“可我相信您。”洛佩斯说，其实他根本不相信。“那又怎么样呢？”

一面铜锣沉闷地在走廊响起，然后又在楼梯的高处敲响。

“如果是这样，”洛佩斯轻声地说，“你们让我和你们一

① 典型的中产阶级优越感，认为自己家里做的食物比外边卖的都好。

② 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最著名的军事战略理论家。

桌吃饭吗？”

“海盗惜海盗嘛，我非常乐意。”

他们在左舷楼梯角下停住了。精力充沛的阿蒂利奥帮助司机把和善地摇着头的堂加洛扶上楼梯。其他人默不做声地紧随其后。大家已经来到上面之后，洛佩斯想起一件事。

“请告诉我，您看见有人在指挥台上吗？”

帕乌拉望着他。

“我想现在不会有人了。谁都知道我们停泊在吉尔梅斯的对面，我不认为还需要什么亚尔古号船①上的英雄的那只鹰眼。”

“我同意，”洛佩斯点点头说，“不过，说到底总还是有些奇怪。塞纳克里夫·艾登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想呢？”

23

多种饭前点心

皇后汤

法式鸡

三色沙拉

乳酪

梅尔巴冰淇淋

糕点，茶食

水果

① 希腊神话中到海外觅取金羊毛的船。

咖啡，清茶
饮料①

一号餐桌上，贝娃·特雷霍正想方设法在同桌人的对面坐下来，这样，可以让他们欣赏自己的新罩衫和那只人造黄玉手镯，

特雷霍太太认为那些雕花杯子很精致，

特雷霍先生翻寻着夹克衫衣袋，看看是否带来了普罗梅科尔②和阿尔卡·塞尔特塞③，

费利佩忧郁地望着邻桌，那里的气氛非常热烈。

二号餐桌上，拉乌尔对帕乌拉说，吃鱼用的餐具使他想起了从一份杂志上看到的意大利吃鱼餐具的新式样，

帕乌拉心不在焉地听着，一面挑选油浸金枪鱼和油橄榄，

卡洛斯·洛佩斯感到一种神秘的激动，他那中常的胃口随着醋拌葱头末浸大虾和沙拉拌芹菜而不断增大。

三号餐桌上，豪尔赫用手指在放着 hors d'oeuvres④的托盘上面划了一个圆圈⑤，这一举动得到了克劳迪娅微笑的赞赏，

佩西奥专心致志地看着葡萄酒的标签，观察酒的颜色，闻了好一阵子，才把自己的杯子斟得满满的，

梅德拉诺看着餐厅总管，总管看着侍者上菜，侍者看着自己的托盘，

克劳迪娅正在给儿子的面包抹奶油，心里想着要读了比奥

① 以上食谱原为法文。
②③ 均为药品名。
④ 法语，饭前点心。
⑤ 意即吃完所有这些点心。

伊·卡萨雷斯①的小说再去睡午觉。

四号餐桌上，内利的母亲说，她喝菜汤反胃，因此她要细粉丝汤，

堂娜佩帕觉得有点头晕，因此，连船在活动这种话都不能跟她说，

内利看着贝娃·特雷霍、克劳迪娅和帕乌拉，心想，有地位的人衣着总是与众不同，

长毛绒为这些面包如此小巧独特而惊叹不已，但是，当他掰开一个时，便大失所望，因为尽是没有心儿的面包壳。

五号餐桌上，雷斯特利老师给他的聚谈者们斟满了酒杯，并仪态优雅地评论布尔戈贝②红葡萄酒和 Côtedu Rhône③ 的优点，

堂加洛吧嗒了一下嘴，提醒侍者他的司机将在寝舱里吃饭，那是一个食欲旺盛的人，

诺拉为自己不得不同两个老先生坐在一起而痛心，她心中自问，不知卢西奥能否让餐厅总管设法把他们调换一下，

卢西奥任凭别人给他盘子里放满沙丁鱼和金枪鱼，他第一个觉察出桌子轻微摇晃了一下，接着，原来将舷窗圆周分为两半的红烟囱渐渐消失了。

此时一片欢腾，豪尔赫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去看船只调动，雷斯特利老师的乐观情绪如同一道光圈环绕着他的笑脸，堂加洛并没有因此改变他那心存疑虑的表情。只有梅德拉诺和洛佩斯互相递了个眼色，仍在继续等待着高级职员的到来。餐厅总

① 阿尔多弗·比奥伊·卡萨雷斯（1941—），阿根廷小说家。

② 法国地名，以生产葡萄酒著称。

③ 法国的一种名酒。

管听到洛佩斯的低声询问，抬起双手作了个沮丧的手势，并说他打算派遣一个侍者再去敦请。什么叫打算派遣？是的，因为在新的命令下达之前，与船尾的联系仍是缓慢的。为什么？似乎是因为技术问题。这是马尔科姆号上第一次发生的事故吗？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究竟是什么意思？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洛佩斯强忍着没有对他说出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常说的那句“嗨，朋友，去你个屌吧”，而是接受了侍者送来的气味冲鼻而滋味甘美的一片乳酪。

“对他一点法子也没有。”他对梅德拉诺说，“这得我们自己想办法，哼。”

“先喝了咖啡和白兰地。”梅德拉诺说，“咱们到我的寝舱集合，再通知一下科斯塔。”他转身对正在同克劳迪娅攀谈的佩西奥说，“您怎么看这些事情？朋友。”

“我视而不见。”佩西奥说,“我太阳晒多了，觉得身体内部都亮了。与其说我在观察，倒不如说我被观察。整个上午我都在想出版社，想我的办公室，无论我多么集中精力，也想象不出它们的实际样子。我天天在那儿干，干了十六年，仅仅因为现在太阳烤热了我的脑门，周围是河水，那些就成了海市蜃楼，这怎么可能？真是应该十分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神秘性。”

“这很简单，就叫带薪休假。”克劳迪娅说。

阿蒂利奥·普雷苏蒂的声音盖过了别人的声音，他兴奋地欢呼送到的一杯梅尔巴冰淇淋。与此同时，贝娃·特雷霍作出一个高雅的睥睨表情，拒绝了送给她的那一杯。这个表情的代价只有她自己才清楚。她看看帕乌拉、内利和克劳迪娅，她们都在吃冰淇淋，她有一种痛苦的优越感。但是，她的最大胜利是制服了豪尔赫，这个进门时同她尔汝相称的穿短裤的虫子，

他嘴里吃着冰淇淋，一只眼睛还紧盯着侍者托盘里剩下的那满满的两杯。

特雷霍太太突然惊叫起来。

“怎么啦，孩子！你不喜欢吃冰淇淋？”

“不喜欢，谢谢。”贝娃说，她忍受着弟弟那会意而开心的眼神。

“这孩子多傻。”特雷霍太太说，“既然你不想……”

她正在把杯子搁到自己那并不干瘪的胸脯前边，总管的右手一把将它夺了去。

“已经有些融化了，太太，请您吃这个。”

她顿时满脸通红，丈夫和孩子们都笑了起来。

梅德拉诺坐在床沿，一只脚随着几乎难以察觉的摇晃而摆动。拉乌尔烟斗的香气，使他想起外国侨民俱乐部的晚会，想起他同自己的英语教师司各特的谈话。现在，他想到自己没有通知俱乐部的朋友们便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许司各特会告诉他们，也许不告诉，这要看他当时的情绪。眼下，贝蒂娜也许已经打电话给俱乐部，故意用一种心不在焉的语气。“您明天再打电话，问问威廉或马尔克斯·塞伊。”他心中想。“那些可怜虫们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实际上是我做得不对。”说到底，我为什么要秘密出走？为什么对中奖的事闭口不提？那是在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想起来的，这种猫玩老鼠的游戏更具残忍性。“那几乎是一次报复，而不是一次遗弃。”他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她为什么受到这种对待？就因为她是个好姑娘吗？”他也想到，在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总是看到贝蒂娜的缺点：她是那样的平庸俗气。比如他的那个俱乐部，贝蒂娜就不想去理解。“你又不是外国侨民”（用的几乎是爱国主义腔调）。“布宜诺斯艾利斯有那么多的俱乐部，你偏偏去参加一

个外国佬的……”就因为这样的话语决不再见到她，想到这一点是令人悲怆的。总之，就这么回事。

“我们不必认为自尊心受到伤害。”洛佩斯突然说，“那样一开头就会破坏我们的好兴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对我来说，不舒服的处境开始了。上帝知道我是否惊慌。”

“我赞同。”拉乌尔说，“铁拳藏在猪皮手套里。①我提议，我们要尽可能地运用美国人指责日本人的那种虚假油滑的方式，友好地迈开我们的步伐，走向教堂的前殿②。”

“咱们走吧。”洛佩斯说，“感谢甘蔗酒，嗨，这可是好酒啊。”

梅德拉诺又为他们敬上一杯，随后，大家一起出来。

这间寝舱几乎就在隔断左舷走廊的四通门旁边。拉乌尔开始用内行的目光检查这道门，他扳动一根漆成绿色的杠杆。

“这样不行。这种门用蒸气压力开启，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控制着的。紧急制动杆不能用了。”

右舷走廊的门任凭怎么推也推不开。一声尖厉的哨声使他们有点惊异地转过身来。长毛绒激动而惊恐地同他们打招呼。

“你们也来了？刚才我也在这里推过这扇门，但是，这两道门是开不了的。那些笨蛋们是怎么搞的？他们不该干出这种事，难道不是这样吗？”

“肯定是。”洛佩斯说，“您没有找到别的门吗？”

“全都封死了。”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这里的豪尔赫严肃地说。

“什么门不门的，”长毛绒说，“甲板上有两道门，但是全

---

① 意即外柔内刚。

② 意即船长室。

都锁着。如果没有什么底舱或者其他可以找到的去处……”

“你们正在准备讨伐类脂物吗？”豪尔赫问。

“是啊。”洛佩斯说，“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只看到两个芬兰人，但是，我们这一边的人都不是类脂物，哼。他们可能是蛋白质或纤维质。”

“这小孩说什么来着？”长毛绒惊奇地问，“今天，他怎么说起垒植物来了。”

“是类脂物。”豪尔赫纠正说。

豪尔赫同他们一道探寻，不知为什么使梅德拉诺感到惶惶不安。

“来吧，我们要委托你一项精细的任务。”他对豪尔赫说，“你到甲板上去，好好守着那两道门。可能类脂物们要从那里出来。你一发觉哪怕最细微的不安迹象，就吹三声口哨。你会大声吹口哨吗？”

“会一点儿。”豪尔赫难为情地说，“我的牙齿有缝。”

“你不会吹口哨？”长毛绒说，他热切地给他做示范。“你看，这么吹。”

他将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放进嘴里，然后吹出一声刺耳的口哨。豪尔赫把手指并拢，他想可能吹得好，向梅德拉诺作了个同意的表示，就跑步而去了。

“好了，我们继续找。”洛佩斯说，“最好分头行动，谁先找到通道，立即通知其他人。”

“好极了。”长毛绒说，“这样，我们似乎在玩警察与小偷的游戏。”

梅德拉诺回到寝舱去找香烟。拉乌尔看见费利佩在走廊的另一头。他新穿了一条蓝布工装裤和一件方格衬衫，像电影中的人物一般出现在尽头的门口。拉乌尔向他解释了正在做的事情，他们一同来到连接两个走廊的中心通道。

“我们到底在找什么呢？”费利佩茫然地问。

“我哪里知道。”拉乌尔说，“比方说，要到船尾去。”

“船尾大概跟船头差不多吧。”

“也许。但是，因为不能去，它就变得不同寻常了。”

“您认为是这样吗”？费利佩说，“肯定是因为有东西坏了。今天下午门准会打开。”

“那就好了，可以去看看是否跟船头一样。”

“啊，当然。”费利佩说，他越听越糊涂了。“是啊，如果为了消遣，那是不错，也许我们能找到一条通道赶在别人之前到达那里。”

拉乌尔暗自寻思，为什么唯独洛佩斯和梅德拉诺同他的感觉一样，而其他人看到的只是一场游戏。“归根结底，对我来说也是一场游戏。”他心想，“区别在哪里？有一个区别，这是肯定的。”

他们来到左舷走廊时，拉乌尔发现了那道门。门很窄，涂着像走廊墙壁那样的白颜色，嵌入门板的弹子锁门把，在这昏暗之中几乎看不出来了。他不抱多大希望地推了推，觉得门开了。从半开的门缝中可以看见有一道楼梯通到下面，消失在黑暗中。费利佩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从右舷走廊传来洛佩斯和阿蒂利奥的谈话声。

“我们告诉他们吗？”拉乌尔斜眼望着费利佩问。

“最好不要告诉。我们自己下去。”

拉乌尔开始下楼梯，费利佩随手带上背后那扇门。楼梯通向一条几乎只有一盏紫光灯照明的走道。走道两旁没有门，只听到机器的轰鸣。他们悄悄地走到一处关闭着的四通门跟前。两边还有像刚才在过道里发现的那种门。

“走左边还是走右边？”拉乌尔说，“你选择吧。”

这种你我相称，费利佩听来觉得很稀奇。他用手指了指左

边，没有勇气用同样的方式称呼拉乌尔。拉乌尔轻轻地试了试弹子锁门把，门打开了，那是一间散发着幽闭气味的阴暗底舱。两旁是一些金属柜和涂着白色的搁板架。这里有工具、木箱、一个旧指南针、装铁钉和螺钉的铁盒子、胶水和金属片边角。费利佩走近舷窗，用一块破布擦窗玻璃，这时，拉乌尔揭起一只白铁箱的盖子，随即又放下来。现在，透进了更多的阳光，他们渐渐地适应了这种如同鱼缸中的光线。

"这是工具储藏室。"拉乌尔嘲笑地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取得成果。"

"还要找一扇门。"费利佩掏出香烟，递给拉乌尔一支。"您不觉得这艘船有点儿神秘吗？我们甚至不知道它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这倒使我想起很久以前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约翰·加菲尔德①主演的。他们登上了一艘连水手都没有的船，最后，这艘船驶向了死亡。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让人看得全神贯注。"

"不错，那是萨顿·文②的一部作品。"拉乌尔说。他坐在一张木工台子上，从鼻孔里喷出烟来。"你一定很喜欢电影吧，嗯。"

"当然啦。"

"你常去看吗？"

"经常去看。有一个朋友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总是一同去罗卡影院，或者去市中心的影院。星期六晚上我们过得很快乐。"

"你这样认为吗？啊，自然，市中心非常热闹，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姑娘。"

① 美国一演员。

② 美国一作家。

“那当然。”费利佩说，“您的夜生活想必相当多。”

“有一点，是的。现在不多了。”

“噢，当然，人一结婚……”

拉乌尔微笑着看看他，继续抽烟。

“你搞错了 我没有结婚。”

费利佩满脸通红，他试图以咳嗽掩饰窘态。

“对了，我是想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实际上，你是有些厌烦同你的父母和姐姐一同来，不是这样吗？”

费利佩把目光转向一旁，感到很不自在。

“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总认为我太年轻，由于我有权利带出他们，于是……”

“我也认为你太年轻。”拉乌尔说，“不过，我更希望你一个人出来，正如我一个人出来一样。”他补充说。“这样也许更好些，因为在这条船上……说到底，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费利佩也不知道，他看看手，又看看鞋。“他觉得像光身子骑马，行走在少年和青年两个时代，两种状态之中，跟他的姐姐一样。”拉乌尔想。他伸出手臂在费利佩头上拍了拍，却见费利佩带着惊恐和屈辱的神情向后退。

“但是，你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朋友，”拉乌尔说，“总算有了一个，不对吗？”

他咂了咂那紧绷着的、矜持的嘴巴，如同品尝美酒一般，绽出了他那徐缓、胆怯而热诚的微笑。拉乌尔长出了一口气，从桌子上站起身来，徒劳地打算打开柜子。

“唔，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前进。你没有听到说话声吗？”

他们把门打开一半。声音来自右边的客舱，那里在用一种

陌生的语言交谈。

“是类脂物。”拉乌尔说，费利佩惊慌地望着他。“这是豪尔赫给这一边的水手们取的绰号。那么？”

“我们走吧，您愿意吗？”

拉乌尔猛地推开了门。

起初，海风吹着船尾，待马尔科姆号驶出开阔海面之后，风又改变了方向，击打着船头。太太们做出选择，离开了甲板。然而，卢西奥、佩西奥和豪尔赫则留在船首顶端，手扶桅杆，正如豪尔赫富有想象力地所说的，他们看着被风吹起的一道道绿色巨浪。对卢西奥来说，那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他非常熟悉河口三角洲，至于水，到处的水都一样。当然，他还是喜欢的，但是，他依旧对佩西奥的评论和解释充耳不闻，他不可避免地再次想到诺拉，她已经宁愿（为什么叫已经宁愿？）同贝娃·特雷霍一道留在阅览室里翻阅杂志和旅游手册。他的脑海里重复着诺拉醒来时说的含混的话，想着他不顾诺拉的抗议与她一起洗淋浴，诺拉全身赤裸地站在喷头下，他想给她的背上擦肥皂并亲吻她那温暖而滑润的躯体。但是，诺拉依然拒绝正面看他赤裸的身体，她捂住自己的脸，转过身去寻找肥皂或梳子，以至等他被迫匆忙围上一条浴巾，把头伸到一个冷水水龙头下面时才回过身来。

“依我看，这些排水口跟小水渠一样。”佩西奥说。

豪尔赫认真听解说，询问和领会，他佩服（以自己那种轻易相信的方式）魔术师佩西奥，无所不知的佩西奥。他也喜欢卢西奥，因为他同梅德拉诺和洛佩斯一样不叫他小孩或儿童，也不像贝娃的母亲那个胖妇一样称他为“婴儿”，那女人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笨蛋。但是，眼下唯一重要的是海洋，因为这就是海洋，这水就是咸水，在它的下面便是棘鳍目鱼和其他种

类的海鱼，同样也能看到像儒勒·凡尔纳小说中所描写的水母和藻类植物，或许还能看到圣特尔莫[1]之火。

“你以前就住在圣特尔莫[2]，是吗？佩西奥。”

“是的，但是因为厨房里有老鼠，我就搬走了。”

“你认为我们的航速是多少节[3]？嗯？”

佩西奥算了算，说是十五节左右。他慢慢地也说出一些从书上学来的漂亮话，这些话现在又使豪尔赫为之着迷：纬度、航向、船舵、反射环、远海航行。他所遗憾的是那些帆船已经消失了，因为那些读物可以使他一连几个小时地谈论桅杆、主帆和船首支索帆。他记得整句整句不知出处的话：“这是一个大罗经柜，带有玻璃护罩，两边各有一盏铜罩灯，以便夜间照亮罗盘。”

游船与哈格伊奥斯·尼科拉斯、潘神、法尔孔等几艘船交叉而过。一架水上飞机飞越上空，似乎在观察这些船只。随后出现了一道已经染上黄色和傍晚天色的海平线，他们孤独了，第一次感到孤独。没有了海岸线，没有了浮标和小船，更没有银鸥或一片片挥动双臂的波浪。在巨大的绿色旋流中心，马尔科姆号向南方驶去。

“喂”，拉乌尔说，“从这里能上船尾吗？”

两个水手中的一个表情无动于衷，似乎没听懂；另一个虎背熊腰、大腹便便的男子倒退了一步，开了口。

“Hasdala，”他说，“不叫船尾。”

“为什么不叫船尾？”

---

① 即磷火。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城区，豪尔赫将磷火与此地名混淆了。

③ 国际通用航海速度单位，一节等于1海里/小时。

“这里不叫船尾。”

“那什么地方叫船尾？”

“不叫船尾。”

“这个家伙说不了几句话，”费利佩嘟哝着说，“真是愚不可及，我的妈呀。看他胳膊上刺的蛇形花纹。”

“你想干什么。”拉乌尔说，“他们不过是类脂物罢了。”

那个块头较小的水手退到了客舱的尽头，那里还有一道门。他背靠墙，憨厚地笑着。

“高级职员，”拉乌尔说，“我想找个高级职员谈谈。”

能说话的那个水手抬起双手，掌心向前。他看着费利佩将拳头伸进蓝布工装裤的衣兜里，作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通知高级职员。”类脂物说，“奥尔弗去通知。”

奥尔弗在里面答应了，但是，拉乌尔并不满意。他仔细看看这客舱，觉得比左舷的宽敞多了。这里有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个板凳，一张双层床，上面放着零乱的床单，两张海底地形图用金黄色的图钉钉在墙上。在一个角落里，他看到一个板凳上摆着一台留声机。在一块破烂的地毯上睡着一只黑猫。那是作储藏室和寝舱的两用房间，两个水手（穿着条纹衬衫和满是污垢的白裤子）不像是住在这里。但是，这也不可能是高级职员的卧室，除非机械师们……“然而，我哪里知道机械师们是怎样生活的？”拉乌尔自言自语地说。“这种两用舱倒像康拉德和斯蒂文森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样子，哪里像一条当今的船……”

“好吧，您去叫高级职员。”

“Hasdala，”那个饶舌的水手说，“回船头去。”

“不。要见高级职员。”

“奥尔弗去通知高级职员。”

"现在就去。"

为了不让旁边人听见，费利佩低声问拉乌尔，他们似乎最好回去找另外那几个人。既然在场的人谁也无意采取任何意义上的主动精神，他为这种僵持局面担忧。那个纹身的大个子水手继续毫无表情的望着他，费利佩对此深感不安，他无法忍受这种死盯着的眼睛，尽管那目光是亲切和好奇的，但是，他难以承受这如此强烈的盯视。固执的拉乌尔坚持让奥尔弗去找高级职员，但奥尔弗只是静静地听着，身子靠在门上，不时露出一副无知的神态。

"好吧，"拉乌尔耸耸肩膀，"我看你说得有理，最好我们先回去。"

费利佩先出来。在门口，拉乌尔两眼盯住纹身的水手。

"高级职员！"他高声喊叫，随即关上了门。费利佩已经开始从原路退回，而拉乌尔此时却紧贴住门站着。客舱里传出了奥尔弗的声音，那是一种近乎嘲弄的刺耳声。另一个则发出一声使空气为之震颤的笑声。拉乌尔紧咬嘴唇，迅速打开左边的门，腋下夹着前不久才打开盖子的白铁盒子转身退了出来。他顺着走道猛跑，一直跑到楼梯脚下赶上费利佩。

"赶紧跑。"他说，一步两个台阶地往上爬。

费利佩大吃一惊，以为有人在追击。当他看到铁盒子，便挑起眉毛。但是，拉乌尔把手按在他的背部，推着他继续往上爬。费利佩隐约记起拉乌尔正是在这个楼梯上开始同他尔汝相称的。

24

一个小时之后，酒吧侍者跑遍了各个寝舱和甲板，通知旅客们说有一位高级职员在阅览室里等着他们。一部分太太们已经晕了船，堂加洛、佩西奥和雷斯特利老师在自己的寝舱里休息，只有克劳迪娅和帕乌拉陪伴着那些男人们，他们已经知道拉乌尔和费利佩前去探险的事。高级职员是一个干瘦而多疑的老头，他不时地将手掠过灰白的“à la brosse”①，用西班牙语表达意思很艰难，然而很少出错。梅德拉诺认为他不是丹麦人就是芬兰人，但没有太充分的理由。

高级职员以马亨塔·斯塔尔公司和马尔科姆号船长的名义向大家表示欢迎，船长眼下无法亲自出面欢迎他们。他深表遗憾地说，由于一项意外工作的干扰，未能尽早召开一次会议，因而，对于旅客先生们可能产生的轻微不安他很理解。现在已经采取各种措施，以使这次远航变得十分快乐；旅客们将会有一个游泳池，一个日光浴场，一个体操馆和游艺室，两张乒乓球台，一个金蟾吞金②，以及音乐磁带。餐厅总管负责收集大家提出的建议，高级职员们则理所当然地听候旅客们的吩咐。

“有几个太太晕得很厉害。”克劳迪娅的话打破了演讲之后出现的不愉快的沉默，“船上有医生吗？”

高级职员明白医生很快就会来为健康者和病人服务。早就

① 法语：刷子似的短发。

② 一种向青蛙模型的口中投掷钱币的游戏。

等待这一时刻的梅德拉诺站了出来。

“很好，十分感谢。”他说，“还有两件事情，我们很想请您解释一下。第一，您到这里来是出于自愿，还是因为这些先生中的一个坚持要求高级职员出来；第二件事情很简单：为什么不能到船尾去？”

“对！”长毛绒叫喊起来，他的脸色有点发绿，但仍以一个男子汉的精神抵抗着晕船。

“先生们，”高级职员说，“我早就该来看望大家了，但来不了，这和被迫……暂时中断与船尾的往来出于同样的原因。请诸位注意，那里并没有什么可看的，”他迅速地补充说，“只不过是船员，货物……你们在这里多舒服啊。”

“您所讲的这些原因是什么？”梅德拉诺问。

“遗憾的是我的命令……”

“命令？我们又不是在战时。”洛佩斯说，“我们并不是在潜水艇的监视下航行，你们也不是运送原子武器或者其他类似的物品。莫非船上有原子武器？”

“噢！没有。这是什么话。”高级职员说。

“阿根廷政府知道我们是在这种条件下上船的吗？”洛佩斯话中带刺地追问。

“唔，同政府的谈判是在最后时刻进行的，至于技术方面的问题，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马亨塔·斯塔尔公司，”他不无自豪地补充说，“具有善待乘客的传统。”

梅德拉诺知道对话已经开始兜圈子，自己要踩着自己的尾巴了。

“船长叫什么名字？”他问。

“史密斯，”高级职员说，“史密斯船长。”

“跟我一样。”洛佩斯说，拉乌尔和梅德拉诺笑了。高级职员明白，笑声表明洛佩斯在瞎说，于是皱起了眉头。

“他原先叫洛瓦特。”拉乌尔说，“噢，还有一件事，我可以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发个电报吗？”

高级职员在回答之前思索片刻。可惜马尔科姆号上的无线电设施无法收发普通电文。当船中途在彭塔阿雷纳斯停泊时，邮局……然而，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方式让人觉得到那个时候，拉乌尔已不必向任何人拍发电报了。

“这是暂时情况。”高级职员补充说，他用表情请求大家体谅这种情况。

“您瞧，”洛佩斯说，他越来越感到厌烦，“我们这些人丝毫也不想让这次愉快的远航中途夭折。但是，我个人认为，你们的船长或者别的什么人采取的这种方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为什么不说明一下把我们圈在船头的原因？——是的，请不要板起这傲慢的面孔。”

“还要问件事。”卢西奥说，“到了彭塔阿雷纳斯之后，再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这个中转站也非常稀奇，叫什么彭塔阿雷纳斯①。”

“噢，带往日本。这是一次横渡太平洋的愉快旅行。”

“我的妈呀，开往日本！”长毛绒惊讶地说，“这么说，我们不去科帕卡瓦纳②了？”

“路线以后再谈。”拉乌尔说，“我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到船尾去，为什么我们必须像老鼠一样寻找道路？还碰上了你们那些不放我通行的水手。”

“先生们，先生们……”高级职员环顾四周，似乎在寻找某个没有介入这种逐渐强烈的反抗之中的人。“请理解我们的观点是……”

---

① 意即沙岬。

② 的的喀喀湖东南一半岛，巴西领土。

“您把话说透，到底是什么原因？”梅德拉诺生硬地说。

一阵沉默——在这沉默中清楚地听到有人把小勺掉在酒吧地上——之后，高级职员以明显的沮丧神情耸了耸他那瘦削的肩膀。

“总之，先生们，我本想缄口不语，因为你们开始了一次愉快的带薪旅行。我们还来得及……对，我知道。好吧，很简单：在我们的人当中，有两例斑疹伤寒病。”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梅德拉诺，他那种冷酷的暴烈方式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但是，当他刚刚开始对高级职员讲起如今已不是那放血治疗和烟熏消毒的年代时，这位高级职员已经不胜厌烦地举起了双臂。

“请您原谅，是我解释错了。我应该说是第二百二十四号斑疹伤寒。无疑，你们对此并不十分了解，这恰恰是我们的问题。人们不太了解第二百二十四号。医生懂得最现代化的疗法，并在应用当中，但他认为眼下需要一种……保健区域。”

“请告诉我一点情况。”帕乌拉突然发问，“昨天晚上我们怎么能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起航？难道当时还不知道你们的什么第二百多少号吗？”

“他们知道的，”洛佩斯说，“所以，立即不让我们到船尾去了。”

“这么说，港口的防疫站为什么给他们放行？既然发现了斑疹伤寒，为什么让他们上船？”

高级职员仰望着天花板，越来越显得困乏。

“请不要逼迫我讲出命令所不允许我讲的事情，先生们。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相信在几天之后病人会度过……传染期。眼下……”

“眼下我们完全有权利推测，我们被掌握在一帮既得利益者手中……”洛佩斯说，“哼，是的，正像您已经听到的。你

们在最后一刻接了一笔好生意，于是对船上发生的事情闭口不谈。你们的史密斯船长一定是个道地的黑奴贩子，您可以去把我说的这些话告诉他。”

高级职员倒退了一步，竭力忍受着。

“史密斯船长是两个病人中的一个。”他说，“是病得最重的一个。”

不等有人找到一句反驳的话，他就走了。

阿蒂利奥双手抓住栏杆返回甲板，在内利、内利母亲和堂娜罗西塔的折迭椅旁边那把折迭椅上躺下，这三个女人正在轮番呻吟。她们三人就像堂娜罗西塔向同样患病的特雷霍太太解说的那样，都程度不同地晕船了，不过她只是晕没有吐，内利和她的母亲却是一个劲地呕吐。

“我告诉过你们不要喝那么多苏打水，现在你们的胃很虚。您觉得难受，是吗？马上就有反应，可怜的人儿。我幸运的是只觉得晕，几乎没有吐，只是胃里有些翻腾。可怜的内利，您看她多难受。我在第一天光吃干东西，所以都存在胃里。我想起那次我们坐小艇去拉多里塔① 游乐场，回来时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呕吐的。其他人，可怜哟……哎，您看堂娜佩帕，她晕成什么样子了。”

一个手提水桶和锯末的芬兰水手准备清扫被吐得一塌糊涂的甲板。在狂怒和沮丧的叫苦声中，长毛绒用双手抓扯自己的脸。

“我这不是晕船。”他对迷迷糊糊地看着他的内利说。“一定是那冰淇淋惹的祸，况且我连续吃下两杯……你觉得怎么样？”

“不好，阿蒂利奥，很不好……你看妈妈，真可怜。不能

① 虎城一游乐场所。

叫医生来看看吗？”

“叫什么医生，我的妈呀。”长毛绒叹了一口气。“如果我给你讲讲新闻……最好我不对你讲，讲了又会使你生气。”

“这是怎么啦，阿蒂利奥？你可以告诉我。这条船为什么晃得这么厉害？”

“涨潮了。”长毛绒说，“秃子会给我们解释有关大海的一切知识。哎哟，船斜得多厉害呀，你看，你看，那一排巨浪似乎要盖过我们的头顶……你要不要洒点香水在手帕上？”

“不要，不要，你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会出什么事呢。”长毛绒说，他强忍着从喉咙里往上冒的一个奇怪的圆球。“我们当中有人患了淋巴腺鼠疫，就在我们当中。”

25

帕乌拉的一阵笑声和几句并非特意针对某个人的含糊或愤怒的话语打破了沉默之后，拉乌尔决定请求梅德拉诺、洛佩斯和卢西奥同他一起到他的寝舱去一会儿。以为他们去喝白兰地和一同聚谈的费利佩发现，拉乌尔没有作任何让他一起去的暗示。他疑心重重地又等了一会儿，但是，第一个走出大厅的就是拉乌尔，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感到自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被扒掉裤子一样沮丧，他独自同正在谈论去甲板的帕乌拉、克劳迪娅和豪尔赫留了下来。他们还没来得及发表任何议论，费利佩便冲出房门，跑回自己的寝舱，幸好他父亲不在舱里。他十分恼恨和迷惘，一时间竟倚着舱门茫然地揉着眼

睛。“那家伙究竟是怎么认为的？”他努力思索，“那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不怀疑他们聚在一起是讨论行动计划，但他们却把他排斥在外。他点燃一支烟，随即扔掉；又点燃一支，他感到有些恶心，便用鞋踩灭了。那么长久的谈话，那么深厚的友谊，而现在……但是，当他们开始下楼梯时，拉乌尔曾问他是否要通知别人，随即接受了他的否定意见，似乎拉乌尔愿意带他去冒险。后来在空舱里谈话，他凭什么跟自己你我相称，最后又将自己像破布一般扔掉，去跟别人呆在一起。他为什么说现在已经把自己看作朋友，为什么还许诺给自己一个烟斗……他感到哽咽，他将目光从正在看着的床上移开，眼睛里有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在滚动，随后溢出眼眶，流在脸上。他愤怒地双手捂住脸，进入卫生间，将头伸进盛满冷水的盥洗池。然后，去坐在床脚，特雷霍太太已经在那里放了几条浴巾和一套干净的睡衣。他拿起一条浴巾死死地盯着，嘴里嘟哝些含糊不清的咒骂和抱怨。他在激愤之中，渐渐幻想出一个壮烈牺牲的故事：他把他们几个人全救了，不知是在什么情况下救的，然而，确是他救了他们，他的心脏挨了一刀，倒在帕乌拉和拉乌尔的脚下，听他们倾诉痛苦和悔恨的话，拉乌尔抓住他的手，绝望地紧紧握住，帕乌拉亲吻他的前额……那些倒霉鬼们吻他的前额，求他原谅，然而，他要像众神那样闭口不言，像成人一样地死去，这是他在什么地方读过的语句，当时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在像成人一样死去之前，要让这帮自以为是的家伙赞扬他一番。他首先表现出了一种极端的蔑视，一种冷若冰霜的感情。早上好，晚上好，到此为止。他们一定会来找他，向他吐露内心的不安，此时便是他的复仇机会。啊，你们想到这事？我不同意。我有自己的见解，但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不，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是第一个发现底舱通道的，难道你们至今还信任我吗？一个人的作为能够帮助别人，

这就是成果。如果我们在底舱出了事情，该怎么办？你们爱笑什么便笑什么，我不想为任何人动一下手指头。当然，现在你们正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调查，这几乎是这条糟糕的船上的唯一消遣。见鬼，他自己也可以以他的方式进行调查。他想到了右边客舱的两个水手，想到了那个纹身人。那个叫奥尔弗的似乎更好接近些，如果单独遇上他……他觉得自己到了船尾，第一个发现了甲板和船尾舱口。啊，那种瘟疫，具有超级传染性，船上的人都没有种牛痘。刀插心脏地死去或染上二百几十号瘟疫而亡，说到底是……他眯缝着眼睛，以便体会帕乌拉的手在他前额的抚摩。“小可怜，小可怜。”帕乌拉一面抚摩一面说。费利佩一滑就仰面朝天躺倒在床上，眼望着墙壁。小可怜，多么勇敢。是我，费利佩，我是拉乌尔。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全是血，小可怜。不，我一点也不痛苦。使我痛苦的不是这些创伤，拉乌尔。帕乌拉会说：“别说话，小可怜，你等着我们给你脱掉衬衫。”而他则像现在一样，紧紧地闭上眼睛，但是，他却看到了帕乌拉和拉乌尔在为他而哭，他将像现在感觉到自己的手愉快地在衣服上摸索一样，感觉到他们的手。

“你要表现得像个天使，”拉乌尔说，“做个弗洛伦斯·南丁格尔①，为那些可怜的晕船的太太服务吧，尽管你的脸色也有些发青。”

“胡扯，”帕乌拉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撵出寝舱。”

“因为，”拉乌尔解释说，“我们要开个军事法庭。像个勤劳的蚂蚁一样吧，去给需要者分发德拉马米纳②。进来吧，

① 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著名护士，护理学科的创始人。

② 一种晕船药。

朋友们，哪儿能坐就坐哪儿，先从床上坐起。”

洛佩斯看着帕乌拉手拿拉乌尔当作灵丹妙药给她的药瓶怏怏而去之后，最后一个进来。他在寝舱嗅出了帕乌拉的气味。刚一关上门，他就透过烟斗的氤氲烟云和木材的清香，闻到了花露水、湿头发或许还有化妆品的气味。他回想起曾经看到帕乌拉斜躺在里边那张床上，卢西奥已经在那里坐定，他没有去坐在他的身边，而是双臂交叉站在门口。

梅德拉诺和拉乌尔称赞寝舱的电力设施，这是马亨塔·斯塔尔公司所拥有的最新成套设备。但是，门刚一关上，大家刚有些新奇地观察了那些电器，拉乌尔便一改乐天派的神态，打开壁柜，取出白铁盒子。他把盒子放在桌子上，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用手指猛敲铁盒的盖子。

“我认为，”他说，“关于咱们的处境，白天已经谈论得够多的了。不管怎么说，我还不太了解你们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一下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既然我在——就像议会里所说的那样——发言，那么我就先谈自己的意见。诸位已经知道，我和少年特雷霍一起，同住在底舱里的两个人进行了一场极有教益的对话。从这次对话中，或者确切地说，从对话过程的气氛中，以及从我们刚刚忍受的同高级职员的有益会谈中，我得出一个印象，即在相当明显的玩笑之上，又增加了某种较为严肃的问题。一句话，我不相信存在任何玩笑，而是我们成了某种骗局的牺牲品。当然，与一般的骗局毫无相似之处，较为……玄奥，如果诸位允许我使用这个坏字眼的话。”

“为什么是坏字眼？”梅德拉诺说，“那个惧怕高雅言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知识分子已经出场了。”

“让我们听明白了，”洛佩斯说，“为什么说玄奥？”

“因为，如果我朝科斯塔朋友的方向领会，这一隔离的直接原因——不论它是真是假——便会掩盖另一种我们所不理解的

事情，恰恰由于这类事情较为……对了，就是正在争论的这个词。”

卢西奥吃惊地望着众人，在一瞬间，他问自己大家是否串通一气来嘲弄他。他恼恨自己丝毫未想到他们想说的事情。最后咳嗽起来，做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已经觉察出他的表情的洛佩斯，亲切地抬起了手。

“咱们来制定一个小型的行动方案，正像我和雷斯特利老师在我们尊敬的沙龙里说的那样。我建议把奇思异想锁起来，以尽可能现实的方法对待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有关嘲弄或者有可能欺骗的说法，因为我怀疑高级职员的讲演说服了哪个人。我认为秘密——权且这么说吧——跟起初一样，现在仍然存在。”

“毕竟有斑疹伤寒的问题。”卢西奥说。

“您相信这个？”

“为什么不信？”

“我觉得那是彻头彻尾的假话，”洛佩斯说，“虽然我无法解释缘由。我们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船，马尔科姆号当时又是停在北边的泊位，一条有两例如此可怕的病症的船能够这样戏弄海港的主管机构，也很难让人相信。”

“唔，这是讨论的话题，”梅德拉诺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暂时把它搁到一边，我们的心理健康就会受益。我为自己如此多疑而深表遗憾，不过，我觉得上面所说的主管机构在昨天下午六点钟陷入了困境，又摆脱了困境，摆脱的方式是尽善尽美的，或者说既无所顾忌，又直截了当。我知道这不能解释前半截，即马尔科姆号为什么带着这种瘟疫入港。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想到某种含糊的解决方法。”

“疾病可能是在船停码头之后发生的。”卢西奥说，“那些病有潜伏期，真的。”

“是的，有可能。马亨塔·斯塔尔公司不想失去最后一刻得到的这笔生意。为什么不想失去？回答这个问题，对我们毫无用处。让我们从我们已经上船并远离海岸这一基点出发吧。我们该怎么办？”

“得，这个问题应该首先提出。”洛佩斯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取得一致吧。”

“高级职员解释了斑疹伤寒的事。”卢西奥略感迷惘地说，“我们最好安安静静地呆着，至少呆几天。我们的旅程是相当长的……带我们去日本不好吗？”

“高级职员可能撒了谎。”拉乌尔说。

“怎么会撒谎！这么说……没有斑疹伤寒？”

“亲爱的，在我看来，斑疹伤寒完全是谣言。像洛佩斯一样，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I feel it my hones，① 就像我们的英国人说的。”

“我同意他们俩的意见。”梅德拉诺说，“也许船的另一头有人生了病，但这并不能解释船长（除非他真是病人之一）和高级职员们的行动。似乎我们一上船，他们就在考虑如何支配我们，而且从那会儿起，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一开始就非常客气，几乎不会引起我们的怀疑。”

“是的，这件事现在涉及了自尊心问题。”洛佩斯说，“我们对缺少礼貌都很气恼，也许这是夸大其辞。无论如何，我不隐瞒这个事实：除了每个人的气愤之外，这种使我烦恼的锁门主意里，一定还有什么蹊跷。这似乎使这次远航实际上不成为一次旅行。”

卢西奥对本来仅仅略有同感的这种反抗情绪越来越感到吃惊，便赞同地低下了头。如果过于认真，那么一切都将归于失

① 英语：我深感遗憾。

败。愉快的旅行，见鬼……大家为什么如此神经过敏呢？门不就是那么回事……一旦甲板上安装了游泳池，组织起游戏和娱乐活动来，船尾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在有些船上就是不许去船尾（或船头），人们并未因此而惴惴不安呀。

“如果我们所知道的确实是个秘密，那就好了，”洛佩斯一面说一面坐到拉乌尔的床沿上。“不过，也可能是出于固执，出于不礼貌，或者仅仅由于船长把我们当成了整整齐齐堆放在游船一角的货物。我因此觉得，你们就是由这一点想到自尊心上去的。”

“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确是这样，”拉乌尔说，“那该怎么办？”

“我们强行到船尾去。”梅德拉诺断然地说。

“唔，好，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意见，我支持它。我看洛佩斯也支持，那么，您呢……”

“我当然也支持。”卢西奥急忙回答，“不过，事先必须确认他们不是仅仅由于怪癖而把我们封锁在这一边。”

“最好的方法是坚持要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电报。高级职员的解释我觉得荒唐，因为船上的任何无线电报机恰恰就是用来办这种事的。我们要坚持，从坚持的结果可以推断出那些……那些类脂物们的真实意图。”

洛佩斯和梅德拉诺大笑起来。

“让我们校正一下语汇吧。”梅德拉诺说，“豪尔赫理解的类脂物是船尾的水手们。至于高级职员们，我听他在餐桌上说叫做纤维质。先生们，我们应该对付的是那些纤维质。”

“纤维质们该死。”洛佩斯说，“我一上午都在谈论海盗小说……总之，咱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拒绝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拍发我们的电报——倘若他们是要手腕坑人并且害怕生意砸了的话，更会这么做。在那种情况下，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

么行动。”

“我知道，”梅德拉诺说，“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哼。那就推倒他们一扇门，到那边去走一遭。”

“可如果事情弄糟了……”卢西奥说，“谁都知道船上的法律是不一样的，另有一条……纪律。我对这种事一窍不通，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能超越限度。”

“要说超越限度，那些纤维质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够说明问题了。”拉乌尔说，“如果明天史密斯船长（这时他记起了一个波卡翁塔斯[1]公主参加的复杂的言语游戏，并由此想到了高级职员们的厚颜无耻）忽然想把我们关在寝舱里旅行，这恐怕也在他的权限之内。”

“这跟斯巴达克思[2]说的一样。”洛佩斯说，“人家给他们一个指头，他们便抓住人家整条胳膊；普雷苏蒂朋友一定会这么说，可惜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他。”

“我曾打算让他也来，”拉乌尔说，“但由于他很粗鲁，便没有叫他。过一会儿，我们可以把结论简要地告诉他，并把他也吸引到这种自我解脱的事业中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纤维质和类脂物们对于他犹如痛处插刀。”

“总之，”梅德拉诺说，“我认为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首先，我们完全同意所谓斑疹伤寒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其次，我们要坚持拆除那堵令人窒息的墙壁，要求准许我们在船上随意观看。”

“说得对。措施是：向首都发电报。可能的结果是：被拒绝。下一步：推倒一道门。”

---

① 美国著名小说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1789—1851）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的主人公，其名在西班牙语中含厚颜无耻之意。

② 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

“一切都显得轻而易举，除去推倒门之外。”洛佩斯说，“推倒门的事情，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卢西奥说，“他们可能把我们带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合适的。”

“我同意。”梅德拉诺以略带愤怒的同情盯着卢西奥说，“确切地说，我们后天早晨又在秘鲁大街与五月大街交叉处重逢，恐怕是相当可笑的。但是，朋友，在秘鲁大街与五月大街交叉处恰恰没有四通门。”

拉乌尔作了个鬼脸，将手掠过前额，似乎想驱赶一种困扰他的念头，但是，因为其他人闭口不言，他只得说话。

“你们已经看到，这件事越来越证明了我刚才的感觉。除了卢西奥（他想看日本艺妓和听古琴的乐声，我认为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们其他人宁愿愉快地牺牲这个日出帝国，换取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临街敞开大门的咖啡店。两者之间有比例吗？实际上没有。连最模糊的比例也没有。卢西奥说我们应该平静下来，是对的，然而，这种消极状况的代价很高，要用和服和富士山作报酬。And yet, and yet ……①”

“对，刚才是这话。”梅德拉诺说。

“不错，是这话。不是什么门的问题，亲爱的卢西奥，也不是什么纤维质的事情。很可能船尾是一个散发着焦油和羊毛捆气味的肮脏地方。那里看到的将是同在船头看到的一样的东西：大海，大海，永远是重新开始的大海。And yet……”

“总而言之，”梅德拉诺说，“看来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您也这么认为吗？好，那就一致通过。还没决定的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除雷斯特利和普雷苏蒂之外，眼下我看最好靠我们自己来办这些事。正如在类似的情况下说过的那

① 英语：然而，然而。

样，不必去惊动太太和孩子们。”

“大概没有任何理由去惊动他们。”洛佩斯说，“不过，我倒很想知道，如果遇上那种紧急情况，我们要怎么应付。”

“嗐，这很简单。”拉乌尔说，“您不是喜欢玩海盗游戏吗？那就玩吧。”

他掀开盒子的盖儿。里面有两支38毫米左轮手枪和一支32毫米自动手枪，此外，还有五盒鹿特丹制造的子弹。

26

“Hasdala，”水手中的一个说，随即轻而易举地竖起了一块大木板。另一个水手冷漠地回答一声“sa！”表示同意，将一枚钉子钉进了木板的一头。游泳池的外形基本完成，这一既简单又坚固的建筑耸立在甲板的当中。当一个水手将钉子钉进最后一块直立的大木板时，另一个水手在里面展开一块防水帆布，并开始把帆布四周用皮带扣固定起来。

“这也叫游泳池。”长毛绒抱怨说，“简直是个污水池，让猪在这里洗澡还差不多。您有什么看法，堂佩西奥？”

“我痛恨露天洗澡，”佩西奥说，“可能吞下别人的头皮屑的时候，更是痛恨。”

“是的，可是这很好，您想怎么着。您从没去过巴拉卡斯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吗？那游泳池里放了消毒剂，是按照奥林匹克游泳池的尺寸修的。”

“奥林匹克的尺寸？那是什么？”

“这……奥林匹克运动会要求的尺寸，还能是什么呢。奥

林匹克尺寸，在所有的报纸上都有登载。然而，您看看这种建筑，全是木板，里面是一块布篷。两年前去过欧洲的埃米略说，在他乘坐的那条船的三等舱有一个全是绿色大理石做的游泳池。如果我知道这里的游泳池是这样，我就不来了，我向您发誓。”

佩西奥眼望大西洋。海岸线已经看不见了，马尔科姆号航行在突然平静的海面上，海面像金属般地发蓝，而船舷边的海浪几乎呈黑色。仅有两只银鸥追逐着游船，它们固执地停栖在桅杆上。

“多馋嘴的银鸥，”长毛绒说，“它们能吞下铁钉。当它们看到一条鱼并飞下来啄食时，我很喜欢。可怜的鱼儿，怎么能经得起那样的啄……您认为在这次旅行中，我们能看到金枪鱼群吗？”

“金枪鱼？是的，很有可能。”

“埃米略说，他在船上一直能看到金枪鱼群和那种飞鱼。但是我们……”

“不要泄气。”佩西奥深情地说，“旅行刚刚开始，这第一天，晕船和疾病的传闻……不过，以后您就会喜欢的。”

“好了，我喜欢。这可以增长见识，不是这样吗？正如征兵一样……同样，像猪狗一样生活，糟糕的饭食和训练……我回想起有那么一次，他们给了我一份饭菜，里边最好的东西就是一只苍蝇……但是，当一个人逐渐学会钉纽扣时，饭食中的任何脏物也不会引起恶心了。现在也是一样，您说呢？”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佩西奥赞同地说，他仍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两个芬兰人如何将水龙带接通游泳池。一股诱人的绿水开始在帆布底层增长，至少豪尔赫是这么说的，他登上大木板，等待着可以往下跳的时刻。已经不那么眩晕的太太们走到跟前去观看干活，她们寻找舒适的位置，以便观赏游泳者。帕

乌拉很快便出现了，她缓慢地走下阶梯，为的是让大家尽情地仔细观赏她那比基尼式红色游泳衣。后面紧跟着的是费利佩，他身穿绿色游泳裤，肩上搭着一条海绵浴巾。在豪尔赫大声告知别人水温十分宜人的带动下，他们已经钻入游泳池，并在这面积有限的池内击打了一阵水花。帕乌拉教给豪尔赫捂住鼻子坐在水底的方法，费利佩仍紧皱眉头，但又禁不住水的诱惑和别人的召唤，他登上池边，要在太太们的惊叫和赞叹声中跳入池内。不一会儿，又有内利和长毛绒加入其中，虽然长毛绒仍坚持其不屑一顾的神态。内利细致地穿一件带有蓝色和深紫色奇怪菱形的整体游泳衣，他问费利佩为什么贝娃不来游泳，费利佩回答说他姐姐至今还受着一种病痛的影响，因此，她不会来了。”

“她发病了？”内利吃惊地问。

“发的是浪漫主义病。”费利佩抽了抽鼻子说，“她是疯子，这可怜虫。”

“噢，真叫我吃惊！您姐姐多可爱呀，这可怜的人。”

“您会渐渐认识她的。您是怎么跟我说这次旅行的？”费利佩问长毛绒，“是哪个聪明人组织的这次旅游？如果我遇到他，一定要直言不讳地数落他，请您相信我。”

“请您告诉我，”长毛绒说，他试图掩饰自己擤鼻涕的动作。“这是什么游泳池，我的妈呀！我们不过三四个人，就已经成了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了。过来，内利，我教给你怎样潜泳。别怕，笨蛋，让我来教你，这样你就会像埃丝特·威廉斯①了。”

芬兰人在围栏的一边加了一块平放着的木板，帕乌拉坐在上面晒太阳。费利佩又跳了一次水，正如在比赛中所见到的那

① 美国一水上舞蹈演员。

样喘着粗气，然后爬到了她的身边。

“您的……拉乌尔怎么没有来游泳？”

“我的……我哪知道。”帕乌拉开玩笑地说，“可能还在跟他那些新交的朋友密谈呢，他们这么一折腾，寝舱里又该有黑雪茄烟的臭味儿了。您没去那里，依我看。”

费利佩斜视了她一眼。不，他没去那里，午饭之后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一会儿书。啊，读什么书呢？唔，现在正读一本《读者文摘》。真带劲，这是一个青年学生的优秀读物。是的，还不错，他带来了最著名的缩写作品。

“缩写作品。”帕乌拉望着大海说。“是啊，这样的作品读起来更省力。”

“当然。”费利佩说，他越来越感到事情有点不妙。“如今现代化的生活，谁有时间去读长篇巨著。”

“不过，您确实也并不十分喜欢读书。”帕乌拉说，她中止了玩笑，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他。她对费利佩深有感触，他太年轻，太漂亮，太愚笨，太荒唐。他只有在不吱声时才能达到某种平衡，他的脸代表着他的年龄，他那被啃了指甲的手总是无所谓地垂着。但是，如果他说话，如果他想欺骗（他说自己十六岁就是欺骗），他的天真可爱便消失殆尽，剩下的只不过是一种笨拙的满足感，他的满足感同样感动了帕乌拉，不过，也令她激愤，他是一面混浊的镜子，在那里，帕乌拉照见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她追求自由的最初尝试，以及许多本来美好的事物却落个不幸结局。费利佩使她感到遗憾，她似乎想抚摩他的头并告诉任何一件能使他趋于稳重的事情。他现在表示喜欢读书，但是，他的学习……怎么？他在学习时不读书？是的，当然要读，但是，只读课本或笔记。那不是像萨默塞特·毛姆①

①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戏剧家。

或者埃里科·维里西莫①的小说一样可以称之为一本书的书。这也好，他还没有像学校里的其他一些同学那样，由于读书过多而戴上眼镜。首要的是生活。生活？什么生活？好了，生活就是走出来，看看外边的事物，像现在这样旅行，认识人……佩拉尔塔老师总是告诉他们，唯一重要的是体验。

“啊，体验，”帕乌拉说，“这当然有它的重要性。那么洛佩斯老师也向你们谈体验吗？”

“不，他不讲这个。假如他想……很明显，他是个学者，但是，他不会像那些卖弄学问的人。跟洛佩斯在一起，我们很愉快。应该研究他，这是对的，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可以跟学生们谈论半个小时星期日的比赛。”

“他可真能聊。”帕乌拉说。

“当然，洛佩斯是个大好人。他不像佩拉尔塔那样爱摆架子。”

“是谁这么说的。”帕乌拉说。

“请相信我，这是真的。您认为他跟黑猫一样吗？”

“黑猫？”

“嗨，就是那个硬脖子。”

“啊，另一个老师。”

“是的，他叫苏梅利。”

“不，我没有想到他。”帕乌拉说。

“啊，对了。”费利佩说，“您怎么去比较。洛佩斯是个好人，这是所有的学生都赞同的。我保证，连我有时候都要研究他。我希望能够成为他的朋友。不过……”

“现在正是机会。”帕乌拉说，“有几个人值得结交。比方说，梅德拉诺。”

---

① 埃里科·维里西莫（1905—1977）：巴西小说家。

"当然，但是他同洛佩斯不一样。此外，还有您的……拉乌尔，我说，"他低下了头，一滴水从他的鼻子滑落下来，"大家都是可爱的人，"他慌乱地说，"虽然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许多。至于拉乌尔，他还很年轻。"

"您别认为他多年轻。"帕乌拉说，"他很快就会变得非常老，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您老师佩拉尔塔说的那种体验，他早就厌烦了。有时候，他又显得过于年轻，干出许多非常愚蠢的事情。"看到费利佩眼中那茫然的神色，她住了口。"再多说几句，我就该成为拉皮条的了。"她开心地想，"让他们自己表现去吧。可怜的内利，她倒像无声电影中的一个演员，对于未婚夫来说，她那遮住全身的游泳衣显得太多余了……这两位为什么不修剪一下腋毛？"

正如世上最自然的事情一样，梅德拉诺俯身从盒子里选了一支左轮手枪，在检查了里面压有子弹及弹膛转动灵活之后，把枪插进裤子的后兜里。洛佩斯正要照此行动，一想到卢西奥便中途停住了。卢西奥伸出手，又缩回去，摇了摇头。

"我越来越不明白，"他说，"我们要这干什么？"

"这不是什么要不要的问题。"洛佩斯毫无顾忌地说。他拿起第二支左轮手枪，递给正在开心地笑着看他的拉乌尔。

"我喜欢老式的东西。"洛佩斯说，"我从来不喜欢自动手枪，那玩艺儿不好使。很可能美国的西部片会解释我对左轮手枪的宠爱。我喜欢强盗片以前的电影中的武器，嗨。你们还记得威廉·S·哈特[1]吗？……很奇怪，今天净回忆起这些事情来，先是强盗，现在又是西部片，这盒子弹我要了，如果您允许。"

---

① 美国西部片的演员。

帕乌拉敲了两次门，走了进来，她很客气地逼迫他们离去，因为她想换游泳衣。她略带惊讶地看到拉乌尔刚刚锁上的白铁盒，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大家出了走廊，梅德拉诺和洛佩斯向自己的寝舱走去，以便把武器藏起来，他们把手枪插在裤兜里，手中捧着子弹盒，两人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滑稽。拉乌尔建议大家一刻钟以后在酒吧会面，随即回到了自己的寝舱。正在卫生间里唱歌的帕乌拉听到了开壁柜抽屉的声音。

"那些武器是什么意思？"

"嗐，你已经知道这不是糖渍蜜饯栗子。"拉乌尔说。

"我知道，那铁盒不是你带上船的。"

"对。这是战利品，确切地说，是一场暂时的冷战的战利品。"

"你们想玩当坏人游戏吗？"

"首先用尽一切外交手段，亲爱的。虽然没有必要，我还是要对你说，如果你不向女人和小孩提到这种战斗准备，我会感谢你。也许一切都会以一种非常可笑的方式结束，那么我们保存的武器就只能作为马尔科姆号的一种回忆。眼下，无论允许还是不允许，我们都作好了去看看船尾的充分准备。"

"Mon triste cœur bave à la poupe, mon cœur couvert de caporal."① 帕乌拉声音单调地唱着，身穿比基尼游泳装走了出来。拉乌尔赞叹地打了个口哨。

"谁都会认为这是你第一次看到我穿袒露的服装。"帕乌拉照着壁柜的镜子说，"你不换换衣服？"

"等一会儿再说，现在，我们要和纤维质们开战。在旅行中，你的腿显得多么细长啊。"

"不错，别人也这么说。如果我能给你做模特儿，你有权

① 法语：我悲伤的心在为船尾淌口水，我的心间充满了烤烟味。

任意画我。不过，我猜想你可能已经选择了别的模特儿。”

“请你别再讽刺人了。”拉乌尔说，“难道海碘还没对你产生任何影响吗？你至少让我安静一会儿，帕乌拉。”

“好吧，sweet prince.[①]再见。”她打开门，随即又转过身来。“你们别干蠢事。”她补充说。“对我倒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们三个是船上唯一经得起风险的人。如果你们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给你当战争教母？”

“当然，你只要给我寄巧克力和杂志就行。[②]我对你说过你穿上那身泳装很可爱吗？是的，我说过的。你会使那两位芬兰人增高血压，或者至少会使我的一位朋友增高血压。”

“真会讽刺人……”帕乌拉说，她又走进寝舱。“请告诉我一点情况，你相信斑疹伤寒的事吗？不，我不能想象。但是，如果我们不信，那就更糟，因为这样一来就不可理解了。”

“这像我小时候不信上帝时的想法。”拉乌尔说，“困难从那时就开始出现了。我估计，所谓斑疹伤寒掩盖着某种肮脏交易，也许是向彭塔阿雷纳斯运猪，或者是向东京运送风琴，我们知道这是谁见了都会不高兴的事。我有一长串类似的假设，包括最凶险的假设。”

“如果船尾什么也没有呢？如果这仅仅是出于史密斯船长的专横呢？”

“这些我们大家想到了，亲爱的。比方说，我在偷这个盒子时，也想到了。我再向你重复一遍，如果船尾什么事也没有，那就更糟。我的全部希望是在那里找到一个侏儒剧团，一箱林布赫尔牌奶酪，或者仅仅是遍布老鼠的甲板。”

“你也许是受了海碘的影响。”帕乌拉说着关上了门。

---

① 英语：甜蜜的王子。

② 教母送给教子的礼物一般是糖果和书籍。

特雷霍先生和雷斯特利老师本指望梅德拉诺能使冷下来的交谈再度活跃起来，他却狠心地不顾他们的期望，走近喜欢酒吧和咖啡而不是甲板上的游戏的克劳迪娅。他要了一杯啤酒，简略地谈了他们刚才的决定，只字未提白铁盒子。他很难一本正经地讲述，因为他总觉得他说的事情是虚构的，与现实沾点边儿的事却与言者和闻者毫不相干。当他谈到促使他们决定强行通往船尾的理由时，他觉得自己几乎是与船尾的人团结一致的，他好像爬上了一根桅杆的顶端，可以作出全面的评价。

"只要稍加思索，便觉得这很荒唐可笑。我们也许应该让豪尔赫来领导我们，用他的想法来解决问题，他的想法可能比我们的更符合实际些。"

"谁知道呢。"克劳迪娅说，"豪尔赫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怪事。刚才他对我说过，'我们是在动物园里，但是，参观者却不是我们'之类的话。我非常理解这句话，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也有同感。然而，起来反抗对吗？我这么说不是出于惧怕，确切地说，是害怕推倒支撑我们这场好戏的全副布景的一道隔墙。"

"一场戏……是的，这有可能。确切地说，我看这更像是同船尾的人玩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游戏。中午，他们已经走了一步棋，现在，他们正看着表等我们回的一着棋。他们使用白棋子，而……"

"我们回想一下游戏的概念。我假定它是当今生活概念的组成部分，它没有幻想，也不具重要性。一个人甘当国际象棋中的一个好象，或者一个好车，车走对角线，或者与王易位，以便救它。不论怎么说，我觉得在马尔科姆号上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并没有太大区别，至少与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差别不大。这上面的生活越来越有职能性和可塑性。厨房里有越来越

多的电器，图书馆里有越来越多的书籍。”

“为了像马尔科姆号一样，您的家里应该有一点儿神秘气息。”

“有的，它就叫豪尔赫。有什么比没有现在事物的现在——绝对的未来——更神秘的呢。我早就知道会慢慢失去他，但我引导、帮助和鼓励他，似乎他就会永远属于我。可以想见，几年之后会有位什么姑娘将他从我手中夺走，这位姑娘现在正阅读伊诺西托冒险故事，或者在学习针织。”

“我觉得您说这些时并不悲伤。”

“不，在这个问题上，悲伤是非常直觉、非常确切和现实的。我从两个方面看豪尔赫，一方面是现在，他给我带来了幸福，另一方面，是遥远的未来，那时，在一所孤独的房子里，有一个老太婆坐在一张沙发上。”

梅德拉诺无声地赞同了。白天，他发现细小的皱纹已经开始爬上克劳迪娅的眼睛四周，她脸上的倦意不同于拉乌尔·科斯塔的女友脸上那种人为的倦意。它令人想到一个结论，一笔完全付清的代价，使她脸上似乎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他喜欢克劳迪娅低沉的嗓音，喜欢她说“我”这个词时不带重音却又很响亮的发音方式，这使他希望她重复这个词，使他怀着先验的愉快等待她说这个词。

“您太清醒了。”他说，“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有多少女人生活在现在，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她们会失去儿女。和我们大家一样，失去儿女和其他许多东西。棋盘边上将会堆满被吃掉的卒和马，但是，生活就是眼睛盯住仍在格斗的棋子。”

“是的，要用几乎总是预制的材料维持一种不牢靠的安定。比如说，艺术或者旅行……好在如今用这种材料还可以达到一种非同一般的幸福，取得一种在现实中最终是虚假的东西，这种事情能够使许多特殊的人物得到满足和高兴。然而，

我……我不知道，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当我高兴的时候，却感到不太高兴，愉快使我开始感到少许痛苦，上帝知道我能不能快乐。”

“说实话，我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梅德拉诺若有所思地说，“但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有点像一滴芦荟苦汁滴在蜜糖里，眼下，如果有一次我怀疑过芦荟的滋味，那就是用它来为我增加甜味儿的。”

“佩西奥说，在某种情况下蜜糖会变成比芦荟汁还苦的东西。但是，正如他所得意地说的那样，他无须跳往太空。我认为我对这些时日的担忧……噢，这不是有趣的担忧，也不是抽象的担忧，但它确实像是一种十分微弱的征兆……我无缘无故地感到焦躁，毫无根据地怀疑自己。正因为这种无根无据使我担心而不是放心，因为，您知道，在我的本能中有一种信念。”

“这次旅行就是为了抗拒这种担忧吗？”

“嗨，抗拒可是个十分庄严的词。我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幸亏我认为，我距阿根廷妇女一旦有了子女便会遇到的那种通常的命运还十分遥远。我没有违心地去组织叫做家庭的东西，很可能我对毁坏我自己的家庭负有更大责任。我的丈夫从来不想理解，我为什么对新式冰箱或者去马德普拉塔度假没有表露热情。我不该结婚，这就是全部原因，但是有另外的原因迫使我这么做，其中就有我的父母，他们对我寄于纯朴的希望……他们已经去世，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露我的真面目。”

“但是，您并没有给我一个所谓解放型妇女的印象。”梅德拉诺说，“甚至连叛逆者——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叛逆者——也不是。感谢上帝，您既不是门多萨的一位名流，也不是母亲俱乐部① 的一个成员。太稀奇了，我不知道该把您分在哪一类，

① 阿根廷保护劳苦母亲的一个组织。

我也并不为此感到遗憾。贤妻良母……”

“我知道，男人们在过分贤惠的女人面前会吓得退避三舍。”克劳迪娅说，“不过，这总是在同她们结婚之前。”

“如果把贤妻理解为中午十二点一刻开饭，烟灰掸在烟灰缸里和星期六晚上去大雷斯①，我相信我的退避，在婚前和婚后是同样的猛，这种婚姻，顺便说一句，也是不可能的。您不要以为我是那么不修边幅或有其他类似毛病。我也有一个挂领带的专用钉子②。这是另一件更深刻的事情，疑心一位……贤惠的妇女，也会像普通妇女一样堕落。格拉科斯弟兄的母亲③因其子女而知名，并不是由于她自身的原因；如果所有的女英雄都像她一样，那历史还要更加悲惨。不，您使我怀疑的是因为您那种沉静和持重，同您已经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不相符合。为了幸运，请相信我吧，因为这种持重常常会变为最完美的千篇一律，尤其是在一次渡海去日本的途中。”

“噢，日本。您说这话时显得疑心重重。”

“我也不认为您会坚信我们能到达那里。如果现在正合时宜的话，请您实话告诉我，您为什么上了马尔科姆号？”

克劳迪娅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沉思片刻。

“不久前，有人跟我谈过话。”她说，“这个人非常失望，觉得他的生活不过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延续，随时都可能终结。我给那人的印象是刚强和心理健康。当他获得自信心之后，立即向我坦白了他的全部弱点。我不想让那个人知道我下面将要对您讲的事情，因为两个弱点之和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可以引发灾祸。您知道吗？我很像那个人；我相信我已经

---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电影院。

② 意即喜爱整洁。

③ 古罗马一妇女，以自己的儿子为宝物向人炫示，格拉科斯兄弟后来均为古罗马政治家和最高执政官。

达到了一个极限，在这里，最可感知的事情开始失去意义，开始变得模糊，开始屈服。我觉得……我觉得我仍在爱着莱昂。”

“啊。”

“同时，我知道我不能容忍他，他每次来看望豪尔赫并和豪尔赫玩耍时，光是他说话的声音就令我生厌。谁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呢？只要一个男人在场，一分钟就会变成半个小时，谁能喜欢他呢？”

“我怎么知道。”梅德拉诺生硬地回答，“从个人角度来说，我的事情要简单得多。我哪里知道能不能这样去喜欢一个人。”

克劳迪娅看了他一眼，将目光转向一边。他说话的那种严肃声调是她所熟悉的，这是由于不能理解、尤其是不能接受微妙区别而气愤的男人们的声调。“他大概把我划归歇斯底里者。”她并不遗憾地想，“可能他有道理，再说，我对他讲的这些事情也是可笑的。”她向他要了一支烟，等待着他给她点火。

“这场谈话全都毫无用处。”她说，“当我开始读小说时（要知道，那是发生在我童年时代），那时我就觉得书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几乎总是滑稽可笑的，原因十分特别，即一个微不足道的情况便能阻止或者破坏那些对话。比方说，如果我刚才是呆在寝舱里，或者您刚才决定去甲板而不是来这里喝啤酒。为什么要看重一场由最偶然不过的情况引发的对话呢？”

“糟糕的是，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容易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出现，甚至出现在爱情上，而这爱情，时至今日在我看来仍是最严肃的、命中注定的事情。接受您的观点就等于无视生存，把生存推向纯粹的荒谬游戏。”

“为什么不可以。”克劳迪娅说，“佩西奥大概会说，我

们所称谓的荒谬，就是我们的无知。”

见到洛佩斯和拉乌尔走进来，梅德拉诺站起身来，这两人是刚在楼梯上遇到的。克劳迪娅开始翻阅杂志时，那三个人极力避免谈论特雷霍先生和雷斯特利老师，叫来站在柜台角上的酒吧侍者。洛佩斯负责指挥行动，酒吧侍者表现得比他们所想象的更为通情达理。船尾？总之，眼下电话打不通，餐厅总管亲自同高级职员们取得联系。是的，餐厅总管种过牛痘，很可能在他从那边回来之前要给他进行特殊的消毒，除非他实际上并没有到达危险区，对话是在一定距离之外口头进行的。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想象而已。

“此外，”侍者意外地补充说，“从明天开始，理发馆九点到十二点提供服务。”

“行啊，不过，现在我们想做的，是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电报。”

“不过，高级职员说……高级职员说，先生们。你们想让我怎么着？我在这条船上的时间很短，”侍者哭丧着脸说，“两个星期前，我从圣多斯①上船。”

“先不谈您的经历。”拉乌尔说，“您只要告诉我们一条能够通到船尾的路，或者至少把我们领到一个高级职员面前。”

“十分抱歉，先生们，不过，我受命……我在这里是新人。”他看看梅德拉诺和洛佩斯的脸，迅速咽下一口唾沫。“我所能做到的，是给你们指一条通往船尾的路，但是，那些门都关着，而且……”

“我认识一条不通向任何地方的路，”拉乌尔说，“我们去看看会不会就是那条路。”

① 巴西一港口城市。

酒吧侍者在一块印有马亨塔·斯塔尔公司标记的擦碗布上擦了擦手（其实他的手是干干的），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柜台，带着他们向楼梯走去。他在雷斯特利老师的寝舱对面的一个门前停下，用一把亚莱牌钥匙把门打开。他们看到一间非常简朴而清洁的寝舱，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巨大的维克多·曼努埃尔三世①的像片和一顶挂在衣帽钩上的狂欢节便帽。侍者板起一副纽芬兰狗②的面孔，请他们进入寝舱，立即把门关上。在床铺一边的雪松木镶板中有一个几乎不被人注意的小门。

"我的寝舱，"侍者说，他用那只软绵绵的手在空中划了个半圆圈。"餐厅总管的寝舱在左舷。你们真的要……？是的，这是钥匙，不过我坚持认为不应……高级职员说……"

"只管开吧，朋友，"洛佩斯命令他，"然后回餐厅去给那些口渴的老头们上啤酒。我认为，您没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噢，不会，我什么也不说。"

钥匙转了两圈，小门打开了，门外就是一个楼梯。"从这里恐怕要下到地狱里去。"拉乌尔心想，"只要这个楼梯不是也通到一个纹身巨人——那个胳膊上刺着蛇的卡隆③那里去……"他跟着别人在黑暗的走廊里行进。"可怜的费利佩，他一定在啃咬拳头④。但是，干这样的事他还太年轻……"他知道自己在说谎，那是一种愉快的恶作剧促使他剥夺了费利佩的冒险的快乐。"我们可以委托他某种使命以示补偿。"他略显后悔地想。

来到走廊一个拐角处，他们停了下来。这里有三道门，其

---

① 意大利国王（1900—1946年在位）。

② 拉雪撬的狗，脸相凶恶。

③ 在冥河上渡亡灵去冥府的神。

④ 意即：愤怒至极。

中一道虚掩着。梅德拉诺推开了这道门，他看到了一个存放空盒子、木头和一盘盘电缆的储藏室。这个仓库并不通向任何地方。拉乌尔突然发觉卢西奥留在了酒吧间，没有跟他们一道来。

另外两道门，一道紧锁着，第二道通向一条明亮的走廊。三把柄上漆成红色的太平斧挂在墙上，走廊尽头是一道门，门上写着：GED OTTAMA，下面是一行小字：P.PICK-FORD①。他们走进一个大客舱，里面摆满了金属立柜和三脚板凳。见到他们进来，有一个男人惊慌地站起身来，并向后倒退了一步。洛佩尔跟他讲西班牙语，没有效果，又试讲法语。拉乌尔叹了一口气，用英语发问。

"啊，是乘客。"这个男人说，他身穿一条浅蓝色长裤和一件短袖红衬衫。"但是，这里不能过人。"

"请原谅我们闯进来。"拉乌尔说，"我们在找无线电报务员的寝舱。有件急事。"

"这里过不去。你们应该……"他迅速瞥了一眼左边的门。梅德拉诺比他早到一秒钟，他两手插在衣兜里，友善地冲他笑了笑。

"Sorry，"②他说，"您已经知道我们必须从这里经过，您就装作没看见我们得了。"

这个男人急促地喘着气向后倒退，几乎撞着了洛佩斯。他们穿过这道门，立即把门关上。现在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

马尔科姆号似乎主要是由走廊组合成的，这使洛佩斯感到有点幽闭的恐怖。他们来到了第一个拐角处，没有见到任何门，这时却听到了铃声，大概是警铃，足足响了五秒钟，吓得

---

① 一英国人名。

② 英语：对不起。

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

“可能大事不好。”洛佩斯说，他显得愈加焦躁。“我们看看是不是那些屌芬兰人拥进了走廊。”

转过拐角，他们遇上了一道虚掩着的门，拉乌尔心中总是在想船上的纪律是铁面无情的。当洛佩斯去推门时，大家听到一声尖利的猫叫。一只狂怒的白猫向后跑去，随即便舔起一只爪子来。客舱空空，但是它有三个门，两个锁着，另一个，费了好大劲才打开。拉乌尔留在了后面，他抚摩着猫，这是一只母猫，身上散发出一种幽闭的和舱底的气味。“然而，这里不是最底层，”他心想，“大概相当于船头甲板的高度，或者稍低一点。”白猫用蓝色的眼睛冷漠地盯视着他们，拉乌尔低下头来再抚摩它一次，便去追赶其他人。远处响起了铃声。梅德拉诺和洛佩斯在一个储藏室里等他，那里堆放着印有英文和德文名称的饼干盒子。

“我不想弄错，”拉乌尔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几乎又回到了出发的地点。在这道门的背后……”他看到门上有一道保险锁，便前去转动锁子。“的确是这里，很不幸。”

这是他们刚进来时看到的走廊尽头两道从外面锁着的门中的一道。幽闭的气味和昏暗毫不留情地困扰着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想再回去找那个穿红衬衫的家伙。

“实际上，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去找那个牛头怪。”拉乌尔说。

他们试了试另一个关闭着的门，又看看将再次把他们引回空盒储藏室的第三个门。远处传来白猫的叫声。他们耸了耸肩膀，重新开始找写着“GEↃ OTTAMA”的那个门。

那个男人没有离开原地，但是，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有了充分的时间来作再次相逢的准备。

“Sorry，从那里不能到驾驶舱上去。无线电报务员的寝

舱在上边。”

“多有趣的消息。”拉乌尔说，他的流利的英语可以使他带领这个小分队。“从哪里能到电报舱去？”

“从上边，顺着这条走廊走到……啊，对了，那门是关着的。”

“您不能领我们从另一边走吗？我们想同一个高级职员谈谈，既然船长已经病到。”

那男子惊讶地望着拉乌尔。“他会说出他不知道船长生病了。”梅德拉诺想，他很想回到酒吧去喝白兰地。但那男子却紧闭着嘴，一脸沮丧的神情。

“我遵命照管这个区域，如果上边需要，他们会通知我的。我不能陪你们，很遗憾。”

“您既然不跟我们走，能不能给我们打开门？”

“哎呀，先生，我没有钥匙。我的管区在这里，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拉乌尔跟他的朋友说了几句话。三个人觉得这里天花板太矮，幽闭的气味呛人。他们向那个穿红衬衫的男子点头示意，无声地顺着原路退回，直至回到酒吧间要了饮料也没有说话。一轮红日照在深蓝色的大西洋上，阳光从水面反射进舷窗里。喝下第一口饮料之后，梅德拉诺遗憾自己将这么长的时间消磨在船舱深处。“像个傻瓜似的当了一次约拿①，到头来落得让人取笑。”他心里想。他很想同克劳迪娅交谈，很想到甲板上去走走，很想躺在自己的床上看书和抽烟。“其实，我们何必把这事当真？”洛佩斯和拉乌尔向外面张望，两人的脸色好像在一口井里、在一个电影院里、在一本非一气读完不可的书里沉浸了很长时间之后初见天日似的。

① 《圣经》中十二个预言家之一，曾在鱼腹中度过三天，后又复活。

27

傍晚，红日西坠，刮起了一阵清凉的微风，驱赶着游泳者，使太太们四散奔逃，这些太太们已经不再晕船了。特雷霍先生和雷斯特利老师已经详尽讨论了船上的形势，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斑疹伤寒不从船尾传出来，事情就相当不错了。堂加洛也持这种意见，他之所以这样乐观，也许是因为三位朋友——由于他们觉得已经非常亲近了——把座位移到船头最靠前的部位，他们在那里呼吸的空气是不会被污染的。特雷霍先生去他的寝舱一会儿，去找太阳镜，见到费利佩在穿上蓝布工装裤之前，先去洗淋浴。他怀疑费利佩可能知道那几个年轻人的奇怪举动（因为他们在酒吧的密谋神情和结伙而出，都没能逃脱他的眼睛），他和气地询问费利佩，随即得知那三个人去船舱底部探险的事情。狡猾的特雷霍并不禁止和劝告费利佩，他丢下正在仔细照镜子的儿子，返回船头将这次行动告知他的朋友们。由于这件事，在半小时之后以极不情愿的神态走近他们的洛佩斯，受到了他们十分严肃的接待，他们向他指出，在船上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民主协商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起作用，虽然年轻人的刚烈可以原谅，等等。洛佩斯望着完美的海平线，全神贯注地听着雷斯特利老师那叫人又爱听又讨厌的说教，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没有任何相干的事情。他回答说他们也仅限于散散步，认认地方而已，既然高级职员的来访和解释远不能澄清眼下的形势；既然至今他们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这种失败鼓动着他们继续把瘟疫的可怖传说看作一桩疑案。

如同在以往许多非常时刻一样，这时的堂加洛像个打斗的公鸡一样地激怒了，他坚持认为，只有那最不理智的幻想，才会对高级职员所作的明确无误的解释产生怀疑。于是，他随即指出，如果洛佩斯和他的朋友们继续妨碍船长的工作并在船上散布明显的无纪律思想，结果一定会触怒所有的人，这就是他先行提出异议的理由。特雷霍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但是，因为他对洛佩斯毫不信任（他难以掩饰自己在船上当个某种程度上的局外人的烦恼），所以，他只是指出大家应该像好朋友一样团结一致，并且在接受一项能够影响他人处境的决定之前，要事先进行磋商。

“你们看，”洛佩斯说，“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弄清楚，此外，我们像疯子似的腻烦透了，像失去其他机会一样，我们还失去了在游泳池里洗上一澡的机会。我这么说是想看看能不能给你们一点安慰。”他笑着补充说。

他认为，不顾黄昏降临、红日西坠所带来的宁静，而发起一场同老年人的辩论，是滑稽可笑的。他往前走去，在船头上停住，凝望那翻卷着的被染成红色和紫色的浪花。傍晚十分宁静，微风似乎在马尔科姆号四周飘动，轻轻地抚摩着它。在左舷的远方有一缕羽毛状的烟。洛佩斯漫不经心地想起了他的家——实际上是他姐姐和姐夫的家，在那里，他有一套单独的房间；在这一时刻，鲁思大概正在把下午搬到花园里去的稻草编制的椅子，搬回到有顶棚的天井里去；戈马拉大概在跟同学卡皮奥谈论政治，后者总是为从中国作家的诗中读来的模糊的共产主义辩护，这种诗从中文译成英文，又从英文译成西班牙文，由劳塔罗出版社出版；鲁思的孩子们也许正闷闷不乐地遵命去洗澡。这一切都成为过去，这一切都发生在那边，在银色和紫红色的海平线那边。“似乎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他心里想，可能在一个星期之后，当船上的生活不再新奇时，他将会更强

烈地记起过去。他已经在鲁思的家里住了十五年，当教师十年。十五年，十年，而现在的海上一日，一个红头发的脑袋（但实际上，红头发的脑袋与他毫不相干），这两者足以使这次旅行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使他生命的这漫长的三分之一化整为零，成为梦中的一个形象。帕乌拉也许在酒吧里，不过，也可能跟拉乌尔一道呆在寝舱里，在夜幕降临的美好时刻做爱。在一艘轻轻摇动的船上做爱，在一个寝舱里做爱，那里的每一个物体，每一种气味和每一束灯光都是一个遥远的标志，完全自由的象征。因为他们正在做爱，他不会去相信那种模棱两可的话语，那种独立生活的声明。一个人带着这样的女人上船不是为的谈论螃蟹长生不老之类的废话。可能是先亲热地调笑一番，再让她自行玩乐一会儿，然后……"哈迈卡·约翰"，他心中稍带愤怒地想。"我不会成为你的克里斯托弗·道恩，小妞。"他也许会把手伸进那红发里，去体验那种如血涌动的感觉。"我想到血想得太多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望着越来越红的海平线。"塞纳克里夫·艾登，当然。不过，她会在酒吧吗？"而他呆在这里，消磨时间……他转过身来，向楼梯快步走去。贝娃·特雷霍坐在第三道阶梯上，这时她向一边挪了挪，给他让开道。

"美妙的黄昏。"洛佩斯说，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她。"您不晕船吗？"

"我？会晕船？"贝娃抗议说，"我连药片都没吃过。我从来不晕船。"

"我喜欢这样。"洛佩斯回答，他已经无话可说了。贝娃在等待另外一件事情，尤其希望洛佩斯停下来同她说一会儿话。他抬手致意之后，她眼巴巴望着他远去，当她确信他已经看不见她时，便向他吐了一下舌头。这是一个笨蛋，不过，比梅德拉诺更和蔼可亲些。在所有的人中，她最喜欢的是拉乌

尔，但是，直到此刻，费利佩和另外一些人却把他据为己有，真是令人气恼。他有点像威廉·霍尔登①，不，他更像杰拉德·菲利普②。不，也不像杰拉德·菲利普。他穿上这种绣花衬衫，手持烟斗，显得更加温文尔雅。那个女人根本不配这么个好小伙儿。

这个女人就在酒吧里，正在柜台上喝杜松子酒。

"探险的结果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黑旗和接舷战的马刀吗？"

"干什么用？"洛佩斯说，"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用于钻透四通门的乙炔喷枪和同那些纤维质们对话用的六种语言的词典。拉乌尔没有告诉您吗？"

"我没见到他，请您告诉我吧。"

洛佩斯便给她讲述，还利用这个机会开了个文雅的玩笑，并把另外两位贬损一番。他也给她讲了老年人的谨慎举动，两个人微笑着赞扬了这一举止。酒吧侍者准备了几杯气味芬芳的杜松子酒，但是，他所看到的不过是阿蒂利奥·普雷苏蒂在那里喝啤酒和读《球场》杂志，帕乌拉整个下午都干什么了？她在那不可思议的游泳池里浸泡，凝望海平线和阅读费朗索瓦兹·萨冈。洛佩斯曾看到她有一个绿皮本子。是的，她有时在上面作记录或者写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唔，也许是一首诗。

"您不用像干了犯罪行为那样坦白交代。"洛佩斯不耐烦地说，"那些躲躲藏藏的阿根廷诗人出了什么事？我有两个诗人朋友，其中一个非常好，两人的作法同您一样：兜里总是装着一个本子，脸上老是带着一种格雷厄姆·格林③作品中被斯

① 美国电影演员。

② 杰拉德·菲利普（1922—1959），法国著名电影演员。

③ 格雷厄姆·格林（1904—）：英国作家。

科特兰·亚德[1]所追踪的主人公的那种表情。”

“噢，这一点已经不能使任何人产生兴趣了。”帕乌拉说，“我们为自己和一部分人写作，这部分人太微不足道了，丝毫没有统计价值。您知道，现在事情的重要性要按统计学方法来衡量。做任何事情都要列成表格。”

“这就不对了，”洛佩斯说，“如果一个诗人采取这种态度，那么首先遭殃的将是他的诗。”

“可没有人读诗，哈迈卡·约翰。朋友们履行了义务，这是自然的，有时一首诗成为一个读者的一个号召或一种启示，那就足够了，值得再继续前进。至于您，没有必要要求我写诗。也许有一天，我会自然而然地把诗送给您。这样不是更好吗？”

“好，”洛佩斯说，“只要这一天到来。”

“这取决于两个人。眼下我是乐观的，但是，像特雷霍太太所说的那样，谁知道明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您看到特雷霍太太的容貌了吗？”

“这可怜虫挺动人的，”根本不想谈论特雷霍太太的洛佩斯说，“她非常像梅德拉诺的专栏画里的作品，不是我们的朋友梅德拉诺，而是另一个梅德拉诺。我刚才同她的妙龄闺女说了几句话，傍晚时分她女儿到船头楼梯去了。这孩子在这儿会厌烦的。”

“在船上会，在任何地方都会。您别让我回想起十五岁的年纪，回想起照镜子的时候，回想起……回想起那么多的新奇事物，虚假知识，同样虚假的妖魔鬼怪和快乐的事。您喜欢罗莎蒙德·莱曼[2]的小说吗？”

“有时候喜欢。”洛佩斯说，“我更喜欢您，喜欢听您说

---

① 斯科特兰·亚德：英国警察。

② 英国当代女作家。

话和看您这双眼睛。您别笑，这双眼睛长在那里再合适不过了。整个下午我都在想您头发的颜色，甚至当我们走在那可恶的走廊时。这头发弄湿后是什么样子？”

“嗯，就像石碱树皮的颜色或像俄罗斯蔬菜浓汤中的纤维丝一样。反正挺叫人恶心的。您真的喜欢我吗？哈迈卡·约翰。不要相信第一印象。您可以问问拉乌尔，他最了解我。在熟人当中，我的名声并不好，似乎我带点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①。这全是夸张，从内心深处讲，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过多慈悲有害于我。我给每个伸来的手里都放一枚钱币，时间一长，便觉得这样并不好。请别难过，我不想给您讲我的生活。我今天同漂亮的好心人克劳迪娅谈了过多的知心话。我喜欢克劳迪娅，哈迈卡·约翰。请您对我说您喜欢克劳迪娅。”

“我喜欢克劳迪娅，”哈迈卡·约翰说，“她使用一种神奇的花露水，她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一切都很好，而这杜松子酒……我们再喝一杯。”他补充说，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她的手没有挪动。

“你应该说一声请原谅，”贝娃说，“看你的脏鞋踩着我的裙子了。”

费利佩用口哨吹了两拍曼博舞曲，跳到甲板上去了。他坐在游泳池边上，太阳晒得太久了，肩膀和脊背感到热烘烘的，脸上则是火辣辣的。然而，这一切就是旅行，而夜晚凉爽的空气更使他充满快意。除了船头的老头们之外，甲板上空无一人。费利佩避开风扇点燃了一支烟，呆呆地望着懒洋洋地坐在楼梯上的贝娃。他向前走了几步，将身子倚在船舷上；大海像……大海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女里女气的弗赖利奇在文学教师

① 法语：漂亮的女人没有同情心。

微笑的赞同下朗诵了这句诗。弗赖利奇是个漂亮的气包卵。成绩是全班第一名，却女气十足。“我，太太，我来朗诵，太太，是的，太太，您要我给您带来彩色粉笔吗？太太。”自然，女教师们被他捧得如醉如痴，每门功课都给他打十分。幸好，那些男教师们不太容易蒙骗，有一些男教师对他从严要求，但是，他同样得十分，因为他整夜学习，熬黑了眼圈……但是，黑眼圈并不是因为学习，杜鲁蒂对他说过，弗赖利奇跟一个可能很有钱的高个子在市中心转悠。有一天下午，他曾在圣菲①的一个咖啡馆里见到他，弗赖利奇满脸通红，假装没看见他……那个人肯定是个色鬼，这是肯定的。他很清楚地知道，在庆祝三年级结业的那个晚上，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时他们表演了一个话剧节目，他扮演丈夫的角色。在幕间休息时，阿尔菲耶里走上前来对他说：“您看比亚纳，他多漂亮。”比亚纳是三年级C班的一个男学生，比弗赖利奇还要女人气，在课间休息时，他们让人搂抱踩踏，还兴奋地扭动身躯，作着鬼脸；同时，他们都是好人，这一点应该承认，他们很大方，衣兜里总是装着东西：美国香烟及领带别针。这一次，比亚纳饰演一个穿绿衣的姑娘，他们把他化妆得维妙维肖。当他化上妆时，他是多么的快乐，有一两次，他的睫毛上还有睫膏的残迹，竟然到学校去，大家都嘲笑他，故意用假嗓子说话，拥抱他时掺杂着拧掐和脚踢。然而这天晚上比亚纳是幸福的，阿尔菲耶里望着他并反复地说：“您看他，多漂亮，是不是有点像索菲娅·洛伦②。”这一位大名鼎鼎的阿尔菲耶里，是五年级的督师③，严肃而又尽职，但是，当有人稍不在

---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主要繁华大街。

② 意大利女影星。

③ 老师不在时代其维持工作的人。

意时，他便会在人家的背上猛击一掌，紧接着便似笑非笑地这样问一句：“你喜欢女孩子吗？娃娃。”然后，似乎心不在焉地眯缝着眼睛等待答复。当比亚纳向檐幕张望，焦急寻找某个人的时候，阿尔菲耶里便对他说：“你仔细看，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那样烦躁不安。”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穿灰衣服的矮个子，那人身披一件漂亮的风雨衣，脖子系一条绸巾，手上戴着金戒指，比亚纳微笑着等待他，一只手叉在腰间，活像那位索菲娅·洛伦，在此同时，阿尔菲耶里凑近费利佩的耳朵低声说：“这是一个钢琴制造商，孩子。你明白他的生活吗？你不是喜欢有很多钱吗？那些钱可以供你乘车去虎城和马德普拉塔。”费利佩没有回答，他被舞台上的场面吸引住了：比亚纳和钢琴制造商正在热烈地交谈，而他似乎在责备他什么，于是，比亚纳稍稍提起裙子，看看自己那双白鞋，好像在自我欣赏。“如果你愿意，我们找个晚上一同出去。”这时，阿尔菲耶里说。“我们是在肆意胡闹，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女人，这对你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除非你只喜欢男人，这我不知道。”他的声音在机械师的锤击声和观众的喧闹声中停住了。费利佩似乎不知不觉地摆脱了搭在自己肩膀上的胳膊，他说自己该去准备下一场戏了。他仍记着阿尔菲耶里呼出的那种金黄色烟叶的气味，他那眯缝着眼睛的冷若冰霜的脸，这种脸色即使在校长和教师面前也不会改变一下。他从来不知道阿尔菲耶里在想什么，有时他又觉得他很有男子气概，站在院子里同五年级的学生说话，这时候他便悄悄地走近他偷听，阿尔菲耶里讲述自己如何放倒一个已婚女子，他详细地描述了她。他们来到一个爱情旅馆，她起初是怎样由于惧怕自己当律师的丈夫而担心，然后便是长达三个小时的做爱，话语重复一遍又一遍，阿尔菲耶里夸耀自己连续作战的英雄壮举，他没有让她安睡一分钟，他不想给她种下一个孩子，因而他们采取了防备措施，当然，这

总是一件麻烦事，在黑暗中的快速交媾之后，有一种东西四处飞溅，像水银柱似的在门板和墙壁上击得粉碎。到了夜晚，房间里的景象可能会引起男仆的责骂……有些话费利佩没听懂，但这是不能问的，有朝一日明白了，事情也就了结。幸好奥多涅斯不是嘴巴牢的人，他时常给他们作些示范性的动作。他有费利佩不敢买更不敢往家里藏的那种书，因为贝娃在家中像个虱子一样四处乱钻，翻看他的抽屉。令他大为恼火的是，阿尔菲耶里不是第一个跟他说那种话的人。难道他是个同性恋者吗？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不明朗的事情。比如说，阿尔菲耶里也没有那种容貌……他不能同弗赖利奇或比亚纳相提并论，他们搞鸡奸是一目了然的。他有两三次在课间休息时看到他向二年级或三年级的某个学生靠近，脸上重复着对待过他的那种表情，他们都是具有阳刚之美的小伙子，这没有错，都是同他一样的漂亮孩子。他想说，阿尔菲耶里喜欢的是这种人，而不是像比亚纳和弗赖利奇那种男妓。他还惊讶地回忆起他们一同上公共汽车那日，阿尔菲耶里买了两张票，虽然在排队时他假装没有看见他，当他们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向雷蒂罗[1]前进时，他坦然地开始向他讲述起自己的未婚妻来，这天下午他就要去看她，她是一位中学教师，他们一找到一套公寓，便准备结婚。这些话都是低声细语说出的，几乎咬着他的耳朵说出的，费利佩以一种又感兴趣又怀疑的神情听着，因为阿尔菲耶里是个督师，他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威；停顿了一下之后，当未婚妻的话题似乎说尽时，阿尔菲耶里叹了口气补充说："是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嗨，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孩子们……"他又一次产生了离开他的欲望，觉得自己与阿尔菲耶里毫无关系，虽然此刻阿尔菲耶里正在诚恳地向他坦露自己的内心秘密，并且在说到

---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火车站。

孩子时并没有包括像费利佩这样的真正的男子汉。他只是斜眼看了他一下，勉强笑了笑，似乎那种事情十分自然，而他已经习惯于谈论类似的事情。同比亚纳或弗赖利奇在一起也许会方便些，他可以在他们的背打一拳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事情，然而，阿尔菲耶里是个督师，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此外，他还是个同律师老婆幽会的阔佬。

“大概他们的内分泌功能有点儿不正常，”他心里想着，一面扔掉烟头。他刚一跨进酒吧的门，便看到帕乌拉正在同洛佩斯交谈，他心怀忌妒地看了他们一眼。这好嘛，洛佩斯太爷一分钟也没有放弃对这位红发女郎下工夫，现在就差看拉乌尔将如何反应了。但愿洛佩斯把她拉出来，带进自己的寝舱，将她像律师老婆那样狠狠折腾之后，再原物送还。所有这一切的结局很简单：发起进攻，挤在身边，设法勾引，同这婊子躺在床上；而那一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或者像个公兽似的起而抗争，或者自甘戴上绿帽子。费利佩非常满意自己心中的这幅图景，在那里，每件事情都很明确而且各得其所。他不同于阿尔菲耶里，从他那些双关语中，很难知道这个家伙是实话实说还是别有用心……他看到拉乌尔和雷斯特利老师走上甲板，便立即背过身去。但愿拉乌尔别带来会使他受不了的英国烟斗。下午，他为这只烟斗浪费了太多时间。啊，他们也得到了惩罚，他已经从父亲那里得知探险失败了。三个堂堂的男子汉竟然不能到船尾去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略加思索，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于是三蹦两跳，躲到一团绳索背后去，不让拉乌尔和雷斯特利看见他。这除了避免同拉乌尔相遇之外，也免去了同黑猫说话的可能性，这是由于他缺乏……课堂上是怎么说的？……缺乏礼貌（或者教养？呸，管它是什么呢）而最感痛苦的事。当他看到他们斜倚在船舷的栏杆上，就撒腿向楼梯跑去。贝娃见他跑过，心中十分难受。

“你又不是三岁小孩儿；”她嘟哝着说，“像个孩子似的疯跑。你会使我们全家都倒霉。”费利佩在楼梯顶上转过身来恶狠狠地咒骂贝娃。他钻进自己那间几乎就在过道旁边的寝舱里（那条过道位于几个走廊的中间），然后从门缝向外窥视一番。当他觉得万无一失的时候，便迅速跑出来，去试探过道的门。这个门像以前一样敞开着，一道楼梯通向下面。拉乌尔就在这里第一次与他你我相称，看来这是个欺骗，是个彻头彻尾的欺骗。他一关上门，便被比下午更浓的黑暗所包围；现在这里更加黑暗使他感到惊奇，因为电灯跟早先一样地亮着。他在楼梯半当中犹豫了一下，细听下面的声响；机器在迟缓地运转，飘来一股如同沥清油污的气味。在那里，他们曾谈论死亡之船的电影，拉乌尔曾说那是某人……然后，他同意了费利佩必须忍受家庭之苦是一大遗憾。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原话：“我宁愿让你一个人出来。”他是单人出来还是被陪同出来，对拉乌尔来说是大有关系的。左边的门敞开着；另一边的门始终紧闭着，但是，可以听到里面有人敲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的费利佩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他脸上滑动，他用衬衫的袖口擦干了汗水。他又掏出一支烟，迅速点燃。他要向那三个猾头显一显身手。

28

“她上个月念完了音乐学院五年级。”特雷霍太太说，“得到好评。现在要去学独奏。”

堂娜罗西塔和堂娜佩帕一致认为这很了不起。堂娜佩帕曾

希望内利也继续学习独奏，但是，却与姑娘发生了冲突。由于她具备那种天赋，自小就会背唱各种探戈曲和其他歌曲，一连数小时收听电台的古典音乐会。但是，在学习上，她却一点也不用心。

“相信我吧，太太，如果我对您说……一次冲突，请相信我。如果我告诉您……她不喜欢学习，有什么办法。”

“当然，太太。然而，贝娃却每天要弹四个小时钢琴，我可以向您肯定，这对我丈夫和我都是一种牺牲，因为时间长了我们对音乐就厌烦了，而我们的房子又小。不过，这种事情也有报酬，每当考试的时候，我女儿总能取得好成绩。你们或许听见……你们可以请她弹一首曲子，似乎在旅行中兴这一套，让某个艺术家开个音乐会。自然，贝娃没有带乐谱，不过，她记得《波洛涅兹舞曲》①和《月光》②，经常弹这几首……倒不是因为我这做母亲的偏爱，她的确是用感情弹奏这些乐曲的。”

“古典乐曲应该会弹。”堂娜罗西塔说，“它不像现在这种音乐，现在这种在电台播放的未来派的货色，纯属噪音。我一听到这种音乐，便对我的丈夫说：‘哎，恩索，别听这破玩艺儿了，听得我头痛。’这种东西应该禁止，我说。”

“内利说当今的音乐已经和从前的不同，以往贝多芬就是一切。”

“贝娃也这么说，她有权作这种评断。”特雷霍太太说，“现在的未来派太多了。我丈夫两次给国家电台写信，要求改进节目，但谁都知道，亲朋好友太多了……我的女儿，事情怎么样啦？我看是越来越糟。”

---

① 肖邦的钢琴曲。

② 贝多芬的钢琴曲。

诺拉本来情绪相当好，但是，特雷霍太太的话弄得她心烦意乱。她刚一走进阅览室，便迎面遇上了太太们，她不好意思转身回酒吧去。于是，只好坐在她们当中，面带微笑，作出似乎非常高兴的样子。她想到自己的脸上是否有点……然而，不可能不让人看出一点迹象。

“今天下午我觉得有点头晕。”她说，“不要紧，我吃了点德拉马米纳①，很快就过去了。你们都好吗？”

太太们叹了口气说，多亏海上风平浪静，才使得她们强喝了点牛奶加茶，但是，如果再像中午那样摇晃……啊，像她那样的青年多幸福呀，一心想着怎么样玩儿，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生活。自然，当她同卢西奥这样一个十分可爱的青年一道旅行时，她所看到的生活是玫瑰色的。真幸福呀，这小宝贝儿。是啊，这样更好。她从来不知道今后怎么办，当她身体健康时……

“你们是刚刚结婚的吧，对吗？”特雷霍太太彬彬有礼地望着她说。

“是的，太太。”诺拉说。她觉得自己的脸正在发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不会让别人看出来；三位太太满脸堆笑地望着她，松软的手放在已经隆起的腹部。“是的，太太。”她装出一阵剧烈的咳嗽，随即用双手捂住脸，太太们问她是不是感冒了，堂娜佩帕劝她使用巴波鲁夫②。诺拉为自己说了假话而心里难过，但是，她没有勇气回答那种提问。“她们那样想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快要结婚了。”卢西奥已经说过多次。“这是你充分信任我的最好证明，再说，这也是抵制资产阶级偏见③的一种行动，应该对这种偏见进行斗争……”但是，很难

① 一种晕船药。
② 一种既可防寒又可治病的脖套。
③ 即反对未婚同居。

抗拒这种偏见，现在更不行了。“是的，太太，刚结婚不久。”

堂娜罗西塔解释说，潮气对她损害很大，要不是因为她丈夫的工作，她会请求他一同迁离马谢尔岛的。“潮气像粘液一样布满我的全身，”她对继续注视着诺拉的特雷霍太太说，“谁都治不好我的病。您看，我看过许多医生，连著名的巫医潘塔莱昂都来过，但一点用处也没有。他知道这是潮气。这对骨头不好，它在骨头里形成积垢，即使您喝肝菌水也清除不了一丝一毫……”诺拉看到她们开始谈话，便站起身来，以有约会的人的神情看了看手表。堂娜佩帕和特雷霍太太会意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微微一笑。她们理解了，当然，怎么会不理解呢……去吧，我的女儿，他们在等着你呢。特雷霍太太有些惋惜诺拉的离去，因为不管怎么说，她认为她是自己一个阶层的人，不像这几位太太，她们人品挺好，却很愚昧，她们的社会地位远低于她……特雷霍太太隐隐约约地开始怀疑，在这次旅行中她没有可交往的人，因此感到焦虑和不安。那个小孩子的母亲只跟男人们交谈，看上去似乎是个女艺术家或女作家，因为她对真正的妇女们的事情毫无兴趣，她始终跟梅德拉诺和洛佩斯在一起抽烟和谈论那些不可理解的事情。另一个红头发姑娘令她生厌，此外，她也太年轻，不理解生活，无法跟她谈论严肃的事情，她除了老想着展示自己那件很不体面的比基尼式泳装之外，竟然还同费利佩调情。至于这件事，她应该跟丈夫说说，让丈夫劝费利佩不要落入这个荡妇的手中。同时，她也想起了当帕乌拉躺在甲板上晒太阳时，特雷霍先生的那双眼睛。不，这不是一次她所梦想的那种旅行。

诺拉打开了寝舱的门，没想到会遇上卢西奥，因为她隐约觉得他到甲板上去了。然而，他坐在床沿上，眼望着空中。

“你在想什么？”

卢西奥的确什么也没有想，但是，他皱起了眉头，似乎刚刚从一种严肃的沉思中清醒过来。随后，对她微微一笑，示意她坐到他身边去。诺拉凄然叹了一口气。不，她并没有出什么事。是的，她在酒吧呆过，同太太们谈过话。当然，谈的话并不多。卢西奥双手捧住她的脸亲吻起来，她却一直没有开口。

“你不舒服吗？小美人儿？你准是疲倦了……”他突然住口，担心她会理解为一种影射。然而，为什么不会呢，见鬼。当然，像其他任何剧烈活动一样，这也是累人的。他也感到有些困乏，但他确信这不是因为……他不由地回想起在拉乌尔寝舱里的情景，然后便心不在焉地愣着。他觉得嘴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希望发生一点什么他可以参与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他曾被冷落一旁。然而他做得对，他们猜测船尾的神秘事情以及分发武器，全是愚蠢行径。为什么要毁掉这次刚刚开始的旅行呢？整个下午他都想着要和他们中的一个人单独谈谈，尤其想同梅德拉诺谈谈，他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为他是个最稳当的人。他要告诉梅德拉诺，如果事情弄糟的话（这是不可想象的），他要负全部责任，但是卢西奥他总是认为没有必要无缘无故找麻烦。真是一帮疯子，还不如玩玩扑克牌什么的好呢。

诺拉叹了口气，站起身来，从她的化妆箱里拿出一把刷子。

“不，我不累。我觉得很好。”她说，“我不知道，也许是旅行的第一天……我怎么知道，情况总在变。”

“是的，今天晚上你应该好好睡一觉。”

“当然。”

她慢慢地开始刷头发。卢西奥看着她，心想：“今后我老要看她这样梳头了。”

“从什么地方可以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信？”

“不知道，我估计可以从彭塔阿雷纳斯发信，我们要在那里停留。这么说你要给家里写信？”

“是啊，当然要写。你想想，他们一定非常担心……尽管我给他们留下话说我去旅行……我知道，母亲什么事都要胡思乱想。最好是给莫恰写信，让她把一切都告诉妈妈。”

“我想你会告诉他们，你是同我在一起。”

“是的。”诺拉说。“无论如何，他们会知道的。我根本不可能单独出来。”

“你母亲知道后会不高兴的。”

“得了，最终她还是会知道的。我最担心的是爸爸……他最容易生气，我不想让他太难过。”

“我们说到难过，”卢西奥说，“为什么要难过呢？活见鬼。你同我一道出来，我就要跟你结婚，就这么回事。你为什么老说难过呢？好像这是一出悲剧似的。”

“我只是说说而已。爸爸是个大好人……”

“我讨厌你这种多愁善感。”卢西奥悲伤地说，“这总是冲着我来的；是我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平静，毁灭了你那可爱的双亲的美梦。”

“求求你了，卢西奥，”诺拉说，“这不关你的事，是我选择了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的，可他们不在乎问题的这一方面。我永远是搅乱你家饭后闲谈和家庭游戏的唐璜，多烦人哪。”

诺拉一句话也没说。寝舱的灯光闪了一下。卢西奥前去打开舷窗，然后倒背着手，在寝舱里走动。最后，他走近诺拉，在她的脖子上吻了一下。

“你净让我说些废话。我知道一切都会安排妥帖的，但是，现在我却不好受，我看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我们要想结婚，就只能一同出来，没有别的出路。造成既成事实，否则，你母

亲是不会让我们结婚的。这么办更好。”

“既然这样，我们早就可以结婚。”诺拉细声细气地说。

“为的什么？早些结婚？就在昨天？为的什么？

“我说说而已。”

卢西奥叹了一口气，又一次坐在床上。

“真是的，我忘掉了小姐是天主教徒[1]”他说，“当然，我们可以在昨天结婚，但是，伧促成婚是不明智的。这种区别只在于我的外套兜里装有一份结婚证书而已。你已经知道，如果举行宗教婚礼，我就不想结婚，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如果举行世俗婚礼，那完全没问题，只要你不带我去见乌鸦[2]就行。我也想着我家老头，嗨，虽然他已经去世，我是个社会党党员，就应该像个社会党党员的样子[3]。”

“是这样，卢西奥。我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举行宗教婚礼。我只是说……”

“你说了所有女人说的话。她们最怕的是别人同她们睡过觉之后又将她们遗弃。嗨，别这样看我。我们已经睡过觉，不是吗？当然不是站着过夜的，我认为。”他闭上了眼睛，感到不幸，肮脏。“你别逼得我说出粗话来，小美人儿。请你想想，我也相信你，我不想在突然间让信念落空，发现你同其他女人一样……我记得给你讲过马丽亚·埃丝特，不是吗？我不想让你也像她那样，因为那样一来……”

诺拉大概明白，那样他就会像遗弃马丽亚·埃丝特一样遗弃她。诺拉完全懂了，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她似乎又看见了酒吧里特雷霍太太那张无形的笑脸。卢西奥仍旧喋喋不休，

---

① 天主教徒应在教堂举行婚礼。

② 指神父，婚礼主持人，因其身穿黑衣，故名。

③ 社会党党员不在教堂结婚。

越说越激动，而她却开始感觉到卢西奥的这种焦躁并不产生于刚刚说的话，而是早已有之，产生于别的事情。她把梳子放回化妆箱，过来坐在他的身边，将脸倚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摩擦着。卢西奥哼唧了一声，但这是一种满意的哼唧。渐渐地，他们的脸凑到了一起，以至嘴贴着嘴。卢西奥久久地抚摩着诺拉身体的两侧，诺拉两手放在膝头，微笑着。他竭力诱惑她，将胳膊伸向她的腰部，然后轻轻将她放倒。她嬉笑着反抗，只见卢西奥的脸压向自己的脸，贴得那样近，以至几乎看不清他的眼睛和鼻子了。

“笨蛋，小笨蛋。真是个丑小鸭。”

“傻瓜。”

她觉得他的手在她身上挪动，因此唤醒了她的激情。她奇怪地觉得她已经不怕卢西奥了。虽然现在还不太习惯，但是，她已经不怕了。为宗教……她羞怯地抗拒着，把脸掩藏起来，但是，深情的爱抚使她得到了补偿，一种渴望充满心间，一切顾虑随之烟消云散。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不，卢西奥，不能这样。她闭上了眼睛，呻吟着。

在此同时，豪尔赫走了一步P_4R，佩西奥思索良久，走了一步C_2R。豪尔赫紧接着又走了一步D_1T，佩西奥只能对上个R_4C。白棋这时突然冒出了个D_5C，黑棋战战兢兢、犹豫不决地（“海神尼普顿，我走错了棋。”佩西奥自言自语地说。）走了一步P_6C，这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顿，豪尔赫发出一阵喉音，最终他推出了一步D_4C，并以嘲讽的眼神盯着佩西奥。当佩西奥走了一步C_4R，豪尔赫立即推出了D_5A，最终以二十五步取胜。

“可怜的佩西奥。”豪尔赫说，显得那样宽宏大量。“实际上你一开始就出错了，后来自然摆脱不了困境。”

“真不错。”站在一旁观局的雷斯特利老师说，“这是一招尼姆佐维奇①式的漂亮防卫。”

豪尔赫斜了他一眼，佩西奥急忙收起棋子。外面传来了沉闷的锣声。

“这孩子是个出色的棋手。”雷斯特利老师说，“依我看，我棋艺平平，在您高兴的时候，很希望同您对一局，佩西奥先生。”

“您要防着佩西奥一手。”豪尔赫提醒说，“他总是输棋，但是，他没准儿会赢呢。”

他嘴上叼着烟，猛地推开门。起初他以为两个水手会在那里，然而，屋子深处的那个物体不过是挂在衣帽钩上的一件蜡染布斗篷。大腹便便的水手正用一个木锤敲打一条皮质传送带。他前臂上刺的蓝蛇，随着节奏而上下飘动。

那水手没有停止敲打（这笨蛋发了什么疯要敲打这传送带呢？），却看着费利佩关上了门，他没有把香烟从嘴上取下来，而是双手插在蓝布工装服的衣兜里看着他。他们这样对视了一阵。蓝蛇跳动了最后一下，只听木锤砸在传送带上的一声沉闷的敲击声（他要将传送带砸软，大概是用来做宽腰带的，一定是派这个用场），然后垂放在桌子边上不动了。

“喂。”费利佩叫了一声。骆驼牌香烟的烟雾钻进了他的眼睛，他还未来得及取下香烟，便打了一个喷嚏，在这一瞬间，透过眼泪，他看到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该死的香烟，什么时候学会了烟不离嘴的抽法。

水手的厚嘴唇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态继续望着他。似乎费利佩被烟熏得流泪使他很开心。他慢慢地开始卷起传送带，那

① 尼姆佐维奇（1886—1935）：俄国特级象棋大师。

双粗大的手像毛蜘蛛似的活动着。他几乎像女性一般继续轻轻地揉搓和缠绕着传送带。

“Hasdala。”水手说。

“喂，”费利佩重复了一遍，失去了刚才的那种冲动，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向前跨出一步，看到了摆放在工作台上的工具。“您一直在这里……干这种事情？”

“Sa。”水手说，他用另一条更细的皮带来捆这卷皮带。“请坐在这里，你愿意的话。”

“谢谢，”费利佩说，这时他注意到这个男人刚才说的西班牙语比下午说的更好懂些。“你们是芬兰人吗？”他这样询问，试图找个话题。

“芬兰人？不，我们怎么会是芬兰人呢。在这里，各国人都有几个，但是没有芬兰人。”

天花板上两个灯泡的灯光直射在他们的脸上。坐在板凳边上的费利佩感到很不舒服，又不知该说什么好，然而，水手却一心一意地在继续捆绑传送带。随后，他开始整理几把锥子和两把钳子。水手不时地抬起眼睛看看费利佩，费利佩看到他手指间的香烟怎样在渐渐地变短。

“你知道你不应该到这边来。”水手说，“你到这里来是个错误。”

“得了吧，那又怎么样。”费利佩说，“我愿意下来同你聊一会儿……上边真叫人厌烦，您知道吧。”

“也许，可你不该到这儿来。现在你既然已经来了，就在这儿呆一会儿。奥尔弗一时半会儿不到这里来，谁也不会知道的。”

“这样更好，”费利佩说，他并不明白被别人知道之后会冒什么风险。他坦然地把凳子挪到背部能靠墙的位置；他两腿交叉，深深地吸进一口烟。既然已经开始喜欢上这种事情，就该

继续谈下去。

“其实，我来是想和您说说话的。”他说，为什么水手能同他你我相称，而他却……？“我不喜欢你们所干的这些神秘事情。”

“噢，一点都不神秘。”水手说。

“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船尾去？”

“我遵守命令，履行职责。你为什么想到那边去？那里没什么。”

“我想看看。”费利佩说。

“你什么也看不着的，孩子。既然你已经来了，就呆在这里吧。你过不去。”

“我不能从这里过去？那道门呢？”

“如果你想穿过那道门，”水手笑着说，“那我就要像开椰子一样劈开你的脑袋。你的脑袋很漂亮，我不愿像开椰子一样把它劈开。”

他缓慢地说着，挑选着用词。费利佩从一开始便知道他不是说空话，因此，他最好原地不动。同时，他也喜欢上了这个男人的举止，那种一面微笑一面以劈开头颅相威胁的方式。他掏出烟盒，取出一支给水手，水手摇摇头。

“那是女人抽的烟。”他说，“你抽我的，这是海上抽的烟，你试试看。”

那刺有蓝蛇的手的一部分消失在衣兜里，随即掏出一个黑布口袋和一小本卷烟纸。费利佩作了个回绝的表情，但那男子撕下一张纸递给他，接着又撕下一张留给自己。

“我来教你，你看。你照着我的样子做，你看好，跟着我做。看见了没有，是这样……”他那毛蜘蛛般的手指在纸的四周灵巧地转动，不一会儿，水手把一只手伸到嘴上像吹口琴，他的手指里就出来了一支完美的香烟。

“你看这多容易。不对，你这样会把烟丝弄掉的。得，你抽这一支，我另卷一支。”

把烟叼到嘴上时，费利佩感觉到那湿乎乎的唾沫，差点没把烟吐掉。水手看着他，久久地看着他，脸上露出笑容。他开始卷自己的烟，随后掏出一个发黑的大型打火机。一股浓烈而辛辣的烟味儿几乎使费利佩窒息，他做了个赞赏的表情表示感谢。

“最好不要咽下太多的烟。”水手说，“对你来说这种烟太浓烈了点。现在你再尝尝甘蔗酒的滋味。”

他从桌子下面的一个铁皮箱里取出一个瓶子和三只锡杯。手上刺有蓝蛇的水手斟满两杯，将一杯递给费利佩。他坐在费利佩身边的同一条凳子上，举起酒杯。

“Here's to you，① 孩子。可别一口喝下去。”

“嗯，这酒非常好。”费利佩说，“这一定是安第斯山的甘蔗酒。”

“当然是。这么说，你喜欢我的甘蔗酒和烟丝，是吗？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特雷霍。”

“特雷霍，哎。但这不是名，而是姓啊。”

“当然，是我的姓。我名叫费利佩。”

“费利佩。这就对了。你几岁了，孩子。”

“十八岁。”费利佩撒谎说，把嘴藏进小杯。“您呢？您叫什么名字？”

“博夫。”水手说，“你可以叫我博夫，虽然实际上我还有别的名字，但是我不喜欢。”

“您干脆都告诉我吧。我可以告诉您我真正的名字。”

---

① 英语：请喝吧。

“噢，你也会觉得太难听。你想想，我也许叫拉德克利费或者类似的名字，你也不会喜欢的。最好还是博夫，孩子。Here's to you。”

“Prosit，”①费利佩说，他又喝了一口。“嗯，在这里真不错。”

“当然不错。”

“船上的工作很多吗？”

“马马虎虎。你最好不要再喝了，孩子。”

“为什么？”费利佩气呼呼地问，“不会出事的，我这会儿刚刚品出它的滋味来。但是，请告诉我，博夫……是的，这种烟丝好极了，而这甘蔗酒……我为什么就不能多喝点？”

水手夺下他的酒杯放在桌子上。

“你非常可爱，孩子，但是过一会儿你得单独回到上面去，如果你把这一杯全喝下去，人家会看出来的。”

“可是，我在酒吧里可以尽情喝个够的。”

“嗯，酒吧侍者调的酒没有你现在喝的这样烈。”博夫开玩笑地说，“你的妈妈也许会站在你身边，再说……”他望着费利佩的眼睛，似乎觉得很开心，费利佩的脸色突然间变得通红。“走吧，孩子，我们是朋友了。博夫与费利佩是朋友。”

“好吧。”费利佩冷冷地说，“我走开不就得了嘛。这一道门呢？”

“你忘掉这道门吧，”水手温和地说，“你可不要生气，费利佩，什么时候再来？”

“我再来干什么？”

“孩子，来跟我一起抽烟和喝甘蔗酒啊，还可以聊聊天。”博夫说。“在我的寝舱里，谁也不会去打扰我们。在这

---

① 英语：干杯。

里，奥尔弗随时都可能来。”

“您的寝舱在哪里？”费利佩眯缝着眼睛问。

“在那边。”博夫指着禁止通行的门对他说，“有一道走廊通向那里，我的寝舱正好在船尾舱口的对面。”

29

在梅德拉诺正读到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①那部小说的一段当中，通知吃饭的锣声响了，他合上书本，舒展四肢躺在床上，问自己想不想吃晚饭。床头的灯光诱使他继续读下去，他倒也喜欢那部《玉米人》。在某种意义上，阅读是暂时摆脱困扰着他的琐事的一种方式，使他重新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套公寓的正常秩序，这本书就是在那里开始读的。是的，这正像他随身携带的家，但是，他并不喜欢那种特意躲避在故事中而忘掉眼前的荒谬的这种主意，忘掉在他伸手可及的一个斗橱的抽屉里放着一支史密斯-威松38毫米手枪。这支左轮手枪是许多事情的结晶，是马尔科姆号和它的乘客的结晶，是白天那含糊的愚蠢言行的结晶。摇晃的快感，男性的舒适和寝舱的完美，这一切都成为书本的陪伴。只有听到走廊里有马蹄声或闻到熏香味的这种异乎寻常的事情时，他才会毅然从床上跃起，前去面对所发生的事情。“我是这样地舒适，请不要来打扰。”他心中想，随即又回想起了下午那次不顺心的探险

① 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小说家、诗人，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下文《玉米人》（1949）是其主要作品之一。

归来时洛佩斯和拉乌尔的面容。也许卢西奥说得对，玩这种侦探纯属荒唐。但是，卢西奥的理由也值得怀疑；眼下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他的女人。最令其他人和他自己气愤的，是船尾这种廉价的神秘和欺骗行径。他将目光艰难地从翻开的书页上移开，更令人气愤的是，他想到如果船上真的不自在，便会迫使他们动用武器，威逼高级职员们说出真情。然而，卡普亚①的快乐云云，但这里是北方式的最严肃的快乐，是在白蜡木和雪松木颜色的船舱里的舒适。很可能洛佩斯和拉乌尔会提出新方案，或者他本人在酒吧呆厌了，也会提出什么计划，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维护权利，不如说是一场游戏。也许最明智的举动就是模仿佩西奥和豪尔赫，要来一副棋盘，这样可以更好地打发时光。船尾，嗨，最终还是船尾。说到底，那不过是哄小孩儿的菜泥汤。船尾，真是蠢话。

他挑了一件深色衣服和一条贝蒂娜送给他的领带。他在读《玉米人》时，想到过贝蒂娜两次，因为她不喜欢阿斯图里亚斯的诗的风格，不喜欢他那叠韵和那纯粹的魔幻主义基调。不过，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关心贝蒂娜的情况如何。他以船上的奇闻趣事及小范围的不幸为乐事，不愿意再去做他们下午所干的那些事情。什么也没有马尔科姆号和它的高级职员们更好，好哇，喧嚣的船尾（蹩脚的阿斯图里亚斯，他大笑起来，再去寻找更多的韵脚）：碎片，翠鸟②。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且等着吧，以后再对贝蒂娜进行回忆——只要她来到他的记忆中，只要把此事当成一个问题。然而，这是一个问题，他必须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双手捧住后颈，躺在昏暗中的床上——进行分析。无论如何，这种焦虑（阿斯图里亚斯或晚饭；

① 意大利一古城，为著名游乐胜地。

② 此处原文押韵。

晚饭，贝蒂娜赠送的领带，又是贝蒂娜，又是厌烦）已经暗示了分析后的结局。但是，摇晃和充满寝舱的烟丝味也会给他带来不快。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抛弃一个女人，同样，他也被一个女人所抛弃（在去巴西结婚时）。此时，将船尾和贝蒂娜混为一谈，实属荒唐。他想问问克劳迪娅对他的行动作何感想。但是没有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克劳迪娅裁决呢。当然，他没有任何义务要同克劳迪娅讲述贝蒂娜。作为旅行中的闲谈，倒也无妨。船尾和贝蒂娜，的确是一件蠢事，所有这些如今正是胸口上的一个痛苦的焦点。至于贝蒂娜嘛，她也许正在寻找朋友，她决不会在Embassy[①]少玩一个夜晚。当然，她也许会哭的。

梅德拉诺一把扯下领带。唉，他打不好领结，这条领带总是不服帖。领带的心理。他记起从一本小说里看到一个发疯的仆役把主人收藏的领带全部剪碎。房间里全是领带碎片，地上全是被剪断的领带。梅德拉诺另选了一条浅灰色领带，这次打成了一个漂亮的领结。当然，他也许会哭，所有的女人都会为比这小得多的事而哭。他想着她打开斗橱的抽屉，取出照片，在电话中向她的女友们唉声叹气。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应该如此发生。克劳迪娅同莱夫鲍姆分别之后也会这么做，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他反复说“所有的，所有的”，似乎想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一无足轻重的小插曲，也包括到丰富多彩的生活里来，从而为大海增添一滴水。“不过，说到底还是一个怕字。”他这样想，他不知道是怕女人的哭泣，还是怕他抛弃贝蒂娜的这一明显的事实。他似乎带着点儿哭腔，在这个世界上……是的，这是一个原因，尽管这并不具备重要性，贝蒂娜此时也许在圣菲大街散步，或者正在马塞拉理发馆理发。贝蒂娜对

① 英语：大使馆。此处指一娱乐场所。

他有什么关系，不是贝蒂娜，不是贝蒂娜本人，也不是不能去船尾，更不是第二百二十四号斑疹伤寒。此事堵在他胸口，然而，当他打开门来到走廊时，他又笑了，他用手抚摩着头发，如同发现了什么愉快的事情一样笑着，他已经来到了船舷，隐约看见他所追寻的目标，正为自己达到一切目的而高兴。他打算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将整个夜晚用来慢慢思考。也许不是贝蒂娜而是克劳迪娅过多地谈论到自身，她以庄严的声调谈论自己，谈论到她至今仍在爱着莱昂·莱夫鲍姆。然而，就算克劳迪娅晚上因思念莱昂而哭泣，这与他又有什么鬼关系呢。

在长毛绒给雷斯特利老师讲解完博卡·胡尼奥斯队会在冠军赛中大获全胜的理由之后，他决定回自己的寝舱去穿衣服。他愉快地想着今天晚上在餐厅里人们看到他的服装时的情景；很可能那可怜的阿蒂利奥会穿着长袖衬衫到场，餐厅总管可能会像仆役们见到主人做了错事一样又惊又喜。一个冲动使他又返回来，重新加入了交谈。好不容易打断长毛绒（他发现雷斯特利老师稳重而又激烈地为西方铁路俱乐部①辩护）关于体育的热烈叙述，拉乌尔这时告诉大家已是准备吃晚饭的时候了。

“其实，穿上衣服太热，”他说，“但是，我们为了遵守大海的传统。”

“怎么，穿上衣服？”长毛绒说，他有些茫然了。

“我是想说，系上一条不舒适的领带，穿上一套西服。”拉乌尔说，“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太太们，这很明显。”

他丢下长毛绒在那里思索，自己走上楼梯。他并不十分确信自己做得很对，但是，从那时到现在，他对自己几乎所有行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足球俱乐部，当初由英国人创办，成员为该铁路线的职工，故名。

动的正确性都持怀疑态度。如果阿蒂利奥——他就在那边——穿着带条衬衫出现在餐厅，无论如何，餐厅总管或者某个旅客一定会暗示他这样穿衣是不对的，这样一来，可怜的小伙子日子便不好过了，除非他不去理睬他们的指责。“我是严格按照美学原理行事的，”拉乌尔心想，他又一次感到开心，“我力图用社会的观点来判断这些原理。唯一会使我气恼的是一切不合规则的言行。这个可怜小伙子的衬衫会打翻我的potage hu-blet aux asperges①。餐厅的照明条件已经够差的了……”他手把门环，眼望连接两条走廊的过道入口。费利佩突然停住脚步，身体有些失去平衡。他显得那样茫然，似乎认不出他来。

“喂，”拉乌尔说，“怎么整个下午都没有见到你呀。”

“那是……我太笨了，我走错了走廊。我的寝舱在另一边。”费利佩说着转了个半圈，灯光正巧照在他的脸上。

“看来你晒太阳太多了。”拉乌尔说。

“哈，这没什么。”费利佩用一种并非出自内心的生硬的语调说，“在俱乐部时，我整个下午都在游泳池里度过。”

“你们俱乐部里的风也许不如这里的大。你感觉好吗？”

拉乌尔走近他，用友善的目光望着他。“为什么还要折腾我。”费利佩心想，但同时他又为在那次玩儿了鬼花招之后，拉乌尔重新以这种腔调跟他说话而高兴。他作了个肯定的答复之后，转身便向过道走去，但是，拉乌尔不想让他这样离去。

“肯定你没有带任何防晒剂，除非你母亲……你来一下，我给你一点，你睡觉时可以涂上。”

“不麻烦您了，”费利佩将一个肩膀倚在隔墙上说，“我估计贝娃会有防晒油或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

---

① 法语：芦笋汤。此句意即倒了胃口或大为扫兴。

“不管怎么说，你带一点去吧。”拉乌尔坚持说，他返回来开寝舱的门。见到帕乌拉不在里面，灯却亮着。“另外，我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你来一下。”

费利佩似乎决定停留在门口。正在手提包里找东西的拉乌尔向他作了个请进屋的示意。突然间，他明白过来不知该说什么话才能消除这个被伤害的幼崽的敌意。“我像个傻子似的自己在这里寻找。”他心里想，随即又在一个装满袜子和手帕的抽屉里乱翻。“他领会错了，我的上帝。”他直起身来，又一次示意。费利佩向前走了两步，这时拉乌尔才发现他的身体有些晃动。

“我觉得你有些不舒服。”他说着给他挪过一把扶手椅，顺便用脚一推把门关上，吸了两口气，随即发出一阵笑声。

“大概是酒喝多了，但我想你是中暑了……这是什么烟气呀？你身上有可怕的烧酒味和烟味。”

“您说什么？”费利佩嘟哝着说，他正强忍着一种呕吐的欲望。“如果是喝酒和抽烟……我看没这么……”

“当然是这样。”拉乌尔说，“我没有一点要责怪你的意思。但是，太阳晒，再加上别的东西，会引起小病的，你知道吗？我可以给你讲……”

然而，他并没有兴趣给他讲述，他宁愿呆在那里看着脸色有点发白、眼睛望着舷窗方向的费利佩。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拉乌尔觉得这一会儿既漫长又充实，费利佩则觉得有一道带红点和蓝点的涡流在自己眼前跳动。

“给你这瓶油膏。”拉乌尔终于开口，把一个瓶子放进费利佩手中。“你的肩膀大概脱皮了。”

费利佩本能地揭起衬衫来看他的肩部。恶心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缄默不语的、不提及博夫以及同博夫相遇和一杯甘蔗酒的邪恶快意。对于他来说，他愿意自己忍受这种……

他觉得拉乌尔的嘴唇有些抖动，他惊奇地望着。拉乌尔则微笑着直起身来。

“擦了这种油膏，你就好睡了，我希望这样。现在，这个也给你，许诺就是欠债。”

费利佩用显得犹豫的手指接住烟斗。他从来没见过这样漂亮的烟斗。拉乌尔转过身去，从挂在衣柜里的外衣口袋里取出一件东西。

“英国烟丝。”他说着给了他一个颜色鲜艳的盒子。“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疏管刷，不过，在你需要时可以向我要这种疏管刷。你喜欢吗？”

“是的，当然喜欢。”费利佩庄重地望着烟斗说，“您不一定必须给我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烟斗。”

“就因为它好，”拉乌尔说，“我还要请你原谅。”

“您……”

“请听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突然觉得你还太小，不该卷入一场可能的麻烦事。后来，我一直在思索，还感到遗憾，费利佩。请你原谅我，我们还是好朋友，你愿意吗？”

恶心又渐渐发作起来，费利佩的前额沁出了冷汗。他勉强把烟斗和烟丝装进衣兜，然后很费劲地站了起来，身体晃动了几下。拉乌尔站在他的身边，伸出一条胳膊扶住他。

“我……我得到厕所去一下。”费利佩嘟哝着说。

“行，当然可以。”拉乌尔说，急忙随手给他打开门。接着又把门关上，在寝舱里走了几步。这时，听见了洗手池的流水声。拉乌尔来到厕所门跟前，一只手扶住门把手。“小可怜，他也许会撞在墙上。”他心里想，但这是欺骗，他紧咬双唇。如果打开门看到他……也许费利佩决不会原谅他的羞辱，除非……“还没完呢，还没完呢。”他可能在洗手池呕吐，

不，实际上最好让他一个人呆着，除非他失去知觉或撞在墙上。但是，他不会撞墙，这几乎是纯粹的自欺欺人，寻找借口。“他那么喜欢烟斗。”他自言自语地说，又兜起圈子来。“可是，他现在会以钻入我的厕所为羞耻的……事情总是这样，羞耻会变成凶狠，他会将我上下抓破，以至连烟斗，也许，也许连烟斗……”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由一个红点标出，从那里开始有一条蓝色线顺着远离该省的弯曲海岸线，几乎平行地向下延伸。一走进餐厅，旅客们就能看到以马亨塔·斯塔尔公司的标志装饰起来的精确地图，以及马尔科姆号这一天所走过的航线。酒吧侍者以有节制的自豪感微笑着说，游船所走的路线是他画出来的。

“谁给您提供的资料？”堂加洛问。

“驾驶员提供的，”侍者解释说，“我年轻时是个制图员，业余时间我喜欢摆弄尺子和圆规。”

堂加洛示意司机推着轮椅走，他斜眼打量了一番酒吧侍者。

“斑疹伤寒的情况怎么样了？”他直截了当地问。

酒吧侍者眨了眨眼睛。餐厅总管那完美的身影来到了他的身边。他那开心的笑容渐渐地扩散到所有的就餐者。

“看来一切正常，波里尼奥先生。”餐厅总管说，“至少我没有收到任何告急的消息。您去照料酒吧，”他对他那想留在餐厅的副手说。“让我们看看，波里尼奥先生，您喜欢先喝potage champenois①吗？可好喝了。”

特雷霍先生和他的妻子此时也来到了这里，身后跟着贝

① 法语：法国香槟省所做的一种汤。

娃。贝娃穿了身新衣服，衣服领口比她原先设想的开得小。拉乌尔跟在他们后面走进来，坐到帕乌拉和洛佩斯身边，这两人同时抬起头来，冲着他心不在焉地笑了笑。特雷霍一家一面心神不定地看着菜单，一面讨论费利佩眼下这种病病歪歪的样子。特雷霍太太十分感激科斯塔先生，是他不怕麻烦地照料费利佩，并把他送到他的寝舱，同时还叫来贝娃，让她告知爸爸和妈妈一声。费利佩睡得很深沉，但是，特雷霍太太还在惦记着这无事生非的原因。

“他晒太阳太多了，亲爱的。”特雷霍先生说，“他整个下午都在甲板上，现在像个大虾。你没看见，我们脱他衬衫的时候……好在这孩子带了一瓶油膏，听说那是非常好的东西。”

“你忘掉了他身上那股叫人讨厌的威士忌味，”贝娃一面看菜单一面说，“这孩子在船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威士忌？不可能。”特雷霍先生说，“也许他喝了点啤酒，这倒可能。”

“你应该去跟饮料小卖部的人说一声，”他的妻子说，“叫他们只给他柠檬汁之类的东西。他还太小，管不住自己。”

“你们要是以为能让他规规矩矩，那就错了。”贝娃说，“已经太晚了。对待我，一切都是那么严而又严，可是，对待他……”

“你，别说了。”

“你看？我怎么跟你说的？如果我接受了哪位旅客赠送的一件贵重礼物，你们会怎么说？我看你们一定会大发雷霆。然而，他却可以干他爱干的事，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他从来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不是男孩……”

“礼物？”特雷霍先生说，“什么礼物？”

"没什么。"贝娃说。

"说吧，说吧，孩子。既然开了口，就都说出来。实际上，奥斯瓦尔多，我想跟你谈谈费利佩。那个姑娘……穿比基尼泳装的那个，知道吗？"

"比基尼泳装？"特雷霍先生说，"啊，就是那个红发姑娘。对，就是她。"

"这个姑娘整个下午都在向我们儿子挤眉弄眼，如果你没有觉察到，我是母亲，对这样的事情心里是有一种觉察本能的。你别插嘴，贝娃，你还太小，不懂我们谈的事情。哎，这些孩子们，多折磨人呀。"

"她向费利佩挤眉弄眼？"贝娃说，"别逗我乐了，妈妈。难道你认为这个女人会在一个孩子身上浪费时间吗？"（"如果费利佩听见我说的话，"贝娃想，"啊，他不气得大骂才怪呢。"）

"那么礼物倒底是怎么回事？"特雷霍先生说，他突然兴致大发。

"一只烟斗，一盒烟丝，谁知道还有别的什么。"贝娃满不在乎地说，"肯定是很值钱的。"

特雷霍夫妇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后，特雷霍先生向二号餐桌的方向望去。贝娃则暗中注视着他们。

"那位先生的确很文雅。"特雷霍太太说，"应该感谢他，奥斯瓦尔多，顺便告诉他，可别宠坏了这孩子。见到孩子不舒适他就主动关心，好人呀。"

特雷霍先生一句话没说，但是，他想到了做母亲的本能。贝娃很气恼，她相信费利佩必须交还礼物。送来的雪鹨舌那道菜使谈话的几个人吃了一惊。

普雷苏蒂一伙人既果断又羞怯地出现在餐厅，向各个餐桌热情问候，斜眼望着镜子，堂娜罗西塔和堂娜佩帕则低声热烈地交谈着，帕乌拉只觉得想笑，她以某种表情望着拉乌尔，这使拉乌尔想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剧院休息厅的那些夜晚，或者在城外沙龙里拿女诗人和阔先生们穷开心的那些夜晚。拉乌尔等待着帕乌拉的评判，因为她有能力令人钦佩地对形势作出总结，就像收集蝴蝶标本的人那样对一种蝴蝶作出概括的解答。然而，帕乌拉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她感到洛佩斯正盯着她的眼睛，这使她突然不想讲一个已经来到嘴边的笑话。洛佩斯的目光中没有悲哀也没有焦虑，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安详的观赏，这种目光使帕乌拉渐渐地恢复了平静，至少在外表和神态上恢复了平静。她自嘲地想，归根结底我是个讽刺者，此外，我还是一个坏蛋或者一个纯属居心不良的人；但是，洛佩斯以平静的目光看着她，此时，她的欺骗和轻浮意图早已荡然无存。她将目光从洛佩斯转向拉乌尔，转向拉乌尔那聪慧而多情的脸上，这正如从今天跳向昨天，从希望当一个直率的人跳向不止一次地试图用光辉的谎言掩盖自己的真面目的人。但是，如果不打断洛佩斯开始投向她的这种友好审视的目光（这个好人并不知道自己所充当的这种角色），这次旅行就会变成一场无足轻重和毫无意义的恶梦。她喜欢洛佩斯，喜欢他名叫卡洛斯，他的手轻轻放在她手上时，没有使她产生不快；她并不十分对他感兴趣，可能他像她的许多青年男友一样，只不过是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而已，他有教养而并不文雅，富有激情而并非爱情。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儿，使她略感厌烦。他的这种坦率从一开始就使她难以说出一句一语双关的话来，影响了她想仔细描绘阿蒂利奥·普雷苏蒂的未婚妻的衣着以至长毛绒那肮脏西服的兴致。至于对其他旅客的毫无根据的评论，并没有因为洛佩斯的出现而停止，连洛佩斯这时也在微笑观赏堂娜佩帕的塑

料项链，看着阿蒂利奥那么笨拙地把一只勺子送往嘴边。但这是另一码事，只是想看看而已。他的玩笑也只不过是个玩笑，并没有其他意图。是的，他们会十分厌烦的，除非拉乌尔开个玩笑，以便重新博取她的欢喜。帕乌拉十分清楚地知道拉乌尔随时会明白她与洛佩斯的眉来眼去，并且很可能火冒三丈。他曾把她从一个男人的消极影响中救出（一个神学家同时也很会成为一个上好的情人）。拉乌尔毫不留情地在几个月之中便帮助她拆除了那个神秘易碎的脚手架，帕乌拉曾以为自己可以像个萨满教徒一样凭着它一步登天。好人拉乌尔，他开始为一些不该忌妒的事情而忌妒，为自己不能支配她的思想和时间，不能在途中随时分享他所要求的欢乐而气恼。尽管拉乌尔可能同其他姑娘交往，但他同样要站在她的一边，希望帕乌拉仍当他的女友。他的忌妒会成为绝望，比其他事物更甚，直至帕乌拉再次（然而这种再次还有吗？）回到他身边，讲一讲所发生的事情，并将烦恼和绝望置放在他的手中，请他再次照料这任性而娇惯的猫为止，这种忌妒才会过去。她在当过鲁维奥的情人之后，在断绝了与卢乔·内拉及其他人的关系之后，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种完美的对称协调了她与拉乌尔的关系，因为他也经过了忏悔阶段，在屋顶平台和郊区发生的那些悲惨艳事之后，他也像只黑猫一样投入了她的怀抱，由此恢复了大学时期的同志关系，创伤治愈了。他们是多么地互相需要，这种经受双重风险，历经两度离异的友谊是多么难能可贵。在这张餐桌，在这船上，在他们两人并肩四处走动的平静习惯中，卡洛斯·洛佩斯该怎么办呢？帕乌拉恶毒地仇恨他，而他却心满意足地望着她，十分幸福地望着她，正如一个傻子微笑着钻进老虎笼子。但他并不是个傻子，帕乌拉太了解他了，如果他是的话（然而他并不是），那是他在忍受。老虎是拉乌尔，是帕乌拉。"可怜的哈迈卡·约翰，"她心中想，"如果你能及时逃

离……”

“豪尔赫怎么啦？”

“他有点发烧。”克劳迪娅说，“我想他是下午晒太阳晒太久了，不然就是得了咽峡炎。我劝他卧床休息，给他吃了一片阿斯匹林。看看他今晚情况如何再说。”

“阿斯匹林太可怕了。”佩西奥说，“我生来只吃过两三次，给我留下恐怖的感觉。它全面损害智力机构，使人盗汗，最终总要产生某种令人不快的结局。”

梅德拉诺没有多大胃口，吃过晚饭之后，在酒吧已经喝下第二杯咖啡；佩西奥到甲板上去，要在那里观察星星，还答应说去甲板之前先去寝舱走一趟，看看豪尔赫入睡了没有。酒吧的灯光比餐厅的灯光更亮，咖啡也更热一些。梅德拉诺有一两次内心自问，是否克劳迪娅掩饰着对豪尔赫病情的不安。也许他想知道，他能否在某些事情上帮她一把，但是，克劳迪娅不再谈到她的儿子，他们只得谈些其他事情。佩西奥回来了。

“他醒了，大概很想让您去看看他。”他说，“肯定是吃阿斯匹林起了作用。”

“别说傻话了，快去研究您的昴星团和小熊星座去吧。梅德拉诺，您不想一同来吗？豪尔赫一定很高兴见到您。”

“是的，当然愿意。”梅德拉诺说，好几个小时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这样高兴。

豪尔赫在床上坐着迎接他们。他拿着一本图画，梅德拉诺一幅一幅地检查和评论。豪尔赫眼睛炯炯有神，可他那灼热的皮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甲板上晒了太阳。他想知道梅德拉诺是否已经结婚，有无孩子，家住何方，是否同洛佩斯一样也是教师，或者同拉乌尔一样也是建筑师。他说他睡了一会儿，但是，做了个同类脂物在一起的恶梦。是的，他有些困乏和口

渴。克劳迪娅给他水喝，并用一个纸灯罩遮住了床头灯。

“我们去坐在扶手椅上，等着你睡着。我们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的。”

“噢，我并不害怕。”豪尔赫说，“但是，当我睡着以后，自然就没有防卫力了。”

“你把那些类脂物痛打一顿吧，”梅德拉诺对他说，俯身吻他的前额。“明天我们可以谈一大堆事情，现在，你睡吧。”

三分钟之后，豪尔赫躺下身去，长出一口气，翻过身去面对墙壁。克劳迪娅熄灭了床头灯，只留下了靠近门口的一盏灯。

“这一夜他会蒙头酣睡的。过一会儿他就会开始说话，说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佩西奥喜欢听他说梦话，他能立即从梦话中引出非同一般的结局。”

“自然那是像听占卜者说话。”梅德拉诺说，“您还记得那些人说梦话时是怎样改变了声音的吗？从那里可以想象不是他们在说话。”

“是他们，又不是。”

“这是可能的。多年来，我同哥哥睡在一个屋里，他是那种可以想象的最讨厌的人中的一个。他只要脑袋一沾枕头，就开始说梦话，有时候，当然不是经常，他说的那些事情，我可以记录下来，第二天早晨再拿给他看。但他从来不相信，这可怜虫，这种事太多了。”

“他为什么一见到这面镜子① 便害怕？”

“是的，这是真的。我们有必要像一个棍卜者② 一样的单

① 指梦中的另一个他。

② 即用木棍占卜，一般不动脑子。

纯，或者果断地站在事物的另一端。我们如此害怕被介入，害怕失去这逐日形成的宝贵的自我……”

克劳迪娅听到豪尔赫的呼吸越来越平静。梅德拉诺的声音使她恢复镇定，她感到有些困乏，于是，轻轻地疲惫地眯缝着眼睛。她不想承认豪尔赫的发烧使她担惊受怕，也许是出于虚荣心，她长期掩饰了自己坦露胸怀的习惯。不，豪尔赫的事情算不得什么，它与船尾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联。凭空想象一种联系是无稽之谈；一切都很好，梅德拉诺抽的烟丝味，似乎成了一种秩序，一种正常现象，他的声音，他的安详举止和略带悲伤的说话腔调，都是那么自然。

“谈论自我的时候，让我们宽厚些吧。”克劳迪娅说，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仿佛要驱赶这最后的幻觉。“自我是不牢靠的，如果客观地想想，它脆弱得几乎需要用棉花将它包起来。您的心脏一刻不停地跳动，您不感到神奇吗？我天天都在这样想，总是感到惊诧不已。我已经知道心脏并不是我，但是，如果它停止……说到底，我们最好不要涉及到这个敏感的主题；我从来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过有益的交谈。最好还是站在这令人担惊受怕的生活的一边。”

“是的，让我们做生活有条理的人吧。”梅德拉诺笑着说，“此外，我们也不能提出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明白的终结问题。坦率地说，克劳迪娅，眼下我最感兴趣的是您的身世，这是友好关系的第一阶段。我并不要求您讲述您的生活细节，但是，我喜欢听您讲您的志趣，讲豪尔赫，讲布宜诺斯艾利斯，随您怎么讲吧。”

“不，今天晚上不讲。”克劳迪娅说，“今天下午我已经让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伤感搞得精疲力竭了。倒是我毫不了解您的情况，只知道您是牙科医生，只想请您哪一天给豪尔赫看一个有时作痛的牙。我喜欢您笑，换个人可能会为这种小事生

气，至少是悄悄地生气。您真的叫加夫列尔吗？”

“是的”

“您一直喜欢这个名字吗？我是想说从小。”

“我不记得了，不过，我确信加夫列尔有点像我头顶的发旋一样，命中注定是我的名字 。 您 在 什 么 地 方 度过童年时代？”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帕莱莫的一所房子里，那里晚上蛙声齐鸣，圣诞节之夜，我叔父点燃神奇的焰火。”

“我的童年是在洛马斯·德萨莫拉[①]度过的，是在那里隐藏在一座大花园里的一幢别墅度过的。我一定是个白痴，不过还是觉得童年时代是我生活中印象最深的阶段。我认为，我小时候是非常幸福的；那是生活的一个不良起点，因此，很快便遇上灾祸。您想知道我的经历吗？我们可以绕过少年时代，少年时代都差不多，没有什么趣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上了牙科医生，我觉得这在我们国家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情况。豪尔赫在说什么。不，只是在呼吸。也许是我说话搅扰了他，他大概听不惯我的声音。”

“您的声音他喜欢。”克劳迪娅说，“豪尔赫早就对我说了这个心里话。他不喜欢拉乌尔·科斯塔的声音，他还嘲笑佩西奥的声音，佩西奥的声音还真有点像鹦鹉。但是，他喜欢洛佩斯和您的声音，还说帕乌拉的手非常漂亮。他很注重这些，他形容普雷苏蒂的手真能笑死人。这么说，您就当上了牙科医生，好可怜。”

“是呀，而且很久以前便失去了童年时代的家，那个家虽然至今还存在，但是，我永远不想再看见它了。我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为了不从我度过幸福童年的一套房屋的阳台下边经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一城镇。

过，我宁肯绕道十个街区。我不回避记忆，但也不培养记忆；此外，我的不幸与幸运一样，总是悄悄到来的。”

“是的，您有时候看事情是以一种方式……我没有双重视力，不过，有时候猜得很准。”

“猜什么？”

“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加夫列尔。不过是绕着圈子找一种不会出现的东西。我希望自己找的不仅仅是衬衫上的一个纽扣①”

“也不是找那个道教，亲爱的克劳迪娅。只不过是点无价值的东西，无论如何，只是点对我个人有益的事情，找一种尽可能少地损害其他人的幸福，这已经是很难的了，在这种幸福中，我不要有被出卖或收买的感觉，还能保持自身的自由。您已经看到，这不是太容易的事。”

“是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几乎总是以这样的言词提到幸福。比方说，不受约束的夫妻，不丧失尊严的自由爱情，或者一种上班时可以读舍斯托夫②的职业，或者有一个不使我们变成仆役的孩子。很可能这种提法一开始就是卑劣和虚假的。只须读一读福音名言中随便一句话……但是，我们最好不要跳出我们的范围。首先是Fair play③。”

“也许错误就在于不想跳出我们的范围。”梅德拉诺说，“也许这正是失败的最终原因，包括日常和社会的局限。总之，在我这种情况下，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便选择了独身生活，我到外省去，在那里日子过得并不怎么好，但这却使我摆

① 意即无足轻重的东西。

②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俄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作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

③ 英语：条件均等。

脱经常困扰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那种使人失去个性的现象。在一个好日子，我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便再没有挪动，这当中除了前面提过的一趟欧洲旅行和在比尼亚德尔马[1]度假，那时兑换智利比索很合算。我父亲给我留下了一笔比我哥哥和我猜测的要多的遗产；我得以最低限度地使用牙钻与钳子，我变成了业余爱好者。您不要问我爱好什么，因为我很难回答。比方说，爱好足球，爱好意大利文学，爱好万花筒，爱好自由生活的女人[2]。”

“您把这种女人放在名单的最后，也许您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吧。利用豪尔赫睡着的机会，您给我解释一下自由生活的意思。”

“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过堪称未婚妻的人。”梅德拉诺说，“我认为我不是当丈夫的料子，又具有不愿做试验的相对的正直。我也不是太太们所称的那种勾引者。我喜欢那些只提及自身而不提及其他问题的女人，这就够了。”

“您不喜欢责任感吗？”

“我不喜欢，也许我有一个比责任感高得多的观念。高到了逃离责任的程度。一个未婚妻，一个勾引到手的姑娘……这一切都变成纯粹的未来，突然之间要考虑未来的生活。您认为未来能够丰富现在吗？也许是在成为夫妻之后，或者在有了父道意识之时……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我却喜欢孩子。”梅德拉诺嘟哝着，眼睛看着豪尔赫那深陷于枕头中间的脑袋。

“您别以为自己是一个例外。”克劳迪娅说，“无论如何，您正在飞快地成为老光棍这个人类产物，这一产物有其巨大功绩。一位女演员说过，老光棍们是票房的最好食粮，是艺

① 智利一海滨城市，避暑胜地。

② 妓女的一种叫法。为前后行文方便，这里照字面直译。

术的真正施主。不，我不是在取笑您。但是，您并不像您所想象的那样胆怯。”

“谁说起胆怯来的？”

“得啦，您拒绝恋爱或勾引的一切可能性，拒绝一切责任，拒绝整个未来……您刚才对我提的问题……我认为唯一能够丰富现在的未来，是那种起源于得到正视的现在的未来。您听明白了，我不认为应该像驴子一样工作三十年，然后退休，过安静的生活；然而，我觉得一切现时的怯懦，不仅无法使人摆脱一个不愉快的未来，相反还会有助于形成不愉快的未来，不管您愿意不愿意。我说这话似乎有点玩世不恭，如果您害怕将来的后果而不敢勾引一个姑娘，您的决定便制造了一个空洞的未来，一个幻想的未来，无论如何，这个未来会十分有效地使您失去一切勾引机会。”

“您想到了我，却没有想到姑娘。”

“当然，我并不试图说服您变成一位卡萨诺瓦①。我觉得要有毅力才能克服勾引的冲动，在这里，道德上的胆怯倒成了正面的勇气的源泉……其实，这不过是开玩笑。”

“问题是虚假的，既没有胆怯也没有勇气，只有一种摈弃大多数机会的先决主意，一个勾引者谋求勾引，然后进行勾引；摈弃了寻觅……说得干脆一些，只要不勾引处女就行了；在我们活动的范围内也没有几个处女……”

“要是那些可怜的姑娘知道自己仅凭天真无邪就能造成这些思想冲突就好了……”克劳迪娅说，“啊，那么您再给我讲讲那些女人。”

“不，这样不行。”梅德拉诺说，“我不喜欢您向我提要求

① 希亚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曾因勾引妇女而入狱。

的这种方式和您的声调。我也不喜欢我刚才讲的事情，更不喜欢您讲的事情。最好是我到酒吧去喝一杯白兰地。”

“不，您再待一会儿。我知道我有时候会说傻话。但我们总可以谈谈其他事情。”

“请原谅。”梅德拉诺说，“那并不是傻话，恰恰相反。我发脾气恰恰由于那不是傻话。您把我当成道德方面的胆小鬼，这千真万确。我开始扪心自问，莫非爱情和责任在人生的某一时刻，在人生道路的某一十分特殊的点上，不会成为一码事……我没有看清这一点，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是的，我的情绪很坏，首先是因为此事。我从来不相信生活中一件相当常见的事情会使我开始感到内疚，感到厌烦……如同牙龈上长的疮，人一伸舌头，就疼痛难忍……而这件事就像精神上的疮，反复发作……”他耸耸肩膀，掏出香烟。“我来给您讲讲，克劳迪娅，我认为这样将会对我有好处。”

他给她讲了贝蒂娜。

30

晚饭过程中，她渐渐地消了气，代之而来的是想说说风凉话，取笑取笑他。并不是有什么适当理由取笑他，而是她依然觉得心烦，烦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望着她，仅此而已。有一阵，她准备相信洛佩斯是无辜的，而他的力量正是产生于他的无辜。随即她又嘲笑自己的幼稚，不难看出洛佩斯具有追逐更大猎物的才能，尽管这种才能显露得尚不突出。帕乌拉并不满意自己在洛佩斯身上产生的这种立见成效的结果，相反（真是

见鬼，一天之前他们还互不相识，在广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还是两个陌路人），她为自己如此迅速地处于传统的猎物地位而愤慨。“一切都怪我是这船上唯一可支配和惹人注目的人物。”她想，“如果把我们介绍给一个联欢会或一个剧场，也许大家不会注意到我。”她突然为被迫参加旅途中的一系列娱乐而感到恼怒。她像个纸板靶子似的被钉在墙上，让猎人先生练习枪法。不过，哈迈卡·约翰十分可爱，她没法真正地厌烦他。她问自己，他是否想到类似的问题。她清楚地知道他会把她看作卖弄风情的女子。首先，因为她正是这样，其次，她具有这种形态，而且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作为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可怜的洛佩斯可能在想，他如果不竭尽全力将她征服，那么他在她面前便不是一个好男子。他们处于一种呆板而又带有几分命中注定的形势，成为一种被迫给予或接受节奏性棍击的木偶娃娃。她对洛佩斯和自己都略感遗憾，同时，又庆幸自己没有出纰漏。两人能够尽善尽美地做这种游戏，但愿彭奇①会像胡迪②一样玩得得心应手。

在酒吧里，拉乌尔请大家喝杜松子酒，却漏掉了聚集在一个角落里的普雷苏蒂一家，但是，却面对面碰上了未曾吃晚饭并显得心事重重的诺拉和卢西奥。有点不妙的是桌子和椅子离得很近，使他们都紧挨着坐在一起，所有的事情都聊上几句，为了迁就大家的谈兴，每个人都尽力不坚持己见，而且说话的始终少于在座的人，因此有的人说个没完，有的人则随时插话。卢西奥从内心里感谢其他人的到来，因为诺拉给她妹妹写过信之后神情忧伤。虽然她说没什么，马上又显出神不守舍的样子使他有点儿气恼，但又没法使她不忧伤。他从来没有同诺拉谈过很多话，而且在谈话中，总是她说得多；其实，他们的

①② 均为木偶娃娃，前者是男性，后者是女性。

爱好截然不同，不过，这也是男女之间……无论如何，这是个麻烦，诺拉在为她做的蠢事而悲伤。让她同别人谈谈，也许是个好主意。

直到现在，帕乌拉几乎还没有同诺拉交谈过，只是在男人们要饮料或递香烟时，她们才交换一下挑衅性的笑容。拉乌尔保持沉默，只是偶然说几句话，他一边同卢西奥交换着对地图和马尔科姆号旅行路线的意见，一边观察她们。他看到诺拉又显得快乐和有信心，因为别人说了许多话夸她，将她拉出那种伪装的独白式对话，使她进入一个彬彬有礼而又平淡无味的小世界，在这里，语言是幽默风趣的，笑容也不总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有查尔特勒酒的味道和菲力普·莫利斯[①]的香气。"这才称得上真正的美，"拉乌尔想，一面品评着诺拉脸上出现的兴奋神色怎样使她的面容更加漂亮。评价卢西奥则很困难，他仍是那样感情不外露，而可怜的洛佩斯，啊，可怜的洛佩斯，这一位正在那里做白日梦，可怜的洛佩斯。拉乌尔开始为他惋惜起来。"So soon，"他想，"so soon……"但是，也许他不明白洛佩斯是幸福的，洛佩斯做着美梦，梦见一群红色大象，梦见装满红水的巨大玻璃球。

"那三个——这一次不是四个——火枪手[②]去船尾，本想逞能，反被人欺。"帕乌拉说，"如果您愿意，诺拉，咱俩去走一趟，要么最多再加上普雷苏蒂的未婚妻，以便凑成一个神圣的数字。我们肯定会走到螺旋桨跟前。"

"我们会染上斑疹伤寒的。"诺拉说，她的话使帕乌拉当真起来。

---

① 美国一种香烟牌号。

② 出自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1844），作品描写主人公与他的好友三个火枪手的冒险经历。

“噢，我有比克·巴波鲁夫①。”帕乌拉说，“谁能相信这些英武的甲兵竟像几个胆小鬼一样落得个嘴啃泥呢？”

“不要夸大其辞。”拉乌尔说，“这艘船十分干净，眼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啃泥的问题。”

他心中自问，帕乌拉会不会食言，从而将左轮手枪和自动手枪拿出来给人看。不，她不会这样做。Good girl.②她完全是个疯子，但是，她很正直。诺拉有点儿惊奇，询问这次探寻的细节。洛佩斯斜着眼睛看卢西奥。

“嗨，我没告诉你，是因为一点儿也不值得说。”卢西奥说，“这位小姐说的你都听到了，全是浪费时间。”

“您看，我不认为我们浪费了时间。”洛佩斯说，“正如有位著名的战略家说的，一切观察都有价值。对我来说，至少使我相信在马亨塔·斯塔尔公司存在某种腐败现象。没有什么可怕的，说真的，并不是在船尾装有大猩猩；确切地说，是装有过分显眼的违禁药品，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

“可能是这样，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同我们无关。”卢西奥说，“这半边一切都很好。”

“表面上看是这样。”

“为什么是表面上看呢？这里显然很好。”

“洛佩斯太明智了，他怀疑这明确的事实。”拉乌尔说，“正如孟加拉诗人桑蒂尼克坦有一天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东西比过分的光亮更能使人失明的了。”

“得了吧，这是诗人的词句。”

“所以我才引用它，甚而把它谦虚地判给一位从未说过这句话的诗人。我们还是谈洛佩斯吧，我同他和梅德拉诺朋友都

---

① 一种常见的外敷药。

② 英语：好姑娘。

有这种疑问。如果船尾形势不好，船头或迟或早也会受到感染。让我们称其为二百二十四号斑疹伤寒或者成吨的大麻好了：从这里到日本有一段很长的咸味水路，亲爱的朋友们，船体龙骨下面有大群贪吃的鱼。”

“嘘……你别吓唬我！”帕乌拉说，“你们看看诺拉，可怜的人儿，她真给吓坏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开玩笑，”诺拉说，她惊恐地扫了卢西奥一眼，“不过，你对我说过……”

“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呢？说德拉库拉[1]在船上走动？”卢西奥反驳说，“这里尽是夸大其辞，用它来消磨时间倒很合适，但不应试图让谈正经事的人相信它。”

“我呢，是说正经事的，”洛佩斯说，“我不愿意袖手旁观。”

帕乌拉喝起倒彩来。

“哈迈卡·约翰真行！我想到您会这样做，不过，这的确是英雄主义……”

“别犯傻啦。”洛佩斯坦率地说，“给我一支烟吧，我的烟抽完了。”

拉乌尔装出一副羡慕的表情。啊，孩子。不，也许事情会发展得很好。他要观察卢西奥如何收复他的失地[2]，要观察诺拉这只无辜的温柔小绵羊，如何剥夺卢西奥因诺拉接受他的解释而感到的快意。对卢西奥来说，事情非常简单：斑疹伤寒。船长病倒了，船尾受到感染，因此，要有必不可少的提防。“和平主义者却命中注定要过战争的生活，可怜的生灵。”拉乌尔心想，“途中只要一靠码头，卢西奥就会去买一挺机关枪。”

---

① 罗马尼亚神话，夜间出来吸食活人血的死尸。

② 即在诺拉面前失去的尊严。

帕乌拉似乎较为宽容，她以聚精会神的表情接受了卢西奥的判断，她这副表情，拉乌尔再熟悉不过了。

“我终于遇到了感情相通的人。白天，我是在阴谋家、莫希干人① 和彼得堡② 的投放炸药的恐怖分子中间度过的。找到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太好了，这样就不会被煽动分子牵着鼻子走。”

卢西奥不能肯定这是赞誉之辞，他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需要做点什么的话，那便是发出一份由所有的人（所有愿意的人，这很明白）签名的照会，以便让船长知道马尔科姆号的乘客们理解并且观察到游船的处境。无论如何，可以暗示出高级职员与旅客之间的关系不是全部明朗的……

“行啦，行啦。”拉乌尔不耐烦地说，“如果这些家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便染上了斑疹伤寒，却仍然叫我们上船，那他们就是狗杂种。”

不太习惯粗话的诺拉眨了眨眼睛。帕乌拉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但是，她再度和卢西奥一致猜想瘟疫应该是在他们刚刚开出海湾时突然发生的。充满惶惑和疑虑的正直的高级职员们在吉尔梅斯对面停了下来，吉尔梅斯那尽人皆知的气味③ 并没有改善船尾的气氛。

“是的，是的。”拉乌尔说，“你们说的像一部彩色电影一般华丽。”

洛佩斯面带惬意与揶揄兼而有之的微笑听帕乌拉说话；他感到很快活，却仅仅是一种既酸又甜的快活。神情困惑的诺拉试图明白这一切，于是，两眼死死地盯住咖啡杯，好长时间不

---

① 美国一土著民族，曾为保卫领土而斗争。

② 曾改名列宁格勒。

③ 即流经吉尔梅斯的一条河的河水臭味。

移开视线。

“总之，总之，”洛佩斯说，“自由发表见解是民主的好处之一。我呢，不管怎样，赞成拉乌尔刚才那种粗犷豪放的表达方式。咱们会看到发生什么事的。”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对你们来说坏就坏在这里。”帕乌拉说，“有一天人家允许我们到船尾去，你们就失掉去船尾的游戏，于是，旅行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说到这里，我该去看星星了，它们一定在发着闪闪的磷光。”

她站起来，对谁也没有特意看一眼。她开始讨厌这场过于简单的游戏了，并且责怪洛佩斯既不支持她也不反对她。她知道他想跟随她出来，但是，不到最后他是不会离开桌子的。她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一点，又一次开始快乐起来。之所以快乐，首先由于拉乌尔将会察觉。所有事情只要拉乌尔参与，总会变得妙趣横生。

“你不来吗？”帕乌拉说，眼睛望着他。

“不，谢谢。天上的星星，这种假珠宝……”

她心想：“现在他应该站起来说话了……”

“我也到甲板上去。”卢西奥说着站起身来，“你来吗？诺拉。”

“不，我宁愿在寝舱里看一会儿书。再见。”

拉乌尔留下来同洛佩斯在一起。洛佩斯像《一千零一夜》插图中的刽子手似的双臂交叉着。酒吧侍者开始收拾杯盘，与此同时，拉乌尔时刻等待着弯刀的喀嚓声和某个头颅落地的响声。

船头尖端一片寂静，佩西奥听见了微风吹来的只言片语，是有人在向这边走近。他举起手臂，为他们指点天空。

“你们看这多明亮。”他心情激动地说，“这不是恰卡里

塔的天空，请相信我。那里常有一种似乎有毒的水气，一种令人恶心的油布似的东西遮挡在我的眼睛和这明亮之间。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那就是俯临全球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一个全身都是眼睛的上帝……”

“是的，非常漂亮。”帕乌拉说，“总是那么一个老样子，像一切壮丽、庄严的东西。只是在小东西上才有真正的多样化，您不这样认为吗？”

“啊，您像恶神一般说这种话。”佩西奥彬彬有礼地说，“多样化是真正的地狱的诺言。”

“这家伙疯狂得让人难以置信。”当人们往前走，消失在阴影中时，卢西奥嘟哝着说。

帕乌拉坐在一团绳索上，要来一支烟，过了好一会儿才点燃。

“真热。”卢西奥说，“奇怪，这里比酒吧还热。”

他脱去外衣，那白衬衫在昏暗中分外显眼。甲板的这一带一个人也没有，微风不时地在拉着的缆绳上嗡嗡作响。帕乌拉默不做声地抽着烟，眺望着看不见的海平线。当她吸烟时，香烟的火头在黑暗中照亮了她那一团红发。卢西奥想着诺拉的脸，多么愚笨，多么乏味。好了，但愿她从现在学起。一个男人是自由的，同一个女人一起到甲板上去散散步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恶的资产阶级信条，万恶的修女学校的教育，噢，她相信圣母马利亚，噢，她相信用白花装饰起来的彩色神像，她相信这些鬼玩艺儿。柔情是一回事，自由又是一回事。她之所以认为他一辈子都会像前些日子那样受制于她，仅仅是由于她拿不定主意成为他的人，因为那样一来……他觉得帕乌拉的眼睛在看着自己，虽然他不可能看见她的眼睛。善良的拉乌尔觉得，女友单独同另一个男子出去走动，对他并无太大的关系。相反，他以一种快乐的神情看待她，似乎已经默认她的这种随

心所欲。他很少在船上遇到这种人。至于诺拉，她听了帕乌拉所说的事情，帕乌拉有时说的那些粗话和她提出问题时的那种意外的方式，把她惊得瞠目结舌。不过，幸亏是在有关船尾的问题上……

“我很高兴至少您理解了我的观点。”他说，“采取一些有趣的行动，这很好，但是可不要危及这次旅行。”

“您认为这次旅行会很成功吗？”帕乌拉淡然地说。

“为什么不会呢？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果我们与高级职员们为敌，他们可能会置我们于死地。我像任何人一样设法使人尊重我，”他补充说，并强调尊重这个词，“但是不要由于愚蠢的任性而毁了这次远航。”

“这叫远航，对吗？”

“行啦，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是正经问您的，这些文雅的词语总使我吃惊。您看，您看，一颗流星。”

“快求个愿，快。”

帕乌拉求了个愿。霎时间一颗流星向北边滑去，天空出现了一道使观察者佩西奥大为惊奇的细小裂痕。“我的好小子，”帕乌拉想，“现在我们该结束这种胡闹了。”

“别对我太认真。”她说，“我刚才站在您一边，可能不是出于真心，这个问题……咱们就说它是体育问题吧。我不喜欢有人处于劣势，我是那些全力保护弱小和愚笨者的妇女中的一个。”

“啊。”卢西奥说。

“我有点嘲笑拉乌尔和其他人，因为我看到他们变成布法洛·比尔①和他的同志们，感到非常有趣。不过，很可能他们

---

① 布法洛·比尔（1846—1917）：美国军人、侦察员。

是对的。”

“他们将会获得什么。”卢西奥厌烦地说，“我感谢您的参与，但是，如果您这样做仅仅是考虑到我是个傻瓜……”

“噢，您可别这样抠字眼儿。再说，您维护秩序的原则和既定的级别，这在某种情况下，需要有比破坏偶像者所估计的更大的勇气。比方说，对于雷斯特利老师来讲，这是容易的，但是，您太年轻，您的态度初看上去显得太不协调。我不明白年轻人为什么就得被想象成两手总拿着石块①。这是老年人的发明，也许，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权力交给他们的最好借口。”

“权力？”

“对。您的妻子那么漂亮，她的天真无邪讨我喜欢。您不要告诉她，女人们不喜欢听这种话。”

“您别以为她那么天真无邪。她有点……有个词儿……不是胆小怕事，可有些像。”

“叫大惊小怪。”

“对了。这是她接受的家庭教育的过错，还不算那些破修女们的教育。我想您不是天主教徒。”

“哎，我是。”帕乌拉说，“而且还很虔诚。洗礼、第一次领圣餐、按手礼。现在，我还没有变成堕落的女人②和撒玛利亚派教徒③，但是，如果上帝给我健康和时间……”

“我早就看出来了。”卢西奥说，他并没有十分明白。“当然，在这些事情上，我的思想是十分解放的。我并不是无神论者，不过，我的确不信教。我读过许多著作，我认为宗教

---

① 意即生性好斗。

② 即不结婚的女人。

③ 即低贱的女人。

是人类的灾祸。在人造卫星的世纪罗马有个教皇，您觉得这可以理解吗？”

“无论如何，他不是人工制造的，”帕乌拉说，“存在就是这样。”

“我指的是……我常和诺拉讨论这些问题，而且最终说服她。她已经接受了我的某些观点……”他突然停住了，不愉快地怀疑到帕乌拉已经觉察出他的思想。但是，无论如何对她应该开诚布公，他从来不理解如此自由的姑娘。“如果您答应我不说出去，我可以向您吐露最隐蔽的秘密。”

“我已经知道了。”帕乌拉说，她为自己的有把握而吃惊。“没有结婚证书。”

“谁告诉您的？谁也没……”

“您告诉的呀。信仰社会主义的男青年们总是以说服信仰天主教的女人开始，以被她们说服而告终。您不要担心，我一定不乱讲。哎，您就娶了那个姑娘吧。”

“是的，当然。不过，我已经是不必听人劝告的大人了。”

“您算什么大人。”帕乌拉挑逗他说，“您不过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就这么回事。”

卢西奥喜忧参半地向她靠近。既然她给了他这个机会，既然她这样向他挑战，这纯属调情，他要教训教训这个高傲的女人。

“这里太暗了，”帕乌拉说，“一个人有时候不知道手该放在什么地方。我劝他把手揣在衣兜里。”

“好啦，小傻瓜。”他说着搂住了她的腰。“抱住我吧，我冷。”

“啊，美国小说的风格。您就是这样征服您妻子的吗？”

“不，不是这样。”卢西奥说，他试图吻她。“这样，是

这样。来吧，别那么扭捏，您不懂得……”

帕乌拉挣脱他的胳膊，从缆绳团上跳了起来。

“可怜的姑娘。”她说着向楼梯走去。“可怜的姑娘，我真的开始怜悯您了。”

卢西奥跟在她的身后，发现堂加洛在那里转悠时不免怒火中烧，这个由司机、轮椅和他本人组成的多元性整体像个奇特的半鹰半马怪，在星光下显现出一个奇怪的比例。帕乌拉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她说，“我要当你们的证婚人，甚至要送给你们一只花瓶，我在‘两个世界’杂货店见到过一只……”

“您生气了？”卢西奥说，他立即抛弃了那种尔汝相称的方式。“帕乌拉……让我们作朋友吧，嗯？”

“最好我什么也不要说，是吗？

“您说不说与我有什么关系？但对拉乌尔可有关系了，如果想得周全些。”

“拉乌尔？如果您愿意，可以试试。我什么也不会告诉诺拉，因为这是我的意愿，并不是出于胆怯。去喝您的牛奶巧克力吧。”她突然愤怒地说。“向胡安·B·胡斯托[1]问好。”

E

神奇的墨水瓶里的东西可以根据写作者的意志和想象变成

① 阿根廷社会党创始人。

一个世界，或如一块皮肉疙瘩在与一条干涩紧绷着的肠子磨擦的一瞬间会产生火花，这样一来，思索如同神秘的墨水和细薄的指甲敲击那厚厚的夜幕，这种思索最终逸出它的沉默，从而侵入环绕着它的非透明物质。深更半夜在一艘船的船头，互不相干的迹象滑落在脆弱的意识表面，企求成为现实，为此，它们寻找话语，使迹象在混乱的意识中变得具体，思索出现了只言片语，词尾和事实，所有这些都十分矛盾地发生在以希望、恐惧和欢乐构成的涡流之中。思索可以帮助或破坏情感，因了思想的活动，情感活动不光依靠思想触角——情感不佳，则压制思想——更依靠于皮肤和内脏，对另一世界的思索，此时便开始结束了现实；语言的现实和具体的现实，同思想上定型的渠道、塑料模具和惊讶愤怒的良心的乙烯系树脂作无情的斗争，寻求以爆破、惊叫或以煤气而自杀的认识真理的捷径，进攻那位进行思索的人，进攻双手扶着船舷、被包围在星星、烦恼和内维奥洛酒之中的佩西奥。他看够了阳光、白日和与自己相同的面孔，听足了事先反复思索过的对话，他像一个矮小的苏美尔人面对夜晚和星空的可怕神圣性，他将秃顶倚在思维的拱顶上，在他的思索中，思维的拱顶不断地产生和毁灭，佩西奥同风进行斗争，而这却是一种从安装在驾驶舵上的风速仪上看不出来的风。他半张着嘴巴，以便吸入和品尝风，谁也说不上这种像受惊的鹿似的在全身流动的风是不是他肺里断断续续呼出的气。在绝对安静的船头，听不见睡在寝舱里的人的鼾声，使船头变成一个高超的世界，在那难以幸存的西北地区，佩西奥以艰难的表情挺起了他那矮小的身躯，船头木板上雕刻着埃里克驾驭巨龙的怪面饰，祭奠恶神的血飞溅在浪花上。航船的缆绳上发出微弱的吉他声，宇宙的巨形指甲刚刚弹出第一个音节，立即被波涛和风的噪音所窒息。这过分单调而贫乏的大海，是一头胶状的绿色巨型母牛，它绕住船只，船只冲击着

它，钢铁的船与胶质的海展开了一场经久不息的斗争，船只每排出一次水沫，大海便要颤动一下。顷刻间，在这船与海的交媾之外，佩西奥听见了太空吉他的呼唤。佩西奥不敢确信自己的耳朵，闭上了双眼，他知道含糊的词汇，如同衔着巨大猎物的猎鹰般大量不明确的豪言壮语，最终会在他的下意识，在他的内心和头脑里解释琴弦的响声。矮小和不慎的他像一只在不可包容的空间飞舞的苍蝇一般活动着，他的头脑和嘴唇在夜晚的入口、在空间的指甲下探索，他用贴马赛克者的苍白双手将蓝色、金色和绿金龟子色的碎片置放在产生于他周围的十分脆弱的音乐区域。突然间，一句话，一个完整而沉重的名词，毁掉了他的一切，想象的结构如同蜗牛在火焰中炙烧时那样丝丝作响地倒塌，佩西奥低下头，不去理解，几乎不理解自己的为什么不理解；但是，他的热情如同记忆的空气中的音乐一样无力地保持着，他又一次半张着嘴，闭上眼睛，又斗胆说又出一个词，然后，一个词又一个词，用肺部无法维系的呼吸保持着这些话语。如此纷繁的碎片所产生的瞬息万变的光辉使佩西奥眼花缭乱，这种突如其来的降临使他担心起是否会将他的脸塞进一个装满蜈蚣的葫芦瓢里，他紧紧抓住船舷，似乎连他的身体也达到了一种可怕的欢快或者欢快的可怕的极限，因为在条件反射下，一切想象全都荡然无存。他坚持激发和接受落在自己身上的被打碎和变形的隐约想象，他在一群蝙蝠中、在歌剧的片断中、在八号小字的毛条中、在有轨电车段落的零售商业广告中、在没有内容难以成句的动词中笨拙地晃动着肩膀。平庸、腐化和无用的过去，假想和幻觉中的未来，在油腻和恶臭的布丁中混合，从而弄僵了他的舌头，将苦味塞进他的牙龈。他想以杀人的姿势张开双臂，以一个拳击和一声叫喊破坏这种以希腊罗马式的扭打和撕扯斗争为终结的聚集。他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声悲叹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嘟嘟哝哝地说这一

切都是不可能的，于是，这位休假中的职员便会说："已经晚了，寝舱里有灯光，床单是亚麻布的，酒吧开着门。"也许还要加上一句讨厌的废话："明天又是一天。"他的手指紧紧握住船舷的铁边，此种抓握方式几乎撕裂了他手上的皮肤。靠近边缘，这个词反复出现，一切都是边缘，而又随时可能停止成为边缘，佩西奥在边缘，船只的边缘，现在的边缘，边缘的边缘：坚持，仍旧停留在边缘，作好准备，他头脑空空，分不清猎物和猎人，这里没有反对力量，灯光照明自身，吉他也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由于他低下了头，失去了力量，他觉得不幸好像是一勺温汤或一大片污斑爬上他的新外衣翻领，是与非的激烈战斗似乎平息了下来，震裂他太阳穴的喧闹声停止了，争斗还在继续，但如今是在冻结的空气中、在晶体中进行，乌克塞略①笔下的骑士们停止了冲杀，俄国小说中的雪花在雪团做的镇纸上颤动。上空的音乐也变得严肃起来，一个强劲而连续的音符慢慢地充实了含义，接受了第二个音符，这样便组成了旋律，最终形成越来越丰富的和弦，这段音乐结束后又出现了一段新的音乐，吉他像散落在枕头上的头发一样扩散开来，弹吉他的所有指甲落在了佩西奥的头上，在极其甜美的最后酷刑中将他撕碎。他把自己，把船和夜晚关闭起来，他绝望地准备着，但又是纯粹的等待，纯粹的接受，佩西奥感到自己正在缩小，或者说夜晚正在增大，并在向他延伸，有一种运动像一颗成熟的石榴一样裂开了，终于向他提供了他自己的果实，他的最后一点血，这血是大海和天空的一部分，是时间和地点的隔墙。因此，是他在唱歌，是他相信自己听见了巨型吉他的乐声，是他开始看见了眼睛所看不见的最远方，看到了隔墙的另一边，看到了风速仪，看到了驾驶舱上伫立在紫色阴影中的人

① 保罗·迪·多诺·乌克塞略（1397—1475）：意大利画家。

形。因此，他以最大限度的希望期待着，同时他听到（并不吃惊）酒吧的钟表指向二十三时四十九分，同时他感到（并不痛心）八七三〇号列车进入比利亚·阿塞多车站，而四一二一号正奔驰在丰特拉至菲盖拉德福斯铁路线上。但是，只要他头脑中稍事反思，便表示出了要澄清白天迷惑的无意识的愿望，最终，他那古怪的想法如同一面镜子似的被大象踩得粉碎，雪团的镇纸突然落下，大海的波涛起伏咆哮，只留下了船尾，这是他白天的愿望，佩西奥站在船头，看着他对面的船尾，他正在擦拭那滑落在脸上的滚热的眼泪。他看着船尾，仅仅是船尾；他已经不看火车，不看里约·布兰科大街，不看一个匈牙利农民的马的阴影，不看——一切都汇集在这灼伤他面颊的眼泪中，眼泪掉在他左手，然后无声无息地滑落进大海。在他那被混乱所搅扰的记忆中，几乎只留下了三四个比较完整的形象：两列火车，一匹马的阴影。他眼睛看着船尾，同时又为这一切的消失而哭泣，正在进入一个终于想到的不可思议的观察，他的哭同大家一样，没有眼泪，正如从美梦中惊醒一般，几乎只记得手指间有几缕线，是金的或银的或血的或雾的，这是挽救突然忘却的线，但这不是忘却，而是回到现实，回到我们应该竭力维持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再看看船尾吧。那边就是船尾。那是昏暗中的一盏红灯吗？船尾，就在那里。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不知绞盘、船尾甲板、主帆、船员、医疗三角旗、飞越支索的银鸥是什么样子，然而，船尾还是在那里。佩西奥眼望着船尾，望着放在左舷的猴子笼，望着放在左舷的野猴子笼，在船底舱的活动板门上有一个动物园，雄狮和雌狮在围着铁蒺藜的空间里缓慢地转着圈子，光亮的背部毛皮反射着空中的圆月，有所顾忌地吼叫着，从来不生病，从来不晕船，毫不理会蛛猴那歇斯底里的嚎叫，不理会那抓挠臀部、看着指甲的猩猩。它们之中，有草鹭，火烈鸟，刺猬和鼹鼠，豪猪，旱獭，珍贵的猪和笨拙的

鸟，自由自在地在甲板上活动。渐渐地他看清了笼子和围栏的位置，混乱的想象一秒一秒地变得清晰起来，动物那灵活和生气勃勃的体形，如同毕加索给阿波里奈尔画的乐师那样结实和潇洒，在这黑色、棕色和夜色中透进了绿色和蓝色的光辉及黄色的圆圈，也有全黑色的区域（那也许是乐师的躯体或头部），然而坚持这样的类比已经是单纯的记忆，所以也是错误的，因为从一边船舷会出现一个转瞬即逝的形象，也许是女神，长着巨大的翅膀，是命运的暗号；也许是男神，生就兀鹫般的面孔和野驴的耳朵，正如他有一次在奥尔科坟墓上所见到的那种样子，要么就是这天晚上在艉楼甲板上跑过戴化装面具的水手长和领航员，他们是用 papier maché① 制作而成的，或者说第二百四十二号斑疹伤寒的热使船长史密斯的谵妄在空气中形成一个模式，船长躺在一张浸满碳酸的床铺上，用纽卡斯尔腔调的英语朗诵赞美诗。一种观念迈开步伐，进入佩西奥那冷静的头脑，这种观念是一个可能的竞技场，食蚁兽、丑角和鸭子在布满星星的帐篷下的甲板上跳舞，只因为看不全船尾，才使他想象那瞬息万变的末世形象把沃尔泰拉②或塞尔维特里③的阴影同送往汉堡动物园的动物混在一起。当他把眼睛睁得更大，盯着被船头分开和切割的大海时，突然出现的色彩鲜艳的景色，开始灼烧他的眼皮。他大叫一声捂住面孔，见到了乱堆在他膝上的东西，他呻吟着低下头去，感到既忧伤又幸福，像是一只沾满皂沫的手刚刚将一只死的信天翁吊在他的脖子上。

---

① 法语：制作纸人用的花纸。

② 沃尔泰拉（1509—1566）：意大利画家、雕刻家。

③ 意大利中部台伯河以南一地名。

31

梅德拉诺首先想到上面去喝两杯威士忌，因为他确信自己有此需要。但是，到了走廊却预感到外边苍穹之下的夜晚。他很想看看大海和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他倚在左舷的船舷上，满足于一个人呆在甲板上（他看不见藏在一个通风口里的佩西奥）时，已经过了半夜。远处响起了钟声，这钟很可能是在船尾，也可能是在驾驶舱上。梅德拉诺向高处望去，同往常一样，仿佛是玻璃本身发出的光使他产生一种不快的感觉。他意兴阑珊地扪心自问，在船头的游泳池泡了一下午或晒了一下午太阳的人是否看到了驾驶舱。现在他感兴趣的只是与克劳迪娅的长谈，这种长谈以一种奇特的平静和亲密而告终，几乎如同克劳迪娅和他在豪尔赫旁边渐渐入睡似的。他俩并没睡，也许刚才谈的事情对他俩有益处。也许没有，因为个人之间的知心话至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刚才弄清楚的并不是过去。相反，现在倒一下子更加惬意更加充实起来，犹如一个时间之岛，一个因黑夜、因黎明迫近、也因晒热的水以及对前天和昨天还有对上午和下午的回味而突兀出现的时间之岛，而且是一个克劳迪娅和豪尔赫同他一起置身其间的岛屿。他不习惯于阉割自己的思想，心中自问岛屿这一温柔的单词是不是一种感情的产物，是不是同往常多次一样，这种思想是对克劳迪娅产生了兴趣，还是想保护她。克劳迪娅依然是位美女，跟她说话近似于同她做爱；这是一种初步的细微而明显的近似。他觉得克劳迪娅继续爱着莱昂·莱夫鲍姆，这对他并无妨碍，他感到似乎若

隐若现的克劳迪娅生活在另一个不同的领域。那是一个奇特的领域，也几乎是一个美好的领域。

他们比短短几个小时之前更为熟识了。梅德拉诺不记得一生中还有另一次这种经历：人与人之间这么简单就有了交情，仿佛必需似的。当推断出准确的时间（他是这么感觉的，他坚信不疑）时，他笑了。在那一时刻，他们摈弃了一般的台阶，手拉手似的迈下一个迥异的水平，在这个水平，言语成了好感与非难，赞扬与批驳的载体。那个时刻正是他（刚才，真是刚才）对她说“小莱昂豪尔赫的母亲”的时候。她明白这不是拿她丈夫的名字作笨拙的文字游戏，而是梅德拉诺往她伸展的手里放了一样东西，这东西犹如一块热面包，一朵鲜花，一把钥匙。友谊始于最牢固的基础，即差异和分歧的基础之上；因为克劳迪娅刚才话语生硬，几乎拒绝了他早已决定选择为自己生活的东西的权利。同时，当她说“我怎么能指责您言行轻浮呢？我连自己的生活都……”的时候，其羞愧又是多么微不足道。于是两人沉默了，注视着豪尔赫。豪尔赫现在睡着了，脸冲着他们。在寝舱柔和的灯光照耀下，豪尔赫非常漂亮，他不时叹口气，或者说几句呓语。

佩西奥纤细的身影使他吃了一惊，不过，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碰上他，对他并无妨碍。

“这次旅行大部分是有趣的。”佩西奥说着把身子靠在身旁的船舷上。“我查看过旅客花名册，得出了一些惊人的结论。”

“我倒很想见识一下这些结论，佩西奥朋友。”

“不是十分明确，不过，主要的依据（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漂亮的词，充满诗情画意）在于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在水星的影响之下。是的，花名册是灰色的，这种色彩可以涂掉白色和黑色，将一切都变成清一色，使人不再辨认出其中一

种宝贵的颜色。”

“如果我理解得正确，您是认为在我们当中没有例外的人，没有突出的人物。”

“大致是这样的。”

“不过，这艘游艇是人生中的一个侧面，佩西奥。异常情况出现的概率极低，除非是在文学创作中——正因为如此才成其为文学。除了许多其他旅行之外，我已经两次远渡重洋。您相信我曾同杰出的人物一道旅行过吗？啊，是的，有一次在去胡宁市的火车上，我在卢伊斯·安赫尔·费尔波①对面吃午饭，他已经变老、发胖，但还是那样地和蔼可亲。”

“卢伊斯·安赫尔·费尔波，他属羊出生在火年②，火星的颜色是红的，自然，它的性质是铁的。我估计阿蒂利奥·普雷苏蒂也是这个属相，拉瓦列小姐可能是属魔鬼的。但是，居统治地位的却是清一色……并不是我抱怨，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在一艘船里满载着土星人和冥王星人。③”

“我担心小说影响了您的人生观念。”梅德拉诺说，“所有第一次踏上一艘船的人，都认为他将遇到不同的人，认为他在船上会经历一次面貌的改观。我是不太乐观的人，我同意您的说法，这里没有一个英雄，没有大的挫折，没有任何乐趣。”

“啊，只是程度不同。当然，这很重要。时至眼下，我仍在以漫不经心的方式看花名册，不过，现在我要作各种形式的研究，看看您说的是否有道理。”

“也许。您看，今天已经发生了几件小事情，不过，谁知

---

① 阿根廷著名拳击手。

② 此年出生的人被认为生性好斗。

③ 外星来人是人类所惧怕的。

道在什么地方会引起反应。您不要相信那凄惨的表情，不要相信那吓人的大话；所有这一切都是文学，我重申一遍。”

他思考着克劳迪娅将手放在大扶手椅的扶手上，一次又一次地活动着手指这一简单的事实对他意味着什么。所谓大问题，不就是编造给公众听的吗？跳向绝对，跳向卡拉玛佐夫①或斯塔夫罗金②的方式……在渺小的人物中，在几乎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同样有于连·索黑尔③，说到底，跳跃也像任何英雄神话一样神乎其神。也许佩西奥正要告诉他某种他所不理解的事情。他抓住他的胳膊，两人在甲板上慢悠悠地走动。

“您也在想船尾，是吗？”他语调平缓地问。

“我看见了，”佩西奥说，他的语气更为平缓。“这是一桩难以想象的麻烦。”

“啊，您看见了。”

“是的，看了几眼。说得确切点，是刚看的。我看见了，接着就不再看，一切都非常模糊……作为思考，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它。”

“我忽然想到，我们的袖手旁观会使您大吃一惊。您不必回答我，我认为是这样。得，这也使我大吃一惊，不过，在内心深处这正符合了我们所谈过的卑怯。我们作了两次尝试，结果都受到嘲笑，于是，我们来到了这里，在这里作小型的儿戏。这是小事一桩，如同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擦着一根火柴，一只放在大扶手椅的扶手上的手，一个嘲笑如同手套一般飞向某人脸上……所有这一切都正在发生，佩西奥，然而您只是仰望星空，仅仅看到宇宙的一切。”

“一个人可以仰望星空，同时也可以看到自己的睫毛尖

①② 分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和《群魔》中的主人公，均为贵族家庭的堕落子弟。

③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出身微贱。

儿。”佩西奥带着某种气愤的口吻说，“为什么您相信我刚才对您说的那花名册有趣？恰恰是因为水星，因为灰色，因为几乎所有的人丧失了意志。如果我喜欢别的事情，我会在克拉夫特出版社修改海明威的一部小说的校样，他的小说总是反映重大事件。”

“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为我们的无所作为辩解。”梅德拉诺说。“即使坚持下去，我也不相信我们能弄个水落石出，除非采取更为强烈的措施，不过，这样也许会丧失一切，事情的结局会比可笑更糟，弄得个雷声大，雨点小。佩西奥，这就是可笑之处。我们害怕人笑话，英雄与我这样的人的区别就是以此为依据的（我拿您说过的漂亮话回敬您）。取笑从来都是些小动作。怕被别人取笑是我们极端难以忍受的心理，因此，船尾在那边，我们仍在这里。”

“是的，我认为在这条船上大概只有波里尼奥先生和我不怕人家取笑。”佩西奥说，“这并不因为我们是什么英雄。但是，其余……啊，灰色，多么难对付的颜色，那么难洗……”

这是一场荒谬的对话，梅德拉诺心中寻思现在酒吧里还有没有人，他想喝一杯。佩西奥表示愿意跟着他，但是，酒吧的门已经关闭，于是，两人郁郁不乐地告别了。梅德拉诺一面掏钥匙，一面想着灰色，想着他有意缩短同佩西奥的交谈，似乎他需要重新一个人独处。克劳迪娅那只放在大扶手椅的扶手上的手……然而，他又一次感到胸口有轻微不适，这种不适几个小时之前被称为贝蒂娜作怪，其实并不是贝蒂娜，也不是克劳迪娅，更不是探险的失败，虽然这些都沾点边儿，而且还多点什么，那是一种无法捕捉的东西，就在那里，在他的内心深处，然而，他无法识别和抓住。

太太们一面入座，一面叽叽喳喳地嚷着——她们在睡觉之

前毫无目的地赶到这里来凑热闹，随即是雷斯特利老师的庄重出场，他来向拉乌尔和洛佩斯阐述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是堂加洛和他在傍晚时分密谋出来的。船上的人际关系已经不是所希望的那样和谐，鉴于一部分人几乎没有机会进行互相交流，这还不算另一些甘于独处的人，面对这种情况，堂加洛和雷斯特利老师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娱乐性的晚会是打破这一僵局的最好办法，如此等等。如果洛佩斯和拉乌尔肯合作，所有适龄和健康的旅客无疑都会显露一下他们的某种特殊才能，这样一来，晚会便能取得更大成绩，而旅行也会在阿根廷式的最亲密最和谐的亲如兄弟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初开始会有些拘谨，但是，只要迈出这第一步，便会跨入一个无限广阔的境界。

"好，看看吧，"洛佩斯略显吃惊地说，"让我用纸牌来算一下命。"

"太好了，实在太好了，亲爱的同事。"雷斯特利老师说，"算命这种事从表面上看微不足道，但在这样的聚会中，却有它极大的重要性。我多年来主持过各种聚谈会、学术会和协作会，我可以断言，这种魔术戏法从来都是受到广泛欢迎的。另外还请你们注意，这种使精神和艺术接近的晚会，可以驱散瘟疫的不幸消息在妇女中所引起的理所当然的不安。那么您呢？科斯塔先生，您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我一点儿主意都没有，"拉乌尔说，"但是，只要给我时间同帕乌拉谈谈，我们也许会想出什么办法来的。"

"好极了，好极了。"雷斯特利老师说，"我相信一切都会很成功的。"

洛佩斯却不以为然。当他再次与拉乌尔单独在一起时（酒吧侍者开始熄灯，他该去睡觉了），他决定把话说出来。

"冒着再次被帕乌拉取笑的风险，我们再到底舱去转一圈，您觉得怎么样？"

“现在就去？”拉乌尔吃惊地说。

“是啊，底舱里时间可没有太大重要性。我们可以避开闲人，也许能够找到一条走得通的路。可以再去试探一下今天下午特雷霍的儿子和您走的那条路。我不太清楚从哪里下去，请您务必给我指点一下入口，我独自去。”

拉乌尔看了他一眼。这个洛佩斯，使他受到了多大的嘲弄。如果帕乌拉听了这话该会多么高兴。

“我很愿意陪您去。”他说，“我不睏，也许我们还能开开心。”

洛佩斯觉得此事最好通知梅德拉诺一声，但是，他们想到他大概已经上床了。走廊的门依然出人意外地开着，他们在下去的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

“我就是在那里发现武器的。”拉乌尔解释说，“这里有两个类脂物，其中一个十分魁梧。您看，灯还亮着，这里大概是个警卫室，虽然它样子像个洗染店的后库或者什么同样的怪地方。从那边走吧。”

起初，他们没看见那个叫奥尔弗的人，因为他低着头呆在一堆空口袋的后面。奥尔弗慢慢地直起腰来，手里抱着一只黑猫，他望着他们并不吃惊，而是面带一种厌烦的表情，好像他们不该在此时来打搅他似的。面对既有点像客舱又有点像警卫室的贮藏室，拉乌尔再次感到茫然。洛佩斯注视着测高地图，这使他回想起了童年时用过的地图册，回想起他对反映地球不同区域的颜色和线条的浓厚兴趣，这一切都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他叫奥尔弗。”拉乌尔说着将那个水手指给他看。“他一般情况下不说话。Hasdala。”他挥了挥手，和蔼地补充了一句。

“Hasdala。”奥尔弗说，“我告诉你们不能呆在这里。”

“嘿，他并不是那么哑。”洛佩斯说，他试图根据奥尔弗的腔调和名字猜测他的国籍。他得出的结论是，干脆把他归之于类脂物要容易得多。

“今天下午人家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拉乌尔提示说，一面坐到一条板凳上，掏出了烟斗。“史密斯船长的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奥尔弗说，他让猫顺着裤腿下了地，“你们最好出去。”

话说得并不过分生硬，说完就在一条凳子上坐了下来。洛佩斯站在一张桌子旁边，仔细研究起地图来。他已经看见里边的那道门，心中盘算，能否在奥尔弗上来阻止他之前，一个箭步跨过去打开这扇门。拉乌尔递上他的烟丝盒，奥尔弗接了过去。他用一只木雕的旧烟斗抽烟，这使拉乌尔模糊记起一个木雕美人鱼，连它的形状细部都没有记错。

“您当水手很久了吧？”拉乌尔问，“我是想说，您在马尔科姆号上很久了吧？”

“两年。我是个新手。”

他站起身来，用拉乌尔递给他的火柴点烟。当洛佩斯离开桌子，试图走到门跟前时，奥尔弗提起板凳向他逼近。拉乌尔也挺起身来，因为奥尔弗手握板凳的一条腿，这不是正常情况下拿板凳的方式，然而，在洛佩斯觉察到威胁之前，水手已经放下板凳，将它挪到门跟前，并顺势坐在了上面，这一系列动作几乎一气呵成，那神气活像一个芭蕾舞演员的演技。洛佩斯望着门，将手插在衣兜里，身子转向拉乌尔方向。

“Orders are orders”，① 拉乌尔耸了耸肩膀说，“我相信我们的朋友奥尔弗是个超群出众的人，然而，我们的友谊就

① 英语：命令就是命令。

要在这门口告终，是吗？奥尔弗。”

“你们总是坚持，坚持，”奥尔弗抱怨着说，“不能通行。你们最好还是……”

他以赞赏的神态吸了一口烟。

“烟味非常好，先生。这烟丝是您在阿根廷买的吗？”

“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的。”拉乌尔说，“在弗洛里达和拉瓦列的交叉口。这烟贵极了，不过我知道宙斯[①]的鼻子最爱闻这种烟味。您准备告诫我们什么呢？奥尔弗。”

“没什么。”奥尔弗皱了皱眉头说。

“为了我们的友谊。”拉乌尔说，“您已经看到，我们这样急切地到这里来，拜访您和您那手上刺蓝蛇的同事。”

“要是博夫在这里……为什么不回到你们的住处去？我是喜欢你们来的。”他略带忧伤地补充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但是，如果发生点什么……”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奥尔弗，这正是可悲之处。我们一次又一次来访，您却将您的三脚凳放在门前。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抽烟，您可以给我们讲讲海妖和漂泊的荷兰人[②]的故事。”

洛佩斯因为失败而感到恼火，无精打采地听着他们的对话。他又一次看着地图，审视着那台便携式留声机（此时正放着伊沃·诺维略[③]的录音），看了一眼拉乌尔，拉乌尔似乎谈兴正浓，没有丝毫焦急的迹象。他鼓足了勇气又回到桌子旁边坐下；但愿再有一次和平接近门口的机会。奥尔弗似乎准备说话，虽然他仍旧保持着警惕的姿态。

“你们是旅客，并不了解内情。”奥尔弗说，“让你们看

---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② 《漂泊的荷兰人》是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写的一部歌剧。

③ 伊沃·诺维略（1893—1951），英国演员、作曲家。

看，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不便……但是，博夫和我却要冒很大风险。正好由于博夫的过错，才可能发生……”

“是吗？”拉乌尔怂恿地问。

“这是一个恶梦。”洛佩斯心里想，“他从来不把话说完，讲起话来总是前言不搭后语。”

“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应该对他提防一点，因为……”

“提防谁？”

“提防那个孩子。”奥尔弗说，“就是以前同您一起来过的那个孩子。”

拉乌尔停止了在凳子边沿上的有节奏的敲击。

“我不明白。”他说，“这个孩子怎么了？”

奥尔弗又一次显出悲哀的神情，眼睛望着里边的那道门，似乎怕他们进行窥视。

“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说，“我只是说说别人说过的话……你们谁也不要到这里来。”这句话几乎是愤怒地说出来。“现在我要去睡觉，已经很晚了。”

“为什么不能通过这道门？”洛佩斯问，“从那里能到船尾去吗？”

“不能，是通向……得了，很远处才是船尾。那里有个客舱。不能通行。”

“我们走吧，”拉乌尔说着收起烟斗。“我今天晚上足够了。再见，奥尔弗，回头见。”

“最好不要再来了。”奥尔弗说，“并不是因为我，但是……”

在走廊里，洛佩斯大声自言自语地问，这些不连贯的语句究竟是什么意思。跟在身后低声吹着口哨的拉乌尔急促地喘着粗气。

“我开始理解某些事情。”他说，“比如说关于醉酒的

事。我觉得酒吧侍者给他那么多的烈酒是件稀罕事；我以为他喝一杯酒就晕了，但是，他肯定不止喝一杯。身上还有一种烟味……那烟是类脂物的，多么令人费解。”

“那孩子可能想干我们所干的事情。”洛佩斯难过地说，“说到底，我们大家都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来领会这秘密。”

“是的，不过他这样做太冒险。”

“您这样认为？他是个孩子，但并不太幼稚。”

拉乌尔沉默不语。洛佩斯已经站在楼梯的高处，非常专注地看着拉乌尔的脸色。

“请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面对这两个家伙，不使出我们的最后一招？”

“什么意思？”拉乌尔心不在焉地问。

“揪住他们狠揍一顿，哼。刚才我们本可能到达那扇门跟前的。”

“也许能到，但是，我怀疑我们能不能揍他们一顿就算了事，至少事情到了这样的程度。奥尔弗是个身强力壮的家伙，在您去开门的同时，我很难把他打翻在地。我也弄不清，在内心深处，我们并没有想到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是的，这是下策。明天见啊。”

“明天见。”拉乌尔说，似乎不是在同洛佩斯说话。洛佩斯看着他走进自己的寝舱，这才转身走向走廊的另一头。他停住脚步，观看钢铁栏杆结构和传动装置，心想拉乌尔此时可能正在向帕乌拉讲述这次徒劳的探寻。他可以清晰地想象到帕乌拉那嘲讽的表情。“啊，洛佩斯跟你一道去的，自然……”然后是某种尖刻的评论，某种对大家愚蠢行径的思索。当他上完楼梯之后，似乎仍旧看见拉乌尔的脸，那是一张胆怯的脸，一张与船尾和类脂物毫无关系的忧虑的脸。“实际上，这对我不足为怪。”他想。“那么……”不过，他无须胡思乱想，虽

然他开始疑心到这正符合了帕乌拉说过的话。"但愿我能够相信。"他心想，突然间感到非常幸福，那是一种充满欲望的幸福，使他觉得如醉如痴。"我一生都是这样一见钟情？"他自言自语地说，以欣赏的神态对镜瞧了瞧自己。

帕乌拉并没有讽刺他们，她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读一本马西莫·邦滕佩利①的小说，见拉乌尔回来，她满心欢喜地迎接他，似乎想让他斟满一杯威士忌之后，坐在她的床沿，对她讲海风使她的皮肤开始明显地变黑。

"三天之后我就会变成斯堪的纳维亚女神。"帕乌拉说，"我很高兴你回来，因为我需要和你谈谈文学。自从我们上船以后，我没跟你谈过文学，这不是生活。"

"好哇。"拉乌尔有点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有新理论？"

"不，新焦虑。这对我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拉乌利托②，越是好书，读来越使人反感。我是想说，那种文学特性使我反感，或者说文学使我反感。"

"只要你不读它，事情不就解决了嘛。"

"不。因为我偶尔找到的某一本书不能列为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这种书也不使我感到恶心。我开始怀疑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摈弃了效果，摈弃了形式美，但也没有像新闻记者或博物馆解说词撰写者那样写作。这很难解释，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认为应该采用一种新文体，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继续称之为文学作品，虽然它完全可以改为其他任何名称。这种新文

① 马西莫·邦滕佩利（1878—1960）：意大利作家，主张"奇妙的现实主义"理论，反对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② 拉乌尔的爱称。

体只会产生于一种新的世界视觉。但是，如果有朝一日实现了，我们今天所羡慕的这些小说便会显得多么愚不可及，它们充满卑鄙的花招，充满经过精确计算的章节和结构……”

“你是诗人，”拉乌尔说，“从定义上讲，所有诗人都是文学的敌人。但是，我们是凡人，我们仍会在亨利·詹姆斯[①]或胡安·卡洛斯·奥内蒂[②]的作品中找出优美的章节，所幸的是我们认为他们根本不是诗人。你指责人家小说的最根本原因是，你被小说牵着鼻子走，或者更确切地说，小说对读者产生的效果是由表及里，而不像诗歌那样与此相反。不过，你为什么对编造和花招部分那么反感？而这些东西用在毕加索或阿尔班·贝格[③]的作品中你不是认为非常好吗？”

“我并不认为非常好，只是我对它没有充分认识。假如我是画家或音乐家，我会比他们更强烈地予以反抗。然而，不仅如此，使我伤心的是文学素材质量的低劣，以及它那无穷无尽的重复。你也许会说艺术没有进步，其实几乎到了令人遗憾的地步。当你将一个古代作家与一个现代作家处理同一主题的手法加以比较时，你便会明白，至少在修辞方面几乎没有区别。我们至多只能说我们太挑剔，太了解情况，我们的知识面太广；然而，口头语还是老一套，妇女们脸色苍白或者脸色通红，现实中从不发生的这类事情（我有时候脸色有点发绿，这是真的，你则有点发红），而作家们，不管他们是印度人还是美国畅销书作者，在写作时，总是采用一种手法。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讲的是外部形式，如果说我否定这种形式，那是因为这种重复证明了它的无力创新，围绕一个可怜的主题作那

---

①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作家，作品注重心理分析。

②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1909—）：乌拉圭小说家，作品充满悲观情调和对人生的冷嘲热讽。

③ 阿尔班·贝格（1885—1935）：新维也纳派音乐代表人物。

种丰富多彩的游戏，正如我们浪费一个小时去听兴德米特①根据韦伯②的一个主题改编的那个破玩艺儿，我们好可怜哟。”

她感到一阵轻松，顺势将身体平躺在床上，一只手搭在拉乌尔的膝盖上。

“你的脸色不好，亲爱的，告诉帕乌拉妈妈这是怎么了。”

“噢，我很好。”拉乌尔说，“倒是我们的朋友洛佩斯在遭到你的冷遇之后，脸色很不好。”

“他，你和梅德拉诺活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帕乌拉说，“你们总是那么冒冒失失，唯一明智的人是卢西奥。我估计我不需要向你解释……”

“当然不需要，不过，洛佩斯可能认为你决定支持当局的事业，并且laissez faire③，这事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你曾经是一个典范，是他的女神，是他的沃丁神④的使女，你看看这是个怎样的结局。谈到结局，卢西奥的结局注定是在市政当局或献血者协会里当一个驯服的小职员。多可怜的家伙，我的妈呀。”

“这么说，哈迈卡·约翰会低着头走路？我可怜的海盗已经没落……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哈迈卡·约翰。你不要奇怪我对待他那么坏。我需要……”

“啊，你不要一开始就提出一大堆要求。”拉乌尔喝完杯中的威士忌说，“我已经看到，你在生活中由于不合时宜地放盐或放柠檬而把那么多的沙拉给毁了。此外，你怎么想洛佩

---

① 保罗·兴德米特（1895—1963）：德国作曲家。

② 卡尔·马利亚·封·韦伯（1786—1826）：德国浪漫派歌剧作家。

③ 法语：认可他们为所欲为。

④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

斯，怎么了解洛佩斯，这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Monsieur est faché?”①

“没有，但是，你讲文学比起讲感情来更为明智，这在妇女中是极常见的事。我知道，你要对我说这证明我不了解妇女，节省你的评论吧。”

“Je ne te le fais pas dire, mon petit.②不过，也许你有道理。把你喝的那脏东西给我一口。”

“明天你的舌头上就会布满舌苔。现在，威士忌会对你产生可怕的不适，再说这酒很贵，我只剩下四瓶了。”

“只给我一点儿，肮脏的蝙蝠。”

“你自己找去。”

“我光着身子。”

“什么？”

帕乌拉望着他笑了笑。

“那又怎么样，”她说着缩起腿，把脚从被单里抽出来，摸索着找到拖鞋，与此同时，拉乌尔烦恼地看着她。她一跃直起身来，将被单掷在他的脸上，径直向搁板走去，酒瓶就放在那里。她的背部显现在寝舱的昏暗当中。

“你的屁股真好看。”拉乌尔说，一面拿开了被单。“到现在为止，你的臀部还不算肥大。让我看看你的正面。”

“你对正面的兴趣会小些。”帕乌拉以叫他生气的声音说。她将威士忌倒进一只大杯子，返身走进卫生间去加水。随后慢慢地走出来。拉乌尔望着她的眼睛，接着向下移动视线，扫视她的乳房和腹部。他知道将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于是作好了准备。一记耳光打在他的脸上，几乎与此同时他听到了帕乌拉的

---

① 法语：先生是生气了吗？

② 法语：我不让你说这个，我的宝贝。

第一声抽泣，以及酒杯掉在地毯上而未摔碎的沉闷声响。

“这一整夜你都没法呼吸了。”拉乌尔说，“这杯酒你喝了就好了，你要是喝多了，我这里有阿尔卡-塞尔特塞[①]。”

他向趴在床上哭泣的帕乌拉俯下身去，抚摩她的一个肩膀，然后抚摩她那几乎看不见的肩胛骨，他的手指头顺着她的背部那道浅浅的中心脊沟向下摸去，最后在臀部的边缘停住。他闭起眼睛，以便更好地看看他想看到的形象。

“……爱你的，诺拉。”她端详了一番自己的签名，随即迅速将信纸折叠起来，写好信封，贴上封口。卢西奥坐在床上，他试图使自己对《读者文摘》产生兴趣。

“已经很晚了。”卢西奥说，“你还不睡吗？”

诺拉没有回答。她把信放在桌子上，拿起几件衣服进了卫生间。卢西奥觉得喷头的流水声无休无止，他极力想知道密尔沃基[②]的一个飞行员在激烈的战斗中变成再洗礼派时的良心问题。他决定不再想这件事而去睡觉，但是，他又得等着洗漱，除非……他咬了咬牙来到门口，转动门把手，没有结果。

“你不能开一下门吗？”他以尽可能自然的腔调问。

“不，我不能。”诺拉的声音回答说。

“为什么？”

“因为不行。我马上就出来。”

“我要你开门。”

诺拉没有回答。卢西奥穿上睡衣，挂起他的衣服，整理好拖鞋和日常穿的鞋。诺拉将一条毛巾包在头上走了进来，脸色有些发红。

---

① 一种助消化的药。

② 美国的一个州。

卢西奥发现她在卫生间已经换了衬衫。诺拉坐在镜子前开始吹干头发，开始没完没了地梳理。

“坦白地说，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了。”卢西奥语气坚定地说，“你是因为我跟那个姑娘出去散步而生气吗？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一起去。”

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诺拉的头发渐渐地开始闪光了。

“这么说，你很不信任我？或者说，你认为我想和她调情？你为这事而生气，是吗？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别的理由。但是，你说呀，全都说出来。你是不喜欢我跟那个姑娘一同出去吗？”

诺拉将梳子放在衣柜上。卢西奥感到她很疲倦，没有力气说话。

“也许你身体不舒服。”她改变了语气说，寻找着别的话题。“你不是跟我生气，对吗？你已经看到，我很快就回来了。这到底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看总有那么一点不好。”诺拉低声说，“你为什么那样为自己开脱……”

“因为我想让你明白，跟这个姑娘……”

“别再提这个姑娘了，此外，我认为她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

“那么，你为什么跟我生气？”

“因为你骗了我。”诺拉突然说，“因为今天晚上你说的一些事情让我恶心。”

卢西奥扔掉香烟，走近诺拉。在镜子中，他的脸几乎变得滑稽可笑，他变成了一个串演愤怒的或进攻型的男人的真正演员。

“我到底说什么了？这么说连你也染上了别人的那种傻

气？你想让一切都毁掉吗？”

“我什么也不想。我痛心的是你闭口不提下午发生的事情。”

“那只是我忘记了，我认为那些逞能的人在做一种明显错误的事情。我告诉你吧，他们会毁掉这次旅行的。他们会像不懂事的屌蛋孩子一样毁掉这次旅行。”

“你不能少说点这种难听的话吗？”

“噢，当然，我忘记了女人不能听这种话。”

“我所不能忍受的是粗俗和欺骗。”

“我骗欺你了吗？”

“你对下午的事闭口不提就等于欺骗。除非你不认为我已经到了可以得知你在船上行动的那种年龄。”

“可是，亲爱的，这并没有什么要紧的。那不过是出于洛佩斯和其他几个人的愚蠢行为，他们把我也拉入了我所不感兴趣的那个行列，这一切我已经向你说得很清楚。”

“我不认为说得很清楚。说得清楚的是他们，像你一样，我也害怕，但是我并不掩饰。”

“我，害怕？如果你指的是第二百几十号斑疹伤寒……正因为如此，我坚持让大家留在这边，而不要去惹麻烦。”

“他们不相信有斑疹伤寒，”诺拉说，“不过，他们同样担忧，不像你这样装得没事似的。他们至少把牌亮在桌面上，还准备干点什么。”

卢西奥轻轻地舒了口气。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烟消云散，使他如释重负。他将一只手移近诺拉的肩膀，弯下身去亲吻她的头发。

“傻姑娘，你真美真傻呀。”他说，“我要尽量作到不使你难过……”

“你并不是为了这一点而闭口不提下午的事情。”

“是的，就是为了这一点。要不然，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这使你羞愧。”诺拉说，她一面站起身来向自己的床铺走去。“现在你还感到羞愧，在酒吧时你已经无地自容。完全是羞愧。”

这一来事情难办了。卢西奥后悔他的抚摩和亲吻。诺拉毅然背对着他，她那盖在被单下面的身躯是一堵满含敌意的小城墙，呈现出不规则形态，有斜坡和山峦，城墙消失在一片散乱在枕头上密林似的湿头发中。这是一道横隔在他与她之间的城墙。她的躯体，是一道沉默而静止的城墙。

当他从卫生间回来时，闻到一股牙膏味，诺拉已经熄了灯，但她的姿势没有变。卢西奥走近床前，一只膝盖倚在床沿上，掀开了被单。诺拉突然欠起身来。

“我不愿意，回你的床上去。让我睡觉吧。”

“噢，行拉。”他说着抱住了她的肩膀。

“告诉你，放开我。我想睡觉。”

“好了，我让你睡觉，不过我要睡在你身边。”

“不，我怕热。我愿意一个人睡，一个人睡。”

“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他用一种对孩子说话的语气说，“这傻姑娘脾气不小哇！”

“是的。”诺拉说，她闭上了眼睛，似乎要把他抹掉。“让我睡觉吧。”

卢西奥站起身来。

“你嫉妒了，这是你生气的原因。”他一面说着一面离开了她。“我和帕乌拉到甲板上去就触怒了你。你倒是一直瞒着我。”

但是，已经没有人回答他了，大概根本就没有人听见他说的话。

F

“不，我不相信我的进攻阵线会比一个由五十八个数码组成的数目或者将船只引向水上灾难的海港地图册中的一本更为明确。不可抵抗的万花筒般的词汇把事情弄复杂了，单词像船桅，大写的字母则像涨满风的船帆。比如说Samsara①：一说到这个词，我的所有脚指头就突然抖动起来，但这并不是我所有的脚指头突然抖动，也不是这艘装载着我——像个廉价的船头怪面饰——的可怜船只在海神三叉戟的击打下漂摇和震动。说起Samsara，我觉得整个身子向下沉陷；说起Samsara，我觉得船只的烟和蒸气要取代自然力；Samsara是了不起的幻想的作品，是Mahamaya②的儿子和孙子……

“饥饿和发情的母狗这样的单词，就这样出来了，它们的大写体像古代建筑中圆柱的顶端一样漂亮。我怎么向孩子、向孩子的母亲、向这些沉默的阿根廷人交代？我怎么告诉他们说我那像钻石一般在雪团中锻造的多面体进攻战线已经形成？他们会背弃我，会离我而去，我要给他们写信，因为我有时想到严谨而雕琢的手稿的好处，那是经过长期思考的结果，但他们将不知所措地抛弃我的手稿，由于他们不明白，因而应该以实用的语言，以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以明确的表达，以新闻界

① 梵文：音译“僧娑洛”，意即“轮回”，“流转”，“生死轮回”，“轮回转生”等。

② 梵文：音译“摩诃摩耶”，即摩耶夫人，相传是释迦牟尼的生母。

的多种方式来引导他们。一场独白，这仅仅是为了浸入在万事万物中的一个灵魂！这是多艰难的生活！”

（佩西奥在星空下的疯狂活动。）

“说到底，一个人不能用雄辩术，用人类学，用Cosmas Indicopleustes①的不可理解的叙述，用昙花一现的书籍，用天上那热烈的表意文字提供给我的绝望的希腊卜算，来中断他们消化一盘鱼肉。如果我自己像个被打得半死的蟑螂，我要用自己被打折的腿从一块木板跑向另一块，我会碰上一堵令我目眩的高墙，而那不过是普雷苏蒂的鞋钉踢在一个木头节子上所起的一块小木屑……于是，我开始明白过来，那是一种十分近似于振动的感觉，我开始看到那不如尘土的滋味，我开始了起点，向后跑，返回身去！往回跑，是的，在那里，回答还处在幼虫阶段，处在它出生的初夜。有多少次我在莱夫鲍姆的汽车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平原浪费一个周末，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缝在一个布袋里，扔到路边，扔到博利瓦尔②或者佩尔加米诺③，扔到卡斯瓦斯④或者梅塞德斯⑤附近，扔到任何有猫头鹰栖息的带铁丝网的杆子附近，扔到有苦苦追寻因秋季到来而失去牧草的马匹的地方。与其接受豪尔赫坚持放入口袋里的太妃糖，与其幸福地同慈善而庇护他的克劳迪娅在一起，还不如沉湎于草原的夜晚，正如今晚在这陌生而多疑的海上，我仰面躺下，为的是让天上那火红的被单盖至我的嘴巴，任凭身躯里的体液有节奏地上下蠕动，如同手持铃铛粉墨登场的小丑，我是戏台上的真正主角，母牛的腐肉在其周围三百米散发出臭

① 公元六世纪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商人、旅行家和宇宙学家，曾旅行到印度，后来从事宗教和地理学研究，一生著述颇丰。

②③ 均为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所属的县。

④⑤ 均为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小城镇。

味，可恶的确凿无疑，可恶的真凭实据，可恶的该死的人，他们以善良的表情掩起鼻子跑步躲进普利矛斯①，或者躲入对托马斯·比彻姆②先生的录音的回顾中，噢，愚蠢的聪明人！噢，可怜的朋友们！”

（夜空在瞬息之间被一颗流星划破，同样在瞬息之间马尔科姆号似乎因帆和弃置不用的器材而增大；似乎有一种不明方向的风从侧面猛推佩西奥，他也颤抖着朝海平线直起身子，忘掉了雷达和电信，陷入一种幻象之中，那里有双桅帆船和三桅船，有土耳其三桅帆船，古希腊罗马的摇橹船，威尼斯的双桅船，荷兰的大运输船，突尼斯的阿拉伯船和托斯卡纳③的小双桅船，这些都是他以前从皮奥·巴罗哈的作品中读来的，是在克拉夫特出版社直至下午四点钟的漫长的无聊时间中读的，当时他只是从书中直观地记住了这些船的名称而已。）

在这样杂乱的一大堆东西里，我为什么不能从记忆中辨认出真实，不能辨认这些船只的名字？可怕的模仿言语，可怕的空洞双关语。然而，用日常所说的话，只能得到一桌丰盛的食物，只能找到一瓶洗发香波或一把折刀，只能斟酌一篇精辟的社论，斟酌一个行动和思考的方案，然而在我的头脑中燃烧的一张沙纸，将这方案烧得连灰烬都不剩。在潘帕斯大草原的野草覆盖下，我或许应该长时间地倾听佩卢多犰狳奔跑的声音或者扁叶轴树籽艰难萌芽的声息。甜蜜和愚蠢的民间语言，有关一切神圣性的论据不足的序言，是如何用它们粘性的脚抚摩我的舌头，如何像深沉的忍冬一般生长，并使我渐渐接近真正的夜晚，这夜晚既遥远又接

① 美国一汽车牌名。

② 托马斯·比彻姆（1879—1961），英国乐队指挥。

③ 意大利一地名。

近，它消除了从潘帕斯大草原到南极海的距离，我的阿根廷在远处那磷光闪闪的夜幕后面，恰卡里塔那几条街道不是无灯光，便是使人胆战心惊，贴满各色广告的公共汽车在行驶。我与这一切都有关联，因为这一切都伤害我，宇宙的图帕科·阿马鲁①多么滑稽，喃喃的话语仍在我这不相干的耳际回响，这些话似乎是星期天的《新闻报》的翻版，或者是中学教员雷斯特利老师一篇论文的模仿。然而，我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受折磨，仰面躺着面对百万只无声而机警的猫，它们无动于衷地从银河系眺望我，也许因为理解了书中所没有的东西，我突然明白了所有电话号码本和昨天用来启发梅德拉诺理解力的火车运行时刻表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含义，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的雨伞总是从左边破，为什么要疯狂地寻找灰白色或深红色的袜子。从感性到理性，或者从理性到感性，我从不合时代潮流的词汇推测，这是一条虚无缥缈而又动摇不定的道路，我的衰落的思想，过时的爱好，引起我的长官的惊疑和开电梯人的嘲笑。没有关系，佩西奥在继续，佩西奥是这颗扔在路边的伤心的微粒，他不满意循环的法则，在这一小小的反抗中产生了氢弹的坟墓，给了常去弗洛里达大街和进电影院的人以愉快的谈资。我在最接近最后一次坦露心迹的时刻看到了美洲的土地，我徒步登上了乌斯帕亚塔山冈②，我用一块湿毛巾盖在脸上睡觉，穿过恰科③，我在因费尔诺草原上跳下火车，以便感受夜半土地的清凉。我熟悉巴拉圭大街④的气味，也熟悉门多萨市的戈多伊·克鲁斯区⑤，前往那个酒厂的道路在死猫和钢筋水泥板

① 十六世纪印加帝国君主，因反抗西班牙入侵者而被车裂。此处意即反抗。

② 阿根廷门多萨省一道山脉，延伸至安第斯山。

③ 阿根廷一省份名，此处意指森林区。

④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主要街道。

⑤ 该区以酿酒著称。

块之间通行。走每一条路也许都应该咀嚼古柯，将孤单的希望引向极端，而习惯总是将希望抛弃在梦境深处；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内长出了第三只手，这只手想抓住时间并使之倒退，因为这第三只手总应该有个置放的地方，它有时会突然间孕育出诗的意境，在一幅自杀的画中添上一笔，作一神圣的解释，这幅画的声望和名誉便会立即毁掉，其神圣性便被华丽的表象所取代，对这幅画的解说，正如让患麻疯病的石匠修路一般①。啊，在有些看不见的衣兜里，我感觉到的这第三只手在握紧和张开，这一只手想抚摩你，漂亮的夜晚，甜蜜地剥去渐渐遮盖太阳的名字和日期，太阳一旦在埃及病倒②，立刻暗淡无光，于是需要一个上帝来为之治疗……但是，怎样向我的旅伴们解释这一切呢？怎样自圆其说呢？如果我每时每刻都在哈哈镜里照见自己，不，最好我回到自己的寝舱里，那里有一杯凉水和枕头在等待我，我能在广阔的白色原野里驰骋梦境吗？如果不以诗的眼光，怎么能隐约看到第三只手？诗是突然而至的语言，诗是卖春的娼妓，是谐和语言的娼妓，是幸福之终结的娼妓，为什么将如此淫乱的诗印成精装本并在文体学研究所里加以讲解？不，我不愿在船上有可以理解的诗，也不要伏都③或信仰的最初仪式。另一件更为迫近的而在语言上又不能结合的事情，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传统，为的是最终让所有用传统伪装起来的真实如同被钚质大刀戳破画满历史的屏风一般暴露出来。我躺倒在苜蓿上，从而得以加入这个行列，学习它的方式，因为那不是话语而是纯粹的节拍，图画画在最有性感的第三只手掌上，光辉的模特儿，没有重量的躯体却维持着重心，受上帝恩惠，胚芽甜蜜地萌发。有一种东西越来越接近于我，

---

① 意即力不胜任。

② 出自古埃及神话。

③ 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黑人的一种信仰。

然而，我却只能倒退，我不懂得与自己的影子结为朋友；但愿我找到一种方式将这一切告诉一点给克劳迪娅，告诉给那些奔向无数游戏的快乐青年们，语言可能是通行的火炬，就在这船上，而不是在平原上我因拒绝拥抱可耕地而背叛自己的责任，就在这船上，第三只手在最严峻的时刻拨动了永恒时间的第一只钟表，这第三只手的生长，如同看到晾晒的被单上出现磷火一样令人吃惊。但是，我同他们一样，我们都是平庸的人，我们先是精神的，然后才是肉体的，我们要跑在问题的前面，以免被它们的毒齿咬破我们的裤子，这样便发明了足球，这样便有了激进党或少尉或出版社的校对员，数不清的虚伪！梅德拉诺也许是唯一一个知道的：我们是平庸者，因而我们幸福或倒霉，旱獭的幸福是在冬季消化自身的脂肪，拉乌尔·科斯塔神秘的不幸在于他手捏灰烬粉扑紧贴在黑色睡衣上。我们出生在世就是为了询问并观察答复，有某种无比混乱的东西在阿根廷面包的面肥里，在火车票的颜色里，或在水的钙量里，所有这些把我们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我们跳上桌子，手握巨大的男性生殖器跳起西瓦①舞，或者敲打脑袋或煤气灯疯跑，受到无方向的抽象的感染，受到不存在的问题的感染，受到舒适地笼罩着烟幕的假设的看不见的中间洞孔的感染，没有头颅的雕像，没有手臂，没有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外表，舒适的归属，肮脏的欲望，无限的纯韵脚也包含着科学和良心。为什么不事先将墙纸上的历史毒素从窗口扔出去，为什么不拒绝纪念，为什么不在眼泪和空腹的天平上称一称心脏？噢，阿根廷，为什么以恐惧掩盖恐惧，以空虚装饰空虚？在以纸莎草纸②的记载判断死人的时候，为什么不判断一下我们活

① 印度的上帝。

② 古人使用的一种纸。

着的人？为什么不判断最终为了让第三只手握着钻石斧子和面包出生而撞破在五月广场的小金字塔①上的头？为什么不判断新时代的花，不判断被除和愈合的未来？那位说我们追逐桂冠②的狗娘养的是什么人？我们，难道我们追逐桂冠了吗？然而，我们难道不是流氓恶棍吗？

不，我不相信我的进攻阵线会比一个由五十八个数号组成的数目或者将船只引向水上灾难的海港地图册中的一本更为明确。不可抗拒的万花筒般的词汇把事情弄复杂了，单词像船桅，大写的字母……

① 该金字塔位于阿根廷总统府大门前的广场上。

② "我们追逐桂冠"一语是阿根廷国歌中的一句歌词。

第 二 天

32

好在她事先有准备，带来了四五本杂志，因为图书室里的书籍都是用奇怪的语言写成的，她找到的两三本西班牙语书，写的都是关于战争、犹太人问题以及其他哲理性过强的事情。在等待堂娜佩帕梳理完毕的时候，内利惬意地观看杂志上登载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豪华府邸里举行各种鸡尾酒会的照片。她深为钦佩哈科维塔·埃恰尼斯①坦诚地为她的读者写文章的那种高雅方式，作者本人似乎真正变成了读者中的一员，并不以自己高居于社会上层而骄傲，同时又表现出（然而她母亲为什么坚持留这种洗衣妇式的发型②呢？我的上帝。）她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那是一个玫瑰色的、香气浓郁的和戴着手套的世界。我不过是要进入时髦的行列——哈科维塔向她的忠实的读者吐露说。极其漂亮而又聪明的卢西娅·施莱费③发表了一段关于女性时装演变的讲演（为加特·伊·恰维斯④的纺织品展

① 阿根廷一女记者。

② 一种将头发梳在后脑勺的方式。

③ 阿根廷一女记者。

④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家大商店。

览会而作），与此同时，街上的人们望着可以洗涤的褶裙张口结舌，截止昨天，那还是美国的魔法呢……在阿尔维阿尔①，法国大使馆邀请了一批经过挑选的公众，给他们讲述和展示巴黎的时装（正如一位妇女时装设计师所说：只要克里斯汀·迪奥尔②一领头，我们所有的人都试图追随其后）。还有赠送给来宾的法国香水，所有的妇女们出来时都抱着馈赠的小包裹高兴得发疯……

"好，我已经完事了。"堂娜佩帕说，"您也收拾完了吗？堂娜罗西塔。看来早上天气很好。"

"是的，不过，这游船又开始挪动了。"堂娜罗西塔说，她一点儿也不感到高兴。"走吗？我的女儿。"

内利合上了杂志，她在合上杂志时已经得知哈科维塔刚刚参观过世纪公园里的园艺学展览，她在那里遇到了胡利亚·布尔里奇·德·萨因特，后者被围在花篮和友谊之中，她还遇到了斯特利亚·莫罗·德·卡尔卡诺和不知疲倦的乌达翁多太太。她心想，为什么乌达翁多太太会不知疲倦。这一切都是在世纪公园，在她商店里的工友科卡·奇门托住的那个拐角里吗？很好，她们两个人可以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去，她们请求阿蒂利奥带她们去略微看看园艺学展览是怎么回事。不过，说真的，这船摇晃得很厉害，她妈妈和堂娜罗西塔几乎刚刚喝过牛奶，肯定身体很不舒服，至于她本人……要求那么早起床是一种羞耻③，在一次愉快的旅途中，早饭不应该在九点半之前开，得像阔人那样生活。当阿蒂利奥以冷静而振奋的神情出现的时候，她问他可不可以在床上睡到九点半钟，并且揿铃让把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家大饭店。

② 法国著名妇女时装设计师。

③ 一般阔人不早起。

早饭送到寝舱来。

“这当然行。”长毛绒说，但他没有十分把握。“在这里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早起，是因为我喜欢看海上日出。现在我饿坏了。你觉得天气怎么样？海里起了巨浪……！现在还没有见到的是金枪鱼，不过，下午我们肯定会见到。早上好，太太，您怎么样。孩子好吗？太太。”

“现在还睡着呢。”特雷霍太太说，她一点也没有把握，孩子一词对费利佩是否合适。“我丈夫刚才对我说，这可怜的孩子一夜都很不安静。”

“他晒得太厉害了。”长毛绒以体谅的神情说，“我提醒过他两三次：‘你看，孩子，我是有经验的人，我知道我该对你说什么，头一天你不要那么发疯……’但是，这些对他有什么用。好了，他就这样学会了。您看，当我在兵营里的时候……”

堂娜罗西塔打断了他即将开始的对兵营生活的回顾，说明自己要上酒吧去，因为在走廊她更加感到摇晃。她的这一举动足以使特雷霍太太注意到她有了胃口。她只喝一杯黑咖啡，比尼亚斯大夫曾经告诉她，在海上晕船时这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堂娜佩帕则认为一定份量的奶油面包可以固定住牛奶咖啡，是这样，不要果酱，因为果酱里含有糖份，它会使血液变浓，这是晕船时最忌讳的。加入这一行列的特雷霍先生认为，在理论上找到了某种科学依据，然而，被司机用铁一般的手扶着的像个浮沉子似的从楼梯口出现的堂加洛却宣称，他完全可以吃完一盘肥肉加煎鸡蛋。另外一些旅客也来到了酒吧，洛佩斯停步看一份广告，广告上证实男女理发店开始营业，并注明了营业时间。贝娃大模大样地走下楼梯，停在最后一个梯级上，没精打采地俯瞰四周，随即看到佩西奥走进来，他身穿一件蓝色衬衫和一条对他来说十分宽大的奶油色裤子，这时酒吧

里充满了交谈声和香喷喷的气味。梅德拉诺抽到第二支烟时，来到门口张望一下，看看克劳迪娅是不是在里边。他心神不定地又下了楼梯，到寝舱去叫她。

“我这是太冒失了，不过，我想到也许豪尔赫还不见好，你们可能需要点什么。”

克劳迪娅裹着一件红色晨衣，显得更年轻。她向他伸过手去，两人都十分明白这种问候方式的必要性。

“感谢您来。豪尔赫好多了，一整夜都睡得很好。今天早上他还问，您是不是在这里陪了他很久……不过，最好让他自己来提这些问题。”

“你到底来了。”豪尔赫说，他极其自然地与他你我相称。“昨天晚上你答应给我讲大卫·克罗格特的一个冒险故事，可别忘了。”

梅德拉诺答应说，再迟一些他要给他讲草莽英雄的离奇冒险故事。

“不过，现在我可得去吃早饭了。你妈妈该穿衣服了，你也一样。我们到甲板上再见，今天早晨天气好极了。”

“好啊。”豪尔赫说，“嗨，昨天晚上你们谈得真热闹。”

“你听见我们谈话了？”

“当然，不过，我也梦见天体的事情了。你知道佩西奥和我有一个天体吗？”

“有点像圣埃克絮佩里[1]的作品。”克劳迪娅对他说。“此外，令人着迷，充满了极妙的新发现。”

在返回酒吧的路上，梅德拉诺心中想，一夜的间隔竟使克

---

① 圣埃克絮佩里（1900—1944）：法国作家、飞行员。作品有《小王子》等。

劳迪娅神秘地改变了面容。她一脸困倦和忧虑地向他告别，似乎他向她吐露的一切伤害了她。她对他吐露衷肠的评论之辞——少量的、或许是无味的，几乎全是粗暴和尖刻的——与她那痛苦的面容极不相称，她的面容被一种并非仅仅是体质上的突然困倦所笼罩。她对待他既不粗暴也没有同情，而是以真诚报答真诚。现在他再次见到白日的克劳迪娅，见到莱昂西托的母亲。“她不是那种忍受忧伤的人。”他满心感激地想。“我也不是，虽然洛佩斯是个好人，然而……”洛佩斯说他精神很好，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怎么睡觉。

“您是去理发吗？”他问，“如果是，就一起去，我们在等的时候可以谈谈。嗨，我认为理发店是一种应该多多设立的机构。”

“可惜没有刷鞋的大厅。”梅德拉诺心不在焉地说。

“是很可惜。您看看雷斯特利，看他那仪表堂堂的样子。”

在他那运动衫的开领底下，雷斯特利很得体地系一条带白点的红围巾。他与堂加洛之间迅速而坚定的友谊在不断商讨一个名单的基础上增强了，多亏酒吧侍者借给他们一支铅笔，使他们商量的事得以圆满结束。

洛佩斯开始讲述他们晚间的探寻，但他提醒说并没有多少东西可讲。

“那结果就是叫人生了一肚子气，我真想把那些类脂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的家伙们统统抓起来。”

“我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浪费了时间。”梅德拉诺说，“我想这像一座双向楼梯，也就是说，我讨厌把时间浪费在徒劳的调查上，同时，我也认为这样呆下去是白费时光。现在应该承认，拥护维持 statu quo① 的人比我们干得更好。”

① 拉丁语，现状。

“但是，您不认为他们有道理。”

“不，我只是分析形势，没有别的意思。从我个人来讲，我愿意继续找一条出路，不过，除了暴力之外，我没有看到别的出路，我不愿意使别人的旅行中途夭折，尤其是在人家看来一切都相当好的时候。”

“在我们仍然认为一切都是问题的时候……”洛佩斯气愤地说，“实际上我打早晨一起来就没好气，我时刻都在找出气的机会。那么，我为什么一早起来就没好气？真稀罕，那是肝脏的问题。”

不过，并不是肝脏问题，除非肝脏上长了红毛①。然而他睡下时是很高兴的，肯定在他们两人中要发生点什么，而且不会对他不利。“不过，这同样叫人伤心。”他自言自语地说，阴郁地望着自己的空茶杯。

“卢西奥这个小伙子，结婚很久了吗？”他未及思考便脱口而出。

梅德拉诺只是望着他，洛佩斯则认为他心存怀疑。

“好啦，对您，我不愿意欺骗，不过，却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事。我猜想他们是以合法新婚夫妇的面目出现，但是他们至今还没有办理正式结婚手续。卢西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告诉了我这事，他并不觉得难为情，那时我们常在大学俱乐部里相遇。他就是在那里做健身操时告诉我的。”

“实际上，我对这种事没有多大兴趣。”洛佩斯说，“当然，我会保密的，尽管船上的太太们为这事忍受着无谓的折磨，不过，什么事也没有她们那灵敏的嗅觉更令我吃惊……您看，已经有一个女人开始晕船了。”

面带笨拙与一种巨大力量相结合的表情，长毛绒挽起他母

① 指红发女郎帕乌拉。

亲的手臂，开始把她拖向楼梯口。

“呼吸点清凉空气，很快就会过去的，妈妈。喂，内利，你在背风的地方准备一把躺椅。你为什么吃那么多面包加果酱？我对你说的，你要记住。”

堂加洛和雷斯特利老师互相略为递了一个眼色，向梅德拉诺和洛佩斯打了个手势。他们手中的名单已经有好几行了。

“我们来谈一点有关我们晚会的事。”堂加洛一面建议说，一面点燃一支质量可疑的雪茄烟。“现在已经是可以找点娱乐的时间了，他妈的。”

“好哇。”洛佩斯说，“然后我们可以到理发店去。这是一个极好的节目。”

33

事情的结局往往出人预料，拉乌尔醒来的时候这样想。帕乌拉的一巴掌使他回到了自己的床上，早早地躺下睡了。然而，在一夜痛快的休息之后，一旦醒来，他又一次想象着费利佩下到那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将自己与世隔绝，以便体验独立和对自身的肯定。这个草包孩子，当然，他是醉酒加中暑。他想象着（同时专心致志地望着开始在床上翻身的帕乌拉）费利佩走进奥尔弗和胳膊上刺着花纹的丑八怪的房间，显得和蔼可亲，弄到几杯酒喝，从而变成了船上的杰出人物，很可能还说了其他旅客的坏话。“一顿打，一顿毒打，”他心中想，但是他笑了，因为打了费利佩无异于……

帕乌拉睁开一只眼睛看着他。

“喂。”

“喂，”拉乌尔说，“Look, love what envious streaks, Do lace the severing clouds in yonder east……”①

“出太阳了，真的吗？”

“Night's candles are burnt out, and jocund day……”②

“过来亲我一下。”帕乌拉说。

“我不想。”

“来呀，不要对我怀恨在心嘛。”

“怀恨还谈不上，亲爱的。要说怀恨，你还得多做些坏事才行。昨天夜里你纯粹像个疯子，不过，这已经是老习惯了。”

帕乌拉跳下床来，令拉乌尔惊奇的是她只穿着睡衣出现了。她走近他，弄乱他的头发，抚摩他的脸庞，在他的耳朵上亲吻，胳肢他。他们像孩子般嘻笑着，他终于抱住了她，胳肢起她来，以至两人倒在了地毯上，随后滚到了寝舱的中央。帕乌拉一跃站起身来，一只脚点地转了个圆圈。

“你没有生气，你没有生气。”她说着大笑起来，一面手舞足蹈。“你真坏，看你让我这样起床……”

“让你起床？你像那种徘徊街头的女人，你光着身子起床完全因为你有裸露癖，还因为你知道我不会去把这件事告诉给你的哈迈卡·约翰。”

帕乌拉坐在地上，将两只手放在他的膝盖上。

“为什么告诉给哈迈卡·约翰？拉乌尔。为什么告诉他而不告诉别人？”

① 英语：看吧，亲爱的，多美丽的条纹彩云，你把东方那条纹彩云连接起来……

② 英语：夜晚的蜡烛已经燃尽，明亮的白天……

“因为他喜欢你。”拉乌尔很有分寸地说，“还因为他发狂地追求你。Est-ce que je t'apprend des nouvelles？”①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应该谈谈这件事，拉乌尔。”

“不必了。你到另一个忏悔室去谈吧。不过，我原谅你，肯定原谅你。”

“噢，你应该听我说说。如果你不听，我可怎么办？”

“洛佩斯住在那一边走廊的一号舱。”拉乌尔说，“你可以去让他听你说。”

帕乌拉沉思着看看他，叹了一口气，随后两人同时跳了起来，争相进入卫生间。帕乌拉抢了先，拉乌尔就回身躺在床上抽起烟来。一顿好打……有好几个人应该狠揍。用花打，用湿毛巾打，用香气四溢的指甲去慢慢地抓破。一顿持续数小时的打，在调解和爱抚中断断续续地打，用双手的完美词汇去抚摩，爱抚可以消除和开脱愚蠢，那只是为了像两尊雕像之间的对话或一张铺在地上的豹皮那样在抱怨和最终忘却一切之间重新开始愚蠢。

·

十点半钟，甲板上渐渐地挤满了人。一道死气沉沉的海平线环绕着马尔克姆号，长毛绒已经厌烦了到处窥视佩西奥和豪尔赫所预示的将出现奇迹的迹象。

然而，谁正在观察并了解这一切？这一次不是佩西奥，他正在自己的寝舱里精心刮脸，其实，任何人只要略有兴趣走出房间懒洋洋地来到船头，就会看清那里的情景，那里人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睡在躺椅上的人，静静地坐在船舷边的人，躺在甲板上或坐在游泳池边上的人）。从踏上甲板的第一步，观

① 法语：我还会不知道你的情况吗？

察者（任何一个，因为佩西奥正在自己的寝舱里向脸上喷洒酒精）可以缓慢或者快速地前进，在一处棕色或黑色的接缝槽沟停步，爬上一个通风管，或者登上被厚厚地漆上白色的桅顶平台，假如不要纵览全局，则可以注视到每个人的位置和表情，在转过身之前把手伸进衣兜里寻找长衣牌或紧俏牌香烟（已经不多了，由于货源短缺，这种香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确越来越紧俏了）。

从高处看——从有效的而不是实用的观点出发——桅杆缩成了两个微不足道的圆盘，如同一只燕子在钟楼的正上空看到焦托①设计的钟楼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正方形，从而失去了它那威严的高度和体积（亦如从四层楼上观察街上的一个行人，在一瞬间，他好像是个漂浮在银灰色或蓝色街道上空的绒球，为一团神秘的升腾物所支撑，随即便会看到两条挪动着的腿和与地面构成几何图形的背部）。在上面，从最不切实际的观点看，天使看到一个塞尚②的世界：天体，投影和圆柱。这时一个突然的愿望③朝着帕乌拉·拉瓦列观看海浪的地方靠近。靠近，认识的引诱，云雀的镜子（然而，佩西奥想到了这一切吗？卡洛斯·洛佩斯想到了这一切吗？是洛佩斯制造了上述情景，是他像个自觉的摄影师正在寻找理想的焦距），这个愿望来到帕乌拉身旁，紧靠帕乌拉，几乎进入帕乌拉体内，发现了一个浮动着的、随时改变颜色的彩虹般的领域，太阳照在她的头发上，犹如一只猫玩弄着一团红线球，每根头发都像一颗燃烧着的黑莓，太阳像电流一般穿过头发推动着马尔科姆号和世界上的机器，推动着男人们的行动和银河系的发展进程，

① 科列·迪·贝斯皮格纳诺·焦托（1276—1337）：意大利画家、建筑师。

② 保罗·塞尚（1839—1906）：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

③ 指洛佩斯。

绝对不可言喻的宇宙之swing①，就在这第一根头发里（观望者的眼睛没有离开这根头发，其他头发都模糊不清，如同西蒙娜·西妮奥蕾② close-up③ 左眼，此时，其余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碗麦碴粥，随后，麦碴粥又变成了美男子或母亲或第七小区的一个咖啡馆）。这时，一切都像一把吉他（但是，如果佩西奥在这里，他一定会公开赞扬这把吉他，拒绝比较——没有"为什么"，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属性，其余的都是欺骗。他不准许使用这种隐喻的游戏，由此可以推断，蓝天下产生这种思想的主事者和受害者，也许是卡洛斯·洛佩斯，也许是加夫列尔·梅德拉诺，尤其卡洛斯·洛佩斯）；总而言之，从上到下整个是一把吉他，它的口在的主桅四周，琴弦便是洁白的颤动着的缆绳，弹奏者的手按在指板的品上，懒洋洋地坐在绿色摇椅里的特雷霍太太不知道她自已就是那只按在品上的手，另一只手便是左舷那翻腾的大海，它像吉卜赛人在准备唱歌或者歌声停止时那样扣击着吉他的琴侧，毕加索在给阿波里奈尔画那幅弹吉他的人的画时，便是这样感受到大海敲击船舷的。这一切，卡洛斯·洛佩斯已经考虑不到了，然而，正是这位同帕乌拉在一起的卡洛斯·洛佩斯的眼睛看到了她的一根头发，从而体会到她的所有头发像一种乐器似的在颤动，成千上万根交叉的头发潜在着巨大的力量，每根头发都是一种能在海上延伸数公里的神秘乐器的琴弦，如同赫罗尼莫·博施④画的弹奏竖琴女人中的一把竖琴加上另一个先辈的吉他，加上同一支乐曲，这种音乐使卡洛斯·洛佩斯的嘴巴尝到了草莓、劳累和解说的滋味。

---

① 英语：摇摆。

② 西蒙娜·西妮奥蕾（1921—）：法国女影星。

③ 英语：闭上。

④ 十五世纪荷兰画家。

“酒后真难受哇，他妈的。”费利佩从床上直起身来，嘟哝着。

见父亲已经去了甲板，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随即又谨慎地摇了摇头，证实他醉得不那么严重。要是冲个淋浴（在游泳池里浸泡之后），那感觉会更好。他脱掉睡衣，看着自己那晒红的双肩，不过，几乎已经不刺疼了，只是偶尔有一种针扎感掠过他的皮肤，迫使他小心翼翼地抓挠一下。一束绚丽的阳光从舷窗射进来。“今天我要在游泳池里泡一天。”费利佩伸了个懒腰，这样想道。他的舌头像块破布似的不听使唤。“这个博夫真粗野，他那是什么甘蔗酒。”他以为自己干了什么大事，触犯了一项什么原则，在心理上感到一种男性的满足。他突然间想起了拉乌尔，便去找烟斗和烟丝盒。是谁把他带回寝舱并让他躺到床上的？他回想起拉乌尔的寝舱，回想起在拉乌尔的厕所里呕吐，当时拉乌尔就在门外，一切都听见了。他闭上了眼睛，满脸羞色。也许是拉乌尔将他送回寝舱，那么，爹娘和贝娃看到他这副狼狈相又怎么说的呢？现在他回想起有一只手在他的臂膀上涂抹过镇静剂之类的东西，还听到过几句隐约的话语，老头对他的斥责。拉乌尔的油膏，拉乌尔曾经说起过一种油膏，或者已经给了他，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突然他觉得饿了，肯定大家都已经喝过牛奶咖啡，现在一定很晚了。不晚，才九点半钟。但是，烟斗在哪儿？

他试着向前迈了几步，感到情况良好。他在斗橱抽屉里的手帕中找到了烟斗，烟丝盒藏在袜子当中。好漂亮的烟斗，正牌的英国货。他把烟斗叼在嘴里去照镜子，然而，他那赤裸的身躯和这优雅的烟斗构成了一个奇怪的图象。他没有兴趣抽烟，博夫的甘蔗酒和烟丝的滋味还留在他口中。同博夫的一席谈话是多么美好，他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家伙。

费利佩打开水龙头，把几乎滚烫的热水掺凉。马尔科姆号

稍微有些摆动，不用镀铬支架而能维持身体平衡，是一件很令人欣喜的事情。他慢慢地擦肥皂，眼睛望着占据一整面卫生间隔墙的大镜子。妓院里的那个女人已经对他说过："你天生一副漂亮的身躯，孩子。"那一次，这句话给了他勇气。他的确有一副美好的躯体，那三角形的背部像电影演员和拳击运动员，双腿细长，但是能从足球场中央射进一个球去。他关上喷头，又一次自我端详，带着水珠的躯体闪闪发光，头发耷拉在前额。他向后退了几步，脸上带着无动于衷的表情，看看自己身体的半侧面和侧面。他的胸肌明显成块状，奥多涅斯说过，这是大力士的标志之一。他收缩肌肉，尽量使肌肉结节和鼓起，同时像查尔斯·阿特拉斯①那样举起双臂，心想拍这样一张照片，准是很漂亮的。可是，谁来给他拍下这样一张照片呢，虽然他见过那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照片，但他不知道谁能拍出来。比如有几张照片，是一个家伙同一个妓女摆出各种姿势自己拍下来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那个家伙的脚指头间夹着橡皮快门，以便在关键时刻拍下最佳镜头，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切，完完全全的一切。实际上，一个女人岔开双腿，那是十分令人作呕的，比一个男人岔开双腿更难看，尤其是在照片上，而那次他在妓院时没有注意这些，那是因为她一直在动，此外，当时他的兴趣是在别的方面，然而现在冷静地看着这些照片……他将双手放在腹部，多么美妙的事情，他连想都想不出来。他又围上浴巾，吹起口哨开始梳理。由于用肥皂洗过头，头发十分潮湿和柔软，很难梳平额发。停了一阵之后，他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随后，他再次裸露身体，并开始弯腰，不时地照镜子，看看额发会不会耷拉下来。因为他背对着敞开的门，当听到贝娃的尖叫声时，恰好从镜子里看到了她的脸。

---

① 美国一健美教师，肌肉发达，常在杂志上刊登照片。

“下流东西。”贝娃说着移开了她的视线，“你觉得这样光着身子敞开门好吗？”

“咳，你看到一点我的屁股不会马上就死掉的。”费利佩说，“再说，我们还是亲姐弟呢。”

“我要告诉爸爸。你以为你还是八岁的孩子吗？”

费利佩披上浴衣进入寝舱。他开始向烟斗里装烟丝，一面看着已经坐在床沿的贝娃。

“看来你已经好多了。”贝娃冷冷地说。

“不过，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晒得太厉害了。”

“太阳并没有气味。”

“行啦，别惹我心烦。你给我走开。”

费利佩咳嗽起来，第一口烟便把他呛得喘不过气来。贝娃幸灾乐祸地望着他。

“你以为你能够像个大人一样地抽烟。”她说，“这个烟斗是谁送给你的？”

“你很清楚，笨蛋。”

“那个红发女郎的丈夫，不是吗？你可真有运气呀，先是跟太太调情，随后人家的丈夫又送给你一个烟斗。”

“把你这些废话扔进垃圾堆里去。”

贝娃继续望着他，看来她赞赏费利佩逐步驾驭了烟斗，开始熟练地抽起烟来。

“非常有趣。”她说，“妈妈昨天晚上对帕乌拉大发脾气。是的，你别这样看我，是发脾气了。你知道她说什么了吗？你向我发誓不生气。”

“我不发誓。”

“那我就不告诉你。她说……‘这个女人要勾引我的孩子。’我为你辩护了，相信我吧，但是像往常一样，谁也不理我。你看看吧，这事非得惹出一场麻烦不可。”

费利佩气得涨红了脸，又呛得喘不过气来，终于放下了烟斗。他的姐姐轻轻抚摩着床单的边沿。

“老太太太过分了。”费利佩终于说，“她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烦透了老叫我小孩，总有一天我要告诉你们大家……（贝娃用手指堵住耳朵。）首先是你这个假善人，你肯定是那个向她说我坏话的人……这么说我现在不能跟女人说话了？告诉我，是谁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谁为你们的这次旅行付了钱？你听着，请滚开，我真想打你两个耳光。”

“我要是你，”贝娃说，“在跟帕乌尔调情时会非常小心。妈妈说……”

贝娃已经走到门口，转过半个身来。费利佩仍在原地，双手插在内衣兜里，脸上显出无谓的神态，掩饰着初次调情之后的恐惧。

“你想想，帕乌拉如果知道我们把你叫做孩子，那会怎么样。”贝娃说着关上了门。

“理发是一种玄奥的活动。”梅德拉诺发表意见说，“有没有一门对理发师和他的顾客的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首先，这种宗教仪式是我们在漫长的一生中所遵从和乐而为之的。”

“从孩提时代起，理发店给我的印象就跟教堂一样深刻。”洛佩斯说。“在理发师挪过一把特制的椅子时，便给人一种神秘的气氛，然后感觉到那只手像抓住一个椰子似的按住我的脑袋，并且让脑袋转向这边和那边……是的，是一种宗教仪式，您说的有理。”

他们将胳膊肘支撑在船舷上，眼睛向远处搜寻着任何事物。

“理发店的一切，都使得它具有某种庙堂的气氛。”梅德拉诺说，“首先，把人按性别分开这个事实，就使它具有独特

的重要性。理发店像台球房和小便池，和雄性花蕊一样，使我们得到某种不可言喻的自由。我们走进了一个与街道、房屋和有轨电车极不相同的地方。我们已经失去了男人们同桌就餐的自由，失去了招待全家人喝咖啡的房间，不过，我们还是救出了几个据点。”

“还有那种气味，一个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能闻得出来。”

“此外，理发店会使一个最有男子汉气概的男性，产生一种女性的快感，觉得自己是个女人，也许——并无理由却是事实——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愤怒地否认自己是女性。按摩，热敷，香水，细致入微的修剪，镜子，滑石粉……如果你列举上述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女人用的吗？”

“当然，”洛佩斯说，“这就证明，一个男人很难脱离女人，感谢上帝。我们去看看渐渐侵入游泳池的人鱼海怪和海中仙女。①嗨，我们也可以跳进去泡一泡。”

“您去吧，好朋友，我在太阳光下散散步。”

阿蒂利奥和未婚妻刚刚令人注目地跳入水中，就高声叫嚷着水太凉。豪尔赫面带明显忧伤的神情找到梅德拉诺，诉说克劳迪娅不许他游泳的事。

“好啦，今天下午再游吧。昨天晚上你不舒服，你已经听说了水很凉嘛。”

“只不过是凉一点。”豪尔赫说，在某些情况下，他总爱强词夺理。“在我没有兴趣游泳时，妈妈天天逼着让我游泳，而……而……”

“在你有兴趣时却不让你游。”

“对了。疯子佩西奥，你不游泳吗？”

---

① 分别指游泳池中的男女青年。

“噢，不游。”佩西奥说，他热烈地紧握住梅德拉诺的手。“我是好静不好动的人，另外，有一次我喝了许多水，过了四十八个小时还不能说话。”

“你在开玩笑呢。”豪尔赫断定说，他根本不相信佩西奥的话。“梅德拉诺，你看到上边的类脂物了吗？”

“没有，你是说在驾驶舱里吗？那里从来没有人。”

“咳，我看到了。刚才我到甲板上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在那里，你看，恰好在两个玻璃窗之间；肯定是在那里操纵船舵。”

“奇怪。”克劳迪娅说，“豪尔赫告诉我时，已经晚了，我什么人也没看见。真不知道这艘船是怎么开的。”

“开船人不见得必须紧靠玻璃窗。”梅德拉诺说，“我想象，驾驶舱很深长，人站在里面或者站在海图桌的前面……”他怀疑没有人太注意他。“无论如何，你是幸运的，因为在我……”

“第一天晚上船长在那里守到很晚。”佩西奥说。

“疯子佩西奥，你怎么知道是船长呢？”

“看得出来，每人都有一个磁场。告诉我，你看见类脂物是什么样儿的？”

“矮个子，同所有的人一样穿着白衣服，戴一顶帽子，双手长满黑毛。”

“从这里怎么能看见黑毛。”

“看不见，”豪尔赫承认说，“但是，因为他个头矮，所以手上就有毛。”

佩西奥两个指头托住下巴，另一只手的两个指头托着胳膊肘。

“奇怪，太奇怪了。”他看着克劳迪娅说，“我问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一位高级职员，或者说是我心中想的……像做梦

说话或者用纸牌算命的时候一样。催化剂，这就是那句话，一个真正的避雷针。是的，我要这样发问。”他补充说，陷入了沉思。

“咳，我看到了。”豪尔赫有些气恼地嘟哝着，“说到底，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要讲说到底。”

“那么，说到一定程度。”

“也不要讲说到一定程度。”克劳迪娅笑着说。但梅德拉诺却笑不出来。

“这真是烦死人了。”当佩西奥带走豪尔赫去给他讲述海浪的奥秘时，梅德拉诺对克劳迪娅说。“我们被挤在这一块叫做甲板①而实际上完全被暴露的地方，难道不滑稽可笑吗？您别看芬兰人搭起的这些可怜的帆布棚，在下暴雨时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开始下雨，或者在过麦哲伦海峡时天气变冷，我们就该在酒吧或寝舱里度日了……好家伙，这简直是个运送军人或黑奴的船。应该像卢西奥一样视而不见。”

“我同意您的看法。”克劳迪娅说着向船舷靠近了一些。“不过，有这么好的太阳，虽然佩西奥说过太阳里面是黑的，我们也不必担心。”

“是的，我们既然不担心这里的事情，又怎么会去担心别处的事情呢。”梅德拉诺低声说，“从昨天晚上起，我从外面得到的印象，权且这么说吧，同我内心的感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也说不清楚，我怕陷入一种纯类推法，这种类推法好人佩西奥用来得心应手。有那么一点……”

“有那么一点您和那么一点我，是吗？”

“是的，还有一点剩余物，剩余物的任何因素或部分。我

① 甲板一词亦有被遮盖的意思。

似乎应该极其明确地提出，但是，我觉得似乎思考是失去踪迹的最好方式……这一切都是那么模糊和微不足道。您看吧，刚才有一会儿，我的感觉非常好（一切都有条有理，正如广播里的一位滑稽演员说的）。豪尔赫说他见到驾驶舱里有一个类脂物时，我的好感觉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呢……？不过，这是一个修辞学的问题，克劳迪娅，我怀疑联系，联系就是没有任何联系，因为一切都是一体或者同一件事。”

“一切都有条有理。”克劳迪娅说着抓起他一条胳膊，毫无意识地拉到自己身边。“我的好加夫列尔，从昨天起您就开始忧心忡忡了。不过，我们可不是为了这个才上马尔科姆号的。”

“不是。”梅德拉诺说，他眯缝着眼睛，以便更好地体会克劳迪娅那只手的温柔的挤压。“当然不是为了这个。”

“詹特森？”①拉乌尔问。

“不对，是科洛索②。”洛佩斯说，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拉乌尔还感到有趣的是在右舷走廊里遇上了洛佩斯，而他的寝舱是在另一边。“他在巡视，这可怜虫，他这样每次转一圈，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如此等等。噢，多情的哨兵，pervigilium veneris！③这个小伙子应该穿一件高质量的短裤，实际上……”

“请等片刻。”拉乌尔说，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称赞自己的怜悯心。“那原子旋涡④想跟随我，自然，她可能把唇膏或便

① 一种裤衩牌名。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布店名。

③ 拉丁语：维纳斯的守护神。

④ 帕乌拉的外号，意即好动。

鞋忘在哪个角落了。”

“啊，行啊。”洛佩斯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

他们将身体倚在走廊墙壁上，开始了交谈。也穿着浴衣的卢西奥从这里经过，向他们打了个招呼便扬长而去。

“要发起新的进攻和对付突击队的反击，您的精神准备怎样？”拉乌尔问。

“咳，不是太好。从昨天晚上的失败之后……不过，我估计还应该继续前进。总不能让特雷霍那孩子胜过我们……”

“我怀疑。”拉乌尔斜眼望着他说，“如果每次旅行都像昨天晚上一样喝醉一个人……没有坚强的灵魂便不能下Hades①，优美的神话就是这样说的。”

“可怜的孩子，他肯定想报复一下。”洛佩斯说。

“想报复？”

“是啊，昨天我们把他抛在一边，我估计他很不满意。我对他有点儿了解，您知道我在他的学校里教书，我不认为他的性格温和。这种年龄的孩子谁都想当个男子汉，这也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采用的方法和时机有些弄虚作假。”

“你干什么跟我讲起他来？”拉乌尔自言自语地说，一边表现出一种理解的神态。“你的嗅觉很灵敏，你能看见水底下的东西，此外，你还是个大好人。”他面对打开舱门的帕乌拉庄严地弯下身子，随后又转过身来看洛佩斯，洛佩斯因自己身穿浴衣而显得很不自然。帕乌拉身穿一件十分简朴的黑色游泳衣，与前一天的比基尼游泳衣截然不同。

“您好，洛佩斯。”她轻松地说，“你也要游泳吗？拉乌尔？不过那里边可容纳不下我们。”

“那就让我们像英雄一样地死去吧。”拉乌尔说着带头跳

① 希腊人所指的地狱。

了下去。“我的妈呀，所有的博卡人都在里边，现在就差堂加洛连同他的椅子一道跳进来了。”

费利佩从左舷的楼梯钻出来，身后紧跟着贝娃，她优雅地站在栏杆旁边，注视着游泳池和甲板。有人挥手向费利佩致意，费利佩则以某种胆怯的样子向他们回礼，心中暗想，船上的人会怎样评价他那种奇怪的邋遢模样。但是，当帕乌拉和拉乌尔与他谈笑风生，并且继洛佩斯和卢西奥之后也跳入水中时，他又恢复了平静，同他们一道玩了起来。游泳池的水带走了他酒后的最后一点不适。

“看来你好多了。”拉乌尔对他说。

“是的，一切都已经过去。”

“当心别晒太阳，今天的太阳又很强。你的肩膀被晒得太厉害。”

“咳，这算不了什么。”

“那油膏管用吗？”

“管用，我认为管用。”费利佩说，“昨天晚上真难堪。请原谅我吧，看我在您的寝舱里折腾的……我感到很热，但我能干什么去呢。”

“行啦，那算得了什么。”拉乌尔说，“谁都会出这样的事。我有一次吐在我婶婶马格达的地毯上，她在另一个世界也不安宁。许多人说这地毯比以前更好了，不过我提醒你，马格达婶婶在家里是不受欢迎的。”

费利佩笑了，他并不十分明白。他很高兴他们重新成为朋友，他是他在这条船上唯一能说上话的人。遗憾的是帕乌拉同他在一起，而不是同梅德拉诺或洛佩斯在一起。他愿意继续同拉乌尔交谈，同时看着帕乌拉吊在游泳池边的双腿，他非常想去坐在她身旁，并且问一下她对他的病状有何感想。

“今天我试了试烟斗，”他笨拙地说，“非常好，还有那

烟丝……”

“我希望能比你昨天晚上抽的那种还好。”拉乌尔说。

“昨天晚上？啊，您是想说……”

谁也听不见他们的谈话，普雷苏蒂一家正在游泳池另一头的叫嚷声中闹腾开了。拉乌尔走近窘迫地靠着蜡染布的费利佩。

“你为什么一个人去呢？你要明白，并不是说你不能去你所想去的地方，但是，我怀疑那下面不太保险。”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也许什么事也没有。你遇上什么人了？”

“遇上……”他正要说“博夫”，但是，却把话咽了回去。“遇上了一个家伙。”

“哪一个，是那个最小的吗？”拉乌尔问，他了解得非常清楚。

“是的，遇上了他。”

卢西奥向他们游过来，朝着他们溅水。拉乌尔作了个费利佩不太明白的手势，随即一个仰泳，向另一头游去，阿蒂利奥和内利正在那里起劲地漂浮。他对内利讲了某种可爱的事情，使她立即对他产生了敬畏之情，他和长毛绒开始教她仰泳。费利佩看了他们一阵，毫无兴趣地回答了卢西奥的几句话，最后，他爬到闭着眼睛晒太阳的帕乌拉身边。

“您猜猜我是谁。”

“听声音，是个年轻的好小伙子。”帕乌拉说，“我希望您不叫亚历山大，因为现在的太阳好极了。①”

“亚历山大？”学生特雷霍说，他的希腊历史课在好几个

① 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后，在一酒窖遇上一穷困潦倒的哲学家，他问哲学家有何要求，后者回答说，我只求您别挡住我的太阳。

双月测验中都得零分。

“是的，亚历山大，伊斯坎达①，阿莱汉德雷②，随您叫吧。喂，费利佩。不过，当然喽，您是亚历山大的父亲③。拉乌尔，你应该来听一听，神极了！只缺现在来一个侍者，给我们送上一盘马其顿的水果沙拉了④。”

费利佩撇下了这一连串听不懂的话，拿出装在裤衩兜里的尼龙梳子梳了梳他的额发。他舒展四肢，仰卧在初升的尚不太强烈的阳光之下。

“您的醉酒已经过去了？”帕乌拉问，她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什么醉酒？我是被太阳晒病的，”费利佩吃惊地说，“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喝了一升威士忌。您看吧，有一次，我和同伴们聚餐，那是我们四年级结束时……”他在回忆中描述了年轻人如何钻进埃莱克特拉饭馆的餐桌下面，然而费利佩是常胜的，他在清晨三点钟回到家，从那时开始，他喝两杯开胃酒加苦艾酒，然后是喝原味葡萄酒和不知叫什么名称的甜酒。

“多能耐啊！”帕乌拉说，“那为什么这一次把您醉倒了？”

“不是因为饮料的问题，我认为是下午在外面待的时间太长了。您不是也被晒得很厉害吗？”他补充说，想找个出路。“这对您很好，您那肩膀多漂亮啊。”

“真的吗？”

“真的，多宝贵呀。恐怕别人已经说过多次了，我想。”

---

① 亚历山大的印度语发音。

② 亚历山大的葡萄牙语发音。

③ 亚历山大的父亲叫腓力普，与费利佩发音相同。此处为文字游戏。

④ 亚历山大之父为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38年打败希腊，将其并入马其顿帝国。此处借题谈论亚历山大父子的历史。

“小可怜，”帕乌拉心中想，眼睛也没睁一下。“小可怜。”此话并不是在说费利佩。她在估计一个梦所付出的代价，这又是一次，一个人死在威尼斯，他死后又继续活着①，a sadder but not a wiser man……②她想到像豪尔赫这样一个小孩子都已经遇到那么多开心有趣的事情，甚至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出来。然而这位费利佩，他只会摆弄额发和傲慢无礼而已……“他们很像雕像，而且真正是雕像，从外表到内心都是。”她猜测着那位孤独的、满脸愁云的洛佩斯心中所该想的事情。已经是同哈迈卡·约翰签订休战协议的时候了，那可怜的家伙一定以为费利佩在讲述着激奋人心的事情，她也在越来越高兴地听小特雷霍的阿谀奉承（“他比逢迎者还会逢迎”）。“如果我把他带到床上又会怎么样呢？他会脸红得像一只螃蟹，不知道该往哪里塞……是的，他肯定知道该往哪里塞，然而在此之前和之后，也就是说真正紧要的……小可怜，大概得教给他一切……但是，奇怪的是，Le Blé en Herbe③里的孩子也叫费利佩……啊，不，这已经相当够了。我应该把这一切告诉给哈迈卡·约翰，在他不跟我生气的时候……

哈迈卡·约翰凝视着自己腿上的毛。他不用太高的声音便可以同帕乌拉谈话，此时普雷苏蒂一家已经走出了游泳池，这里陷入一片寂静，偶尔传来远处豪尔赫的笑声。这次他向梅德拉诺要来一支香烟，一面抽着烟，眼睛却盯着水面，那里有一片云绝望地挣扎着不使自己失去威廉梨④的形状。他刚刚回忆起

① 典出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的中篇小说《在威尼斯之死》（1912），一个男音乐家在威尼斯喜欢上一个漂亮小伙子，后来瘟疫流行，他也不肯离开，以致死在威尼斯。此处指书中主人公仍在活着。

② 英语：一个悲伤却并不聪明的男子。

③ 法语：《麦苗青春》，法国电影，描写一个少年爱上一个老妇的故事。

④ 威廉嫁接的一种梨，果实个头颇大。

黎明时分做的一个梦的片断，这个梦影响着他的精神状态。他时常梦见类似的事情；这一次梦见一个朋友被任命为部长，他还出席了宣誓仪式。一切都很正常，他的朋友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但是，他同样模糊地感到不幸，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当部长，只有他不能当。另外几次，他梦见这位朋友结婚，排场的婚礼在快艇、Orient Express① 和Superconstellations②上举行；无论如何，醒来是很难的，需要淋浴来浇醒他的头脑。"但是，我丝毫没有自卑感。"他自言自语地说。"然而，睡着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个可怜的不幸者。"他诚恳地试图质问自己：您对您的生活不满意吗？您的工作，您的住处（实际上不是他的家，但是，他像个房客似的住在他姐姐家里，这是一个更为满意的解决办法），您现在的或半年前的女朋友们还不能使您满意吗？"不幸的是注入我们头脑中的是梦反映现实，也许恰好相反，我正在忧心忡忡地考虑着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有这样的太阳和这种旅行，我应该像个白痴一般经受折磨。"

拉乌尔独自在水里，看着帕乌拉和费利佩。既然烟斗非常好，烟丝……但是，费利佩对他隐瞒了Hades之行。他不在乎费利佩的谎话，因为那几乎是费利佩对他的一种敬仰。他对别人讲出真情没有什么不好，说到底，这与费利佩有什么相干。然而，费利佩欺骗了他，这是因为他隐约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使他们互相接近的吸引力（像一张好弓，越往后拉，其力量便越大），费利佩那里知道，欺骗他正如给他献上一束花。

费利佩从游泳池里出来，快意地舒了一口气，他的躯体和头呈现在深蓝色天空的背景上。拉乌尔将身体倚在蜡染布上，满腹心事，他不再看帕乌拉和洛佩斯，他听见自己在大声思

① 英语：东方列车，横穿欧亚的一列豪华火车。

② 英语：巨型飞机，一种超大型客机。

考，在最深处思考，正如站在洞穴前听到从克里希南①的话语中产生的自已思想的回声，这是一种对另一个游泳池，对另一个不同时代，对另一个十分陌生的躯体的奇怪的回忆。但是，似乎这些话全是他的，所有这些情话全是他的，全是克里希南的，全是bucoliasta②的，全是那个被绑在鲜花之床上经受着缓慢而甜蜜折磨的男子的。"亲爱的人儿，我只有一个愿望。"他听到这歌声，"成为牵牛花缠绕着你的双腿，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假如我缠不住你的双脚，唱情歌又有什么用场？你是我眼中的影象，我处处看到你。假如我观赏你的美貌，我便可以爱上整个世界。"克里希南说："看哪，看哪。"在一尊白色雕像的四周，天似乎是黑色的。

34

"可怜的人呀，"堂娜罗西塔说，"你们看，他在那里像个圣徒一样，跟谁也不沾边儿。我看这简直是一种耻辱，我总是对我丈夫说，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因为当司机，就应该呆在一个角落里度日，这不公平。"

"那可怜虫看来还蛮可爱的。"内利说，"多大的个头，阿蒂利奥，你注意了吗？多壮实！"

"嗐，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阿蒂利奥说，"当我去帮他抬起那老头的椅子时，你不要相信他的力气会比我大。他主

① 克里希南（1897—1974）：印度政治家、律师和出版家。

② 一部印度爱情作品。

要是胖，一身肥肉。他像个摔跤运动员，但是，如果同劳塞[①]拳击，他一定会被人家打翻在地。嗐，要是让鲁西托同埃斯特法诺拳击，你认为会怎么样？”

“鲁西托是个大好人，”内利说，“上帝会让他取胜。”

“最后一次是险胜，我认为他出拳没有足够的力量，不过，是这样，一次腿的游戏……正如艾洛尔·弗林[②]扮演拳击运动员时一样，你已经看过。”

“是的，我们在博埃多看过。唉，阿蒂利奥，我不喜欢拳击运动员的电影，弄得满脸是血，而且从头至尾全是打斗的场面。没有一点情感，你说有什么可看的。”

“嗐，情感。”长毛绒说，“女人们要是不看到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没完没了地亲吻，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生活是另一码事，我告诉你。这是现实，你应该明白。”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喜欢枪手那类电影，但是，当埃丝特·威廉斯出场时，你看得眼睛都直了，你别以为我没看见。”

长毛绒微微笑了笑说，归根结底埃丝特·威廉斯是一个漂亮女人。然而，从早餐和晃动引起的昏睡中振作起来的堂娜罗西塔，也插进来发表意见说，现在的女演员比不上她那时候的女演员。

“的确是这样。”堂娜佩帕说，“当一个女人想到诺玛·塔尔梅奇[③]和莉莲·吉什[④]时，这两位也是女人。你回想一下玛琳·黛德里希[⑤]，她扮演的不是正派女人的角色，但是很有感情！在那部彩色电影中，主角是一个从摩尔人中逃出来的神

① 阿根廷拳击运动员。

② 美国电影演员（1909—1959）。

③ 美国电影演员。

④ 美国电影演员（1896—？）。

⑤ 德国电影演员（1901—？）。

父，你还记得吧，黛德里希在夜晚披着那种白面纱来到平台上……我记得那结局不好，这就是命运……”

“啊，我知道了，”堂娜罗西塔说，“叫《随风飘去》①，多有情感，现在我想起来了。”

“不，那部不是《随风飘去》。”堂娜佩帕说，“那部电影里的神父叫佩佩，我不知他姓什么。一切都发生在沙漠里，我记起来了，是彩色的。”

“不对呀，妈妈。”内利说，“佩佩是查尔斯·鲍育②的另一部电影。阿蒂利奥也看过，我们是跟内拉一同去的。阿蒂利奥，你还记得吗？”

长毛绒只记得一点点，他开始挪动躺椅，连同坐在上面的人一道挪动，免得她们被太阳晒着。太太们笑着并叫嚷了几声，然而她们非常高兴，因为这样她们可以从正面看游泳池。

“那位又在跟男孩子说话呢，”堂娜罗西塔说，“我一想到这种厚颜无耻的人……就感到一肚子的火。”

“不过，妈妈，不至于这样吧。”内利说，她已经同帕乌拉说过话，并且还在为拉乌尔的幽默和笑话而开心。“你不想理解当代青年，你回想一下当我们去看詹姆斯·迪安③的那部电影时的情景。我可以发誓，阿蒂利奥他时刻都想去看，嘴上却说那是几个无耻之徒，你知道吧。”

“衣冠楚楚的人并不是那么好。”长毛绒说，他曾专心致志地同咖啡馆的小伙子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你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我是这小伙子的母亲，我就去听一听。”堂娜佩帕

① 根据美国女作家密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电影。

② 法国电影演员（1899—？）。

③ 美国电影演员（1931—1955）。

说，“她肯定在对他讲不是他这种年龄可以听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三个人意见一致了，她们意味深长地对望着。

“昨天晚上的事有些过火。”堂娜佩帕继续说，“你看她跟那个已婚的小伙子出去到暗地里去，那太太眼巴巴地……那副面孔，我看得很清楚，可怜的天使。说句实话，他们已经没有了宗教信仰。你在有轨电车上见到了吗？一个女人可能站得累死，他们却能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看那种登载犯罪事件和索菲娅·洛伦的照片的杂志，不给她让座。”

“嗐，太太，您要是听了我说的事，就更觉得邪乎……”堂娜罗西塔说，“您听，在我们居住区，不必走太远……快看，快看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她不光昨天晚上跟那个小伙子出去，今天又跟这个老师一道走，这老师看来是个正派人，一个很庄重的小伙子。”

“那有什么呢？”阿蒂利奥说，他站到了男人的立场上。“我保证，洛佩斯是个好人，你什么事都可以跟他讲，他不会摆架子。他发起进攻是对的，更何况这是她主动找他的呢。”

“这么说，那她丈夫怎么办呢？”内利说，她钦佩拉乌尔却又不理解他的行为。“我相信他应该看出问题来了。先跟一个，后跟另一个，然后又跟一个……”

“他们在那里，就在那里。”堂娜罗西塔说，“那个人一走，他马上就开始跟那个老师说话。她跟他们说什么呢？我不明白丈夫怎么受得了她。”

“这就是现代青年。”内利说，她没有别的理由。“所有的小说里写的都是这样。”

神气活现的特雷霍太太身穿一件蓝红相间的太阳衣①，向

① 袒领、无袖的单衣，晒太阳时穿。

在座的人致意后，在罗西塔太太旁边的一把躺椅上坐了下来。好在那孩子已经离开了姓拉瓦列的女人，因为这样一来……堂娜罗西塔在找出话题之前沉默一阵，此时别人正热烈地谈论着摇晃、早餐、对斑疹伤寒的恐惧（如果不及早控制和对所有房间进行烟薰消毒的话就会更糟），还谈论着特雷霍的不舒服（幸亏是短暂的），这可爱的孩子摇头的方式与他爸爸一模一样。心烦意乱的阿蒂利奥提出要内利同他一道散散步，以驱除游泳后的凉气，太太们挤成一排，比较着毛线线团，互相询问着何时开始织自己的披肩。后来（在佩西奥那种酷似猫叫般的嗓子的伴随下，豪尔赫扯着喉咙唱歌），太太们一致认为帕乌拉是船上的不安定因素，认为不应该允许类似的事情存在，尤其是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到达东京。

诺拉谨小慎微地出现了，受到假装基督徒那么亲切的好奇心的迎接。那伙女人马上想要提起诺拉的兴致，她的眼圈无可辩驳地证实她大约碰到了不顺心的事。她理所当然会受苦的，小可怜，刚刚同这么一个花花公子结婚，这家伙竟在黑夜里陪着别的女人去散步，谁知道还会干些什么事。可惜对人们的热心诺拉似乎并未十分理会，这就需要女人们施展一切花言巧语，以便使她一步步地加入到她们的谈话中来，这种谈话以船上的奶油质量为开端，接着便是分析船舱的布局，水手们为在甲板中央建起一个游泳池所发挥的才干，青年科斯塔是个好小伙子，洛佩斯老师今天早晨稍显沮丧的神态，以及看上去很年轻的诺拉的丈夫，虽然她没有同他一道去游泳一事看来有些奇怪。也许她有点头晕。这些太太们也觉得不可能去游泳池，除了因为年龄……

“是的，今天我不想游泳。”诺拉说，“不是我不舒服，而是相反，不过我睡得不多，而且……”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堂娜罗西塔看了特雷霍太太一眼，特雷霍太太看了堂娜佩帕

一眼，堂娜佩帕看了堂娜罗西塔一眼。她们都心领神会，她们也曾年轻过，然而，卢西奥无论如何应该表现得像个风流绅士，前来寻找他年轻的妻子，陪她在太阳下散步或去游泳。啊，所有的小伙子都一样，对于有些事情过分要求，尤其在刚刚结婚时，然而，后来他们便喜欢独自行动或者跟朋友们在一起，讲些黄色故事，而与此同时，妻子却坐在椅子上织毛衣。但是，在堂娜佩帕看来（不过这只是一种意见，她曾模糊地表述过），一个新婚的女人不应该允许丈夫将她一人撇下，因为这样会促使他更放肆，从而开始进咖啡馆同朋友们一道玩牌，然后一道进电影院，然后是下班晚回家，然后便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了。

“卢西奥和我，我们是相当独立的。”她又轻声地补充了这一句，“各自有权过自己的生活，因为……”

“今天的青年就是这样。”堂娜佩帕坚持己见说，“每人各执一端，有那么一天你会发现……我不是说你们，我亲爱的，谁都知道你们是好孩子，但是，我有经验，我养活大了内利，我先告诉您吧，太费劲了……就谈这里的事，不扯太远了，如果您和科斯塔先生不稍加注意，我毫不奇怪你们会……不过，我不想说得太多。”

“这不是什么说多说少的事情，堂娜佩帕。”特雷霍太太饶有兴趣地说，“我很明白您想说的话，而且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我也得关照我的孩子们，请相信我吧。”

诺拉开始明白她们在说帕乌拉。

“我也不喜欢那位小姐的行为。”她说，“这与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她总卖弄风情……”

“您来的时候，我们谈的就是这事。”堂娜罗西塔说，“我们也这么说，一个无耻的女人，就是这样。”

“嗯，我不是说……我认为她放纵自己过了头，太太，您

当然……”

“我知道，亲爱的。”特雷霍太太说，“我不能同意这个姑娘——可以这么叫她——继续跟我的孩子来往。他才十六岁，是天真无邪的，你们想想……但是，如果只是这样……此外，用个英语词来说，仅一个flirt①她是不会满足的。不多说了……”

“如果只是跟老师调情，我看还不太坏。”堂娜佩帕说。“当然这也不好，因为当一个女人在上帝面前结婚之后，便不应该再看别的男人。不过，洛佩斯先生看来很有教养，也许他们只不过谈谈而已。”

“那是一个勾引男子勒索钱财的荡妇。”堂娜罗西塔说，“她丈夫大概非常可爱，但是，如果我的恩索见到我跟别的男人说话，他倒不会鲁莽行事，不过，肯定会发生点什么。婚姻就是婚姻，我总这么说。”

诺拉低下了头。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她说，“她也想勾引我的……卢西奥。可以想见，不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不会看重这类事情。”

“是啊，亲爱的，但是应该留神。”堂娜佩帕不大满意地说，因为她感觉到鱼儿脱钩了。“您说不看重这事很对，但是，女人总归是女人，而男人总归是男人，就像蒙哥马利②——他的名字我忘了——演的电影上说的那样。”

“噢，可别夸大其辞。”诺拉说，“对于卢西奥，我用不着留神；不过，我承认那个姑娘的行为……”

“那是个混帐东西。”堂娜罗西塔说，“半夜三更单独跟

① 英语：调情者。

② 罗伯特·蒙哥马利（1904—）：美国电影演员、导演。

一个男人到甲板上去，而人家的妻子——可怜的天使，请原谅我这样比较——却眼巴巴地……”

“好啦，好啦。”特雷霍太太说，“不要再夸张了，堂娜罗西塔。看得出这姑娘处事镇静，尽管她已置身三角关系中。”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诺拉说，她感觉到有一只小手开始掐住她的喉咙似的。“这事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我可以告诉给你们的一切。”

“是的，有可能。”特雷霍太太说，“可是我不准她再打扰我的孩子了。我已经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丈夫，她要再敢放肆，我就要出面干涉。这可怜的孩子还以为他有责任照料她呢，因为昨天他晕倒时，科斯塔先生照料过他，还送给他礼物。想想他们多么要好。快看，谁来看我们了……”

“太阳太猛了。”堂加洛说，他用一种魔术师的手势让他的司机走开。“多热啊，我的太太们，我给你们带来了我的一份接近完整的名单，我打算把名单交给你们，请你们给我提出充满爱心和具有真知灼见的意见……”

35

“Tiens tiens①，老师来了。”帕乌拉说。

洛佩斯坐在她身旁的游泳池边上。

“给我一支烟，我把我的烟丢在寝舱里了。”他说，几乎

① 法语：看，瞧。

没看她一眼。

“当然，那还用说。这个该死的打火机真该扔进大洋洲的深渊里去。得，我们今天早上的情况怎么样？”

“一般化。”洛佩斯说，他还在想那个给他口中留下苦味的梦。“您呢？”

“乒乓。”帕乌拉说。

“乒乓？”

“是的。我问您怎么样，您回答了我，然后又问我怎么样。我回答您：很好，哈迈卡·约翰，不论怎样，一切都很好。玩乒乓球式的谈话，像协奏曲中的二重奏，像贺年片，像成千上万件事情一样有趣而愚蠢。社会交往是使世界机器轮子保持良好润滑的可爱的凡士林，这是斯宾诺莎说过的话。”

“您所说的这一切，我唯一感兴趣的是您叫了我的真名。”洛佩斯说，“遗憾的是我不能在您的冗长的演说之后再加上一句‘非常感谢’。”

“您的真名？唔，洛佩斯这个姓相当可怕，对此，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正如拉瓦列① 一样，虽然后者……是的，英雄拉瓦列就是靠在门背后被密集的枪弹射杀的，这一直是一种很有风趣的历史回顾。”

“我们要是说起这个，洛佩斯也同样曾是一个令人胆寒的暴君，亲爱的。”

“当人们像您刚才那样说‘亲爱的’这句话时，真是令人作呕，哈迈卡·约翰。”

---

① 即胡安·加洛·拉瓦列（1797—1841），阿根廷军人、政治家，在一次兵败时为躲避追踪而藏在一所房子的门后面，一队士兵路过该处，无目标地对着房子胡乱射击，意外将他击毙。

“亲爱的。”他用很低的声音说。

“这就好多了。然而，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有一位太太……”

“啊，够了，拜托。”洛佩斯说，“别再做戏了。我们要么谈真格的，要么我走开。为什么要从昨天开始我们便互相攻讦呢？今天早上我起床时已下决心不再见您，或者要当面对您说，您的行为……”他哈哈大笑起来。“您的行为。”他又说一句。“真妙，我竟谈起了行为。您去穿上衣服吧，我到酒吧等您，在这里我什么也不能告诉您。”

“您是要教训我吗？”帕乌拉面带小女孩的神情问。

“是的，您快去穿衣服吧。”

“您非常生气，非常非常地生可怜的帕乌拉的气？”

洛佩斯又笑了。两人对视片刻，似乎第一次见面一般。帕乌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很久没有服从别人的愿望了，现在这种愿望使她感到奇怪，新鲜，甚至愉快。洛佩斯等候着她。

“好吧。”帕乌拉说，“我去穿衣服，老师。每次您一发号施令，我就叫您老师。不过，我们也可以留在这里，卢西奥那小子刚刚出了游泳池，谁也听不见我们说话，如果您有什么重要事情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失去这样暖和的太阳呢？”

她有什么鬼原因一定要服从他呢？

“去酒吧只不过是个借口。”洛佩斯说，声音总是那么低。“有些事情不能说，帕乌拉。昨天，当我碰到您手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意思。话语有什么用？”

“您说得真好，哈迈卡·约翰。我喜欢听您说这类事情。我喜欢您愤怒得像一头熊，但也喜欢您笑。您别生我的气，哈迈卡·约翰。”

“昨天晚上我恨您。”他盯着她的嘴巴说，“我因为您做了几个恶梦，嘴里很不是滋味，一早晨几乎没做什么。我丝毫

没有去理发店的必要，去那里只是为了有点事情可做。”

“昨天晚上，”帕乌拉说，“您表现得像个傻子。”

“您非得同卢西奥一起到甲板上去不可吗？”

“为什么不能跟他或者跟别的什么人去呢？”

“这一点我看还是您自己去猜好了。”

“卢西奥十分可爱。”帕乌拉说着掐灭了烟头。“说到底，我是想去看星星，也看到了。他也一样①，我向您保证。”

洛佩斯一句话没有说，却以另一种目光看着她，使帕乌拉把眼睛低垂了好一阵。她在思考着（更确切地说是感觉而不是思考）如何回报这一目光，就在这时，听到了豪尔赫然后又是佩西奥的叫声。他们向后面望去，豪尔赫跳到甲板上，指点着驾驶舱。

“一个类脂物，一个类脂物！我不是告诉过你们有一个吗？”

在帆布棚附近谈话的梅德拉诺和拉乌尔急忙向这里跑来。洛佩斯跳到地板上来观望。尽管阳光刺眼，他还是认出了驾驶舱上那个干瘦高级职员的身影，那修剪成刷子似的白发，就是前一天同他们说话的那个人。洛佩斯两手合拢放在嘴上，高声叫喊，使那高级职员不得不望他一眼。他向他作了个威胁的手势，示意他下到甲板上来。那职员继续望着他，洛佩斯又向他作了一个强烈的手势，给职员一个他正在用旗帜传递信息的印象。职员消失了。

“哈迈卡·约翰，对他喊叫什么呢？”帕乌拉说，她也跳到地板上。“您为什么叫他？”

“我叫他，”洛佩斯冷冷地说，“是因为我突然产生了这

① 因帕乌拉打了卢西奥一记耳光，使他眼冒金星，故此。

个强烈的欲望。”

他朝似乎赞同他的行动的梅德拉诺和拉乌尔走去，并向上面指点。那种激动的样子使拉乌尔看着十分开心。

“您认为他会下来吗？”

“我不知道。”洛佩斯说，“可能他不下来，不过，我想事先提醒你们一下，那就是如果他十分钟之内不出来，我要把这颗螺母砸到那窗玻璃上去。”

“太好了。”梅德拉诺说，“这是最轻的惩罚。”

然而，不大一会儿，职员出现了，他神态庄重，胸有成竹，似乎把一切必要的答复全都默记于心。他顺着右舷楼梯下来，在走过帕乌拉身边时，对她作的一个嘲弄性致意表示谅解。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洛佩斯才发觉自己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同职员说话，不知为什么，这一情景使他更为恼火。

“诸位先生好。”高级职员分别向梅德拉诺、拉乌尔和洛佩斯颔首致意。

远处的克劳迪娅和佩西奥也加入了这一场面，但他们并不想参与。卢西奥和诺拉已经不见了，那些太太们还在欢笑声和尖叫声中同阿蒂利奥和堂加洛继续交谈。

“您好。”洛佩斯说，“昨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说船上的大夫要来看我们。他却没有来。”

“噢，非常抱歉。”职员似乎想揪掉白线外套上的一束绒毛一般，专心致志地看着袖口。“我希望你们的身体非常健康。”

“先别提我们的健康。大夫为什么没来？”

“我估计他是在忙于照顾我们的病人。你们发现某种……某种可以引起大家恐慌的迹象了吗？”

“是的。”拉乌尔温和地说，“有一种如同存在主义小说中的那种瘟疫的气氛。另外，您也不应该只说不做。”

“大夫会来的，你们可以放心。我不愿意说这样的话，但是，出于你们不会不理解的安全理由，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权且这样说吧，尽量少接触……至少在开初这几天。”

“啊，斑疹伤寒。”梅德拉诺说，“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某个人，比方说就是我，打算冒一冒这个风险，为什么就不能跟着您一同到船尾，并且去看看大夫？”

“那是因为您最终还得回来，那样的话……”

“我们又老话重提了。”洛佩斯说，他抱怨起梅德拉诺和拉乌尔来，因为他们没有让他尽兴追问。“喂，我已经听够了，明白吗？我说我已经听够了。我不喜欢这次旅行，我不喜欢您，是的，不喜欢您，不喜欢船长史密斯以及所有其他类脂物。现在您听着：也许那后面有什么麻烦，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斑疹伤寒或者老鼠，不过，我想事先提醒您，如果那些门仍然紧闭着，为了过去，我准备做任何事情。我说的这个任何事情希望您仔细掂量掂量。”

他愤怒得嘴唇发抖，拉乌尔对他有点儿怜悯，然而，梅德拉诺却似乎赞同他，职员深知洛佩斯并不是只代表自己说话。他后退一步，以冷漠的神态点了点头。

“先生，面对您的威胁，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他说，“不过，我将报告我的上司。就我来说，我十分遗憾……”

“不，不，您别谈什么遗憾了。”梅德拉诺说，他见洛佩斯紧握拳头，便立即横插在职员与洛佩斯之间。“您最好请走开吧，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去报告您的上司。越快越好。”

高级职员的眼睛紧盯着梅德拉诺，拉乌尔觉得梅德拉诺的脸色苍白。不过，倒也不易看出来，因为在这当头烈日的照射下，梅德拉诺的皮肤被晒得很黑。职员生硬地打了个招呼，就转过身去。帕乌拉让他过去了，不过，只给他让出了仅能容下一只鞋的一段楼梯，随后，她向那些茫然地互相对视着的男人

们走过去。

“船上要暴乱。”帕乌拉说，“很好，洛佩斯。我百分之百地跟您走，疯狂比第二百二十四号斑疹伤寒有更大的传染性。”

洛佩斯似乎刚从恶梦中惊醒似的看着她。克劳迪娅走近梅德拉诺，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膀。

“你们是我儿子的欢乐，您看他那副惊奇的脸。”

“我要去换衣服。”拉乌尔突然说，在他看来，这种形势似乎已经失去了全部意义。但是，帕乌拉仍在微笑。

“我是最听话的，哈迈卡·约翰。我们在酒吧里见。”

两人几乎一道上了楼梯，走过正在假装看一份杂志的贝娃·特雷霍身旁。在洛佩斯看来，走廊里的昏暗同真正的夜晚一样，在这一片漆黑中他只想着高级职员不该承担一个领导职务。他感到既兴奋又困倦。“要是当场打破他的脸该多好。”他心中想，不过此时一切都无所谓了。

洛佩斯来到酒吧时，帕乌拉已经要了两杯啤酒，她的烟也吸了一半。

“真稀罕，”洛佩斯说，“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穿衣服比我还快。”

“从磨蹭这么久来看，您对淋浴的观念同罗马人一样①。”

“也许是这样，我记不得了。我觉得我呆了好长时间，洗冷水浴非常好。现在我觉得非常舒服。”

特雷霍先生放下了他正在阅读的Omnibook②，用一种略显冷淡的礼节向他们问好，帕乌拉则认为，这么热的天气，有这种冷遇倒也合适。他们在离门口最远的一个角落的凳子上坐

---

① 罗马人在浴室里吃饭、休息或干其它的事情。

② 英语：意即包罗万象的书，综合性读物。

了下来，只是看着特雷霍先生和酒吧侍者，侍者正在忙着折倒几瓶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当洛佩斯凑过脸去就着帕乌拉的烟头点香烟时，他体验到了一种混合着青烟和船只摇晃的幸福。恰好在这幸福时刻，他感觉到一丝苦味，随即茫然地回过头来。

她仍在安静而轻松地等待着。等待持续了好长时间。

“您现在还有兴趣杀死那个可怜的类脂物吗？”

“嗨，那家伙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跟您没关系。那个类脂物可能要报复我。他想杀的是我。当然，这只是一种预感。”

洛佩斯看着自己的啤酒。

“这就是说您穿着游泳衣进了寝舱，如此这般地脱光了，洗澡，他进去又出来，也脱光了衣服，然后，就那么着，不是吗？”

“哈迈卡·约翰，”帕乌拉用一种引人发笑的责备腔调说，“Manners, my dear.”①

“我不明白，”洛佩斯说，“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明白。既不明白船，又不明白您，也不明白我，这一切全都是一个笑话。”

“亲爱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谁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发生在房子里的事情。您 illo tempore② 所爱慕的多少女孩子后来跟别的男人睡了觉……您不觉得您有时会产生老处女那样的想入非非的感觉吗？。”

“您别再开玩笑了。”

“但事情就是这样，哈迈卡·约翰，您所想的正好就是钻在帆布棚下的那些可怜的胖妇们如果知道拉乌尔和我并没有结

① 英语：得了吧，亲爱的。

② 意大利语：在那个时代。

婚也没有什么关系时所想的那样。”

“这种观念令我反感，因为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洛佩斯说，他又一次动怒了。“我不相信科斯塔……不过，究竟出了什么事？”

“用您的脑子呀，正像侦探小说中说的那样。”

“帕乌拉，您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这我绰绰有余地理解，但是您和科斯塔……”

“为什么不呢？在肉体还没有玷污灵魂的时候……那才是您所关心的那些灵魂。灵魂也能玷污肉体，那样的结局就是一个肉体同另一个肉体睡在一起。”

“您没有同科斯塔睡觉？”

“没有，老师先生，我既没有跟科斯塔睡觉也没有跟塔斯科[1]睡觉。现在我替您来回答：‘我不信。’您看，我给您节约成三个字。啊，哈迈卡·约翰，多么厌烦，多想对您说句难听的话，这话都已经到我嘴边了。想想您可能在文学中接受过这种形势……拉乌尔坚持要我从文学的角度衡量世界。您也这么做不是更加聪明吗？为什么要如此西班牙式呢[2]，非常的超级的洛佩斯？您为什么要受祖宗遗传的控制呢？我像雷蒂罗公园里的吉卜赛姑娘一样，能看出您的心思。现在您在假设拉乌尔……好了，我是说您不理解我所做的事情，然而我做的事情别的男人会赞同的。您错了，根本不是您所想的那样。”

“我没想过这类事情。”洛佩斯面有愧色地说，“不过，您应该承认这件事对您来说是奇怪的……”

“不，因为我十年前就是拉乌尔的朋友了。所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

① 此处为一句文字游戏。

② 意即思想固执，不开化。

洛佩斯又要来两杯啤酒，酒吧侍者提醒他们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多喝啤酒会影响他们的胃口，但他们还是要了。洛佩斯的手温柔地放在了帕乌拉的手上。两人对视着。

“我承认，我没有任何权利评判别人。你……是的，请允许我以你字相称，请允许我，你愿意吗？”

“当然可以。我几乎首先开始这么称呼你的，不过，我这样称呼也可能使你沮丧，因为今天你有九分烦恼，正像我家女仆的孩子常说的那样。”

“亲爱的，”洛佩斯说，“最亲爱的。”

帕乌拉看了他片刻，心中感到疑惑。

“从疑惑到温情是件容易的事，那几乎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转变。我已经意识到好几次。但是，摆锤再次摆动，哈迈卡·约翰，你现在会比以前更加怀疑我了，因为你感到离我更近了。不要心存幻想，我远离一切，远到令我不喜欢的地步。”

“不，你离我并不远。”

“肉体的亲近会产生幻觉，亲爱的，一方面你离我很近，另一方面……要是有人试图丈量这类事情，卷尺就会断成碎片。但是，刚才……是的，最好我讲给你听，我非常奇怪自己有这么一段真挚和诚实的时间……你为什么摆出这副吃惊的面孔？你别想在两天里就能比我在整整二十五年中更清楚地了解我。我现在才看出你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然而，更重要的是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诚实。”

“怎么叫还要诚实？”

“我们更坦白地说说吧。到现在你承认了你一直在作戏。上船，研究船上的主导形势，猎取女人……像在文学作品里一样，尽管拉乌尔很开心。如果船上不止这么一个帕乌拉，而有五六个，你会作出一模一样的举动的（我们先把克劳迪娅除外，因为她不是给你的，你别板起这种受辱男性的脸孔），我

这会儿就没有福分和老师先生共饮一杯清凉的冰镇啤酒了。”

“帕乌拉，你说的这一切，我干脆把它叫做命运。你也可以在船上找到一大堆像我这样的人，那时没准我还得站在远处看你呢。”

“哈迈卡·约翰，我每次听到你说命运这个词，就有想刷牙的感觉①。你注意到了没有？当我同你用你字相称时，哈迈卡·约翰这个名字就不那么悦耳了。依我看，海盗要求一种最严肃的称呼。当然，要是我叫你卡洛斯，我就会想起卡门·罗莎大婶的一只小狗，它叫查尔斯②……我不能这样叫你，这是一种可怕的时髦。我们最终会找到合适的称呼的，眼下你还是我宠爱的海盗。不，我不去。”

“谁说要去了？”洛佩斯惊恐地嘟哝着。

“Tes yeux, mon chéri.③你的眼睛完好地展示出下面的走廊和一个门，门上写着第一号。我承认我已经注意到你寝舱的号码。”

“帕乌拉，拜托了。”

“再给我一支烟。你别以为我准备接受你比我想象的还正直这一点就算赢了，我只是赞赏你，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我认为你是个大好人，老天可以作证，我从来没有对别的男人说过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我对男人们有一种完全畸形的观念，认为男人们如同卫生巾或巴尔达牌感冒药一样，既不可少又令人遗憾。”

她一面说一面作出有趣的表情，似乎想以此减轻话语的分量。

---

① 意即改变话题。

② 英语名称，译成西班牙语即卡洛斯。

③ 法语：你的眼睛，我亲爱的。

"你弄错了。"洛佩斯严肃地说，"我不是一个像你说的大好人，但我也不喜欢像对待妓女一样对待一个女人。"

"可我是个妓女，哈迈卡·约翰。"

"你不是。"

"我是的，请你相信。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你那基督教的良好教养试图欺骗你。谁也不会认错我，说到底，这是好事。请相信我。"

"为什么要自找苦吃？"

"为什么你要邀请我？"

"可我并没有邀请你做任何事情。"洛佩斯愤怒地争辩。

"噢，对，噢，对，噢，对。"

"我真想揪下你的头发。"他亲切地说。"我真想让你去见魔鬼。"

"你是大好人。"帕乌拉说，她心悦诚服。"实际上，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好人。"

洛佩斯笑了起来，他控制不住自己。

"我喜欢听你说话。"他说。"我喜欢你那么勇敢。是的，你很勇敢，你始终顶住了人们的误解，这是勇敢的顶峰。从拉乌尔那件事开始。我不想固执己见，我相信你。我以前对你说过，现在重复一遍。对，我什么也不明白，除非……昨天晚上我突然想起……"

他对她讲起他们探寻回来时拉乌尔的脸色，帕乌拉静静地听着，斜坐在板凳上，望着烟灰怎样在她手指间渐渐变长。这种选择非常简单：要么相信他，要么沉默。从内心讲，相信洛佩斯，这对拉乌尔并不是十分要紧的事，但是，相信不相信洛佩斯，这是她的事情而不是拉乌尔的事情。相信哈迈卡·约翰或者沉默。她决定相信。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是一个互诉衷肠的清晨。

36

老师与高级职员争吵的不愉快消息在太太们之间迅速传播开来。此事发生在如此有礼貌和教养的洛佩斯身上是多么不可思议。船上确实产生了一种令人反感的气氛，内利与她的未婚夫在几卷缆绳的庇护下进行了一场亲密的谈话之后回来了，她叫嚷着说男人们把好事全给葬送了。虽然阿蒂利奥仗义执言，为洛佩斯的行为辩护，但是，堂娜佩帕和堂娜罗西塔还是愤怒地压住了他的话头，特雷霍太太气得脸色发紫，诺拉趁着群情激愤的机会跑回了寝舱，卢西奥仍在那里艰难地阅读一个传教士在印度尼西亚的经历概略。他没有抬头，但是她走近扶手椅等着。卢西奥终于无可奈何地合上了杂志。

“外边发生了十分不愉快的争吵。”诺拉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下来了一个高级职员，洛佩斯先生对人家非常不好。他威胁人家说，如果不解决船尾的问题，他就要用石头砸碎玻璃窗。”

“他很难找到石头。”卢西奥说。

“他说要扔铁块。”

“人家会把他当疯子关起来的。这跟我毫无关系。”

“当然，跟我也没有关系。”诺拉说。

她开始梳头，不时地从镜子里看看卢西奥。卢西奥将杂志扔在床上。

“我已经烦透了，抽这个破彩的那一天真是个倒霉日子。我想别的人也许赢得一辆切夫罗莱特①或者是马德阿霍②的一座别墅。”

“是的，这种气氛实在不好。”诺拉说。

“当然，这还用你说。”

“我说的是关于船尾的事，就这些。”

“我说的比这多得多。”卢西奥说。

“最好我们不要再谈这个问题。”

“好极了，我完全拥护。这事糟糕透了，不值得提它。”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么糟糕，不过，我们最好把它丢一边去。”

“我们把它丢一边去，不过，确是糟糕透顶。”

“随你怎么说吧。”诺拉说。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会使我恼火的话，那就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缺乏信任。”卢西奥诚朴地说。

“你很清楚我们还不是夫妻。”

“可是，你也很清楚我希望我们成为夫妻。我这样说是为了你那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安静，因为对我来说，我们早就是夫妻了。这事你不能否认。”

“别那么粗俗。”诺拉说。“你以为我就没有感情。”

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其他旅客都同意与堂加洛和雷斯特利老师合作，举办一个晚会以消除人们心中不安的阴影，正如雷斯特利老师说的，不要让不安心理影响旅客享受具有百年声誉的巴塔哥尼亚海岸的灿烂阳光。对早晨那件事深感不安的雷斯

① 一种车牌名。

② 阿根廷一海滨城市，避暑胜地。

特利老师，从太太们和堂加洛那里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之后，立即去找洛佩斯。因为洛佩斯和帕乌拉在酒吧谈话，他只得在柜台前喝一杯印迪安-托尼克[①]加柠檬，等待机会插入人家的谈话，那两人的谈话不止一次地迫使他转过脸来却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特雷霍先生也不止一次地转过脸来，他那部Omnibook似乎永远拿在手中，他向雷斯特利老师递过几次会意的眼神，但是，雷斯特利老师却装作不懂他的同事的用意。拉乌尔·科斯塔面带刚刚洗过澡的神态出现了，他身穿一件斯坦伯格[②]在上面画了许多画的衬衫，落落大方地坐在帕乌拉和洛佩斯的旁边，并以十分自然的方式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这时雷斯特利干咳了一声，也向他们凑近。他既伤心又气恼地力图让洛佩斯答应他不往驾驶舱的玻璃窗扔螺母。然而，似乎十分快乐而且毫不好斗的洛佩斯突然严肃了起来，说他的最后通牒是郑重的，决心不使这种拿所有人开玩笑的现象再继续下去。由于拉乌尔和帕乌拉保持沉默，一口一口地抽着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雷斯特利老师便引用美学特性的理由，洛佩斯立即依从了，并且认为这将是于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结束的一次神圣休战。雷斯特利老师宣称，洛佩斯虽然在有些问题上激动得令人遗憾，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得像个绅士，他又喝了一杯印迪安-托尼克之后，便去寻找正在甲板上招兵买马的堂加洛。

洛佩斯满意地笑了，他像一条被浇湿的狗似的摔动着脑袋。

"可怜的黑猫，真是好样的。如果你们看到他五月二十五日[③]上台讲话那次就好了。他的声音从鞋里透出来，翻着白

---

① 一种开胃酒。

② 一衬衫工厂厂主。

③ 阿根廷革命纪念日（1816）。

眼，学生们要么笑弯了腰，要么睁着眼睛睡觉，他讲的那些解放斗争的荣耀和白领显贵们，如同完美的蜡制模特儿一般在远离1950年的可怜的阿根廷的那个空间掠过。你们知道我的一个学生有一天对我说的话吗？他说：'先生，一个世纪之前所有的人都如此高贵和勇敢，那么今天的情形又怎样呢？'我要说明一下，对于有些学生，我是相当信任的，而这个问题是一天中午十二时在一个帕乌利斯塔咖啡馆①里提出来的。"

"我也想起了在学校时那些爱国狂的讲演。"拉乌尔说，"我很快便学会了对这些讲演的厌烦。旗帜，理想的祖国，永恒的桂冠，宁死不屈的卫兵……不，我已经弄糊涂了，不过，反正一样。这些词能当缰绳用，能当马的护眼罩用，对吗？事实上，这些讲演超越了人的理解水平，那些讲演者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听的人难以信服。"

"是的，但是，人在年轻时应该有一种信仰。"帕乌拉说，"我回想起了一个个正派得令人尊敬的老师；当他们在课堂上或演说中讲这类事情时，我总是期望自己走一条光辉的道路，勇于牺牲，把自己全部献给祖国。这是一种甜蜜的事业，祖国，拉乌利托。不存在，却是甜蜜的。"

"它存在，却并不甜蜜。"洛佩斯说。

"它不存在，我们让它存在。"拉乌尔说，"不要停留在纯粹的表象上，你们已经落后了。"

帕乌拉明白这句话并不绝对准确。这次对话十分明显的是要求洛佩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洛佩斯听着他们的谈话，再次领悟到他所缺乏的就是那种可以叫做与人隔绝或简单地叫做内向的个性。帕乌拉和拉乌尔由于分歧和生活差异而分开，他们本

① 此咖啡馆得名于圣保罗，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有多处分店。

来像网状物似的交织在一起，他们仍然在幻觉中，在回忆共同经历的事件中互相理解，这时他从外面悲伤地——同时也可以说是幸福地，幸福地望着帕乌拉的鼻子、听着帕乌拉的笑声——参与这种如同砍断指头、混合血液、使他们的时间与空间联结在一起而永远成为一个人……现在，他即将加入帕乌拉的时间和空间，他要像拉乌尔了解自己一样去了解帕乌拉的事情，了解她的爱好和厌弃，了解她对一种表情或一件衣服或一次暴怒的确切感受，了解她的思维方式，或者简单地说，了解她的勇气和感情，怀念和希望的总和。"然而，她一定会是我的，这将改变一切。"他紧咬嘴唇，心中这样想。"她将脱胎换骨，他所了解的她也就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一点。我……"然而，他来晚了，拉乌尔和她在任何时候都会交换一个会意的眼色，这个眼色将使他们回忆起瓦格纳① 协会的一个音乐会，回忆起马德普拉塔的一个傍晚，回忆起威廉·福克纳② 作品的一个章节，回忆起对马蒂尔德大婶的一次拜访，回忆起一次大学罢课，回忆起任何一件没有卡洛斯·洛佩斯参与的事情，因为那是卡洛斯·洛佩斯在四年级B班讲课，或在弗洛里达大街散步，或同罗莎利娅做爱时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这是某种绝不相干的事情，如同在奔驰中的汽车发动机，如同装有遗嘱的信封，这是某种游离于空气和他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东西，然而她同样是帕乌拉，同样是那个将睡在他的怀抱中并给他以幸福的帕乌拉。于是，皮蓝德娄③ 和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对往昔产生的妒意，在他看来是正当的和无可奈何的，因为要实现眼前的爱情，有必要体会一下对往日的妒意，他也将开始产生这

①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浪漫派歌剧作曲家。

②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小说家。

③ 路易吉·皮蓝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怪诞戏剧作家。

种妒意。他的双手时刻都能识别帕乌拉的躯体，这种生活将以眼下，以小时或天数或月份的流逝，用最细小的幻觉欺骗他，直至插入拉乌尔或其他任何一个人，直至出现她的母亲或者一个弟兄或一个昔日的同学，或者只是简简单单的一页书，笔记本上的一个记录，而更糟的是，直至帕乌拉作出一个旧日的表情，面带一种不可捉摸的情感，或者是在她走过任何一处房子前或看见一副脸孔或一幅画时所引起的对往事的联想。如果有一天他真正地爱上了帕乌拉——因为现在还没有爱上（“现在还没有爱上，”他想，“现在仅仅是想同她睡觉，同她生活和待在一起。”）——那么，时间便会把它那无情的面孔暴露给他，便会宣布过去的不可逾越的空间；在那里，手和言词毫无意义；在那里，朝驾驶舱扔螺丝帽毫无用处，因为扔不到也破坏不了；所有的通道都被一堵空气的墙所阻隔，一切亲吻得到的回报都是镜子的不可忍受的嘲弄。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周围，帕乌拉和拉乌尔坐在靠镜子的各一端。当他的声音从这边和那边混合在他们的声音之中时，如同一个离心的分子进入到他们那轻轻地联结在一起的、在空中抑扬顿挫的整个声音领域。他可以去占据拉乌尔的座位，可以取代拉乌尔而不失去他的自我，他如此盲目如此绝望地奔跑，以致使看不见的墙被击成碎片，为他敞开一条路，他拣起帕乌拉过去的一切，一个拥抱把她永远放在自己身边，占有她的处女权，她的青春，同她共享一生中的初次欢乐，以这种方式接近青年，接近现在，接近没有镜子包围的气氛，与她一道走进酒吧，一道坐在桌子旁，如同对待一个朋友似的向拉乌尔打个招呼，同他们一道谈话，和他们一同观看，他感觉到背部的另一个空间，那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未来，然而，过去的事情都是他们的，在这种包围着他们的时间的气氛中，但愿他不是围绕着帕乌拉的可笑的水泡，因为过去帕乌拉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在未来，共同的生活也没

有力量将她全部归他所有，让她真诚地对待他，并使她永远属于他。

“是的，值得羡慕。”帕乌拉说着把手放在洛佩斯的肩上。“啊，哈迈卡·约翰醒来了，您那星辰的身体运行在遥远的区域。”

“你们把谁叫瓦尔孙戈？”洛佩斯问。

“希耶塞京。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称呼他，拉乌尔很悲伤，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我们常去听他演奏，他能弹奏一曲非常漂亮的贝多芬的曲子。”

“是的，我也听过一两次。”洛佩斯说。（不过，这不是一码事，不是一码事，他们各坐一端，镜子……）他狂怒地摇了摇头，并向帕乌拉要来一支烟。帕乌拉向他靠近，但是，并不过分，因为特雷霍先生不时地看着他们，她对他笑了笑。

“看你神不守舍的样子，在想什么呢。你伤心？你烦恼？”

“你别犯傻了。”洛佩斯转而对拉乌尔说，“您不觉得她非常傻气吗？”

37

“不知道，他一点也不发烧，但是，我有些不放心。”克劳迪娅说，她一面看着正在追逐佩西奥的豪尔赫。“当我儿子不再要吃饭后甜食时，这就说明他胃里有毛病了。”

在梅德拉诺听来，这些话似乎是一种责备。他气恼地耸

了耸肩膀。

“最好让大夫看看，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不，这简直是荒唐透顶。洛佩斯满嘴是理，他应该想办法来结束这荒唐的局面。”

“我得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在寝舱里放这些武器。”梅德拉诺心中想，他非常明白克劳迪娅为什么面带茫然与怀疑的神态而闭口不语。

“很可能他们会什么事也办不成。”过了一会儿，克劳迪娅说，“铁门是推不开的。不过，您不要担心豪尔赫，可能是昨天的不舒服对他还有影响。您去给我搬个躺椅来，我们找个阴凉地方。”

他们在远离特雷霍太太的地方坐了下来，这好像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社会优越感和让她听不见他们的谈话。阴凉的地方在下午四点钟很凉快，微风习习，有时吹得缆索嗡嗡作响，吹乱豪尔赫的头发，豪尔赫正在起劲地同耐心的佩西奥一道玩交手游戏。在谈话中，克劳迪娅隐约觉得梅德拉诺在反复思考自己的主意，他一面评论普雷苏蒂和费利佩的节目，心中却继续想着高级职员和医生。克劳迪娅笑了笑，对男性的这种固执感到很开心。

“奇怪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谈到这次横渡太平洋的旅行。”她对他说，“我已经发觉，谁也不提日本。就连不起眼的麦哲伦海峡或者可能的中途停靠港口也不提。”

“那是遥远的未来。”梅德拉诺苦笑了一下说，“对于有些人的想象来说，那是十分遥远的，对于您和我来说，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没有任何事情表明我们到不了。”

“对。不过，这有点像死亡。没有任何事情表明我们不会死，然而……”

“我讨厌隐喻，”克劳迪娅说，“除去那些历史流传下来的隐喻，当然不是所有的。”

费利佩和长毛绒在甲板上排练一系列节目，为得是在晚会中露一手。驾驶舱上一个人也没有。特雷霍太太狠狠地把几根黄毛线针插进毛线团中，卷起了毛线织物，彬彬有礼地打了个招呼，便和和气气地走开了。梅德拉诺放眼在空间扫视一番，最后停在一只猛禽的嘴巴上。

“去日本也好，不去日本也好，我绝不懊悔上了这艘该死的马尔科姆号。多亏它我才认识了您，认识了那只鸟，认识了那些肥皂沫一般的浪花。我觉得如果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就不会接受有的恶时辰更是必要的这种说法了。”

“还认识了堂加洛，特雷霍太太，以及另外一些同样尊贵的旅客。”

“我在说正经的，克劳迪娅。我在船上并不愉快，这是我原来没有料到的事。我为这次旅行做的一切准备，都是把它当作看完一本书之后再去裁开另一本新书时的间歇。可能的话，我们要使这次旅行成为一个无人之境，让我们在这里治愈自己的伤口，增进饮食，养精蓄锐，清洗头脑，以便轻松地进入新的一年。然而，结果恰恰相反，这个无人之境同我们刚刚离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样儿。”

“任何地方都可以把问题弄清楚的。”克劳迪娅说，“但愿我对您昨晚所说的和您现在能想到的事情有同感……我对我生活在这里或那里并不十分担心。我的生活如同冬眠，几乎与世无关，我活着只是为了成为豪尔赫的影子，当他晚上胆怯地在黑暗中摸索时，我便把我的手伸向他。”

“是的，不过这也太过分了。”

“在外人看来，或者拿母亲的忘我精神来衡量，是这样的。问题在于除了是豪尔赫的母亲，我还是一个女人。我已经

告诉过您，我的婚姻是一个错误，然而躺在海滩上晒太阳时间太长也是一个错误。过分漂亮或者过分幸福，都有错……这里讲的都是结果。无论如何，我的过去充满了美好的事物。为其他一些同样美好或者必要的事物而牺牲了这些事物，这使我永远不能自安。您要是让我在勃拉格①和毕加索之间进行挑选，我选的是勃拉格，我了解他（因为我正在思考他的一幅画），但是，没有这位可贵的毕加索的画挂在我的客厅，我又多么难过……”

她淡然一笑，梅德拉诺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胳膊上。

“什么也阻止不了您担当比豪尔赫的母亲更重要的角色。”他说，“独身女人为什么几乎总是丧失活力，自暴自弃？她们由我们拉着手奔跑，我们则因为她们为我们指路便以为自己在跑，难道是这样的吗？您似乎不像别的许多女人那样，承认母性是您唯一的职责。我敢肯定您能够做您想做的一切，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噢，我的愿望。”克劳迪娅说，“最好还是不要有愿望，许多愿望都要予以消灭。也许这样……”

“这么说，继续爱您丈夫就足以毁掉您吗？”

“我不知道我是否爱他。”克劳迪娅说，“有时候我觉得从来没爱过他。我非常容易摆脱他。比如，跟您摆脱贝蒂娜一样。我觉得我知道您以前并不爱她。”

“那么他呢？他就这样让您走掉，从来没有试图与您言归于好吗？”

“噢，他每年参加三次神经学专业会议。”克劳迪娅毫不怨恨地说。“在离婚问题还没有解决以前，他已经在蒙得维的亚有了个女朋友。他告诉我女友的事，是为了打消我的一切顾

① 乔治·勃拉格（1882—1963）：法国画家，同毕加索一道创立立体画派。

虑，因为他准是怀疑这个……我们叫做负罪感的东西吧。”

他们看到费利佩怎样从右舷楼梯上来，同拉乌尔会合后，两人又顺着走廊向远处走去。贝娃走下楼梯，坐到她母亲的躺椅上。他们朝她笑了笑，贝娃也冲他们笑了笑。可怜的姑娘，老是这么孤独。

“待在这里很不错。”梅德拉诺说。

“噢，是的。”贝娃说，“我已经忍受不了这太阳了。不过，我也喜欢晒一晒。”

梅德拉诺正想问她为什么不游泳，然而却谨慎地忍住了。“这也许是多管闲事。”他想，同时也为中断谈话而恼火。克劳迪娅问起有关豪尔赫在餐厅捡到一个带扣的事情。梅德拉诺点燃一支烟，把身子往躺椅里坐得更深些。负罪感，空洞的话语。负罪感。似乎像克劳迪娅这样一个女人还会……他正眼望着她，见她在笑。贝娃开心起来，把椅子朝近挪了挪，一副自信的样子。她终于开始一本正经地同大人谈话。“不，”梅德拉诺想，“这不能叫负罪感。一个男人丢掉像她这样一个女人，那是真正有罪的。也许他的确不爱她，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观点去评判他呢。我觉得我真的敬佩她，她越是表白心曲和谈论自己的弱点，我越觉得她坚强和贤惠。我不相信这是含碘的空气……”他只须用一秒钟回忆（甚至根本不是回忆，早在一切形象和一切话语之前，她就成了他的性格，他的永恒的全部的人生的一部分）以前熟识的那些女人，刚强的和羸弱的，前面走的和后面跟的，便会有十分的把握去赞美克劳迪娅，获知她就是他要选择的领路人，从而向她伸出手去。然而前进的方向是不确定的，许多事物如同大海、太阳和吹拂着缆索的微风一样，在外部和内部跳动。一种神秘的目眩，一声相遇时的惊叫，一种模糊的确切。似乎随后降临了某种既可怕又美好的东西，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一个巨大的跳跃或者一个不可更

改的决定。在这种犹如音乐似的混乱与他的香烟的日常滋味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无法估算的裂痕。梅德拉诺测量了那道裂痕，仿佛它是自己尚待跨越的一段可怕的距离。

“攥紧我的手腕，”长毛绒吩咐说，“你没看见，如果你脱了手，我们就没命了。”

拉乌尔坐在楼梯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排练的各个环节。“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他心想，他佩服长毛绒举起费利佩使他在空中划个半圆的那种方式。他钦佩阿蒂利奥的力气和敏捷，然而他那荒唐的游泳衣在一定程度上却损害了他的艺术造型。他有意将目光停留在他的腰部，停留在他那布满雀斑和红色汗毛的前臂，但是，他不愿正眼看费利佩，费利佩紧绷着嘴唇（他大概有些害怕），保持着头冲下的姿势，与此同时，长毛绒稳固地挺立着，叉开双腿，以便在船的摆动中保持平衡。“嘿！”长毛绒如同博埃多马戏团表演平衡技巧的演员一样大喝一声，费利佩脚尖点地站住了，他急促地喘息着，佩服他的同伴的力气。

“你要记住身子不要太僵硬。”长毛绒深深地喘着气，劝告说，“你身子越柔软，效果就越好。现在我们来做叠罗汉，注意我喊嘿的时候。嘿！不对，孩子，你没看到这样容易扭伤手腕吗。怎么搞的，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如果鲁西托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那种效果了。”

“你想怎么样呢，谁也不能一下子把什么都学会的。”费利佩不悦地说。

“得，得，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你老是把身子绷得僵硬。使劲的是我，你应该跳起来。你知道吗，当你踩着我的后颈时，我的皮肤都起皱了。”

他们做过叠罗汉，在做澳大利亚式跳跃中失败了，后以一

连串的鲤鱼打滚式作补偿，就连相当心烦意乱的拉乌尔也使劲鼓起掌来。长毛绒谦恭地笑了笑，费利佩则认为这种训练足够应付晚上的活动了。

“你说得对，孩子。”长毛绒说，“如果你训练太多，过后你会全身疼痛的。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一杯啤酒吗？”

“不，最好晚一点再说。现在我要去冲洗一下，我全身湿透了。”

“这很好，”长毛绒说，“出汗可以杀死细菌。我去喝一杯吉尔梅斯白啤酒。”

“奇怪，对于他们来说，一杯啤酒几乎总是一杯吉尔梅斯白啤酒。”拉乌尔自言自语道。然而，他这样想是为了排除费利佩也许会慎重地谢绝邀请这样的希望。“谁知道呢，也许他现在还在生气呢。”长毛绒走到他身旁说了一声“请原谅，年轻人”，带来一股几乎看得见的洋葱味。拉乌尔一直坐等费利佩肩搭红绿条纹的毛巾上了楼梯。

“简直是个大力士。”拉乌尔说，“今天晚上你们要大出风头了。”

“嗨，算不了什么。我现在还感到难受，时不时地有些头晕，不过，最难的事情由阿蒂利奥做。天气真热！”

“冲个淋浴，你就又有精神了。”

“当然，这最好。那么，您今天晚上做什么呢？”

“啊，现在还不知道呢。我得跟帕乌拉谈谈，好歹总得做点有趣的事情。我们有在最后时刻来点即兴表演的习惯，结果往往不好，不过，人们并不十分在意。你全身湿透了。”

“自然，练了这么久……你们真的不知道该表演什么吗？”

拉乌尔站起身来，两人一道在右舷走廊里行走。费利佩似乎应该从另一个楼梯上去，以便直接回他的寝舱。这当然是一

码事，只需穿过中间走廊就可以，不过，最合理的路线是从左舷的楼梯上去。这也就是说，如果他从右舷上去，可以推测他是有意识要同拉乌尔说话。这说不准，然而却是有可能的。他没有生气，虽然他避而不看他的眼睛。拉乌尔紧随着他在阴暗的走廊里行进，眼睛看着那条搭在他肩上遮住他部分脊背的毛巾的鲜艳条纹，心想要是有一阵大风可以吹得它像车夫的披风一样上下飘动。他的赤脚在漆布地面上留下了淡淡的湿印。来到过道之后，费利佩转过身来，把一只手倚在隔墙上。他又一次作出了这同一种姿态，对自己将要说的话和怎样去说表现出了同样的犹豫。

“得，我去洗个淋浴。您干什么呢？”

“噢，我到床上躺会儿，只要帕乌拉不那么厉害地打鼾。”

“您不是跟我说她打鼾吧，她还是个小姑娘呢。”

费利佩脸一下子红了，意识到他当着拉乌尔的面提到帕乌拉会感到慌乱，意识到拉乌尔在取笑他，意识到归根结底女人也会像许多人一样打鼾，意识到在拉乌尔面前表现出惊讶等于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睡着的女人和躺在床上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然而，拉乌尔只是望着他，没有丝毫嘲笑的意思。

“她当然会打鼾。”他说，“不常打，但是，有时睡午觉时打。如果身边有人打呼噜，那就没法看书。”

“是的。”费利佩说，“得，如果您愿意到寝舱来聊一会儿，我稍微冲洗一下就行了。没有别人，老头到咖啡馆看杂志去了。”

“行啊。”拉乌尔说，他也学会了智利人的表达方式，并回想起了在智利山区度过的那幸福的几天。“那你得让我抽你的烟丝，我的烟丝盒放在寝舱里了。”

他的寝舱距走道只不过四米远，然而费利佩接受了他的要

求，仿佛这要求是几乎必不可少的，是使局面臻于完美的一个姿态，是事情完全顺利进展的前提。

“这侍者是一流的，”费利佩说，“您看见他出入您的寝舱了吗？我一直没有看见，不过，人刚一回来便会感到一切都很舒服，床已铺好……您等着我给您拿烟丝。”

他把毛巾扔进一个角落，打开风扇。他一面寻找烟丝，一面表白他非常喜欢寝舱里的电器，说卫生间的设备和灯光都令人称奇，一切都想得那样周到。他背对着拉乌尔，俯身在斗橱的下边抽屉里寻找烟丝。他找到了，将烟丝递过来，然而拉乌尔不理会他的举动。

“怎么啦？”费利佩伸着胳膊问。

“没什么。”拉乌尔回答，没有接烟丝。“我正在看你。”

“看我？别开玩笑了……”

“有这么一副好躯体，你大概已经征服了不少姑娘。”

“噢，别开玩笑了。”费利佩又说，他手拿烟盒，不知所措。拉乌尔接过烟盒，同时也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拉了过来。费利佩猛地挣脱开来，但并没有后退，似乎茫然多于恐惧。当拉乌尔向前跨出一步时，他木然地站着，目光低垂。拉乌尔将手放在他的肩头，然后慢慢地移向臂膀。

“你全身湿透了，”他说，“你去好好洗一洗。”

“是的，这样更好。”费利佩说，“我很快就出来。”

“敞着门吧，这样我们可以聊天。”

“不过……对我来说无所谓，不过，要是老头进来……”

“你以为他会怎么想？”

“这个，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那有什么关系。”

“不是这个意思，不过……”

“你怕羞吗？”

“我？我有什么羞好怕的？”

“我看是这样。如果你怕你爸爸会怎么想，我们可以闩上舱门。”

费利佩无话可说。他犹豫着走向门口，闩上舱门。拉乌尔等待着，一面慢慢地装烟斗。他见费利佩瞧瞧斗橱，看看床铺，似乎在找什么东西，这是为了争取时间作出决定的一个借口。他从斗橱里取出一双白袜子，一条短裤，然后放在床上，但随即又拿起来，带进卫生间，放在喷头旁边一只镀镍的矮凳上。拉乌尔已经点燃烟斗，正注视着他。费利佩打开喷头，试试水温。随后，他当着拉乌尔的面迅速脱下裤衩，即刻站到喷头下面，似乎在寻求水的庇护。他开始用力擦肥皂，不朝门口看，嘴里吹着口哨。由于水流入口中和急促的呼吸，口哨声时断时续。

“说真的，你的身材美极了。”拉乌尔说着站到镜子跟前，“许多像你这样年龄的小伙子还不太明白自身是怎么回事，但是你……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过许多像你这样的小伙子。”

“是在俱乐部里？”费利佩说，他也不可能想到别的事情。他继续面对着他，因为出于羞怯，他不肯将背对着他。有什么东西在他头脑里嗡嗡作响，是击打着他的耳朵并钻进他的眼睛的水，或者是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是一种剥夺了他的意志和嗓音的巨响。他继续机械地擦着肥皂，然而他是站在水下面的，水冲走了泡沫。如果贝娃知道……这一念头的后面，似乎在一个无限遥远的距离外，他想到阿尔费耶里；想到阿尔费耶里可以是这位坐在这里抽烟、像士官们看着赤身裸体的新兵一样看着他或者像恰卡斯大街那位让他闭目伸臂向前走的医生一样看着他的拉乌尔。他终于自言自语地说，“阿尔费耶里（然而，

不，不是阿尔费耶里）可能在嘲笑他的笨拙，突然间，他非常痛心自己如此愚蠢，他一把关死喷头，认真地擦起肥皂来，愤怒地柔搓着，让腹部、腋下、颈部积满了成堆的白色泡沫。现在几乎不怕拉乌尔看了，说到底，这是在男人之间……不过这是自欺欺人，他在擦肥皂时避免某些动作，尽量挺直身子，始终保持着正面，尤其在洗胳膊和胸部、脖子和耳朵时非常注意。他将一只脚蹬在绿色马赛克砌成的浴缸边上，稍稍弯下腰去，开始在脚踝和腿肚子上擦肥皂。他觉得自己似乎洗了好几个小时。淋浴未给他带来任何快意，但是，却没有勇气关死龙头，走出浴缸，擦干身子。最后，他终于直起腰来，头发搭拉在眼睛上，拉乌尔已经从一个衣钩上取下毛巾，为了不踩在溅满肥皂沫的地面，他站在远处把毛巾递给他。

“现在，你感觉好多了吧？”

“的确。运动之后冲个淋浴很舒服。”

“是的，尤其是在训练结束之后。今天，你没有明白我说你有副好身材的意思。我想问你，你是否喜欢女人们对你说这样的话。”

“是啊，对于一个人来说当然是喜欢的。”费利佩说，他在难以觉察的犹豫之后使用了“一个人”这个词。

“你放倒过许多女人，还是仅仅放倒过一个？”

“那您呢？”费利佩一面穿裤衩一面说。

“回答我，不用害羞。”

“我现在还年轻，”费利佩说，“怎么能说跟女人睡过觉呢。”

“我喜欢的正是这样。这么说，你至今还没有放倒过一个。”

“要说没有放倒过一个，也不对。是在妓院里……当然这不是一回事。”

“啊，你去过妓院。我以为这种场所在郊外一个也没有了。”

“有那么两三个。”费利佩说，一面站在镜子跟前梳头。“是我一个五年级的朋友给我提供的情况。一个名叫奥多涅斯的。”

“人家让你进吗？”

“当然让进。您知道我是同已经持有成人证书的奥多涅斯去的。我们去过两次。”

“你开心吗？”

“当然开心。”

费利佩熄灭了卫生间的灯，来到了站在原地未动的拉乌尔身边。拉乌尔听到费利佩打开一个抽屉，正在寻找衬衣或鞋子。他在潮湿的昏暗中又站了一会儿，扪心自问为什么……然而已经不值得提此问题了，于是走进寝舱，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费利佩已经穿上一条白裤子，他的上身仍然光着。

“如果你不喜欢咱们谈女人，告诉我一声就是了。”拉乌尔说，“我本以为你已经到了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年龄。”

“谁说过我不感兴趣？您可真是个怪人，现在您使我回忆起一个我认识的人……”

“他也跟你谈女人吗？”

“有时候谈。不过奇怪的是……有怪人，是吗？我不是想说您……”

“对于我，你不必有顾虑，我料想有时候我会使你觉得奇怪。因此，你认识的那位……跟我谈谈他吧，总之，我们可以一同抽烟。你愿意的话。”

“当然。”费利佩说，穿好衣服之后便感到心里踏实多了。他穿一件蓝衬衣，下摆敞在裤腰外边，取出了他的烟斗。他坐在另一把扶手椅上，等待着拉乌尔给他递过烟丝来。他有

一种危险已经过去的感觉，似乎刚才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场虚惊。现在他意识到整个时间已经收缩，几乎凝聚，他等待着拉乌尔做某种从未做过的事，说某种从未说过的话。他几乎想笑，在笨拙地装好烟斗后，用了两根火柴才将它点燃。他开始讲述阿尔费耶里的事情，讲述阿尔费耶里的奸诈以及他怎样把律师的老婆弄到手。他挑选自己记得的事讲，如同拉乌尔一样只讲女人的事情，他没有讲比亚纳和弗雷利奇的事情，因为阿尔费耶里和奥多涅斯的事情已经够他讲好一阵子了。

“当然，这样的事情需要很多钱。女人们希望男人把她们带去跳舞，一同乘坐出租汽车，还要付旅馆费……”

“如果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这一切，我都可以给你办得妥妥帖帖，你信吗。等我们回去后你就知道了。我答应你。”

“我敢肯定，您准是有一套豪华公寓。”

“是的，在你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提供给你。”

“真的？”费利佩几乎吃惊地说，“那好极了，这样，一个男人虽然没有多少钱也可以领走一个女人……”他脸红了，咳嗽了几声：“好了，我觉得我们会有一天尽兴地玩玩的。这也不是您所……”

拉乌尔站起身来向他走近，用手抚摩他那湿淋淋的几乎黏在一起的头发。费利佩挪动了一下身子，以便将头闪开。

“行啦，”他说，“您会弄乱我头发的。如果老头子进来……”

“我想你已经锁上门了。”

“是的，但这是一码事。放开我。”

费利佩脸颊发烧。他试图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但是，拉乌尔的手搭在他的肩上，又使他安定下来。他再次轻轻地抚摩着他的头发。

“你是怎么看我的？实话告诉我，这没关系。”

费利佩避开他的手，站起来。拉乌尔垂下了胳膊，作出甘愿挨打的样子。“如果他打了我，我就占有了他”，他这样想。但是，费利佩倒退了一两步，失望地摇了摇头。

“放开我，”他声音极微弱地说，“你们……你们都一样。”

“你们？”拉乌尔微微一笑。

“是的，你们。阿尔费耶里是这样，你们全都这样。”

拉乌尔仍旧微笑着。他耸耸肩膀，向门口走去。

“你太神经过敏了，孩子。一个朋友抚摩另一个朋友有什么不好的？握手和抚摩头发有什么区别？”

“区别……您知道有区别。”

“不，费利佩，你不信任我，是因为你认为我想成为你的朋友是件怪事。你不信任，你欺骗我。如果要我说心里话，我就说，你像个娘儿们。”

“好吧，您现在就把我跟她们往一块儿扯吧。”费利佩说着向前走了几步。“我欺骗您？”

“是的。我觉得你有点儿可怜。你的骗术太差，骗人也得慢慢学，你现在还不行。我也到下面去了一趟，从一个类脂物的口中知道的。你为什么告诉我你是同那个小的在一起？”

费利佩作了个鬼脸，似乎在否认问题的重要性。

“我可以容忍你许多不良习惯，”拉乌尔低声说，“你不喜欢我，或者你认为与我交朋友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或者你怕别人往坏处想，这些我都能理解……可你不该骗我，费利佩，即使是在那么件小事上。”

“可那根本没有什么不好。”费利佩说。他违心地受到拉乌尔声音和眼睛的吸引，拉乌尔的眼睛盯着他，似乎想得到某种额外的东西。“说真的，这是因为我生气你们昨天不带我

去，我当时想……好吧，我自己去，我在下面所干的是我个人的事情。所以，我没有说实话。”

他突然转过身去，走近舷窗。拿着烟斗的手软绵绵地低垂着，另一只手抚弄着头发，从而使肩膀稍稍呈弓形。有一阵，他害怕拉乌尔指责他做了某件他说不准的事情，任何事情，例如他曾想和帕乌拉调情之类的事情。他不想看他，因为拉乌尔的眼睛会伤害他，让他哭，趴在床上哭。他在这位虎视眈眈的男子面前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和赤手空拳。背对着他，他感到他在缓慢地向他走近，他知道拉乌尔的胳膊随时都可能有力地抱住他，他感到痛心已经变成恐惧，但在恐惧的背后他似乎希望继续等待，希望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拥抱，在这种拥抱中，拉乌尔会放弃全部优势，仅仅成为一个乞求的声音和一双狗一般温顺的眼睛，并被他所战胜，尽管是拉乌尔拥抱着他。突然间，他意识到角色已经改换，现在是由他来主宰一切。他突然转过身来，看到拉乌尔正伸出双手向他的下身摸索，脸上显出一副混杂着笑意和哭泣的歇斯底里的笑相。这是一种发出尖利而哽咽的哭声的笑，一脸怪相、眼泪和嘲弄。

拉乌尔用手指摩挲费利佩的脸，不止一次地等待着费利佩打他。他看到费利佩举起拳头，便一动不动地等待着。费利佩双手捂住脸，弯下腰来，纵身一跳窜出好远。他毅然来到门口，把门打开，站在那里等候。拉乌尔走过他身边，看也不看他一眼。门哐啷一声在拉乌尔的身后关上了。

G

也许需要休息，也许在某一时刻蓝色吉他手垂下胳膊，吉他那个富有性感的音孔停止鸣响，而余音也渐渐消失，此时音孔如同一只被丢在床上的手套一样变得空洞无物。在这冷落和困倦的时刻（因为休息是失败的婉辞，做梦是生活中无孔不入的假面具），这一被毕加索轻蔑地画在给阿波里奈尔的画上的几乎拟人化的形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喜剧性的特征，然而，当重新拨响琴弦时，这一静止状态将再次变得喧嚣不止。但是，让我们想一想现实中的事情：吉他，音乐，开向南方的船只，如同笼子里的白鼠一般反复踏步的女人和男人。是什么样的反面布纹可以产生超出正在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最后时刻的怀疑，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达到现实与梦幻的联结，在这里，动物神话撕裂了绵羊的皮，在这里，佩西奥在其星辰的梦幻中见到了第三只手，这第三只手紧握住没有琴体与琴弦的比韦拉琴，在一个硬如大理石的空间镌刻下为其他听觉所谛听的一种音乐。理解臆想中的吉他是不舒服的，正如理解臆想中的物质的不舒服一样，然而，臆想中的物质已经刊登在专业会议的报纸和通讯上，臆想中的铀，臆想中的硅，这两种元素在夜晚闪闪发光，想象中的第三只手以无所畏惧的挑逗行为将瞭望者撤出他的瞭望岗。推测一种臆想中的阅读，一种臆想中的存在，一种臆想中的蚂蚁，也是不舒服的，这第三只手击打阅读者的眼镜和他的评判，从书架上撤下书籍，发现了镜中形象的原理，那是一种对称的和魔鬼般的映像。这种臆想中的我和

臆想中的你就在那里，那么，当德国和法国两军对垒之时，我们和满意的现实又能怎么祥呢，现在，在我们头顶上停歇着臆想中的星星的阴影，现在，在爱情的怀抱中我们感到了臆想中的爱情的眩晕。这并不是因为否定了宇宙的旋转（为什么臆想中的宇宙就必须否定呢？），而是第三只手表现出了它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等待着人的出生并得到欢乐！

以某种方式扑倒在大草原上，钻进一只肮脏的口袋或者是被一匹受惊的马摔落在地，佩西奥面朝星辰，感到正在接近一种不成形的然而逐渐变得完美的东西。此时，他同那位扬起粉墨面孔从帐篷的黑洞口看天的小丑一模一样。小丑并不知道他与天空有什么联系，佩西奥也不知道这种撞击在他圆睁的眼睛上的黄色石块是什么东西。正因为他不知道，才使他感到一切都是那样地激烈，南方夜晚闪亮的光片以其星斗的十字交叉形和圆规形的方式缓慢地转动着，他的耳朵中渐渐灌进平原的声音，牧草萌芽的吱吱声，穿行在露水间的蛇的可怕嗞嗞声，被想看月亮的愿望所刺激的兔子的轻轻弹跳声。他预感到草原上神秘清脆的响动，含泪观看一片与人无关的新土地，这片土地如同野马、飓风和差距一样排斥着人类。他的感觉渐渐离他而去，他跌倒和滚动在黑色的平原上；现在他已经不看、不听、不闻、不触动，他已经超越自我，走开，解脱，像一株挺立的树，痛苦地观望这混乱的一切，晶体得以凝聚和组合，这正如美洲形成时的第一个夜晚。已经神秘形成的阴影不会将他怎样，他周围的新陈代谢已经不能影响到他，他看到了连续不断的可怕流产，犰狳，长毛马，利齿如角的老虎，以及泥石流一般纷纷落下的石头和泥块。不可移动的石凳，是身体和灵知进化的无动于衷的见证，一只巨翅雄鹰翱翔在开阔的无止境的银河系，用它那疾眼观看着妖魔和洪水，田园场面或百年火灾，岩浆，硅铝层，陆地的沧桑变迁，质獏岛的形成，南方的大地

震，山岭在难以忍受的裂变中横起一道安第斯山脉，佩西奥一秒钟也不能休息，他不明白左手的这种感觉是冰川时期的撞击与轰鸣，或者仅仅是一条晚间出来寻找温暖的小肉虫。

拒绝大概是困难的，哪能拒绝这种使他陷入其中的不堪忍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顽固地拒绝眨巴眼睛，拒绝站起身来走向路旁，拒绝重新迅速长成自己的躯体，重新闯出新的道路，重新处在1950年稍后一点的一个夜晚，在那里，他将看到警车闪着红灯呼啸而来，卷起一团烟尘。他紧咬牙关（但他想这也许是一道山岭在诞生，它在挤碎玄武岩和粘土），让自己头脑发昏，让自己像虫豸一般行走或者感到一道瀑布在他窒息而模糊的躯体上流动。一切创造物全都被破坏，石头在空间飞舞，无名称的动物从高处摔下，四脚朝天咯咯划动，科伊槐树爆裂成碎片，混乱的欢乐在嚎叫和变形中挤压、喷发和消灭。这一切所剩下来的应该是什么？仅仅是潘帕斯草原上的一处遗址，一个爱嘲讽的杂货店主，一个被追踪的可怜的加乌乔，还是一个身处卑位的将军？这种魔鬼般的巨大变动的终结，不过是一场足球冠军赛，一个自杀的诗人，建立在街角上和藤忍冬下的一种苦涩爱情。星期六的晚上，是光荣的总结，难道这就是南美洲的吗？我们每日的每种表情仍在重复那未曾解决的混乱吗？把现在应做的事情放在一个无限期的将来，那是一个崇拜死亡的时间，倾向厌烦和好梦难成的时间，倾向于因吞食过量南瓜和灌肠而产生的恶梦的时间，我们在企图寻找共存的两种命运吗？我们想成为在乡间小道上自由奔跑的印第安人，同时又想成为开着最新式汽车驰骋在高速公路上的职业赛车手吗？我们躺在密实而无用的平原上，面对星空，我们想秘密地拒绝历史的时间吗？我们改变面孔并发表空洞的议论，又用这种空洞的议论掩盖致意军阀的手，掩盖大事记的庆祝活动，在这种未曾勘明的现实中，我们选择了臆想中的幻觉，选择了

臆想中精神的臆想中物质，选择了臆想中阿根廷化的臆想中物质，由于断然拒绝接受时代所要求经受的这种命运，同样能拒绝走一条战胜者和战败者所走的路吗？我们不如摩尼教徒，不如享乐主义者，我们能代表土地的变化莫测的未来吗？能代表它那隐藏在路旁的嘲讽的虫蛹吗？能代表灵魂和肉体的臆想中的时间吗？能代表廉价的容易吗？你没有干预，是因为不想从中取利吗？不想知道命运的命运，当我们听到每句夸张的言辞，读到每篇哲学札记，看到每场动人心弦的冠军赛，我们能不唾弃吗？生命的臆想中的物质能像针织桌布一样精密吗？能像赛诗会一样文雅吗？能像纪念章一样有意义吗？能像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或罗萨里奥市或土库曼市的每个小区里的会员俱乐部和体育俱乐部一样热闹吗？

38

此外，赛诗会总是使梅德拉诺这位嘲讽的参加者感到高兴。这个主意是他陪伴过克劳迪娅和豪尔赫之后，在下甲板时想起来的，因为当时豪尔赫突然说要去睡午觉。他心想，雷斯特利老师发起组织一个船上艺术晚会，倒不如组织一个赛诗会。因为它比一次单纯的艺术晚会更高尚、更富教育意义，这样还可以使一些人拿别人来开开玩笑。“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船上举办一次赛诗会。”他想着，疲倦地倒在躺椅上，慢慢抽出一支烟来。他有意观看周围的事情，因为一旦放弃观看，他便会想到克劳迪娅的形象，想到她的轻声细语，她那手的模样，她那保持沉默或说话的简单而几乎必要的方式。卡洛斯·洛

佩斯此时从左舷的楼梯口探出头来，眼花缭乱地望着下午四点钟的海平线。其他旅客已经离去，驾驶舱上仍旧空无一人。梅德拉诺闭上眼睛，暗自思忖会发生什么问题。当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在礼节性的掌声中告终、观众四散走开时，这一天的日子便圆满结束，钟表将开始它的第三天行程。“仍是那些通常的标志，一种没有多大用处的类推的那种令人厌烦的事情。”他心想。第三天，是履行诺言的一天。最严酷的事实是可以预知的：船尾的门也许会为来访的男人们自动打开，也许洛佩斯要在拉乌尔和他本人的支持下履行自己的威胁性诺言。由暴怒的堂加洛统帅的和平支队已经成立；但是，从现在开始，前途却是模糊的，道路分成两股或者三岔……“情况会好起来的。”他想，不知为什么他感到很满意。这一切都滑稽可笑，其实只不过是一场闹剧，但他同样感到忧心忡忡。他宁肯重新想象克劳迪娅的面容，想象她在寝舱门口同他的告别，他觉得她的脸上似乎有一种隐约的不安。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宁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尽管他很愿意继续同她待在一起，一块儿守护酣睡中的豪尔赫，低声谈论任何事情。他又一次被一种空虚、混乱的灰色感情征服，他想干一点事情，但又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他想组合一副在桌子上被摔成千百块的智力游戏图。另一个很简单的比拟，他把生活想象成一副智力游戏图，每一天便是那一个个带有一片绿色、少许红色和一点点灰色的小木块，然而，全都是那样混乱和不成形状，日子是那样地混杂，一部分过去的日子像一根刺似的扎入未来的日子，眼下的自由也许没有先前和今后，然而，他的生活由于过分自愿的分配而贫乏，根本没有美好回忆和憧憬。现在不应当是这样，然而，只有现在，当许多个这样的现在已成为不可挽回的过去时，他才开始并不十分确信地怀疑，他的最大过错是把自由建立在虚假的忘却过去的基础上，他希望自己的每日生活都与往昔不同，

不回顾昨天也不关心明天。用这个观点看问题，他所走过的道路突然间显得是个绝对的失败。“是什么样的失败？”他焦虑地想。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生活中的胜利者，因此，对失败的概念便很少去考虑。“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他重复着这句话，让它在舌头上跳动。理所当然的。那么，克劳迪娅，那么，马尔科姆号。理所当然的。但是，他的肠胃，他的被惊吓的梦，他怀疑有某种东西向他接近，在他毫无精神准备和赤手空拳的情况下惊扰他，因而，他应该有所提防。“什么鬼东西。”他想，“习惯是很不容易抛进大海的，这真叫我绞尽脑汁。如同那次，我以为自己头脑发昏，结果诱发了败血症……”不，这不容易。克劳迪娅似乎理解他，关于贝蒂娜的事情，她丝毫没有责备之意。然而奇怪的是，梅德拉诺现在却认为克劳迪娅应该责备贝蒂娜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她毫无这个权利，更不会成为贝蒂娜的可能继承人。当他想到像克劳迪娅这样一个女人时，仅仅这个继承的念头也是对克劳迪娅的一个亵渎。因为克劳迪娅如此之好，她也许会说他是个无赖，她可能会用那双焦灼不安的眼睛看着他，平心静气地告诉他，似乎她是个同谋者，而克劳迪娅这个同谋者的指责远比法官或圣人的指责更为苦涩，更为公证，更为深刻。然而，为什么该是克劳迪娅突然为他打开时间之门，将他赤条条地驱除到时间里去，时间因而开始折磨他，迫使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反复地咬住嘴唇并希望以某种方式使这副智力游戏图重新组合，他那茫然的双手在这种游戏中循规蹈矩，摸索着寻找红色、蓝色和灰色的方块儿，双手从混乱中找出了女人的一个侧影，一只蜷缩在火旁的猫，一个神话中的老树背影。所有这一切都比四点半钟的太阳更为强烈，眯缝起眼睛隐约可见的钴色海平线，随着马亨塔·斯塔尔公司的混合船马尔科姆号的摆动而起伏。突然间，他来到了阿维亚

内达大街①，这里的树木已经长出了秋季的锈菌；他双手插在宇航服衣兜里，在行进中躲避着某种模糊的威胁。现在来到一个门厅，它很像洛拉·罗马里诺家的门厅，只是比那个更窄些，他走进一个院子——赶快，赶快，不能耽误时间——并登上一座楼梯，那楼梯很像巴黎圣米歇尔饭店的楼梯，他曾经同莱奥诺拉（她的姓他早已忘却）在那个饭店住了几个星期。房间很宽敞，里面挂满了帷幕，想必是为了掩饰不规整的墙壁，或是为了遮挡开向黑暗肮脏的院子的窗户。当他关上房门，才露出了一种十分轻松的表情。他脱掉宇航服，摘下手套，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张竹桌上。他知道危险尚未过去，这道门也不能完全保护他，只能为他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考虑其他更为安全的办法。然而，他不想思考，也没有什么好思考的；威胁十分虚泛，在空中飘浮而上，如同一团尘雾，时而远去，时而近来。他向前跨了几步，站在屋子中央。这时，他才看见一张被玫瑰色屏风遮挡着的床，一堵快要倒塌的隔板。一张杂乱的铁床，一个洗脸盆和一个水罐；是的，这里可以是圣米歇尔饭店，虽然它并不是，房间很像里约一家饭店的房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走近那杂乱而肮脏的床，而是双手插进西服衣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几乎是自然而然地需要贝蒂娜拉开一块破旧的帷幕，然后如同在肮脏的地毯上滑倒似的向他走来，在距他不足一米远的地方停住，慢慢地扬起她那被金黄色头发全部遮盖的脸来。受威胁的感觉已经消失，现在转向另一件他尚不知是否将会更坏的事情，贝蒂娜渐渐抬起那被遮挡的脸，在颤抖和飘动的头发间露出了鼻尖，嘴巴又隐没了，接着，鼻子也隐没了，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也消失在金发中。梅德拉诺或许想倒退，至少感觉到背部已经贴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西区的一条大街，两旁多树。

着门，但是，他又觉得飘浮在一种混浊的空气中，在这种气氛中，他必须使尽胸部和全身的力量，才能吸进一口气。他听到贝蒂娜在说话，因为贝蒂娜从一开始就在说话，然而她说出的话是一种持续而尖利的声响，这种声响从不间断，如同一只鹦鹉在不知疲倦地重复一系列音节和哨声。当她一摆脑袋，满头金发便摔到后面去，从她的耳朵和肩头披散下来，她的面孔离他那样近，只要稍一欠身，她那满脸泪水便会沾湿他的嘴唇。她的脸颊和下巴闪烁着晶莹的泪珠，半张的嘴巴继续吐出难以理会的议论，贝蒂娜的脸突然取代了房间和帷幕，身体继续向下沉去，他起初所看见的那双紧贴着大腿的手也不见了，此时只有她那浸满泪水的脸在房间的烟雾中飘浮，她那快要蹦出眼眶的眼珠在向梅德拉诺质问，她那彼此分开的每根睫毛和每根眉毛全都让人看得一清二楚，贝蒂娜的脸是个无限的世界，这个固定而又颤抖的世界展现在他眼前，使他无法摆脱，声音如同一条带子继续从她口中吐出，那是一种粘稠的物体，其含义非常明确，虽然他一句也听不懂，然而那意义非常明确和肯定，他突然间全都明白了，威胁终于具体化和有了结果，最终，在此时此地他感到了恐惧。梅德拉诺气喘吁吁地看着贝蒂娜的脸，她并没有向他走近，他却觉得她的脸渐渐地贴到自己的脸上，他认出了她的面孔，他早已熟识她下巴的曲线，她的眉梢，她的鼻子与嘴之间的那道优美的小沟，以及嘴唇上那纤细的绒毛。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另一个事物，那是一副与贝蒂娜相反的脸，一副饱经忧患、聚集着世界上一切痛苦的面具，它取代和践踏了一张他曾经亲吻过的普普通通的脸。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不确切的，只有他正在观看着的才是真的，这才是贝蒂娜，一个面目狰狞的贝蒂娜，面对着她，那位曾是他情人的女人渐渐消失了，正如他感到自己的消失一样，他渐渐向门口退去，然而无法摆脱那张飘浮在他眼前的脸。并

不是害怕，恐惧远远超出害怕；更确切地说，他是在忍受一种并无体质疼痛的巨大折磨，这种折磨的实质并无肌肉和神经的扭曲。他又看事物的另一个方面，这是他第一次正眼看她，贝蒂娜的脸向他展示了一面溅满泪水的镜子，一张平平常常的变形的嘴巴，一个在任性生活中的肤浅的一瞥。这一切他以前都不知道，因为恐惧剥夺了他的一切知觉，这是他以前所不理解的另一个方面，因此，当他在一声叫喊中清醒过来时，整个蓝色的大洋尽收眼底，他又一次看到了楼梯和端坐在高处的拉乌尔·科斯塔的侧影，只有这时，当他捂住脸，似乎害怕别人从他那里看到他刚刚看见的贝蒂娜的假面具，他才明白他正在听到一声回答，明白智力游戏图已经开始组合。像在梦中一样喘息，他看看自己的双手，看看他所坐的躺椅，看看甲板上的厚木板，看看船舷的铁链，他奇怪地看着这些，对围绕着他的这一切感到陌生，似乎他是另一个人。当他能够思考时（他感到全身疼痛，因为他全身都在大声说思考是又一次虚构），他才知道自己并没有梦见贝蒂娜，而是梦见了自己；真正的恐惧是在这里，然而现在，在太阳和咸味的海风之下，恐惧将被遗忘，将被再次抛到一边，给他留下来的仅仅是一种感觉，他感觉到他的生命和躯体、过去和现在中的每一个因素都是虚假的，这种虚假就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虚假等待着抓住他的手，再次把他带向酒吧，带向第二天，带向克劳迪娅的爱情，带向一直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蒂娜的那张微笑而痉挛的脸。他正在看的这个白天是假的，因为看见这个白天的人是他；外面的事物是假的，因为他内心深处是假的，是他有生以来一点一点地捏造出来的。他刚刚看见那张普通的真正的脸，然而，所幸的是，啊，所幸的不过是一场恶梦。他恢复了理智，注满润滑剂的机器开始思考，连接杆和轴承上下摆动，接受和输出力量，准备看得出满意的结局。“多么可怕的梦。”

加夫列尔·梅德拉诺心中琢磨，一面寻找香烟，这种塞满米西奥内斯①烤烟的圆柱状纸筒，花五个比索便可以买二十支一盒。

太阳晒得受不了的时候，拉乌尔回到寝舱，帕乌尔正仰面躺在那里睡觉。拉乌尔想尽量不弄出声响，他喝了少许威士忌，便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帕乌拉睁开眼，朝他笑了笑。

"我刚才梦见你，不过你的个子很高，穿一身不合体的蓝衣服。"

她直起身，将枕头折叠起来以便倚靠。拉乌尔想到了古意大利的埃特卢里亚棺材②，也许因为帕乌拉看着他，仿佛依然沉浸在梦中似的带着一丝笑意看着他。

"可我梦见你的脸色非常好，"帕乌拉说，"真好像你快要作出一首十四行诗或者一首十一音节八行诗。我知道，因为我认识的诗人写诗之前都有这种神色。"

拉乌尔又厌烦又快活地叹了口气。

"多么荒唐的旅行。"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大家都将粉身碎骨，包括这艘船在内。不过，你不会，说实在的。我觉得你会和你那皮肤黝黑的海盗相处得很好。"

"不见得。"帕乌拉伸着懒腰说，"如果我更多一点忘掉自身，可能会过得好一些。不过，你老在我身边，你是个证人。"

"嗐，我一点儿也不会妨碍你们的。你可以向我作一个暗示，比如说，将手指交叉，或者用左脚的鞋跟敲地，我便会走

① 阿根廷东北部一个省，以出产烤烟著称。

② 埃特卢里亚人的彩色大理石棺材雕塑，一妇女侧身躺在棺材台上，头部高高垫起，面带笑容。

开。甚至可以离开寝舱，如果你认为必要的话，不过，我估计不会有此必要。这里寝舱多的是。”

“问题是会造成坏名声。”帕乌拉说，“在你看来，我只需要四十八个小时便可以跟一个男人睡觉。”

“这期限足够了。完全来得及反省、刷牙……”

“忌妒，这就是你的感受。你虽然不闻不问，不过，这同样使你忌妒。”

“绝对不会。你不要把忌妒和羡慕混为一谈。我呢，纯粹是羡慕。”

“告诉我，”帕乌拉身子向后一仰，“告诉我你为什么羡慕我。”

拉乌尔说了。他说得很费力，尽量字斟句酌，轻描淡写，以避免引起帕乌拉对他的怜悯。

“他还太小。”帕乌拉说，“你懂吗，他只是个孩子。”

“不是因为这，就是因为你们已经太大了。你不用替他辩解。真的，我以前像个笨蛋，像第一次似的失去了冷静。我总这样，事先设想可能出现的情况。结果是明摆着的。”

“是的，一个糟糕的程序。你别设想，就不会错了，等等。”

“请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拉乌尔根本不想这话会使帕乌拉忍俊不禁。“在这儿，我一无所有，不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样便利。而在这里离得很近，近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因为我随处都能遇上他，我知道一条船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对于有情人来说。我正如被围困在走廊、喷头和晚会游戏中的坦塔罗斯①一样。”

① 希腊神话中吕狄亚王。因烹其子以饷来访诸神，触怒宙斯，遂被罚永世站在水中。那水深至下巴，他口渴想喝水时，水就减退，他头上有果树，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就升高。

“看来你不过是个蹩脚的慕男狂。”帕乌拉说，“我一直这样怀疑你，很高兴现在得到了证实。”

“见你的鬼去吧。”

“不过这是真的，我很高兴。现在我倒真想让你更加如愿，愿你走好运。”

“我宁愿那事更不能如愿，而且……”

“而且什么？我很难想象细节问题，不过，我想没那么容易。如果那么容易，监狱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玉米地就不会有那么多死孩子①。”

“噢，原来这样。”拉乌尔说，“真叫人不能相信，一个女人怎么能想象到这种事情。”

“这不是想象，拉乌利托。因为我不相信你会是个虐待狂，至少你不至于变成一个威胁社会治安的人，我看不出你会像《新闻报》了解这一类消息后在报上义正词严地报道的那样，把他当作虐待对象。然而，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到你那种十分缓慢的勾引方式，如果你准许我使用‘勾引’这个词的话，你可以采取温和形式来进行这种虐待活动。不过这一次，似乎海风给了你很大的劲头，可怜的人儿。”

“我甚至没有兴趣再说一遍见你的鬼去。”

“无论如何。”帕乌拉说着将一个手指放在嘴上，“无论如何你还是占有优势的，我估计，你还不至于悲伤到觉察不出这种优势。首先，这次旅行是漫长的，在船上你没有别的情敌。我是想说在船上没有能鼓起他勇气的女人。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如果有幸得到女人的轻浮的爱，马上就会神气活现起来，这是十分有道理的事情。在这件事上，我也许有点过错，现在我这样想。我使他想入非非，让他像个男子汉似的跟我说

① 指犯罪分子鸡奸男孩之后，将其杀死，扔在玉米地里。

过话。”

“嗐，这有什么关系。”拉乌尔说。

“可以没有关系，无论如何，我再次告诉你，你还有很多机会。需要我再作解释吗？”

“如果不是太麻烦你的话。”

“不过，你早该明白，你真是个傻瓜。这十分简单，十分简单。你好好看他，你就会看到他自己看不到的事，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我难以冷静地注视他。”拉乌尔说，“我看他的时候，不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一看到他，我就感到一种恐惧，一种空虚，一种充满蜂蜜般滋味的东西，如此等等。”

“是的，在这种条件下……你所应该看到的是，小特雷霍充满疑问，他心惊胆战和动摇不定，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内心深处……你没有觉得他像一道光环吗？这道光环使他可爱（因为我也觉得他可爱，不过区别在于我觉得好像自己是他祖母）的，是他快要跌倒这一状态，是他不可能继续是他人生这一时刻的这个样子。在费利佩面前你像个傻瓜，不过，也许，至今……总之，是我不该说，其实……”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帕乌拉。”

“他是个少年狄俄尼索斯①，你真蠢。他没有一点坚定性，他拒绝，那是因为他怕得要死。同时，他又很热切，他感觉到爱情像某种飞翔在他头顶的东西。他是男人，是女人，是二者的混合，远远超出这些。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知道时刻到了，却不知是什么时刻。于是，他便穿起那件刺眼的衬

① 酒神。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原为蔬菜植物之神，相传他首创用葡萄酿酒，并把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播各地。

衫，前来告诉我，说我很漂亮，然后看我的双腿，对我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惧怕……而你什么也没看见，你像个端着蛋白酥托盘的梦游者似的四处走动……给我一支烟，我想，过一会儿我要去游泳。”

拉乌尔看着帕乌拉抽烟，两人不时地相视一笑。帕乌拉说的一切，他都知道，然而现在，他觉得更确切了，因为帕乌拉是个旁观者，她的话是很客观的。三角关系已经解体，现在需要证实帕乌拉的话是否像他所想的那样应验。“可怜的知识分子，他的爱情竟需要证实。”他并不苦涩地想。威士忌开始失去初饮时的苦味。

“那么你呢。”拉乌尔说，“我现在想了解你。让我们结束这关于男盗女娼的密谈吧。浴室就在旁边。你说吧，忏悔吧，科斯塔神父洗耳恭听。”

“我非常赞赏老师先生和病人先生提出的这个好主意。”餐厅总管说，“要是你不喜欢假面具，就来一顶帽子。”

特雷霍太太决定要一顶紫色帽子，餐厅总管称赞她会选择。贝娃选择了一顶装饰较不难看的银色冠状帽，上面还镶有几个红色小亮片。餐厅总管挨着桌子散发小物品，一面评论着逐渐（这是十分自然的。）下降的气温，一面记录着顾客们所要的咖啡和茶的类别。在五号餐桌上，诺拉和卢西奥满脸倦意，堂加洛和雷斯特利老师对节目的顺序进行最后修改。根据餐厅总管的主张，晚会定在酒吧举行，虽然对这种活动来说，它显得比餐厅小些（这种活动是效法前例，船上甚至还保留着一份有北欧旅客留言和签名的册子）。到了喝咖啡的时间，特雷霍先生离开他的餐桌，庄严地加入组织者的三人委员会。堂加洛手拿雪茄烟，将参加者的名单重新核对一遍，然后递给他的同事们。

“啊，我看到洛佩斯朋友将给我们露一手他那熟练的魔术

表演。”特雷霍先生说，“很好，很好。”

“洛佩斯是个品德优秀的青年。”雷斯特利老师说，“他既是一个好老师，又是一个和蔼的聚谈者。”

“我很高兴今晚您喜欢联欢胜过喜欢最近我们所看到的过分夸大的态度。”特雷霍先生说。他尖声尖气，洛佩斯都没听清。“实际上，那些青年是受了根本不值得称道的暴力精神的驱使，先生们，根本不值得称道。”

“这家伙生气了，让人觉得他火冒三丈。”堂加洛说，“不过，你们准能看到，在我们的晚会结束后，情绪就会平静下来。这才是必要的，应该有点善意的玩乐。”

“是这样，”雷斯特利老师支持说，“我们都认为，洛佩斯朋友在发出不会导致任何结果的威胁时操之过急。”

卢西奥不时看着诺拉，而诺拉却看着台布和他的双手。他极不自然地咳嗽了几声，询问是否到了该去酒吧的时间。然而，雷斯特利老师从可靠消息得知，侍者和餐厅总管正在对大厅进行最后的收拾整理，挂起为跳交谊舞用的彩带，制造一种适合于表露精神和礼貌的气氛。

“的确，的确，”堂加洛说，“一种热情的表露，这正是我要说的。热闹一番就是了，至于这些年轻人，你们当然知道，这不仅仅是指青年洛佩斯，我们要劝他们放规矩些，以便使这次旅行顺利进行。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佩加米诺[1]的那一次，当时我分店的副经理……”

这时，听到一个亲切的击掌声，餐厅总管通知说，旅客先生们可以到联欢大厅去了。

“这里真像狂欢节时的卢纳帕克[2]。”长毛绒发表了他的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小城市。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东区一个体育馆，常有重大活动或文艺演出在此举行。

见解，他很赞赏那些彩灯和气球。

“唉，阿蒂利奥，你戴这副假面具可真叫我害怕。”内利抱怨说，“你才应该挑选一副大猩猩的面具。”

“你去挑一把好椅子，再给我占一把，我去打听一下，看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准备节目。你的弟弟呢？小姐。”

“大概到那边去了。”贝娃说。

“但是，没有来吃饭，没有来。”

“对，他说头疼。他总喜欢那么装腔作势。”

“哪是头疼，”长毛绒武断地说，“肯定是排练完后身上什么地方抽筋。”

“我不知道，”贝娃傲慢地说，“有妈妈娇惯他，他肯定又在撒娇耍懒。”

并不是任性，也不是头疼。费利佩今晚待在寝舱里没有来。他父亲走了进来，为自己在一场激烈的摸三张牌戏中获胜而心满意足，洗完澡之后又出去了。随后，贝娃进来了一会儿，似乎要寻找钢琴乐谱，但是在箱子里没有找到。费利佩躺在床上，索然无味地抽着烟，他感到夜幕降临在蓝色的舷窗上。一切似乎都在下降，他头脑中胡思乱想着，香烟的滋味越来越刺鼻和粘嘴，游船的每一次颠簸都使他产生一种渐入水底的感觉。从语句已被重复得涵义全无的起初的脏话集锦，他转入烦恼；烦恼又为一口口挟带着邪恶的满足个人傲气的吁声所打断；满足与高傲使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去照镜子，想着穿上黄红色方格衬衫，然后以挑战的或无动于衷的神态走向甲板。几乎是紧接着，他又一次屈辱地观望自己的行动，观望自己那垂放在床上的双手，这双手没有能力撕碎拉乌尔的脸。他一次也没有问过自己是否真想或必须撕碎他的脸。他想恢复咒骂，或者任凭幽灵来饶恕他；在那里，鲁莽举动和濒于流泪的解释消

失在快感之中，快感迫使他伸懒腰，又点燃一支烟并且在寝舱茫然地踱步；他问自己为什么关在屋里而未加入那些大概快要吃晚饭的人群中去。踱步中，他确信母亲要来，她又焦急又担惊受怕，连珠炮般地发问。他又一次倒在床上，极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无论如何还是占了便宜。“他大概绝望了。”费利佩想，并开始为这种想法寻找理由。认为拉乌尔会绝望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可大约应该这样。拉乌尔早已出了寝舱，似乎待在那里会被人杀死，他的脸白得像一张纸。“白得像一张纸。”费利佩满意地想。现在，拉乌尔可能独自一人，愤怒得直咬拳头。想象出拉乌尔啃咬拳头可不容易，费利佩每次用最刻薄的方式竭力羞辱他，都看到他面色平静，略带嘲讽。费利佩想起拉乌尔给他烟斗和上前抚摩他头发时的表情。或许拉乌尔静静地躺在床上，若无其事地抽烟。

“不会太平静，”他心怀报复地自言自语说，“肯定他是第一次吓成这样。”这将教会他这个该死的阴阳人如何同一个男子汉来往。费利佩想到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一直以为拉乌尔是这次旅行中船上唯一能谈得来的朋友，这次旅行没有女人可搞，没有放肆的娱乐，连起码的可与他一道在甲板上嬉戏的同龄少年都没有。现在，他准备好了，几乎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走出寝舱，总之……帕乌拉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已有一小会儿了，她仿佛是加在一桩令人惊讶之事上的又一桩令人惊讶的事物，如果原先那件事确实让人惊讶的话。可这个帕乌拉，她在这件事上扮演什么鬼角色呢？他将两三种稍纵即逝的、同样不成熟和不满意的设想掺合在一起，他又一次担心起来——然而，恰恰在此时，他产生了一种满意的感觉，在这胜利的时刻，他的胸中充满了空气和香烟的烟雾，但已经不是烟斗的烟了，因为烟斗已经被他扔在舱门附近，恰好在烟斗上方的墙上留下了一块被烟斗愤怒撞击的印记——，他又一次忧虑起为什

么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几乎在上船的这天晚上，拉乌尔不去同别人周旋，而是立即找上了他。他又不得不承认没有另外的可能性，旅客就是那些人，实在没有办法；正由于拉乌尔选择了他，他才有力量将烟斗摔碎在墙上，从而感到傲气十足，眯缝着眼睛，似乎在品味一种特权。他将怎样去施行报复，报复是可以肯定的，他将一点一点地偿还，让拉乌尔永远记住这一点。“真他娘的，并不是我给了他那个机会。”他说着挺直了身子。“我不是比亚纳，我不是弗赖利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将时刻教导他什么是真正的男性，虽然他想以自己阔少爷的身份和他那红发女郎压倒他。他听从了拉乌尔的许多劝告，接受了他的帮助。他已经容忍了他的优越感，而拉乌尔却把事情弄混淆了。这时，他听到门口有声响，全身为之一震。真是吓了他一大跳。同样……他斜眼看看贝娃，贝娃正皱着鼻子闻寝舱里的气味。

“你老是这么抽烟，走着瞧吧。”贝娃摆出一本正经的神气说，“我去告诉妈妈，让她把烟藏起来。”

“你滚一边呆着去吧。”费利佩几乎是和和气气地说。

“你没听见人家叫吃饭了吗？都是你这位先生的缘故，我只好离开桌子，扮演这么个下来找孩子吃饭的角色。”

“当然了，因为大家都靠你过日子呢。”

“爸爸叫你立刻上去吃饭。”

费利佩停了一秒钟才回答。

“告诉他我头疼。不管怎样，过一会儿我去参加晚会。”

“头疼？”贝娃说，“你没准可以编点别的理由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费利佩问，说着直起身来。他又一次感觉到胃部似乎在收缩。他听见门哐的一声关上了，就坐到床沿上。如果他进餐厅，大概必须从二号餐桌前面走过，就须向帕乌拉、洛佩斯和拉乌尔打招呼。他开始慢悠悠地穿衣服，

穿上蓝衬衫和灰裤子。打开屋子中央的灯时，他看到烟斗在地上，便拾了起来。烟斗一点儿没损坏。他心想，最好把烟斗交给帕乌拉，连同烟叶盒一同交给她，以便她……走进餐厅时大概必须从那张桌子前面走过，向他们打招呼。如果带着烟斗，一声不吭地放在桌子上呢？他是笨蛋，感到精神非常紧张。他可以把烟斗装在衣兜里，然后在甲板上找机会，如果看到他出来乘凉，便可以走近他，冷冷地对他说“这是您的”，或者其他类似的话。于是，拉乌尔便会用以前看他的方式看着他，开始慢慢地笑起来。不，也许不笑，也许是试图抓住他的胳膊，于是……费利佩慢慢梳着头，从各个角度照镜子。他不去吃晚饭，要吊拉乌尔的胃口，让他企望自己的到来，让他在走过他的餐桌时脸红。“我可不脸红。”他心中愤愤地想，然而他无法不使自己脸红。最好留在甲板上，或者留在酒吧喝啤酒。他想到了走道的楼梯，想到了博夫。

堂娜罗西塔和堂娜佩帕彬彬有礼地端坐在第一排扶手椅上。特雷霍太太也加入她们的行列，她的兴致表明她女儿将要开始艺术表演。从餐厅来的人开始在她们身后落座。豪尔赫神情严肃地坐在他母亲和佩西奥之间，然而拉乌尔还不打算入座，他靠在柜台上等待着其他人随意就座。堂加洛的轮椅被安放在主席位上，他的司机急忙躲到最后一排座位上去，梅德拉诺也在这一排就座，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出一副不太满意的神态。长毛绒又来询问他的体操搭档的情况，他把假面具托付给堂娜罗西塔之后，说要去看看费利佩的情况怎样。在一个形似波利尼西亚人①的假面具后面，帕乌拉对着洛佩斯模仿特雷霍太太的声音。

餐厅总管向侍者下了一道命令，灯光熄灭了。与此同时，大

---

① 太平洋岛上的人，脸色黝黑。

厅深处亮起了一盏聚光灯，另一盏在地上，靠近一台被勉强放在柜台与一面墙之间的钢琴。餐厅总管神情严肃地揭起了三角钢琴的琴盖。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雷斯特利老师使劲眨着眼睛，走到灯光区。当然，他不是为这个简易而自发的娱乐活动致开幕词的最合适人选，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个合适的人选应该是在那里就座的著名绅士和他的朋友堂加洛·波里尼奥。

“您讲啊，嗨，您就讲吧。”堂加洛说，在亲切的掌声中提高了嗓子。“你们应该知道，我不能当这个开幕式的主持人，所以，请您主持，您干得挺好。”

在很不自然的沉默中，阿蒂利奥的返回显得比他预料的更引人注目，也引起了更嘈杂的声音。他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映出一个巨大身影之后，悄悄地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低声对内利说哪儿都找不到他的搭档。堂娜罗西塔将假面具还给他，以半是恳求半是愠怒的神情请求他保持沉默，然而，长毛绒却不知所措，继续抱怨着，还把椅子弄得吱嘎作响。拉乌尔虽然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他怀疑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作了个习惯性的动作，朝帕乌拉的方向看了看，帕乌拉此时已经摘下假面具，正在以计数的方式注视着观众。当帕乌拉扬起眉头，以询问的方式望着他时，拉乌尔耸耸肩膀以示回答。帕乌拉在重新戴上假面具和继续同洛佩斯交谈之前冲他莞尔一笑，在拉乌尔看来，这一笑似乎是给他的一张通行证，是盖在文件上的一个图章，是起跑线上的一声信号枪。然而，如果帕乌拉没有看他这一眼，他同样要走出酒吧。

“人家怎么说，我的天呀，人家怎么说来着。”帕乌拉说，“你真的相信《圣经》所说的‘太初有道’吗？哈迈卡·约翰。”

“我爱你。”哈迈卡·约翰说，在他说来这就是最后的答

复。“我爱你，在这里，在谁也听不到的情况下把这一切告诉你，隔着面具告诉你，由海盗告诉 Vahiné①，这太好了。”

“我会成为一个Vahiné 的，”帕乌拉说，她看了看自己的假面具，又重新戴上。“然而，你戴了一个对你并不合适的处于罗康勃尔②和圣胡安省议员之间的面具③。你应该选择普雷苏蒂那种面具，虽然你最好什么也不要戴，继续当你的哈迈卡·约翰。”

雷斯特利老师这时赞扬了特雷霍小姐的精湛的音乐天赋，她随即以著名作曲家克莱门蒂④和车尔尼⑤的乐章使大家快乐。洛佩斯眼睛看着正在咬一个手指头的帕乌拉。“著名的作曲家。”他心中想，“这个晚会将成为一座里程碑。”她看见拉乌尔走了出去，洛佩斯也看见了，他以一种她假装不懂的嘲笑和询问的神态望着她。“祝你走运，拉乌利托。”她暗想，“但愿他揍扁你的鼻子，拉乌利托。啊，我自始至终都是我，我不能将自己从拉瓦列的血统中剔出，在内心深处，我决不会忘记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拉瓦列成员的无可挑剔的朋友，是的，无可挑剔的朋友。他到那边去了，消失在一条空荡荡的走廊，他浑身颤抖着，成为被事先打败的军团的又一分子……我决不会忘记他，他是知道的，有朝一日当他遇到某个追随他的人时（不过他将不会遇到，有帕乌利塔守护着他，让

---

① 太平洋岛上的女人，以美貌著称，多为海盗所掳。

② 法国作家蓬松·杜·泰拉伊（1829—1871）的小说《罗康勃尔探险记》中的主人公。

③ 意即不伦不类。

④ 莫齐奥·克莱门蒂（1752—1832）：意大利钢琴家和作曲家，乐谱多为音乐教科书。

⑤ 卡尔·车尔尼（1791—1857）：奥地利钢琴家和作曲家，曲谱多为练习曲。

他无法遇上，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值得担心了），这一天，他便会一劳永逸地抛弃我，再见吧，音乐会，再见吧，清晨四点钟的夹肉三明治，再见吧，圣特尔莫或堤岸的游荡，再见吧，拉乌尔，再见吧，可怜的拉乌尔，愿你走好运，愿你至少这一次事情顺利。”

钢琴奏出了各种声响。洛佩斯将一块白手绢放在帕乌拉手中。他觉得她笑得哭了，可他不敢确定。他见她很快将手绢凑近脸孔，便摸了一下她的肩膀。轻轻地，不像摸，倒像蹭。帕乌拉向他笑了笑，没有将手绢还给他。当观众掌声雷动时，她将手绢完全展开，使劲擤起鼻涕来。

“你这猪猡，”洛佩斯说，“我借给你手绢不是叫你这样用的。”

“没关系，”帕乌拉说，“像这样粗糙的手绢会擦皱了我的鼻子呢。”

“我弹得比她还好，”豪尔赫说，“让佩西奥说说。”

“我一点儿也不懂音乐，”佩西奥说，“除了进行曲，其他音乐我听起来都一样。”

“你说吧，妈妈，我是不是比那姑娘弹得好。我用所有的手指弹，不让半个指头闲着。”

克劳迪娅叹了一口气，从悲伤中恢复了过来。他用手摸摸豪尔赫的额头。

“你真的感觉很好吗？”

“当然。”豪尔赫说。他正等待着轮到他的节目。“佩西奥，你看看来的这位。”

随着堂加洛的一个亲切而威严的手势，内利走到钢琴尾部和墙壁间的空隙处停了下来。因为没有考虑到聚光灯会直接照在脸上（“她心情激动，这个小可怜，”堂娜佩帕这样说，她

试图让大家都听见），她使劲眨巴着眼睛，最后只得抬起一只胳膊以便挡住眼睛。餐厅总管殷勤地跑过来，将聚光灯移出两米多远。大家都鼓掌激励这位女艺术家。

“我来朗诵胡安·德·迪奥斯·佩萨①的《含泪的笑》，”内利说，她两手半握拳，似乎当作响板用。“我正看着加里克，他是英国演员，观众为他鼓掌之后对他说……”

“我也知道这首诗。”豪尔赫说，“你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咖啡馆里朗诵过吗？现在该是医生的那部分了。”

“高贵的勋爵们身患忧郁症，在他们那黑暗沉闷的夜晚，”内利朗诵道，“他们去看演员之王，将忧郁变成笑声。”

“内利天生就是艺术家，”堂娜佩帕对堂娜罗西塔说，“请相信我吧，她还是个小丫头时便朗诵说：小鞋夹我脚，袜子温暖我。”

“阿蒂利奥可不是这样。”堂娜罗西塔叹了口气说，“他唯一喜欢的是在厨房里碾蟑螂和在院子里踢球。他只会砸我的天竺葵，在有孩子时，您要想让家中整齐，那简直是一场斗争。”

身子靠着柜台、留意着观众或演员的任何要求的餐厅总管和酒吧侍者也在看表演。酒吧侍者将手伸向空气调节器的调钮，把它从2拨到4。餐厅总管看了他一眼，两人都笑了，他们并不太理解女艺术家所朗诵的诗句。酒吧侍者取出两瓶啤酒和两只杯子。他静悄悄地打开瓶盖，把两只杯子斟满。在酒吧深处快要睡着的梅德拉诺对他们羡慕不已，但是，他很难从椅子中间走出来。这时他才发觉他嘴边的烟头已经熄灭，随即小心地将烟头从嘴上取下来。他几乎很高兴自己没有同克劳迪娅坐在一起，这样，他可以从阴影中暗暗瞧她。“她多么漂亮。”他暗想。他感到一种温热，一种似乎处在一个由某种原因而不

---

① 佩萨（1852—1910）：墨西哥诗人，作品通俗易懂，极富地方特色。

能突破那道门坎的轻微的焦虑，他的焦虑和愤怒正是产生于这种不能突破并且必须委曲求全的环境中。“她或许永远不知道她对我做的好事。”他自言自语地说。伤感，慌乱，所有的证件都被弄乱了，梳子折碎了，衬衫上的纽扣脱落了，一种风吹得他直摇晃，这种风吹走了他的时间、面容和往昔生活的碎片；他又一次更深地探头到那道虚掩的、不可逾越的门里去，从此时开始，在他抛弃了那么多他曾认为是可以接受以至必要的东西时，有可能出现某种更正当的东西，某种产生于他并成为他行动和生活方式的东西。不过，这东西离他仍很遥远。

39

他在走廊里走了一半才意识到烟斗还拿在手中，于是又生起气来。随后他想，如果也带上烟丝，就可以请博夫抽一袋，并向博夫显示自己也会抽烟。他将烟丝盒塞进衣兜里又走了出来，肯定这时走道里没有人。在中心走道和长廊里也没有人，那里的紫色小灯似乎更加暗淡。如果这一次他走运，如果博夫放他到船尾去，那么……报复的愿望驱使他快跑，帮助他战胜恐惧。“不过，请注意，年龄最小的人结果却最勇敢，他独自发现了到达船尾的方式……”例如贝娃，甚至可怜的老头，当大家都赞扬他时，便会显示出一副淹死在尿中的老鼠似的脸来。但是，他在拉乌尔看来还是算不了什么。“怎么，拉乌尔，您不知道？真的，费利佩居然敢虎口拔牙……”走道的隔墙比上次狭窄了；他在离门两米远的地方停下来，向后面张望。的确，走道显得十分狭窄，令他窒息。打开右边的门之后，他感

到一阵轻松。没有罩子的灯泡的灯光刺得他看不清东西。舱房空无一人，里面同往常一样混乱，到处是皮条碎块，帆布、工具摆在工作台上。也许正因为这样，里边的门看得更加清楚，像是在等他似的。费利佩又轻轻关上门，踮起脚尖往前走，走到工作台跟前停了下来。“这底下真够热的。”他心想。他听着机器转动的轰鸣，声响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与这闷热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交织在一起。他跨出两米来到门跟前，慢慢地试试门把。有人从过道走来，费利佩将身子紧贴着墙，门打开时门扇就会把他挡住。“这不是脚步声。”他烦恼地想。只是一种声音。现在，他半开着门来张望，又感到一阵轻松。不过他像在侦探小说中看到的那样先低下头来，以免被子弹打中。他隐约看到一条狭窄黑暗的走廊，当他的眼睛适应之后，他开始看出六米开外一座楼梯的台阶。这时他才回想起博夫的话来。这就是说……如果立即回酒吧寻找洛佩斯或梅德拉诺，也许跟他们中的一个同行可以不冒风险。然而，有什么危险呢？博夫对他的威胁只不过是吓唬而已。船尾究竟会有什么危险呢？斑疹伤寒算得了什么，何况他从未染过病，连淋巴结核都没有得过。

他慢慢地关上门，继续往前走，一面艰难地呼吸着那种含有焦油味和陈腐物质气味的混浊空气。他看到左边有一道门，就走到楼梯跟前。他自己的影子出现在他前面，有一瞬间在地上画出一个一动不动的影子，一只胳膊举过头顶，作出一副防卫的姿势。当他能够拐弯时，博夫正从洞开的门口望着他。一束绿色的灯光从寝舱里射出。

“Hasdala，孩子。”

“您好。”费利佩说，他稍稍倒退一点。随即从衣兜里掏出烟斗伸到明亮处。他一时找不出话来说，烟斗在手指间抖动着。“您看，我记得您……当时我们正要重新谈话，就在这

时……”

“Sa，”博夫说，“进来吧，孩子，进来。”

轮到梅德拉诺出节目时，他扔掉香烟、以一种睡眼惺忪的神态坐到钢琴前边，在自己娴熟的伴奏下唱起巴瓜拉①和桑巴②舞曲，还不知羞耻地模仿起阿塔华尔帕·龙潘吉③的风格来。观众们为他热烈鼓掌，要求他再唱几首。随后是佩西奥，他受到有远见的人们引起的敬而远之的欢迎。雷斯特利老师把他作为古代奥秘的研究者介绍给大家，佩西奥便为自愿者们看起了手相，说着尽人皆知的陈辞滥调，不时冒出几句只有当事人才懂并感到愕然的话语。明显厌烦了的佩西奥看完手相之后走近柜台，将预言换成一杯冷饮。雷斯特利老师汇集经过选择的词语用以介绍这次晚会的最小的演出者，介绍人小志大、聪明伶俐的豪尔赫·莱夫鲍姆，他的幼小年龄并不妨碍他具有许多优点。这个孩子是阿根廷儿童的光辉典范，他以独具特色的表演使整个晚会妙趣横生，这些节目都是他自己编写的，其中第一个节目标题为“八脚鸭的自述”。

“这个节目是我写的，但是佩西奥给了我帮助。”豪尔赫诚实地说，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向观众，神情紧张地向观众致意，他的举动在一瞬间恰好与雷斯特利老师的介绍相符。

“八脚鸭的自述，表演者佩西奥和豪尔赫·莱夫鲍姆。”他说着伸出一只手支在钢琴尾部。长毛绒一个猛跳，及时窜到他跟前抓住了他的胳膊，才使他没有摔个嘴啃泥。

水杯，扇风，各种劝告，三把供昏迷者平卧的椅子，慌乱当中一时解不开的纽扣。梅德拉诺看了一眼俯身在儿子面前的

①② 阿根廷民间歌曲。

③ 阿根廷音乐家和歌唱家。

克劳迪娅，急忙向柜台走去。

“立刻给医生打电话。”

餐厅总管正忙于浸湿一块餐巾。梅德拉诺扳直他的身子，抓住他的胳膊。

“我说了，立刻打电话。”

餐厅总管将毛巾交给酒吧侍者，向挂在墙上的电话走去。他拨了一个两位数的号码，说了几句话，然后又高声重复一遍。梅德拉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餐厅总管挂上电话，向他作了个肯定的表情。

“他马上就来，先生。我想……也许把孩子送到他床上去好些。”

梅德拉诺心中暗想，医生从哪里来，灰白头发的高级职员从哪里来。在他身后，女人们的咋呼声搅乱了他的耐心。他迈开步子朝握着豪尔赫手的克劳迪娅走去。

“啊，看来情况有好转。”他说着跪在她身旁。

豪尔赫对他笑了笑，面带愧色，看看云彩般在他上面浮动的面孔。真正能看清楚的只有克劳迪娅和佩西奥的面孔，也许还有梅德拉诺的面孔，梅德拉诺不拘礼节地将手臂伸过他的脖子和腿，将他抱起来。女人们让开了一条路，长毛绒正准备上前相助，可是，梅德拉诺已经抱着豪尔赫走了出来。克劳迪娅紧随其后，她手中提着豪尔赫的面具。其他人犹豫不决地面面相觑。当然，问题并不严重，只是由于大厅的闷热造成的昏厥而已，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再也没有劲头将晚会继续下去了。

“我们应该把晚会继续进行下去。”堂加洛说，他猛烈地摇动轮椅，从一边移到另一边。“不要因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就这么垂头丧气。”

“你们不要着急，这孩子十分钟之后便可以恢复过来。”

雷斯特利老师说，“大家不要被昏迷这种表面现象吓倒。”

“你看这事，你看这事。”长毛绒神情凄凉地说，“正在我们要表演节目时，先走了一个孩子，现在又少了另一个孩子。这艘船可真够倒霉的。”

“至少我们应该坐下来喝点东西。”特雷霍先生建议道，“不应该时时刻刻只想着疾病，尤其是在船上……我想说，参加传播这种无事自扰的传闻没有什么好处。我儿子今天也头痛了，你们都该看到了吧，我妻子和我并没有为这事担忧。人家讲得很清楚，船上为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此时特雷霍太太经贝娃提示，告知说费利佩已经不在寝舱。长毛绒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他早就知道这件事，还知道孩子钻到哪里去了。

“肯定在甲板上。”特雷霍先生说，“这是孩子的任性。”

“真是太任性了。”长毛绒说，“您没见到我们训练时配合得多好吗？”

帕乌拉长叹一口气，斜眼注视着洛佩斯，洛佩斯正以一种愤怒的表情看待豪尔赫的昏迷。

“恐怕有可能你会碰到你寝舱的门关着吧。”洛佩斯说。

“我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把门踢开。”帕乌拉说，“归根结底那是我的寝舱。”

“如果门关着，你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帕乌拉说，“我就在甲板上过夜。那有什么关系。”

“走吧，到我寝舱去。”洛佩斯说。

“不，我还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求求你啦。”

“不，很可能门开着，拉乌尔在里面睡得像一头母牛。你不知道他厌烦文化活动和一般的娱乐吗。”

“拉乌尔，拉乌尔。”洛佩斯说，“你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脱衣服，是会羞死的。”

“有三米多远，哈迈卡·约翰。”

“走吧。”他又说了一遍。然而帕乌拉却直瞪着他，拒绝他，心想拉乌尔需要她现在拒绝洛佩斯，等待着看他们两个人谁能获胜。拒绝的确毫无用处，这对哈迈卡·约翰和她都是残酷的：此时的拒绝是大家都不情愿的。她之所以拒绝，是为了偿还一笔没有任何记录的不明确的胡涂债务；如同一次回顾，要恢复到过去的那个她，而现在的她已是个被欲望和柔情的浪潮包围的女子。她这样做是为了拉乌尔，但也是为了哈迈卡·约翰，为的是继续保持这种真正的友谊，而不使它以失败的爱情告终。她思考着用那种十分费解的愚蠢的拒绝表情，也许可以打开那些智慧的恶意所无法通过的大门。更为糟糕的是，她将再一次向他要手绢，他则愤怒而痛心地拒绝了她，在独自一人去睡觉之前，兴致索然地抽着烟。

“好在我认识你。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劈开你的脑袋。现在我记起来了，我劝阻过你一次，唉。”

费利佩极不自然地转过身来，终于在矮板凳上坐下。

“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是来找您的。我并没有到别的房间去，看到这扇门敞开着，我想知道一下……”

“噢，这丝毫没有恶意，孩子。Here's to you。”

“Prosit，”① 费利佩说着像个男子汉似的喝下一口甘蔗酒。“您的寝舱真好，我以为所有的水手都是睡在一起的呢。”

“有时候奥尔弗同他寝舱的那两个中国人呆腻了也到这里来。哎，你的烟丝不坏呀，嘿。稍微柔和了点，但是比你昨天

① 英语：谢谢。

抽的那种破玩艺儿好多了。我再来一烟斗，你看怎么样。”

“抽吧。”拉乌尔没有多大热情地说。他看着寝舱肮脏的墙壁，墙上用图钉钉着男人和女人的照片；在一幅挂历上，三只小鸟口中衔着金黄色的丝绒在天空飞翔，两个床垫被摞起来扔在一个角落里；一张铁桌子，因为接连漆了几道，结果漆料凝聚在桌腿的某些部位，给人一种油漆未干和尚在流动的感觉。一个立柜敞着门，可以看到一只挂在钉子上的钟表，几件已经破旧的汗衫，一根短鞭子，几只装满酒的和空的酒瓶，几只脏茶杯，一个紫色针盒。他用颤抖的手又一次装满烟斗；甘蔗酒非常浓烈，博夫又为他斟满一杯。他尽力不去看博夫的手，因为这双手会使他联想起猛蜘，然而，他却喜欢他前臂的那条蓝蛇。他问他纹身是不是很痛苦。不，一点不痛苦，不过应该有耐心，同时，这也取决于在身体的什么部位施行。他认识不来梅的一个水手，此人竟敢在……费利佩惊恐地听着，同时询问寝舱里有没有风扇，因为烟雾和甘蔗酒味逐渐弥漫在空气中，他开始觉得在看博夫时，似乎有一道薄纱隔在他们之间。博夫深情地望着他，向他解释说，最好的纹身法是日本人的方式。他右肩上的那个女人像就是他的一个同样从事倒卖鸦片的朋友吉田给刺的。他以缓慢的、近乎高雅的动作脱去汗衫，让费利佩看他右肩的女人像，两支箭和一把吉他，一只展开巨翅的鹰几乎遮住了他的整个胸部。要纹这只鹰得喝醉了酒才行，因为胸脯某些部位的皮肤是很娇嫩的，针刺会带来很大痛苦。费利佩的皮肤很敏感吗？是的，总会有一点，像所有的人一样。不，不像所有的人，因为这要根据不同的种族和职业而定。这种英国烟丝的确不错，所以他们继续抽烟和喝酒。没有多大兴趣，这没关系，这是聚会过程中常有的事，只要稍加坚持，便会产生新的兴趣。甘蔗酒是柔和的，这种白甘蔗酒十分柔和芬芳。再喝一杯，他将给他看旅行影集。老在船上照相

的人是奥尔菲，不过，他也有许多照片是沿途港口的妇女们赠送的，这些妇女喜欢赠送照片，有些照片还相当……当然，首先是为他们的友谊而干杯。Sa，好甘蔗酒，非常柔和，非常香，与英国烟丝搭配太精采了。有些热，当然，他们离机房太近。他没有别的可效仿的，于是也脱掉了衬衫，问题在于图个舒服，并且像一对老朋友似的继续交谈。不，为什么说要打开门呢，怎么说这烟气也出不了寝舱，相反，如果有人来到这里……这样就非常好，什么也不要做，只是谈话和饮酒。为什么要担心呢，现在时间还挺早，除非他妈妈正在四处找他……但是，不要生气，这只是个玩笑，他很清楚自己在船上要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烟雾？是的，也许有一点烟，然而，在抽一种上等好烟时，很值得吸进更多更多的烟。再来一杯蔗酒混和着烟味一道喝了下去。不过，真的，是有一点热，他已经让孩子脱去衬衣。这样，孩子，不要生气。不要往门口跑，这样，不要动，你要乱动就会受伤的，真的，你的皮肤这么柔嫩，谁说这样好的一个孩子不懂得安静地待着，不要挣扎，不要想着往门口跑，静静地待在寝舱里，趴在这个十分松软的角落里多好啊，尤其在你不试图竭力挣扎时，在你不阻止那双正在一道道解开你的纽扣的手时，你会感到多么惬意。

“没关系，”梅德拉诺说，“没关系，克劳迪娅。”

克劳迪娅给突然间脸色绯红、烧得全身颤抖的豪尔赫盖好被子。特雷霍太太刚刚走出寝舱，她说过孩子们的这种病痛算不了什么，还说豪尔赫到明天早上就会好。克劳迪娅没怎么理她，在梅德拉诺关上舷窗并调整灯光以免照在豪尔赫的脸上时，她手中摔动着一支体温表。佩西奥拉长着脸在走廊里走动，他没有勇气进屋。五分钟之后，医生来了，梅德拉诺作了个要走出寝舱的示意，然而，克劳迪娅用目光制止了他。医生

是个胖男子，面带一副厌烦和疲倦的神态。他结结巴巴地讲着法语，低着头检查豪尔赫的病情，忽然间他要一把小勺子，他为他诊脉，不时曲伸着自己的双腿，同时又显得那样心不在焉。他諡住了嘴里不断嘟哝着的豪尔赫，问梅德拉诺是不是孩子的父亲。当他看到他那否定的表情时，转身吃惊地望着克劳迪娅，好像现在才第一次看到她似的。

“Eh bien, madame, il faudra attendre,” 他耸耸肩膀说，“Pour l'instant je ne peux pas me prononcer. C'est bizarre, quand même…” ①

“斑疹伤寒？”克劳迪娅问。

“Mais non, allons, c'est pas du tout ça!” ②

“不管怎么说，船上有斑疹伤寒，不是这样吗？”梅德拉诺问。“Vous avez eu des cas de typhus chez vous n'est-ce pas?” ③

“C'est-à-dire…” ④医生开始讲述起来。他不敢确认这就是第二百二十四号斑疹伤寒。至多不过是一种不会引起太大慌乱的轻微征兆。如果太太准许他回去，他会让餐厅总管给孩子送药来。依他看，这似乎是一次肺充血。假如体温超过三十九度五，就应该通知餐厅总管，他会……

梅德拉诺觉得他的指甲掐进了手心。医生走了，梅德拉诺又一次安慰了克劳迪娅之后转身跟出走廊，想抓住医生问个究竟，这时克劳迪娅看来是觉察到了，向他打了个手势，梅德拉诺犹豫而愤愤地停在门口。

---

① 法语：好啦，太太，要耐心等待，我一时还说不清楚。这真是奇怪，实在奇怪……

② 法语：不是，哪儿的话，绝对不是。

③ 此处梅德拉诺用法文重复一遍前面的问话。

④ 法语：这就是说……

“留下来，加夫列尔，陪我待一会儿。求求您了。”

“好的，当然。”梅德拉诺茫然地说。他明白现在不是把事情弄僵的时候，但是，他很难离开门口，很难承认他又一次失败或者被嘲弄。克劳迪娅坐在豪尔赫的床沿等待他，豪尔赫一面说着胡话一面翻动身子，试图掀开被子。有人谨慎地敲门，餐厅总管带来两只盒子和一个药瓶。在他的寝舱有一袋冰，医生说过，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总管将在酒吧待一个多小时，听候他们的任何吩咐。只要他们需要，他可以派侍者给他们送来热腾腾的咖啡。

梅德拉诺帮助克劳迪娅给微弱抗拒的豪尔赫喂第一次药。有人敲门，原来是神情抑郁、忧心忡忡的洛佩斯，他是来探听消息的。梅德拉诺低声向他叙述了医生的话。

“哎呀，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会在走廊抓住他。”洛佩斯说，“我刚从酒吧下来，普雷苏蒂告诉我医生刚来过这里以前，我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需要，他还会来的。”梅德拉诺说，“那么，如果您认为……”

“当然。”洛佩斯说，“如果可能的话，提前通知我，不管怎样，我在那边走动，今天晚上我是不会睡觉的。如果那家伙觉得豪尔赫情况严重，那就一分钟也不能再等。”他降低了声音，以免克劳迪娅听见。“我怀疑医生会比那一帮人更正派些。他们会任凭孩子病情加重，反正陆地上又不知道。您看，喏，最好还是去叫他，虽然没有必要，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在外面等着，完事之后谁也阻止不了我们跟着他冲到船尾去。”

“我同意，不过，我们应该为豪尔赫着想。”梅德拉诺说，“可不能为了帮助他，反而害了他。如果我们稍有闪失，医生待在船尾不过来，那事情就会更糟。”

“我们已经损失了两天。”洛佩斯说，“这都是因为出于礼节和尊重那些和气的老头们。不过，您觉得这孩子……？”

“不知道，但愿他安然无事。牙科医生对斑疹伤寒一窍不通，亲爱的。我担心的是怕他突然发热病。也许没有任何事，是吃了过多的巧克力，加上有点中暑。也可能是医生说的那种肺充血。总之，我们去抽支烟吧，顺便同普雷苏蒂和科斯塔谈谈，如果他们也在那里的话。”

他走近克劳迪娅，冲她笑笑。洛佩斯也冲她笑笑。克劳迪娅感受到了他们的友谊，并对他们表示感谢，真诚地看着他们。

“我过一会儿就回来。”梅德拉诺说，“您躺一会儿吧，克劳迪娅，要设法休息一下。”

全是些老生常谈，说些无用的安慰话。笑声，踮起脚尖走路，答应返回的诺言，深信朋友就在她身边。她看了看已经十分安静地睡着了的豪尔赫。寝舱似乎突然间增大了，这里存留着黑卷烟的淡淡的香味，似乎加夫列尔并没有完全离去。克劳迪娅一只手支着脸，眼睛紧闭，这是她又一次守护在豪尔赫身旁。佩西奥像一只猫悄悄地在四周走动，夜晚不停地移动直至黎明到来。一艘船，胡安·鲍蒂斯塔·阿尔维迪大街①，世界。豪尔赫就在这里，他生病了，他是地球所有方位上的千千万万个生病的豪尔赫中的一个，然而世界现在只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如果莱昂同他们在一起，他会有效而准确地找出孩子的病因，会刻不容缓地加以治疗。好人加夫列尔，一脸茫然无知的神情俯身在豪尔赫上方；然而，这可以使她知道他就在那里，在走廊里抽烟，同她一起等待。门打开了一半。帕乌拉弯下腰脱掉鞋，在那里等着。克劳迪娅向她作了个走近来的手

---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条街道，克劳迪娅母子住在这条街上。

势，但她只走到一把扶手椅近旁。

“孩子什么也听不见，”克劳迪娅说，“过来，坐这里。”

“我马上就走，来这里打搅的人太多了。大家都非常喜欢您的孩子。”

“我的孩子发烧三十九度。”

“梅德拉诺跟我说了医生的情况，他们正在外边放哨呢。我可以跟您待在一起吗？您为什么不睡一会儿呢？我没有瞌睡，如果豪尔赫醒来，我会马上叫醒您的。”

“当然，您留下吧，不过，我也没有瞌睡。我们可以谈谈。”

“谈谈船上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吗？我给您带来了最新简报。”

“母狗，该死的母狗，”帕乌拉一面说着话一面心中骂自己，“你来是为了诉说你自己的事情，是为了让她询问你感兴趣的事……”克劳迪娅看看她的手，帕乌拉却突然将手藏了，低声笑起来，随后又一次将手放在坐椅的扶手上。如果她有一个像克劳迪娅这样的妈妈，不过，很自然，她也会同样痛恨她的。现在想到一个母亲以至一个朋友已经为时太晚。

“给我讲讲吧，”克劳迪娅说，“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消磨时间。”

“噢，不是什么正经事。特雷霍的一家快要得歇斯底里症了，因为他们的孩子不见了。他们想掩饰，但是……”

“不在酒吧，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相信普雷苏蒂正在寻找他。”

“先是普雷苏蒂，后是拉乌尔。”

母狗。

“他不会走太远的。”克劳迪娅冷淡地说，“孩子们都任性，有时候……也许他想在甲板上过夜。”

“也许，”帕乌拉说，“好在我倒不像他们那样歇斯底里，因为我还明白拉乌尔也失踪了。”

克劳迪娅看了她一眼。帕乌拉正等着她，并以冷若冰霜的面孔接受了她的目光。有人在过道里来回走动，万籁俱寂中，这种一下一下地踏在漆布地面上的沉闷的脚步声，时而走近，时而远去。梅德拉诺，或者佩西奥，或者洛佩斯，或者备受折磨的普雷苏蒂，他们真心为豪尔赫着急。

克劳迪娅垂下目光，突然感到困倦。那种见到帕乌拉时的欢快心情顷刻间荡然无存，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不想知道更多事情的愿望，是不想听这种尚未说出口的淫秽事情，这种事情只要稍加询问，或经过一阵沉默，便会立刻说出来。帕乌拉闭上了眼睛，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表现出似乎无动于衷的样子，但是，她突然活动手指，无声地在坐椅的扶手上敲击起来。

“哪里的话，我不会对他们忌妒的，”她似乎在对自己说，“我只是对他们太遗憾了。”

“请走吧，帕乌拉。”

“噢，当然。我马上走。”帕乌拉说着猛地站起身来。“请原谅。我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我想陪伴您。但这是出于纯粹的利己主义，因为对您诉说了，我会感到舒畅些。然而……”

“然而没什么。”克劳迪娅说，“我们可以以后再谈。现在您去睡觉吧。别忘了鞋。”

她听从了，头也不回一下地走了。

他觉得事情很稀奇，为什么某种思想方法竟可以导致以一种固定的形式进行活动，虽然明知这是浪费时间的事情。他在甲板上没有找到费利佩，然而他自己还是慢慢地在甲板上兜了一圈，先去左舷后到右舷，最后停留在搭有帐篷的地方，以便

使眼睛适应黑暗，继续在昏暗模糊的通风区，在绳团和绞盘中寻找。当他再次上来时，听到了从酒吧传来的掌声，他决定去敲五号寝舱的门。他以一种似乎不屑一顾的神情去敲门，好像什么时候见他都一样，其实内心深处却怀着一种想见而又害怕看见的难以言喻的焦虑。他不知道（然而他遗憾，如同往常一样，他深深地遗憾）费利佩的不在是原谅了他还是向他挑战。他肯定费利佩不会在寝舱里，然而他还是去找了两次，并最终打开了门。灯全亮着，但是里面没有人。卫生间的门敞开着。他突然转身便往外跑，他害怕费利佩的姐姐或父亲回来寻找，从而给他制造出粗鲁的丑闻：您为什么待在一个不属于您的寝舱里，并说出一连串令人生厌的废话。突然，他气恼起来（是在他的内心深处，虽然他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缓步在甲板上行走），因为费利佩又一次嘲弄了他，自作主张地去探察游船，重新夺回他那被侵害的权利。没有一点线索，也没有一点与他和好的迹象。他已经宣战，这大概是他的蔑视。“这一次我要揍他了。”拉乌尔心想，“一切都见鬼去吧，然而，我至少要在他的皮下留一个记忆。”他几乎跑步穿过将他与中央走廊的楼梯隔开的那段距离，然后一步两个台阶地往下冲去。可是，费利佩太小太笨了，谁知道他在那些愚蠢行为之后，会不会又一次羞答答地与他重归于好，和好也许是有条件的，有恰当界限的，他们只是朋友而已，您把事情弄混了……自认为与他的关系彻底完结是愚蠢的，从内心讲，帕乌拉是有道理的。不能以真情实感去征服他，应该绕着圈子去勾引（不过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也许这样一来，在结束旅行之前的某一天，大概能够……帕乌拉是有道理的，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然而，正是他把战术搞错了。他为什么没有利用自己的冤家费利佩的那种致命的弱点，他也可能会在拒绝之后很快就让步的。他充满肉感和好奇，有必要对他进行一番清除其家庭

教育影响的细致工作，清除那种朋友间只有友谊的思想，破除那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观念，放他全速奔跑，但又要轻地拉住缰绳，赞同他所说的一切，但同时又为他设下疑问，为他开阔看待事物的最灵活最热切的新视野。首先破坏他，然后运用神奇的塑料物质重新造就他，但要从容不迫，要忍受这种等待中的快乐，而后在确定的时间里进行收获。

客舱里没有一个人。拉乌尔望着靠里边的门，犹豫不决。他不可能有这种勇气……对，他会有的。他推开门，进了走廊，看见了楼梯。"他已经到了船尾，"他迷迷糊糊地想，"他第一个到了船尾。"他的心脏像一只飞舞的蝙蝠似的跳动。他闻出了自己所熟悉的烟草味。从左边门的夹缝处透进一缕灯光。他轻轻地打开门来观望。在一个几乎使他双目失明的焰火似的爆裂中，心脏的蝙蝠被炸成无数碎片。博夫的鼾声开始突出了寂静。他躺在费利佩与墙壁之间，蓝鹰的翅膀随着他的鼾声上下扇动。一条毛茸茸的腿横架在费利佩的双腿上，滑稽地将他牢牢扣住。这里可以闻到呕吐物、烟草和汗的气味。费利佩双目圆睁，视而不见地望着站立在门口的拉乌尔。博夫的鼾声越来越大，他翻动了一下身体，似乎已经醒来一般。拉乌尔向前走了两步，将一只手撑在桌子上。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费利佩才认出他来。费利佩笨拙地将双手移至腹部，试图逐渐挣脱滑落在他身上的那条腿的压力，博夫这时翻转身子，口中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整个肥大的躯体像在恶梦中一样抖动着。费利佩在床垫的边沿坐起来，伸出手寻找衣服，在他呕吐过的地上摸索着。拉乌尔转过桌子的另一边，用脚将散落在地上的衣服推到他手边。他觉得自己也要呕吐，于是退到了走廊，身子靠墙等待着。通向船尾的走廊不过三米多长，可是他一次也没有看到过船尾。他等待着。此时，连哭的力量也没有了。

他让费利佩先过去，然后紧随其后。他们跑过第一个客舱

和紫色过道。当来到楼梯跟前时，费利佩抓住扶手，身子转动了一圈，随后慢慢地倒坐在一个台阶上。

“让我过去。”拉乌尔说，并一动不动地站立在他面前。

费利佩双手捂住脸，抽泣起来。他似乎变得更小了，成为一个受了创伤而不能掩饰的大孩子。拉乌尔抓住扶手，身体疲软地向上攀登。他头脑中只是模糊地想着蓝鹰，似乎他必须想着蓝鹰才能受得了仍然存在的恶心，在回到寝舱之前不至于吐在走廊里。蓝鹰是一个象征。蓝鹰的确是一个象征。他一点也不记得船尾的楼梯了。蓝鹰，很自然，它从古至今令人愉快地代表着一种神话的象征，古时代表上帝，现在代表权力，这是一个象征，蓝鹰。

H

又是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然而谁能说得准；这里什么也不明确，佩西奥预感到星辰归位的时刻就要到了，各种人物也都将以各自应有的方式出现。他纵目观看，困难地呼吸着，只有在他的寝舱里或在甲板上，才能看到夜晚中穿着合身衣服的各种木偶，他们整理着假发，继续进行那已被中断的晚会。进行，到达目标：他看到了最难理解的话语涌出眼眶，然后掉在他的嘴唇上颤动片刻。他心中想着“豪尔赫”，一大滴绿色的泪珠慢慢地滑下来，终于挂在胡须上，最后变成一种永远无法啐掉的苦涩咸味。预知船尾的事对他已经无关紧要，船尾那边是另一个夜晚，有另外的面孔，有那道处于开与不开之间的四通门。在一个不冷不热的空虚时刻，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富有远见，可预知未来，他无端地确信存在着一个中心点，在那里，每一个不同的因素都可以像一个轮子的辐条那样看得一清二楚……

巨大的吉他奇怪地在高处停止了鸣响，马尔科姆号在胶质的海上游动，四周烟雾弥漫。因为他不再去猜想船尾，他的心系于豪尔赫的喘息，系于豪尔赫母亲的满脸忧伤，他的心只限于眼前，限于甲板和船舷这几米远的地方，限于没有星光的海面，也许在这个时候，佩西奥因此确信船尾是他真正的苦涩幻觉（尽管谁也不相信），是他坚决前进的目标，是他最必要而可悲的工作。猴子笼，狮子围着驾驶舱转，草原仰卧在那里，乔木科伊槐飞速地生长着，这时突然出现了已经戴好假面具和假发的木偶，出现了舞蹈场面，像在任何船上所看到的那样，舞蹈者的身影正像毕加索笔下的弹吉他人（画给阿波里奈尔）的线条，又出现了出入于葡萄牙车站的火车，这些事情发生在千百万件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中，这一切都应该加以理解，否则便将毁于一旦；如果这一切不能理解，那只能叫做荒唐，叫做观念，叫做幻觉，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滴水不见大海，叫做以不逃脱现实为代价换取一个女人。然而，木偶已经组装成形，在佩西奥面前跳舞。他们衣冠楚楚，整齐干净，其中有一些是官员，过去曾经处理过重要事情，另一些则上了这艘船，佩西奥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他已经完全秃顶，像个巴比伦天文庙塔里的苏美尔职员①，他是克拉夫特出版社的一个校对员，一个生病的孩子的朋友。当大家都热切地想解决问题时，当人们把手伸进抽屉寻找一支左轮手枪时，当有人在寝舱里低头哭泣时，怎能不使博学的佩西奥想起木头人来，想起他最早看见的那些木偶的令人遗憾的种族？甲板上的笨拙舞

① 即削发僧。

蹈，就像植物或机器零件跳舞一样乏味；由于这些创造物缺少充足的材料，他们每跳动一下便会全身咯吱作响和摆动，全都是木头做的，木头面孔，木头面罩，木头双腿，木头性器官，沉重的木头心脏，在这种木头心脏里，任何事物都会凝固和破碎，内脏迅速地聚积着最浓厚的粘质，一些手抓住另一些手，以便站稳沉重的身体，从而结束旋转。佩西奥被疲倦和失望压倒了，他对一种清醒感到厌烦，这不过是使他重新返回并再次跌倒，他参加了木偶的舞蹈，参加了第一场“美洲命运”的演出。如今，他们将被不满意的上帝所抛弃，如今，狗、水罐以至石磨都将起而反抗笨拙而该死的小泥人①，扑向他们，将他们撕成碎片，舞蹈将变为死亡，这种木偶形象将露出他们的牙齿，毛发和指甲；在这同一无动于衷的天底下，失败了的木偶形象开始解体，此时此地，佩西奥也一边站起身来，一边想着一个生病的孩子和一个昏暗的黎明，舞蹈又以其优美的姿势继续进行；双手已经过修手工的修剪，双腿穿上了长裤子，内脏已经会识别鹅肝和美酒，喷洒香水和曲伸自如的身躯继续跳着，并不知道他们仍跳着前面木偶所跳过的舞，这一切都是期待中的叛乱，美洲世界就是一种戏法，然而在这种戏法下面有蚂蚁、犰狳在劳作，空气带着火罐般的潮湿，秃鹰吃着腐烂的连皮带筋的碎肉，受到人民热爱和拥戴的酋长，妇女们长年坐在门道里编织，银行职员，足球运动员，自豪的工程师，坚信自身重要而多难的诗人，描写悲惨事件的感伤作家，充满冷漠的城市。他捂住了双眼，因为船尾像一根刺一般扎入他的眼睛，佩西奥感觉到被徒劳地否定和美化的过去是怎样地拥抱现在的，如同猴子拥抱木偶人。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同样是幻觉中的，人类发展的命运将产生大量被接受或被拒绝的感情，产生

---

① 传说这种小泥人会按照人的吩咐行事。

大量同样可疑的失败或胜利。一种深不可测的含糊，一种处于所有答案中心的不可解答的问题：在这个如同所有世界，如同所有火车，如同所有弹吉他人，如同所有船头和船尾的小世界里，在一个没有上帝和人类的小世界里，木偶在黎明翩翩起舞。你为什么哭泣，佩西奥，你为什么哭泣；这样的事情有时可以点燃，在极端悲惨中可以产生歌曲；当木偶吃完最后一把灰时，也许会出生一个人。也许已经出生，而你没有看见。

第 三 天

40

“三点零五分。”洛佩斯说。

酒吧侍者已在半夜时分去睡觉了。坐在柜台后面的餐厅总管不时地打着哈欠，但他仍忠于自己的诺言。梅德拉诺满嘴烟的苦味，经受着不眠之夜的煎熬，又一次起身到克劳迪娅的寝舱去。

单独待在酒吧深处的洛佩斯心中自问，拉乌尔是不是已经睡觉去了。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拉乌尔的离去的确有些蹊跷。在把豪尔赫送回自己的寝舱之后，他只见到拉乌尔一面。拉乌尔靠在右舷走廊的隔墙上抽烟，脸色有点苍白，神态疲倦，但是，随即又被医生到来所引起的热烈气氛所感染，从而加入了大家的谈话，直到帕乌拉走出克劳迪娅的寝舱，两人说了几句话之后一同走开为止。所有这些事情都被邪恶地描画在洛佩斯的记忆里，他一口一口喝着白兰地或咖啡，重新品味着这些事情。拉乌尔靠在隔墙上抽烟；走出寝舱的帕乌拉面带一种异样表情（难道已经辨认不出帕乌拉的表情，以至帕乌拉本身？）；两人对视着，似乎为再次相遇而吃惊——帕乌拉惊讶不已，而拉乌尔几乎有些厌烦；最后，他们迈步朝中心过道的方向走去。于是，洛佩斯下到甲板上，呆呆地在船头站立了一个多小

时，朝空无一人的驾驶舱张望，一面抽烟，一面沉湎在一种含混而几乎愉快的愤慨和屈辱的梦幻中，帕乌拉在这种梦幻中。像一台转椅似的旋转，一次又一次，每经过他面前一次，他都要伸出手臂以便击打她，将她放倒，进而占有她，他站立着，颤抖着要占有她，他知道自己今天晚上不会回寝舱；他需要熬夜，需要粗鲁地喝酒或谈话，忘却她不止一次地拒绝了他，她正睡在拉乌尔身旁，或者正在听拉乌尔的故事，拉乌尔为她讲述夜间发生的事情，于是，转椅又一次旋转起来，裸体帕乌拉的形象又从他伸手可及的地方经过，或者帕乌拉穿着红色紧身衫，每转一圈改换一种颜色。帕乌拉穿着比基尼式游泳衣，或者穿一件使他认不出她来的睡衣，帕乌拉又一次赤身裸体，仰面朝天地躺着，帕乌拉唱着一支Un jour tu verras，①帕乌拉和蔼地说着不行，轻轻地摆动着脑袋，不行，不行。于是，洛佩斯又到酒吧去喝酒，他和梅德拉诺在这里守了两个多小时。

“请来一杯白兰地。”

餐厅总管从搁板架上取下一个Courvoisier②瓶子。

“您也来一杯。”洛佩斯补充说。餐厅总管是个好人，他比其他船员更关心旅客。“再来一杯，我的朋友来了。”

梅德拉诺在门口打了个谢绝的手势。

“应该再叫一次医生。”他说，“那孩子发烧差不多到了四十度。”

餐厅总管走到电话机旁开始拨电话号码。

“无论如何，您得先喝一口。”洛佩斯说，“到这个时候有些冷。”

---

① 法语：总有一天你会看见。

② 法语：一种白兰地牌名。

“不，伙计，谢谢。”

餐厅总管满脸忧愁地转向他们。

“他问有没有痉挛和呕吐。”

“没有。您叫他马上来。”

餐厅总管说话，谛听，再次说话。随后一脸忧伤地挂了电话。

“他得过一会儿才能来。他让加倍服用药瓶里的药，过一小时再量体温。”

梅德拉诺跑到电话机旁。他知道电话号码是5－6，他拨电话号码时，洛佩斯双肘支在柜台上，两眼盯着餐厅总管，等待着。梅德拉诺又拨一次电话号码。

“我很遗憾，先生。”餐厅总管说，“总是这样的，他们不喜欢有人在这个时间打扰他们。电话占线，是不是？”

两人对视一眼，梅德拉诺没有回答。他们一同出来，各自回到自己的寝舱。当他给左轮手枪上子弹和往衣兜里装子弹时，洛佩斯从镜子里发现了自己，觉得自己很滑稽。然而，任何事情都比想着睡觉要好。他犹豫不定地穿上一件黑夹克，又装上一盒烟。梅德拉诺身穿一件风衣，像个运动员似的在外面等他。阿蒂利奥·普雷苏蒂站在他旁边，眨巴着困倦的眼睛，一头蓬乱的头发，显出一副十分惊奇的样子。

“我已经为您通知了朋友，因为我们的人越多，到达报务舱的可能性就越大。”梅德拉诺说，“您去找找拉乌尔，让他带上科尔特手枪。”

“可惜我把猎枪丢在家里了。”长毛绒抱怨说，“早知道我就把它带来了。”

“您留在这里等别的人。”梅德拉诺说，“我很快就回来。”

他走进克劳迪娅的寝舱。豪尔赫艰难地呼吸着，他的嘴巴

四周有一道青紫色。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他们准备好药物，说服他喝下去。豪尔赫似乎突然认出了他母亲，双臂抱住她又是哭又是咳嗽。他的胸口疼，双腿疼，嘴里有一种怪味。

“这些会很快过去的，莱昂西托① 。”梅德拉诺说，屈膝跪在床前，用手抚摩着豪尔赫的头，直至他呻吟和嘟哝着松开克劳迪娅并重新躺下。

“我疼啊。”他对梅德拉诺说，“为什么不给我吃点什么让我马上就好呢？”

“你刚刚吃过，亲爱的。现在是这样：你一会儿就会睡着，你可以梦见八脚鸭或者你最喜欢的东西，大约到九点钟你醒来的时候便会好多了，那时我再来给你讲故事。”

豪尔赫静静地闭上眼睛。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梅德拉诺才感觉到自己的右手压着克劳迪娅的手。他仍然平静地看着豪尔赫，让豪尔赫因他在场而感到平静，他任凭自己的手压着克劳迪娅的手。当豪尔赫的呼吸更加轻松之后，他轻轻直起腰，把克劳迪娅领到寝舱的门口。

“我得走开一会儿。回头我再来陪你们，陪多久都行。”

“您现在就留在这里。”克劳迪娅说。

“现在不行。这很荒唐，可洛佩斯在等我。您别担心，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克劳迪娅叹了一口气，突然扑到他身上，她的头温存地依在他肩上。

“别去做傻事，加夫列尔。你们别去做傻事。”

“不会，亲爱的。”梅德拉诺压低了声音回答说，“我担保。”

他轻轻地在她的头发上吻了一下。他的手在克劳迪娅浸满

---

① 莱昂的昵称。

相水的脸频上擦了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他又说一遍，慢慢地同她分别，随后打开门走了出去。他觉得走廊里模糊不清，许久才辨认出守在那里的阿蒂利奥的身影。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看了看表，此时是旅行第三天的三点二十分。

帕乌拉穿一件红色长披风，走在拉乌尔的身后，拉乌尔和洛佩斯大步流星地走着，似乎想摆脱她，然而没有那么容易。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她望着梅德拉诺问。

"揪住耳朵把医生拖来，还要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电报。"梅德拉诺有点厌烦地说。"您为什么不去睡觉？帕乌利塔。"

"睡觉，睡觉，这两位就会劝我睡觉。我不睏，我想尽力帮助你们。"

"那么，您去陪克劳迪娅。"

可帕乌拉不想陪克劳迪娅。她转身对着拉乌尔，目不转睛地瞧着他。洛佩斯已经走开，似乎不想参与他们的事情。刚才，他费了很大力气才走到寝舱跟前敲了舱门，听到了拉乌尔的一声"请进"，他见他们正在谈论之中，从香烟和水杯看，他们谈得很融洽。拉乌尔立即同意参加征讨，然而帕乌拉却显得很愤怒，因为洛佩斯要叫走拉乌尔，这样一来两人一起走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孤独一人，待在妇女和老人之中。她怒气冲冲地责问他们又要干什么傻事，然而洛佩斯只是耸耸肩，他等待拉乌尔穿上套头衫并将手枪装进衣兜里。拉乌尔在做这一切时，是那样地心不在焉，如同一个镜中的人影。不过，他的脸上又一次现出了嘲弄的表情，表明他决心毫不犹豫地参加一次从内心讲对他并无多大关系的冒险活动。

寝舱的一扇门突然打开，特雷霍先生出现了，他身披一件灰色风雨衣，与里边的蓝色睡衣显得很不协调。

“我已经睡着了，但是听到了吵嚷声，我想大概是孩子还在闹病。”特雷霍先生说。

“他还在发高烧，我们要找医生去。”洛佩斯说。

“去找他？可我奇怪他为什么不自己来？”

“我也这么想，不过，还得去找他。”

“我估计，”特雷霍先生慢慢低下头说，“还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征兆……”

“没有，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再耽误时间了，我们走吗？”

“我们走，”长毛绒说，医生拒绝前来，使他心里越来越感到悲观。

特雷霍先生还想说什么，但他们将他丢在一边，继续走他们的路。没走出多远，九号寝舱的门打开了，堂加洛身裹一件长袍出现在门口，身边站着他的司机。堂加洛一眼便看清了形势，威严地抬起一只手，规劝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在这大清早失去冷静。他从声音中已经听出发生在电话里的事情，他坚持认为医生的处方足够当时使用，要不是这样，医生会亲自来看孩子的，用不着这么……

“我们在浪费时间。”梅德拉诺说，“赶快走吧。”

他走到走廊中央，拉乌尔赶上前去同他并行。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了特雷霍先生和堂加洛的热烈谈话。

“您是想从酒吧侍者的寝舱下去吗？”

“是的，也许我们这一次会走运的。”

“我认识一条更好更直接的路。”拉乌尔说，“洛佩斯您还记得吗？我们去看看奥尔弗和他那纹身的朋友。”

“当然记得。”洛佩斯说，“那条道儿最直接，虽然我不知道从那里是否可以到船尾去。无论如何，我们试试看吧。”

他们正要进入中心走廊，却看见雷斯特利老师和卢西奥从右舷走廊闻声赶来。雷斯特利老师很快就明白了发生的事情。他

以庄严的表情竖起了食指，将他们阻止在距下楼的门口一步远的地方。特雷霍先生和堂加洛也饶舌而激动地站在了雷斯特利一边。很明显，正如普雷苏蒂小伙子所说的，如果医生拒绝到这里来，那么，形势将是很糟糕的，然而必须使梅德拉诺、科斯塔和洛佩斯明白，决不能把所有乘客引向武装冲突的必然结果，如同他们很可能要做的那样。如果某些征兆已经出现，比如说，第二百二十四号斑疹伤寒刚刚在船上旅客中蔓延，那么，唯一明智的举动便是要求高级职员们干预（对此，有多种方式，例如，餐厅总管和电话），最终将可爱的病人立即送往船尾诊疗室，那里有史密斯船长和船上的其他病人。然而，这类事情已经不能像今天早上那样以威胁的方式加以解决了，而且……

“瞧您，老师，闭上您的嘴巴。”洛佩斯说，“我非常抱歉，可是，我烦透了迎合他人。”

“亲爱的朋友！”

“千万不要动武！”堂加洛尖声尖气地说，他的话得到了特雷霍先生的大叫大嚷的支持。面色苍白的卢西奥躲在后面，一句话也不说。

梅德拉诺打开门，开始往下走去。拉乌尔和洛佩斯紧随其后。

“别再咯咯叫了，珠鸡们。”长毛绒说，他以极端蔑视的神态看着这支和平支队，他走下两道台阶，当着他们的面关上了门。“真是一帮蠢货，我的妈呀。孩子病重，这些家伙光是空谈和平。我真想抓住他们踢几脚，我真想这么干。”

“我怀疑您有这样的机会。”洛佩斯说，“好啦，普雷苏蒂，在这里应该小心点才是。等到了那边，能遇上什么可当大头棒使的东西，您要尽管伸手拿来。”

洛佩斯向左边的客舱望去，那里一片昏暗，很明显，客舱

是空的。他们紧贴着门的两边，突然间打开了右边的门。洛佩斯认出了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奥尔弗，两个在船头执勤的芬兰人已经站在留声机旁边，正准备将一盘磁带放上去。紧跟着洛佩斯进来的拉乌尔嘲弄地想，这大概是伊沃·诺维略的唱片。其中一个芬兰人吃惊地直起身子，双臂稍稍张开地向他们走来，似乎要请他们作出解释。奥尔弗没有动，却是既惊讶又愤怒地看着他们。

在这种比通常持继时间更长的沉默中，他们看见最里边的门打开了。洛佩斯同那个继续张着双臂准备抱住某个人的芬兰人只有一步之隔，但是，当他看见那个类脂物出现在门口并吃惊地望着他们时，他又向前迈进一步，作了个让芬兰人闪开的手势。芬兰人迅速闪到一旁，同时，在洛佩斯的颌部和胃部猛击数拳。当洛佩斯狼狈地倒在地上之后，他又打了他几个耳光。拉乌尔的科尔特手枪比梅德拉诺的左轮手枪早一秒钟掏出来，然而没有必要射击。长毛绒瞅准空子，两步窜到类脂物身边，一掌将他推入客舱，然后飞起一脚踢上了门。奥尔弗同两个芬兰人举起了双手，似乎要将自己垂挂在晴空里。

长毛绒俯下身去，扶起洛佩斯的头，焦躁不安地为他按摩脖子。然后又松开他的腰带，为他作人工呼吸。

“狗娘养的，他打了他的胸口。我要撕碎你的脸，你个王八蛋！你等着我单个抓住你，看我怎么劈开你的脑袋，你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看他昏迷得多厉害，我的妈呀！”

梅德拉诺弯下腰来，从洛佩斯的衣兜里掏出左轮手枪，洛佩斯这时才开始蠕动身子，眨巴眼睛。

“现在，您先拿着它吧。”他对阿蒂利奥说，“你好吗？伙计。”

洛佩斯莫名其妙地哼哼了两声，随即徒劳地寻找手帕。

“把这几个人带到一边去。”拉乌尔说，他已经坐在一条

板凳上，享受着这四个举手投降的人的一种虚幻的快乐。当洛佩斯直起身来，他看到洛佩斯的鼻子，鼻子里流出的血顺着脖子流淌，他心想，帕乌拉这下可有好活干了。“她喜欢当护士。”他开心地自言自语说。

“是啊，麻烦的是我们不能丢下这几个人不管。”梅德拉诺说，“阿蒂利奥，我把这几个人赶到船头去，把他们关进一个寝舱，您觉得怎么样？”

“交我处理吧，先生。”长毛绒挥舞着左轮手枪说，“你先滚出去，混蛋。你们也出去。谁敢第一个发疯，我就把一颗铅丸打进他的脑袋。你们等着我，嗯？可别想逃跑。”

梅德拉诺忧心忡忡地看了洛佩斯一眼，洛佩斯已经站起身来，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问洛佩斯是否愿意跟阿蒂利奥一道出去休息一会儿，然而，洛佩斯却愤怒地盯着他。

“没有什么。”洛佩斯嘟哝着说，并把手放到嘴边。“我留下来吧。现在我已经开始呼吸了。唉呀，真是的。”

他面色苍白，又一次跌倒，这次正擦着长毛绒的身子，被长毛绒扶住了。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梅德拉诺下定了决心。将纤维质和类脂物带离走廊，同时让长毛绒几乎拖着口中说胡话的洛佩斯，以最快的速度跑出走廊。他们再回来接他时，也许会遇上赶来救援的全副武装的高级职员和水手们，因而只能这么办。

满身是血的洛佩斯——他身后紧跟着高举双手的马尔科姆号上的一个高级职员和三个水手——的再次出现，对于待在门口附近交谈的卢西奥和特雷霍先生来说，不是一个令他们鼓舞的场面。随着特雷霍先生的一声惊叫，雷斯特利老师和帕乌拉应声而来，后面紧跟着堂加洛，他双手以拉乌尔只是在戏中见过的那种方式梳捋着自己的头发。拉乌尔觉得非常有趣，他让俘虏们面墙而立，又向长毛绒作了个手势，让他把洛佩斯送回寝

舱。梅德拉诺用一个手势回绝了那一大堆的叫嚷、责问和劝告。

“走，到酒吧去。”拉乌尔对俘虏们说。他把他们带出右舷走廊，然后艰难地从堂加洛的轮椅与墙壁之间的空隙穿过。梅德拉诺紧跟在后面，尽一切可能地促使事情尽快进展，当失去一切耐心的堂加洛抓住他的一条胳膊，一面摇晃一面叫喊着说他将不会同意时，他便只好决定做唯一可做的事了。

“大家都上去。”他命令道，“先委屈你们一会儿。”

满心欢喜的长毛绒立即抓住堂加洛的轮椅，用力向前推去，尽管堂加洛紧紧抓住车轮的辐条，用尽全身力气转动刹车摇把。

“行啦，放开这位先生。”卢西奥出面调停说，“不过，你们是不是发疯了？”

长毛绒松开椅子，一手抓住卢西奥睡衣的中段，用力将他抛向隔墙。另一只手骄横地挥舞着左轮手枪。

“走开，软蛋。”长毛绒说，“小心我一拳砸扁你的额发①。”

卢西奥张了张嘴巴，又闭上了。雷斯特利老师和特雷霍先生吓得呆若木鸡，长毛绒费了很大劲才使他们行动起来。在酒吧的楼梯脚下，拉乌尔和梅德拉诺正等待着。

所有的人在酒吧的柜台前排成一行，通向图书室的门也被锁上了，拉乌尔猛力扯断电话线。餐厅总管脸色苍白，以一种优美的方式扭绞着双手，毫不反抗地交出了钥匙。他们又一次顺着走廊和楼梯跑步而去。

“还缺天文学家、费利佩和司机。”长毛绒说，他突然站住身子。“把他们也关起来吗？”

“不必了。”梅德拉诺说，“这些人不叫嚷。”

---

① 当时男青年的一种时髦，将额发高高梳起。

他们不十分戒备地打开客舱的门。客舱里空空荡荡，突然间显得大了许多。梅德拉诺望望靠里边的那扇门。

“那儿通向一个过道。”拉乌尔用不带感情的声音说，“最里边是上船尾的楼梯。应该注意左边的寝舱。”

“这么说，您已经来过？”长毛绒惊讶地问。

“是的。”

“您到这里来过，却没有上船尾？”

“没有，我没上去。”拉乌尔说。

长毛绒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但是，由于对他有好感，便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是被发生的事情弄昏了头。梅德拉诺一声不响地熄灭了灯，他们慢慢地打开门，然后摸索着往前走。他们几乎立即看见了楼梯扶手上的铜片的闪光。

“我的好人儿，可怜的海盗，”帕乌拉说，“你过来让妈妈往你鼻子里塞一团棉花。”

当倒在床边的时候，洛佩斯感觉空气非常缓慢地进入了肺部。刚才帕乌拉惊恐地看着长毛绒左手握的左轮手枪，后见长毛绒离开了寝舱，她轻松了许多。随后，她硬要面色煞白的洛佩斯平躺在床上。她去浸湿一条毛巾，开始小心翼翼地为他洗脸。洛佩斯低声咒骂着，可她只管清洗，同时又责备他。

“你现在脱掉这外套，好好躺在床上。你需要休息一会儿。”

“不，我已经好啦。”洛佩斯说，“你以为我会把那些小伙子丢在一边，就在现在……”

他直起身来，顿时觉得一切都旋转起来。帕乌拉扶住他，这一次，她终于使他仰面躺下。立柜里有一条毯子，她用毯子尽可能将他盖严实。她的双手在毯子下面摸索，直至为他解开了鞋带。洛佩斯眯缝着眼睛，似乎从远处看着她。他的鼻子没有发肿，可是在一只眼睛的下面有一块紫斑，颌部有一块可怕

的血肿。

“这些伤痕对你太珍贵了。”帕乌拉说着跪下为他脱鞋，“你现在真的成了我的哈迈卡·约翰，成了我的常胜英雄。”

“给我在这里放点东西。”洛佩斯嘟哝着说，指了指他的胃部。“我无法呼吸，真是一点儿劲都没有了。总之，这两拳打的……”

“不过，你大概也回敬了他。”帕乌拉说着找来另一块毛巾，她让热水龙头开着。“你没有带酒精吗？啊，对了，这里有个细口小瓶。解开裤子；如果你可以的话……等一等，我来帮你脱掉这石棉一般的外套。你能稍微直起一下身子吗？要是不行，你翻一下身，我们一点一点地脱。”

洛佩斯任凭她摆布，心中一直想着朋友们。怎么能因为一个婊子养的类脂物的一顿打而脱离战斗呢，他闭上眼睛，感觉帕乌拉的手在他双臂上挪动，正为他脱外套，随后又松开腰带，解开衬衫的纽扣，将某种热乎乎的东西放在他的皮肤上。他笑了一两次，因为帕乌拉的头发蹭得他脸直痒痒。那只手又轻轻地移向他的鼻子，为他更换棉花球。洛佩斯紧绷嘴唇，不思不想。他感到帕乌拉的嘴贴近他的嘴，轻轻地，是护士的一个吻。他伸出双臂搂住她，艰难地呼吸着，拼命地啃吻她，以至吻得她透不过气来。

“啊，忘恩负义的家伙。”帕乌拉挣脱身子之后说，“啊，你这无赖。你算是什么病人呀？”

“帕乌拉。”

“闭嘴。别因为你挨了人揍就来跟我撒娇。不到半小时之前，你还是个新式frigidaire① 呢。”

“那你，”洛佩斯嘟哝着说，他想再次将她引到身边，

① 美国名牌冰箱，此处指感情上的冷若冰霜。

“那你更坏。你怎么能说……”

“你会沾我一脸血的。”帕乌拉毫不留情地说，“我懂得温顺，我的黑强盗。你现在既不是穿着衣服，也不是脱了衣服，既不是在床上，也不是在床下……我不喜欢这种模棱两可的样子，这你知道。你是我的病人还是什么？你等着我给你胃部再换一次敷布。我可以不伤害羞耻之心地看看吗？是的，可以看看。你那宝贵的寝舱的钥匙在哪里？”

她将毛毯盖至他的颈部，然后去浸湿毛巾，洛佩斯胡乱地在裤兜里寻找了一阵才将钥匙递给她。他看到的一切都有点模糊不清，然而他十分清楚地感觉到的是帕乌拉在微笑。

“如果你看得见，哈迈卡·约翰……你的一只眼睛是完全闭着的，另一只眼睛以一种神情看着我……不过，这对你有好处，你等着吧……”

她用钥匙锁上了门，一面拧着毛巾一面朝他走近。这样，这样。一切都很好。再慢一点，往还在流血的鼻子里塞点棉花。血弄得到处都是，枕头上血迹斑斑，毛毯和洛佩斯胡乱脱下来的白衬衫上都有血。“这全都该我洗。”她委屈地想。不过，一个好护士……她平静地让他搂住，顺从地投入他的怀抱。他将她紧贴着自己的身体，双手在她身上抚摩。她圆睁着眼睛，感到昔日的狂热在上升。这种昔日的狂热和昔日的嘴唇使她感到时而亢奋，时而舒坦，此时此刻，她又重新感觉到了昔日的时间，感觉到了昔日的爱神，然而，所有这一切只能计入流逝的过去。爱情是那样妙不可言而又那样徒劳无益。

41

“让我走前面，我很熟悉这个地方。”

他们猫着腰，紧贴着左边的墙壁，排成单行向前移动，直至拉乌尔来到了寝舱的门口。“他大概还在呕吐物中打鼾呢。”拉乌尔想，“如果他还在那里，如果他进攻我们，我就打他一枪吗？因为他进攻我们我就打他吗？”拉乌尔慢慢打开门，摸到电灯开关，打开灯，又关上。只有他才能体会到看见里边没人时的解恨的轻松感。

似乎他的指挥权恰好在这里结束了，他让梅德拉诺领头上楼梯。大家紧跟着他，几乎在楼梯上爬行，他们走进了一处有顶盖的甲板的阴影。这里一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天空与船尾阴影几乎没有区别。梅德拉诺等待了片刻。

“嚯，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得藏在什么地方等天明，如果这样继续前进，我们会遭暗算的。”

“那边有一道门。”长毛绒说，“到处都是一片漆黑。但愿上帝救救你。”

他们从底舱入口旁边溜过，三蹦两跳闯到了门口。门紧闭着，但是，拉乌尔拍了拍梅德拉诺的肩膀，给他指了指三米之外的另一道门。长毛绒第一个到达，他猛地打开门，趴在地上。其他人迟疑了片刻才围上来，门无声无息地关上了。大家一动不动地谛听着。听不见呼吸声，油漆过的木材气味使他们想起了船头的寝舱。梅德拉诺一步步地走向小窗户，拉开窗帘。他划着一根火柴，又在手指间熄灭。寝舱是空的。

门上的钥匙插在靠里边的锁眼里。他们锁上了门，坐在地上抽烟和等待。天亮之前他们无事可做。阿蒂利奥心神不定，他想知道梅德拉诺或拉乌尔是不是有什么计划。然而，他们什么计划也没有，只是为了等待到能隐约看到船尾的黎明，那时他们便能以某种方式迈开步伐向报务舱走去。

“好极了。”长毛绒说。

黑暗中，梅德拉诺和拉乌尔笑了。两人再次沉默不语，抽着烟，直至阿蒂利奥的呼吸声越来越高。肩并肩坐着的梅德拉诺和拉乌尔又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唯一担心的是某个纤维质前往船头，发现我们已经把他的一个同事和几个类脂物关了起来。”

“不大可能。”梅德拉诺说，“我们扯着嗓子叫，他们直到现在都没去，我看他们很难一下子改变习性。我更担心的是可怜的洛佩斯，他会自以为是，觉得有义务与我们会合，而他却赤手空拳。

“那将很遗憾。”拉乌尔说，“不过，我不相信他会来。”

“噢。”

“亲爱的梅德拉诺，您的谨慎很可爱。您不问我有什么原由，而只说一声‘噢’……”

“实际上，我想象得到。”

“当然。”拉乌尔说，“无论如何，我觉得您刚才还是想问。是时候了，这种充满白蜡树芬芳的昏暗，或者说这种将很快会打破我们脑袋的危险……我并不十分感伤，也不愿吐露我的真情，但是，我不妨告诉您我对此事的感受。”

“您说吧。不过别大声。”

拉乌尔沉默了一阵。

“像往常一样，我估计我在寻找一个证人。因为我有怀疑，这很自然；很可能会发生某种令我不快的事情。我要寻找

一个使者，或者说，找个人去告诉帕乌拉……问题就在这里：叫他去告诉她什么呢？您喜欢帕乌拉吗？”

“是的，很喜欢。”梅德拉诺说，“如果她不幸福，我会难过的”。

“那您就高兴吧。”拉乌尔说，“虽然您觉着由我说出这件事不可思议，我敢肯定现在是帕乌拉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一旦时机到来，使者就应该向她传达我的良好祝愿。To Althea, going to the wars.①”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梅德拉诺缄默不语。他们听了一阵机器的轰鸣和远处传来的溅水声。拉乌尔疲倦地叹了一口气。

“我很高兴认识您。”拉乌尔说，“除了偏爱船上的白兰地之外，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很多共同之处。然而，我们一同在这里，不大清楚为什么。”

“为了豪尔赫，我想。”梅德拉诺说。

“噢，豪尔赫……在豪尔赫之后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是这样。也许这里唯一真正为豪尔赫而来的人是阿蒂利奥。”

“Right you are.”②

梅德拉诺伸出手，稍稍拉开窗帘，天空开始发白。他心想，发生的那些事对拉乌尔意味着什么。他小心翼翼地在地板上摁灭了烟头，然后继续瞧着呈浅灰色的一小片天空。也许应该叫醒阿蒂利奥，准备出去。“在豪尔赫之后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拉乌尔刚才说。那么多事情，然而那么模糊，那么杂乱。这些事情对大家和对他都一样吗？它们突然被淹没在一

---

① 英语：告诉奥尔瑟亚，我要去参与。奥尔瑟亚是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小说家塞缪逊·理查逊的小说《克拉瑞萨》中的女主人公，因被贵族青年勒夫莱斯勾引并奸污而自杀。此处借指帕乌拉。

② 英语：你说得对。

大堆混乱的回忆里，又突然逃向四面八方。克劳迪娅的手的形状，克劳迪娅的声音，寻找一条出路……外面渐渐明亮起来，他恨不得自己的焦虑也在这同一时刻走向白昼。然而，什么都不明确，什么都没有着落。他想回到克劳迪娅跟前，长时间地凝视她的眼睛，从那里找答案。他知道这一点，他至少确信这一点，答案就在克劳迪娅身上，尽管她不知道，尽管她也自以为要发问。就这样，有人没有过上完整的生活，然而，时间一旦到来，他便可以完善自己的生活，可以确定一条生活的道路。但是，她不在他身边，寝舱的阴暗和烟叶的烟雾，使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最后怎样整理在上船之前曾认为已经很条理化的所有那些思绪；怎样制造一种远景，在那里看不见贝蒂娜那泪水横流的脸；怎么以某种方式到达中心点，在那里每一种不同的因素都可以像一只轮子的辐条那样清晰可见。观看自己的行动，理解这种行动的意义；他爱恋，理解爱恋的意义；他逃跑，理解逃跑不要又成为一种背叛。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爱克劳迪娅，也许是仅仅想同她和豪尔赫在一起，挽救豪尔赫，以使克劳迪娅宽恕莱昂。是的，为了让克劳迪娅宽恕莱昂，或者不再爱他，或者更深地爱他。这是荒谬的。这是真实的：为了使克劳迪娅在宽恕他之前，在贝蒂娜宽恕他之前，在他又一次得以接近克劳迪娅和豪尔赫以便向母子二人伸出手并且得到幸福之前，先宽恕莱昂。

拉乌尔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们摇醒了阿蒂利奥之后，迅速地站起身来。甲板上有脚步声。梅德拉诺转动门上的钥匙，把门打开一半。一个肥胖的类脂物手拿帽子从甲板上走来。帽子在他右腿旁边前后摆动；突然间，帽子停住不动了，然后开始向上，举过头侧，戴在头上。

“快给我进来吧，”长毛绒命令着说，顺手将他拖入寝舱。“你可真胖，我的妈呀。你在这船上吃了多少东西。”

拉乌尔快速用英语发问，类脂物用混杂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回答。他的嘴唇抖动着，可能从来没有三支枪这样近地逼着他的胸口。他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并且随即答应了。在搜过身之后，他们让他放下手。

“事情是这样的，”拉乌尔说，“应该沿着这个人刚才要走的路线，上另一道楼梯，那道楼梯的旁边便是报务舱。有个小子整夜在那里，不过，似乎没有武器。”

“你们在开玩笑吧？是打赌还是干什么？”类脂物问。

“闭嘴，要不我毙了你。”长毛绒将左轮手枪顶住他的肋部威胁道。

“我跟他一起去。”梅德拉诺说，“走快点，也许他们不会发现我们。你们最好留在这里。如果听到枪声，就上去。”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拉乌尔说，“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

“因为四个人太多，嗨，进门时会被人发现的。你们在后面保护我，说到底，我不相信这些家伙……”他没把话说完，看了一眼类脂物。

“你们疯了。”类脂物说。

茫然而又顺从的长毛绒把门打开一半，发现外边没有一个人。一盏灰蒙蒙的灯，照得甲板上似乎湿漉漉的。梅德拉诺将左轮手枪插入裤兜，从那里瞄准类脂物的双腿。拉乌尔想对他说点什么，却又没吱声。两人看着他们走出寝舱，爬上楼梯。心怀怨恨的阿蒂利奥以一只驯服的狗的神态望着拉乌尔。

“梅德拉诺说得对。”拉乌尔说，“我们在这里等着，也许他很快会安然返回。”

“我可以去，我也可以。”长毛绒说。

“我们等着吧。”拉乌尔说，“我再说一遍，我们等着吧。”

这一切似乎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书亭上廉价小说中的事情。那个类脂物坐在发报机旁边，满脸泪水，嘴唇发抖。梅德拉诺靠在门上，一手握着左轮手枪，一手拿着香烟；无线电报报务员背对着他俯身在仪器上，拨动拨号盘，开始发报。这是个消瘦而满脸雀斑的小伙子，他受到了惊吓，至此还没有平静下来。“只要他不欺骗我。”梅德拉诺这样想。此时，他等待着报务员重复他已经说过的话语、体味着报务员每当想到史密斯和韦斯顿牌手枪顶住背部时所会产生的感觉，这一切足以使他慑服。他愉快地吸了一口烟，专心注视着这场面，但同时又恍惚远离这一切，脸上却现出严肃的表情，用以镇住那个惊魂未定的类脂物。阳光从左边的小窗户里慢慢透进来，逐渐驱散了室内昏暗的人工照明。远处传来一声汽笛，还有一句梅德拉诺听不懂的话。他听到发报机的嘀嗒声和报务员的嗓音，这是一种含有啜泣声的断断续续的嗓音。这时他想到了他们快速爬上来的楼梯，想到了他用左轮手枪从五厘米远的地方对着类脂物的臀部，想到了一眼可以看遍的宽广空荡的船尾曲线，想到了进入寝舱时的情景，想到了正看书的无线电报务员所受到的惊吓。的确，现在他在想：船尾全部是空的。一道灰蒙蒙的海平线，铅块一般的大海，船舷的曲线，对这一切的沉思只持续了一秒钟。无线电报务员开始了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络。电文一字一句听得真真切切。这时，类脂物用目光请求准许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手绢，接着，无线电报务员又重复发报。然而不要忘记，船尾空空荡荡，这是事实。说到底，这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满脸雀斑的小伙子的话里分明混合着一种斩钉截铁的意味，他几乎痛苦地突然意识到，归根结底船尾完全是空的，然而，这并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是某种无法捕捉的事物，是想表述某种使他心情

越来越兴奋的东西。他背靠着门，吐出的每一口烟如同一种温和的赞同，如同对两天来烦难旅行的一种缓解的开始。他不感到幸福，一切都是那么遥远，一切都越出正常情感之外。确切地说，一切如同一支低声吟唱的乐曲，或者竟如一支燃得很好、吸得很畅快的香烟。其余的事物——然而现在他开始与自己讲和，开始感觉到这种其余的事物已经不再按旧的利己方式进行安排，那么，这种其余的事物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幸福是存在的，那是另一种事物。”梅德拉诺想。但是，只要站在那里，眼睛看着船尾（完全是空的），不知道为什么便使他有一种安全感，似乎那是一个出发点。他现在离克劳迪娅很远，却感觉到她就在身边，似乎她开始应该在他身边。一切往事他都想得很少，唯一真实的是他不在克劳迪娅身边的这个时刻，是同拉乌尔和阿蒂利奥一道等待时在昏暗中的这次间歇，这是第一次平心静气的思考，没有十分明确的理由，没有优点和缺点，仅仅是同自己的和解，将旧我像个泥娃娃似的扔到一边，去接受贝蒂娜的真正脸孔，虽然明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蒂娜从来没有这种脸孔，可怜的姑娘，除非她也曾经梦见饭店里的那个房间，看见那个向她走来的被遗忘的旧情人，像他曾看着她那样地看着他，只是空泛地相看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在钟表上显示不出来。一切就是这样，还有痛苦和涤罪。

当可以辨认出小窗上的阴影时，那个类脂物的脸上又出现了惊恐的神色，梅德拉诺极不情愿地举起武器，他仍在希望这场游戏不要弄假成真。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随即听到无线电报务员的一声惊叫，他两步窜到报务员身边，趴到发报台的另一端准备射击，同时高声命令类脂物不许动。他发现小窗户上出现了一张脸和一个闪亮的枪口，他对着脸的下方开了一枪，那张脸消失了，与此同时听到了两三个嗓音的尖叫和说话声。“如果我留在这里，拉乌尔和阿蒂利奥就会上来找我，

这样，他们也会被消灭。”他心想。于是来到类脂物身后，用左轮手枪的枪筒逼他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无线电报务员俯身在拨号盘上，全身颤抖，嘴里嘟嘟哝哝，在下面的抽屉里寻找什么。梅德拉诺命令了一声，类脂物打开了门。“毕竟不是那么空荡。”他这样开心地想，继续推着那个颤抖着的肥大身躯往外走。报务员虽然手在发抖，还是很容易地瞄准了他脊背的中部，连开三枪，还没扔掉左轮手枪，便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在开第一枪时，拉乌尔和长毛绒已经跑出寝舱。长毛绒最先到达楼梯口。上到最后几阶楼梯时，他伸手开始射击。三个紧贴着报务舱墙壁的类脂物连滚带爬地逃跑了，其中一个的耳朵被打中一枪。在寝舱的门口，那个肥胖的类脂物高举双手，用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拼命叫喊。拉乌尔用手枪镇住了所有的人，缴了他们的枪械之后，他逼迫所有的类脂物站起身来。令人惊奇的是长毛绒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制服他们，使他们连一点反抗的意图也没有。拉乌尔探头向里看，从跌倒在地的梅德拉诺身上跳进寝舱，叫喊着让长毛绒迫使那些人老老实实地对着墙站好。无线电报务员正想拾起地上的左轮手枪，然而，拉乌尔一脚踢飞了手枪，顺势在他脸上左右开弓，边打边责问他。当听到他的肯定答复之后，他又一次打他，随后捡起了左轮手枪朝甲板走去。长毛绒立即明白了，他弯腰扶起梅德拉诺，然后向楼梯走去。拉乌尔掩护他撤退，他怕在退回时遭到枪击。在底层甲板上他们没有遇到任何人，但是，却听到[illegible]的地方有叫嚷声。他们走下两个小楼梯，来到了海图室。拉乌尔移过桌子顶住门。已经听不到叫嚷声，很可能是类脂物[illegible]没有准备就绪之前不敢冒然进攻他们。

阿蒂利奥把梅德拉诺平放在帆布上，然后[illegible]眼睛看着跪在血迹之中的拉乌尔。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做这些事，然

而，他打心里明白这是白费力气。

“也许还有办法挽救。”阿蒂利奥惶惑地说，“天哪，这血流的！应该叫医生来。”

“太晚了。”拉乌尔望着梅德拉诺那苍白的脸，喃喃地说。他已经看到他背部的三个枪眼，有一颗子弹从靠近脖子处穿出，几乎所有的血都从那里流出。梅德拉诺的嘴唇上有少量泡沫。

“来吧，再把他抬起来，送到上边去。应该把他送回自己的寝舱。”

“这么说，他真的死了？”长毛绒问。

“是的，伙计，他死了。你等着我帮你一把。”

“不必了，不太沉。我们看看他到寝舱会不会苏醒，也许他的伤不很重。”

“走吧。”拉乌尔重复了一遍。

这时，阿蒂利奥在过道里缓慢地行走着，尽量避免梅德拉诺的身体碰在隔墙上。拉乌尔帮助他上楼梯。左舷的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梅德拉诺的寝舱的门敞开着。他们把梅德拉诺平放在床上，长毛绒一屁股坐到扶手椅上，喘着气。喘息渐渐变成了哭泣，他双手捂着脸哭得声音嘶哑，还不时掏出手帕大声地擤鼻涕。受阿蒂利奥主观幻想感染的拉乌尔，看着梅德拉诺那毫无表情的脸，等待着。大出血已经止住。拉乌尔到卫生间拿来一条湿毛巾，为梅德拉诺擦净嘴唇，将他的风衣领子向上提了提，遮住脖子上的伤口。他想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将他的双手交叉在胸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把他的胳膊拉直，使双手放在大腿上。

“婊子养的，混帐东西。”长毛绒擤着鼻涕说，“不过，您是了解的，先生。他怎么惹着他们啦？能告诉我一点吗？我们不过是为了孩子才去的，说到底，我们唯一的目的是想发个

电报。可现在……”

“电报准已经发到了，至少这是挡不住的。我记得，你有酒吧的钥匙。你去把那些人都放出来，告诉他们已经发生的事情。你要留神船上的人，我去守卫这条走廊。”

长毛绒点了点头，又擤了一下鼻涕出去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几乎没有沾上梅德拉诺的血。拉乌尔点燃一支香烟，坐到床脚，眼睛望着隔开旁边寝舱的隔墙。他站起身来，走近墙壁，先是轻轻地然后重重地敲击着墙壁。他又坐下来。他突然想起他们到过船尾，到过不同寻常的船尾。但是，船尾究竟有什么呢？

“这跟我还有什么关系”，他心想，耸了耸肩膀。随即听到洛佩斯的寝舱门打开了。

42

正如可以想象的那样，长毛绒在右舷走廊遇上了那些太太们，她们全都不同程度地有些神经质了。在过去的半小时里，她们曾想尽办法要打开酒吧的门，放出那些对着门拳打脚踢、大喊大叫的俘虏。费利佩和堂加洛的司机靠在甲板的楼梯口，他们兴致索然地观看着这个场面。

堂娜佩帕和堂娜罗西塔看到阿蒂利奥出现，就感情冲动地拥上前去，但是，他一声不响地将她们推开，迈开大步往前走。特雷霍太太愤愤不平，两臂交叉站在他的面前，用那种只是对付丈夫才用的目光怒视着他。

“魔鬼，杀人犯！看你们做的好事，暴乱分子！你听着，

快把左轮手枪扔了！”

“夫人让我过去。”长毛绒说，“你们一面大叫大嚷应该放掉这群人，一面又在半路上把我拦住。咱们这是干什么呢？请您告诉我。”

内利从她母亲皱皱巴巴的手中挣脱，扑向长毛绒。

“他们会杀死你的，他们会杀死你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现在高级职员们马上就要来了，他们会把我们全都关起来的！”

“别说蠢话了。”长毛绒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你知道已经发生的……我最好不讲给你听。”

“你的衬衣上有血！”内利惊叫着说。“妈妈，妈妈！”

“你让我过去。”长毛绒说，“这血是他们打洛佩斯先生时溅上的，你不要来充当这个梅恰·奥尔蒂丝①，拜托。”

他用另一条胳膊将她们拨开，登上楼梯。在下面的太太们看见他将钥匙插入锁孔前先举起了左轮手枪，便大声叫喊起来。突然鸦雀无声，门敞开了。

“请慢一点。”阿蒂利奥说，“你，喂，先出来，可不要发疯，否则我就把一颗子弹打进你的肚皮。”

类脂物以一种难以理解的神情望着他，随即迅速下了楼梯。大家看着他向一个四通门走去，不过，所有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陆续出现的特雷霍先生、雷斯特利老师和堂加洛身上，妇女们一个个叫嚷着、哭泣着、声嘶力竭地诉说着迎接他们。卢西奥最后一个出来，他以挑战的神情看着阿蒂利奥。

“你可不要做坏事。”长毛绒对他说，“现在我还照顾不到你，但是，待一会儿，如果你愿意的话，等我扔掉武器，用手撕碎你的脸。”

---

① 阿根廷一女演员，此处意即不要扮演一个角色。

“你什么也撕碎不了，”卢西奥一面下楼梯一面说。

诺拉看了他一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抓住她的手臂，几乎拖着将她带进寝舱。

长毛绒朝酒吧里看了一眼，那里只剩下餐厅总管一动不动地呆在柜台后面，他便把左轮手枪插进裤子的右边兜里，走下楼梯。

“请静一静。”他站在第二道梯级上对大家说，“你们没有看见有个孩子生病吗？难道你们要他热度升高吗。”

“魔鬼！”同费利佩和特雷霍先生一道远去的特雷霍太太大声说，“事情可不会这样了结！到底舱就会给你们戴上镣铐和锁链！你们简直是罪犯，绑匪，黑手党！”

“阿蒂利奥，阿蒂利奥！”内利哆嗦着呼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把先生们关起来？”

长毛绒正要开口用脑海里想到的头一句下流话回答她，然而他没有吱声，只是紧紧握住枪管朝下的左轮手枪。也许是因为他站在第二层梯级上，然而，他突然感觉到自己高居于这些叫嚷、质问和把仇恨爆发为诅咒和谴责的人们之上。“我最好去看看孩子怎么样了。”他心里想，“我应该告诉孩子的妈妈，我们终于发了电报。”

他默不做声地从一伙伸长着手、大张着嘴巴的人群中走过；从远处看，几乎可以使人想到这些妇女是在向他鼓掌，是在欢迎他的胜利归来。

佩西奥终于斜靠在克劳迪娅的床上睡着了。天蒙蒙亮时，克劳迪娅将一条毯子盖在他的腿上，感激地望着佩西奥羸弱的身子，望着他崭新却又皱皱巴巴、而且有点脏的衣服。她走近豪尔赫床前，观察他的呼吸。豪尔赫在服过第三剂药之后，睡得非常安静。一摸他的前额，她就放心了。她突然感到一阵困

倦，仿佛几夜没合眼似的；但是，她仍不想在儿子的身边躺下，她知道很快会有人带来新消息，或者重复以往那同一类型的事情，她的朋友们已经在荒唐的迷宫里徘徊了四十八个小时，还摸不出个头绪来。

洛佩斯那张青肿的脸从半掩着的门口探了进来。克劳迪娅并不惊奇洛佩斯没有敲门，就连右舷走廊里妇女们的叫嚷和说话声也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招手请他进来。

"豪尔赫的病情好点儿了，已经连续睡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但是，您……"

"噢，没什么。"洛佩斯一面说，一面用手摸颌部。"说话时有些疼，所以我要少说话。我很高兴豪尔赫病情好转。不管怎样，小伙子们已经设法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了电报。"

"多么荒唐。"克劳迪娅说。

"是的，现在看来很荒唐。"

克劳迪娅低下了头。

"说到底，敢做就敢当。"洛佩斯说，"糟糕的是开了枪，因为船尾的人不想放他们过去。真是难以相信，我们这些人刚刚认识，两天的交情，如果可以叫做交情的话，然而……"

"加夫列尔出什么事了？"

问话中已经作了肯定；洛佩斯只能默默地看着她。克劳迪娅站起身，微张着嘴，脸色难看，几乎显得很可笑。她一步没站稳，急忙抓住一张扶手椅的椅背。

"他已经被送回他的寝舱。"洛佩斯说。"如果您愿意，我留在这里照看豪尔赫。"

守护在走廊的拉乌尔放克劳迪娅进去，然后关上舱门。衣兜里的手枪开始烦扰他了，老想着类脂物会施行报复，真是荒唐。无论如何，事情应该到此结束，说到底，这并不是一场战争。他想走近右舷走廊，在那里，除了太太们叫喊之外，还有

堂加洛的尖叫声和雷斯特利老师的咒骂声。“可怜的人呀，”拉乌尔心想，“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旅行……”他看到阿蒂利奥胆怯地钻进克劳迪娅的寝舱，就跟了进去。他感到嘴里有一种黎明时的味道。“这真的会是伊沃·诺维略的唱片吗？”拉乌尔暗想，头脑中竭力排除试图钻进来的帕乌拉的形象。他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放她进入脑海，他看着她，如同曾经看到她跟在洛佩斯的身后来到梅德拉诺的寝舱时一样，她身上裹着长披风，头发潇洒地披散着，那正是他喜欢在早上看到的样子。

“行啦，行啦。”拉乌尔说。

他打开门，走了进去。阿蒂利奥和洛佩斯正在低声交谈，佩西奥打着呼噜，睡得正香。阿蒂利奥走近他，将一个手指头竖放在嘴上。

“这孩子好多了，好多了。”他嘟哝着说。“他母亲说他已经不发烧了。一整夜都睡得特别好。”

“好极了。”拉乌尔说。

“我这就回我的寝舱去，向我的未婚妻和老太太们作个解释。”长毛绒说，“不知她们咋个样了，我的妈呀。一定会怒气冲天的。”

拉乌尔看着他出去，然后来到洛佩斯身边坐下，洛佩斯给了他一支香烟。两人一同将椅子移到远离豪尔赫的床的地方，默不做声地抽了一会儿烟。拉乌尔猜想洛佩斯会感谢他在这样的时候到来，这正是说清问题、了结旧帐的好机会。

“说两件事情。”洛佩斯突然说，“第一件，我觉得我对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我知道这很蠢，因为这种事总归会发生，或者说谁都可能发生这种事，但是，我不该留下来，当你们……”他突然打住话头，作了一番努力并咽下一口唾沫说：“这事就是我和帕乌拉睡觉了。”他望着拉乌尔说，拉乌尔手

指间转动着那支香烟。“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无关紧要。”拉乌尔说，“您当时不可能继续前进了，再说那阵儿看起来并不十分危险。至于另一件事，我料想帕乌拉已经告诉过您不必对我作任何解释。”

“倒不是解释。”洛佩斯茫然地说，“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谢谢您。我觉得您非常 chic①。”

“妈。”豪尔赫叫起来，“你在哪儿，妈？”

佩西奥一跃而起，从睡梦中来到了豪尔赫的床脚下。拉乌尔和洛佩斯一动未动，他们等待着。

“佩西奥，”豪尔赫欠起身说，“你知道我做了个什么梦吗？我梦见雪下到这个星体上。我向你发誓，佩西奥，是下雪，那雪花像……像……”

“你觉得好些了吗？”佩西奥盯着他问，似乎担心他走上前去会打碎那迷人的境界。

“我觉得非常好。”豪尔赫说，“我饿了，喂，你去告诉妈妈，让她给我送点牛奶咖啡来。谁在那里？啊，你们好。为什么待在那儿？”

“不为什么。”洛佩斯说，“我们是来陪你的。”

“你的鼻子怎么了？呃？你摔跤了？”

“不是。”洛佩斯说着站起来。“我擤鼻涕擤得太猛了。这是常事。再见，过一会儿我再来看你。”

拉乌尔紧跟着他出去了。现在已经是该收起这该死的自动手枪的时候了，这支枪在他的衣兜里越来越沉重。但是，他宁愿先到船头的楼梯口去张望一下，那里已经是阳光灿烂了。船头一个人也没有，拉乌尔坐在第一个梯子上，眨着眼睛眺望大海和天空。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睡觉了，酒喝得太多，烟也抽

① 法语：优雅，可爱。

得太多，海水的闪光和吹在脸上的风使他阵阵作痛。但他一直坚持到适应为止，心想现在已是该回到现实的时候了，如果这就是回到现实的话。“什么也不要分析，亲爱的。”他命令自己。“去洗个澡，就在今后旅行中属于你一个人的寝舱里痛痛快快地泡个澡，天知道旅行是否会很快结束，除非我完全弄错了。”但愿不要弄错，因为那么一来梅德拉诺便会死得一钱不值。对他个人来说，是继续旅行，还是在一桩更大麻烦中结束旅行，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他已经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也许沐浴之后，在一满杯威士忌和一整天的睡眠之后，当醒来时，他便能够作出取舍了；而现在，地板上的呕吐物也好，睡醒后病体痊愈的豪尔赫也好，风衣上的三个窟窿也好，在他看来都一样。这正如拿在手中的一副扑克牌，什么也不用担心，只有在决定——如果决定的话——一张一张地打出时，百搭牌，A牌，小王和大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海是一个蓝色的神话，这种颜色如同他几次梦中乘在半透明的飞行器上所看到的那样。他双手捂住脸，心中自问是不是真的还活着。大概还活着，因为且不说别的，他还能察觉马尔科姆号的机器刚刚停止运转。

出门之前，帕乌拉和洛佩斯将舷窗的窗帘拉开一半，寝舱里透进一道黄色光线，这道光线似乎抹去了梅德拉诺面部的一切表情。克劳迪娅一动不动地蹲在床脚下，胳膊仍旧伸向门口的方向，似乎一直没有将门关上，眼睛望着加夫列尔。走廊里传来低沉的噪音和脚步声，然而仿佛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克劳迪娅刚刚进入的一片寂静——寝舱里软绵绵的空气，她自己的双腿，躺在床上的躯体，胡乱丢扔的东西，抛在一个角落里的毛巾。

她一步一步地走近，坐到拉乌尔移来的扶手椅上，从更近

处看着他。她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说话，可以回答任何提问；她喉咙没有哽咽感，她没有为加夫列尔流泪。在她的内心深处也同一个鱼缸或玻璃球一样软绵绵、粘糊糊和冷冰冰的。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刚刚杀了加夫列尔。在这次短暂的海上旅行中同她交谈过有限的几次的那个陌生人，那个男人加夫列尔死在那儿了。他们之间既不疏远也不亲近，没有什么可以衡量和评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比生活更早到来，从而破坏了他的游戏，剥夺了他在大海上这几个小时中所具有的那么一点感情。那个男子夜间的一部分时间是在生病的豪尔赫床前度过的，现在，似乎还有点东西在旋转，这是一种细微的变化（然而寝舱非常相似，舞台设计师没有更多的手段来改变舞台布景），突然间坐到死去的加夫列尔床前的，竟是她克劳迪娅。她的全部明智和清醒头脑并不能使她在刚刚过去的夜晚，在死亡似乎成为无可挽救的危险的那一时刻不担心豪尔赫会死去。使她恢复平静的原因之一，是她想到加夫列尔在那里，在酒吧喝咖啡，在走廊守夜，在寻找匿藏着医生的船尾。现在，似乎有什么东西又在变化，豪尔赫又是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又一次成为她每日所见的儿子，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种病不过是一个孩子患的许多疾病中的一种，是她深夜里的胡思乱想和困倦。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乎加夫列尔守夜劳累了，小憩片刻，一会儿就来找她，来同豪尔赫玩耍。

她看见风衣的领子遮住了他的喉咙；她开始辨认毛料上的黑色斑点，辨认嘴角上几乎觉察不出的凝固物。这一切都是为了豪尔赫，也就是为了她；这种死——这血，这有人拉起并整理妥帖的风衣领子，这紧贴躯体的双臂，这盖着旅行毯的双腿，这蓬乱的头发，这使得额头向后倾斜的微微突起的颌部，似乎一直滑落到枕头下面——是为了她和为了豪尔赫。她不能为他哭泣，没有缘由为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哭泣。这个人和蔼可

亲、彬彬有礼，也许有点儿喜欢她，无论如何，他是个不甘忍受这次旅行中的屈辱的男子汉，然而跟她毫无瓜葛，只不过聊了几个小时，虚幻的接近，仅仅是接近的可能性，一只放在她手中的坚强而亲热的手，在豪尔赫额头的一个吻，一种莫大的信任，一杯热乎乎的咖啡。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十分缓慢十分神秘的活动，就这样展示它的全部内涵。本来应该发生许多事情，或者什么也不发生，只发生现在这样的事。她和加夫列尔本来应该在相似与互相需要的基础上逐步相遇，躲躲闪闪，反反复复，误解，和好。她以一种气恼和责备的神态望着他，心想，他曾经需要过她，而他这样离去，实属一种背叛和胆怯，在相聚之时自暴自弃。她指责他，她弯腰注视他，没有恐惧也没有怜悯。她否定了他在同她一道生活之前、在真正开始同她一道生活之前死去的权利。他给她留下了一个可爱的形象，一个对休假的回顾，对同住一个旅馆的回顾，他几乎只给她留下了他的仪表，以及几次他对她的真正感情的表露；他给她留下了一个曾经属于他的女人的名字，留下了他喜欢重复的语句，留下了他童年的轶事，留下了一只握在她手中的骨瘦嶙峋而又坚强有力的手，留下了一种只是微笑而不提问的严肃方式。他似乎出于惧怕而走了，他选择了一种最匆忙的逃跑方式，这是一种绝对静止的方式，一种伪装沉默的方式。他拒绝继续等待她，拒绝获取她，拒绝一小时一小时地打发使他们疏远的时间。现在有什么必要亲吻这冷冰冰的额头，有什么必要用发抖的指头梳理这粘在一起的、乱糟糟的头发，有什么必要为那张此时已完全转向里面的脸抛洒热泪，这张脸比回忆中的脸离得更远。她永远不能原谅他，当她一想起他，便会责备他剥夺了她的可能有的新生活，在这新时期里，她感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感到自己又一次得到补偿、又一次体会到热恋，这是昔日生活所不曾给予她的。如同沉闷的机器声在太阳穴突突作响，她感觉到

没有他时，时间又会像往昔一样在一条无穷无尽的道路上前进，像没有莱昂，像住在胡安·鲍蒂斯塔·阿尔维迪大街时一样，把时间用来照管豪尔赫只是一个借口，纯粹的母爱也是一个谎言，为了打发时间，她读浅显易懂的小说，听下午的广播，看夜场电影，时常打电话，二月份去望海市①休假。所有这些可能都已停止，假如他没有抓到偷窃和丢弃的证据，假如他没有像傻瓜似的被人打死从而未能真正同她生活并且使她过上自己的生活的话。他和她从来都不知道谁需要对方，犹如两个数字不知道它们组成的数目。双方的这种不确定状态本来可以产生一种改变一切的力量，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充满波涛，充满竞赛，充满骇人听闻的冒险，充满甜蜜的休息，充满愚蠢和灾祸，以至得到一个最值得的死亡，一个较为壮烈的死亡。他在相会之前抛弃她要比他抛弃过去的情人更为愚蠢和吝啬。与她的抱怨相比，贝蒂娜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而她已经永远失去让他占有的可能性，以至连被他抛弃的这一命运也没有了。他们将他像狗一样杀死，他们选择了他的死亡方式，并以一种他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这样在她面前死去是最坏的、最不能原谅的过错，但这不是他的过错。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别人意志的牺牲品，他是任何人可以瞄准射击的古怪靶子，他的背叛如同地狱一般可恶，这是一个永存的空白，一种充盈于内心和感觉的缺欠，一种她将连同生活的重负一起陷入的无限空虚。现在，她真可以哭了，但不是为他而哭。她要为他的无谓牺牲而哭，为使他走向灾难的平静而盲目的忠厚而哭，为他为挽救豪尔赫而试图做或许已经做的事情而哭；但是，在哭泣过后，当哭泣像所有的哭泣一样停止时，她将会看见一个仅有两天交情的朋友的拒绝、逃遁与他的形象，

① 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海滨城市，避暑胜地，二月份是阿根廷的盛夏。

这个朋友恐怕没有力量与她相伴终生。“请原谅我对你说这一切，”她绝望地想，“但你已经开始成为我的组成部分，你已经迈着我老远就能认出的步伐跨进我的门坎。现在该轮到我逃避了，首先，我会很快忘掉你的音容笑貌留在我心中的一点印象和我对你的信任。你猝然彻底背弃了我；我多可怜哟，我却要每日一点一点地完成我对你的背弃，要渐渐地、愈来愈多地忘却你，直至你变得不如一张照片，直至豪尔赫不再提起你的名字，直至莱昂的形象再一次像一团旋风卷起的枯叶进入我的心灵，而我同他的幽魂跳舞也毫不在乎。”

43

七点半钟，一部分旅客听从锣声的召唤，上了酒吧。马尔科姆号的停滞不前并没有使他们过分吃惊；可以预见到，在头天晚上的疯狂举动之后，将开始为其后果付出代价。堂加洛一边怒气冲冲地往烤面包上抹黄油，一边用刺耳的声音宣布这件事；在场的太太们以唉声叹气和饱含责备与探询的目光表示赞同。被诅咒的这一桌上的人，不时地听到含沙射影的话语或看到谴责的目光，这种目光固执地盯着洛佩斯青肿的脸，盯着帕乌拉散乱不整的头发，盯着拉乌尔睡眼惺忪的笑容。梅德拉诺去世的噩耗曾使堂娜佩帕晕倒，几乎造成特雷霍太太歇斯底里发作。现在，面对一杯杯牛奶咖啡，她们试图使自己恢复常态。卢西奥一想到他被囚禁在酒吧的那段时间，便气得发抖，他紧闭双唇，不予评说；他身旁的诺拉热心地加入了和平支队，低声附和着堂娜罗西塔和内利的议论。但是，她忍不住不

时向洛佩斯和拉乌尔的那一桌张望，似乎对她来说，至少事情还远没有弄清楚。餐厅总管摆出一副尊严受伤害的样子，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一声不响地欠身听取就餐者的要求，他还不时地看看被扯断的电话线，唉声叹气。

几乎没有人问起豪尔赫，恐怖比仁慈有更大威力。在特雷霍太太的率领下，堂娜佩帕、内利和堂娜罗西塔想早早进入死者的寝舱，以便在料理后事方面发挥女人的特长。曾同家人大吵大闹过的阿蒂利奥猜出了她们的意图，他像一座铁塔似的站在门口。特雷霍太太坚决要求他放妇女们进去履行她们的基督教义务，他答道："滚一边玩儿去。"不容有丝毫怀疑。特雷霍太太拉开架势，似乎要打他的耳光，长毛绒回敬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姿态，使这位尊贵的太太内心深受屈辱，涨红着脸退到一旁，高声呼唤她的丈夫。但是，特雷霍先生没有出现，几位妇女终于离去，内利哭成了泪人儿，堂娜佩帕和堂娜罗西塔分别为自己的儿子和自己未来的女婿的表现而感到羞愧，特雷霍太太气得浑身发抖，脸色绯红。从某种意义上讲，早饭已成为一种紧张的间歇，在这种间歇中，大家都互相侧目而视，为马尔科姆号停在海中而产生不祥感觉，也就是说，旅行已经中断，有某种事情将要发生，谁知道是什么事情。

长毛绒终于加入了被诅咒者的那一桌，那是拉乌尔一见他进门，就打个手势将他请过来的。长毛绒带着满脸幸福的微笑来到朋友中间，这时，内利低下头，脸几乎碰到了烤面包片上，她母亲的脸变得越来越红。长毛绒背对着她们，坐在了谈兴正浓的帕乌拉和拉乌尔之间。洛佩斯一面小心翼翼地嚼着硬饼干，一面用可以睁开的那只眼睛朝他使眼色。

"我认为您的家庭不会高兴您到这张被污染的餐桌上来。"帕乌拉说。

"我爱在哪里喝牛奶，就在那里喝。"阿蒂利奥说，"叫

他们别再烦我，烦人的事够多了。”

“当然。”帕乌拉说着递给他面包和黄油。“现在，让我们看看特雷霍先生和雷斯特利老师的庄严到场。”

堂加洛那嘶哑的声音如同香槟瓶塞似的迸出来。他高兴地看到他的朋友们正在经过夜晚难以名状的囚禁之后，至少得以睡上两个小时。至于他，已经不能入睡了，尽管他服用了加倍的安眠药。不过，等当局弄清每个人的责任并惩处那些干了这么严重坏事的肆无忌惮的教唆犯之后，他就有的是时间睡个够了。

“这里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冲突了。”帕乌拉嘟哝着说，“卡洛斯，还有你，拉乌尔，你们不要乱动。”

“是啊，是啊。”低头喝牛奶咖啡的长毛绒说，“干嘛要没事找事呢。”

洛佩斯好奇地望着不愿正眼看他的雷斯特利老师。从女人们的餐桌上突然冒出了一声“奥斯瓦尔多！”的急骤的呼叫声，正在向一个空位子走去的特雷霍先生，似乎回想起了一种义务，于是改变了方向，朝着被诅咒者这一桌走近，面对着正在往嘴里塞一大块面包夹草莓酱的阿蒂利奥。

“小伙子，可不可以知道你有什么权利试图阻止我妻子进入……进入我们所说的灵堂呢？”

长毛绒使劲咽下口中的食物，喉结似乎快要被撑裂了。

“她们只是想给我们添乱子。”他说。

“您说什么？再说一遍。”

尽管拉乌尔使眼色叫他不要动，长毛绒还是将椅子向后一推，站起身来。

“最好别提这事了。”长毛绒说着将左手五指捏拢伸到特雷霍先生的鼻尖下。“您真想惹我生气吗？您还没有受够惩罚吗？您还没有被关够吗？您和你们这帮臭大粪。”

“阿蒂利奥！”帕乌拉庄重地叫了一声，这时拉乌尔早笑弯了腰。

“好哇，既然你们找上了我，那你们就听我说！”长毛绒以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叫喊着，“你们这群二流子，光会说大话，这也不行，那也不对，现在，那个孩子快要死了，快要死了！你们都做了什么？请说说看。你们张罗过吗？你们去找过大夫吗？我们去找过大夫！你们知道吗！是我们！是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另一位先生……是的，另一位……现在又想让我放你们进寝舱……”

他哽咽了，激动得说不下去。洛佩斯抓住他的胳膊，想让他坐下，但长毛绒不肯。于是，洛佩斯也站起身，盯着特雷霍先生的脸。

“Vox populi，vox Dei.”①他说，“吃您的早饭去吧，先生。至于您，波里尼奥先生，给我们节省点您的议论吧。你们也一样，太太小姐们。”

“莫名其妙！”堂加洛在妇女们的一片悲叹声和惊叫声中扯着嗓子嚷，“你们滥用力气！”

“早该把他们全杀光！”特雷霍太太大叫一声，瘫倒在扶手椅的靠背上。

她说完这句话，其他人都沉默了，大家觉得她这句话说得未免太过分。早餐在窃窃私语和偶尔一道愤怒的目光中继续进行。迟到的佩西奥像个幽灵似的在餐桌间走过，他挪过一把椅子坐到洛佩斯身边。

“一切都这么不可思议。”佩西奥一面倒着咖啡一面说，“绵羊变成了豺狼，和平支队变成了战争支队。”

“稍微晚了点，”洛佩斯说，“也许大家最好都待在寝舱

---

① 拉丁语：人民说的话，就是上帝说的话。

里，等待……我也不知道等待什么。”

“这是一种坏办法。”拉乌尔打着哈欠说，“我打算睡个觉，但睡不着，最好到外边去晒晒太阳，去吗？”

“走吧。”帕乌拉表示同意，但她在站起身的当口停住了。“Tiens，你们看谁来了。”

那位干瘦多疑、留一头灰色短发的类脂物正站在门口向他们张望。众多的小饭勺停在了盘子里，有的椅子也转了个半圆圈。

“你们好，女士们，你们好，先生们。”

这时听到内利的一声微弱的回答：“您好，先生。”

类脂物用手捋了捋头发。

“我首先想告知你们的是，医生刚才检查了那个小病人，发现他的病情好多了。”

“好极了。”长毛绒说。

“我现在以船长的名义通知你们，你们知道的安全措施将从中午起予以解除。”

谁也没有说什么，然而，拉乌尔作了个明显的表情，类脂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船长遗憾的是，一个误会造成了一起悲惨事件，不过你们应该明白，马亨塔·斯塔尔公司对这件事将不负责，特别是在你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属于一种恶性传染病的情况下。”

“杀人犯。”洛佩斯一字一句地说，“是的，您听清了：杀人犯。”

类脂物用手捋捋头发。

“像眼下这种情况，感情用事和精神紧张只能导致荒谬的指责。”他耸耸肩，把问题放到一边。“我不能不在我离开这里之前提醒你们，也许你们有必要收拾一下自己的行李。”

在太太们的叫嚷声和责问声中，类脂物显得更为苍老和疲

急。他对餐厅总管说了几句话便出去了，仍旧用手捋着头发。

帕乌拉看了一眼拉乌尔，拉乌尔正在尽力要点燃自己的烟斗。

“多遗憾哪，哎，”帕乌拉说，“我已经把公寓转租给人两个月。”

“也许你可以争取租到梅德拉诺的公寓，如果你能赶在卢西奥和诺拉前面的话。他们两人大概也极力在找房子。”

“你不尊重死者。”

“死者也不尊重我，哼。”

“走吧。”洛佩斯突然对帕乌拉说，“我们去晒晒太阳，这里的一切我简直烦透了。”

“走吧，哈迈卡·约翰。”帕乌拉斜眼望着他说。她喜欢看他生气的样子。“不，亲爱的，你对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她心想。“骄傲的小伙子，你会看到在亲吻之后，我还是我，这是难以改变的。你最好设法理解我，而不是改变我……”洛佩斯首先应该理解的是旧的同盟并未破裂，拉乌尔恐怕永远是她的拉乌尔，谁也不能收买她的自由，谁也不能在没有她自己作主的情况下使她改变主意。

佩西奥喝着第二杯咖啡，想着返回的事。恰卡里塔的街道在他脑海里闪现。他真该问问克劳迪娅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继续不上班是否合法。“微妙的法律细节。”佩西奥想。“如果经理在街上看到我，我说过我要去海上旅行一次……”

I

然而，如果经理在街上看到他，他已说过要去海上旅行一次，那有什么鬼关系呢？真是活见鬼！佩西奥强调着这一点，眼睛望着第二杯咖啡里的漂浮物，他觉得自己像漂浮在无边无际的南大洋海面的一块软木板上的一个软木塞，是那么迷惑、冷漠和动摇不定。他不能够彻夜不眠，火药味、来回奔忙、无聊的滑石假手的手相术、汽车的方向盘和手提箱的把手弄得他心烦意乱。他看到死亡之神在距离豪尔赫病床几米远的地方改变主意，但他知道这只是一种隐喻。他知道他的那些友善的朋友们已经砸碎围栏，到达船尾，但是，他并没有找到重新进入夜晚的途径，没有与他们发现的事物取得联系。唯一知道船尾一点情况的人，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他登上那个通往船尾的楼梯了吗？他看见兽笼，看见悬挂在缆绳上的猴子，听到原始的声音，找到理由或赞同吗？噢，祖先们的恐怖，噢，种族的夜晚，活水井和死井，北欧传说中的龙看守着什么黑色宝藏？那里将为死者展现出一副什么样的真正面孔？其余的一切都是谎言，无论是那些已经回来的还是那些没有去过的，都同样知道这是谎言，一些人是因为没有看或不想看，另一些人则由于无知或由于时间和习惯的甜蜜恶意所致。勘察者说出的真情是谎言，胆小鬼和谨慎的人说出的假话也是谎言，解释是谎言，揭穿谎言也是谎言。只有阿蒂利奥引以为荣的狂热是真实而无效的，阿蒂利奥是笨拙的手上长满雀斑的天使，他并不知道自己曾经是个天使，然而现在他已经站起来了，形成了自己的人

格，正处在日趋完善的时期，以至经过马歇尔岛之后，他才能回复到正常状态。然而，那里的母亲山脉——权且这么称呼她们吧，权且相信她们那虚幻的身影——就耸立在潘帕斯草原中间，就在毁损男人们面容的土地上，在他们的脊背和脖颈的外形上，在他们的眼睛的颜色里，在他们那呼唤烤肉条和时兴探戈的急切的嗓音里留下印记；那里有典型，有历史的神秘脚步，它迅猛地沿着官方说法的道路前进，沿着五月二十五日①黎明时的寒冷和阴雨前进，沿着历史书中第三十至三十四页之间有关利涅尔斯②这个神秘英雄和叛徒的道路前进，历史的深沉脚步等待着第一个阿根廷人的到来，历史渴望着交接、变化和公之于众。然而，佩西奥又一次得知猥亵的仪式已经完成，知道邪恶的先辈已经置身于母亲山脉与她们遥远的子孙们之间，她们的恐惧终于破坏了她们对造物主的信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幽灵的有利商业，一种威胁都市的围墙，一种对供品与恬静的贪婪要求。他看到了猴子笼，散放的野兽，穿制服的类脂物，祖国的大事记，或者仅仅看到清晨的一个冲洗过的、灰蒙蒙的甲板，任何事物都足以隐瞒他惊恐地等待着的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从下面回来的死人或活人都睁着一双浑浊的泪眼，佩西奥又一次看到在阿波里奈尔的一幅画中的吉他手的形象，又一次看到没有脸的音乐家，那脸只不过是一个黑色长方形，一首没有作者的乐曲，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一艘随意漂流的船只，一部完成的小说。

---

① 阿根廷国庆日（1810年5月25日）。

② 圣地亚哥·利涅尔斯·伊·布雷蒙德（1753—1810）：法国籍西班牙殖民者，1788年被派往南美洲，在阿根廷任职期间曾组织义勇军打败英国入侵者，并成立第一届革命委员会。后在与当地土生白人革命领袖的互相火并中被杀。

尾　声

44

十一点半钟，天气开始转热，卢西奥已经厌倦了晒太阳，也厌倦了给诺拉讲解许多在诺拉看来并非无可辩驳的事情，于是，他宁可到房间去洗淋浴。他已经腻烦了面对着太阳说话，咒骂那些破坏了这次旅行的人；他已经腻烦了询问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和为什么谈论收拾行李的问题。当他走上右舷楼梯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答案：传来一种难以察觉的嗡嗡声，天空出现一个斑点，紧接着出现第二个斑点。两架卡塔利纳① 水上飞机在马尔科姆号上空盘旋了两圈之后降落在一百米之外的水面上。费利佩孤身一人站在船头，索然无味地看着这两架水上飞机，贝娃不怀好意地把他那半睡半醒的神态归结为饮酒过度。

马尔科姆号鸣了三声汽笛，这时一架水上飞机上亮起了反射信号灯。睡在躺椅上的洛佩斯和帕乌拉看见一只小艇离船而去，小艇头上站着一个肥胖的类脂物。时间在这一会儿似乎被无限地拉长了，小艇过了许久才抵达一架水上飞机的舷侧，他们看到那个类脂物攀上机翼便消失了。

---

① 一种美国制造的飞机。

“你帮我收拾箱子吧。”帕乌拉请求说，“我的东西都堆在地上。”

“行，不过，我们待在这里多舒服。”

“那就别去了。”帕乌拉说着闭上了眼睛。

当他们再次注意到周围的情况时，小艇已经载着好几个人离开了水上飞机。洛佩斯伸了个懒腰，他认为现在该收拾自己的东西了，但是，在上去之前，他们在费利佩近旁的船舷上靠了一阵，认出了那位穿深蓝色衣服边走边同胖类脂物热烈交谈的人的身影，他就是文化发展部的那个监察员。

半小时之后，餐厅总管和侍者走遍各个寝舱和甲板，召集旅客们到酒吧去。这时，监察员由那个灰头发的类脂物陪同，正在酒吧等他们。雷斯特利老师第一个到来，他的乐观情绪被他强作的笑颜所揭穿。在间歇中，他同特雷霍先生、卢西奥和堂加洛进行了商谈，就如何以最好方式陈述事实交换了思想（如果要写一份简要的调查报告，或者要大家结束这次远航，除暴乱者之外，大家都是有充分权利的）。太太们来了，她们微笑着向他亲切问候，勉强说上几句话：“怎么！您在这里？真想不到！”对此，监察员轻轻地努了努嘴唇，抬起右手掌心向前作为回答。

“我觉得人已经到齐了。”监察员说，看了一眼正在清点人数的餐厅总管。这时一片寂静，在寂静中，拉乌尔擦火柴的声音显得非常响亮。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监察员说，“对大家遇到的不便，文化发展部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马尔科姆号的船长发去的电报非常紧急，正如你们可以估计到的，文化发展部毫不犹豫地立即采取了最有效的措施。”

“电报是我们发的，”拉乌尔说，“说得更确切些，是被

他们杀害的那个人发的。”

监察员看着拉乌尔指向类脂物的手指尖。类脂物用手捋了捋头发。监察员掏出一只哨子，吹了两声。进来了三个身穿首都警服的小伙子，他们的出现与这种场合和这个酒吧极不协调。

“我将感谢你们让我说完我要通知你们的事情。”监察员说，这时警察们已经站立在旅客们的身后。“非常遗憾的是，游船刚一开出布宜诺斯艾利斯湾，便突然发生了瘟疫。我们得知马尔科姆号当局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护你们的健康，甚至强迫你们遵守一条令人不快的纪律，但这是必要的强制措施。”

“确是这样。”堂加洛说，“您说的都很对，我一开始就这么说过。现在请您允许我，尊敬的先生……”

“请让我说。”监察员说，“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还是发生了两起严重事件，第二起事件迫使船长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了电报。第一起事件幸好不过是一场虚惊，船上的医生已经宣布那个小病人痊愈。然而，第二起事件是由那位死者的鲁莽举动引起的，他擅自穿越隔离栅栏，来到污染区，结果很不幸。这位先生……”他翻着一个小本，同时嘟哝声越来越大。“这位梅德拉诺先生，对。的确，太遗憾了。请让我说，先生们。静一静！请让我说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在同船长和医生商议之后，我们得出结论，待在马尔科姆号上对你们大家的健康非常危险。虽然瘟疫正在消失中，但是，也很可能在这一边产生新的苗头，因为那位受伤的先生是在船头的一个寝舱里死去的。因此，女士们和先生们，我请求你们在一刻钟之内作好登机准备。谢谢大家。”

“为什么要上飞机呢？”堂加洛叫嚷着问，一面推动他的轮椅向监察员靠近。“这么说，真的有瘟疫了？”

"我亲爱的堂加洛，当然是真的。"雷斯特利老师一面说一面快速地往前走。"您使我吃惊，亲爱的朋友。谁也没有丝毫怀疑游船当局一直在同第二百二十四号斑疹伤寒的苗头作斗争，这一点您很清楚。监察员先生，实际上这不关传染病的事，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意有传染病，不同意的是采取这一措施的方式，我们认为您所采取的措施太强硬了些，我不十分强调我自己的旅行权利，不过，我请求您考虑一下这种鲁莽行动将可能产生……"

"瞧，雷斯特利，别说蠢话了。"洛佩斯说，他挣脱帕乌拉手臂的阻拦和她暗中的拧捏。"您和所有其他人都很清楚地知道，梅德拉诺是被船上的人用枪打死的。什么屌疹伤寒也没有，哼。监察员先生，请您听我说几句。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后，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没有什么鬼关系，但是我不能容忍以这种方式欺骗人。"

"住口，先生。"一个警察说。

"我不想沉默。我说的事情有人证和物证。我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同梅德拉诺一道把那些婊子养的撂倒他几个。"

监察员举起手。

"好啦，先生们，一旦你们当中有人出于好意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丧失现实意识，执意歪曲事实真相，那么，我将不得不指出你们面临的选择。请相信，如果我被迫让你们在……这么说吧，在一个被隔离的地方下船，把你们扣留到情绪平静并且形成一个正常的过程报告为止。如果我被迫这样做的话，我将很遗憾。"

"我嘛，您可以想送到哪儿就送到哪儿。"洛佩斯说，"梅德拉诺是他们杀害的。您看看我的脸。难道这也是斑疹伤寒？"

"你们决定吧。"监察员着重冲着特雷霍先生和堂加洛

说，“我不想被迫将你们监禁起来，然而，如果你们坚持否认已被诚实正真的人所认可的事实……”

“别说废话了。”拉乌尔说，“为什么您和我不可以一道下去看一眼死者呢？”

“噢，尸体已经撤离游船。”监察员说，“您知道这是基本的卫生措施。先生们，我请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所有的人可以在四小时之后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旦到了那里，当我们即将共同起草的声明签字之后，你们丝毫不必怀疑文化发展部会给予你们应有的赔偿，因为谁也不会忘记，这是一次中彩者的旅行，而破坏这次旅行的事实并不妨碍这种赔偿。”

“这句结束语可真漂亮。”帕乌拉说。

特雷霍先生清了清嗓子，看了妻子一眼，决定说几句。

“我想问问，监察员先生……既然像您所指出的那样，尸体已经撤离游船，同时，斑疹伤寒的苗头正在明显减退，那么，您没有想到有可能……？”

“这是明摆的事，先生。”堂加洛说，“有什么理由继续旅行？既然我们已经同意……我说得明确点，既然我们已经同意……”

所有的人都嚷了起来，女人们的声音压过了那些试图使她们安静下来的警察们的规劝声。拉乌尔发现监察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且示意警察们不要干涉。“这是分而治之。”他想，将身子倚在隔墙上，闷闷不乐地抽着烟。“为什么不呢？留下和离去，前进和返回原是一码事。可怜的洛佩斯，固执地要让真理发光。然而，如果梅德拉诺九泉有灵，他会高兴的。瞧他惹起的这场乱子……”他冲着似乎袖手旁观的克劳迪娅笑了笑，在此同时，雷斯特利老师正在解释说，某些令人遗憾的越轨行为不应该影响那些正在休假中的大多数旅客，为此，他相信监察员先生会……然而监察员先生再次抬起手来掌心向前，

直至大家比较安静为止。

“我非常理解这几位先生的观点。”他说，“然而，船长和当局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考虑到瘟疫的露头，等等……总之，一句话，先生们，要么我们全体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要么我被迫忍痛下令暂时关押你们，直至误会消除。请你们注意，单单一个斑疹伤寒的威胁便足以为这样的极端措施提供正当的理由。”

“问题就在这里。”堂加洛说着愤怒地将头转向洛佩斯和阿蒂利奥。“这就是无政府状态和为所欲为造成的结果。我一上船就这么说过。现在我们果然要代人受过了，真他妈的。那些水上飞机保险不保险？”

“千万别提水上飞机！”特雷霍太太叫嚷着说，她依仗着女声居多的窃窃私语声。“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旅行？请说明白。”

“旅行已经结束，太太。”监察员说。

“奥斯瓦尔多，你倒能忍受这样的事情！”

“亲爱的。”特雷霍先生叹了口气说。

“我同意，我同意。”堂加洛说，“坐上水上飞机，就完事了，只要别再谈关押和其他烦恼的事情。”

“的确，”雷斯特利说着斜眼看看洛佩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一致同意监察员先生对我们的邀请……”

洛佩斯感到既恶心又遗憾，他是那样的厌倦，而遗憾比恶心更强烈。

“您不用为我担心，嗨。”他对雷斯特利说，“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到了那里我们再作解释。”

“就是嘛。”监察员说，“文化发展部不得不相信你们任何人不会利用这次返航散布谣言。”

“那么，”洛佩斯说，“文化发展部已经做好了安排。”

“我的先生，您的固执……”监察员说，“请相信我，如果我事先不确信你们不会歪曲，对，是叫歪曲——不会歪曲真相的话，我大概要被迫按照我先前说过的办。”

“只怕就差这一点了。”堂加洛说，“先是三天三夜提心吊胆，后来不知道被塞在这个世界尾巴有多长时间了。不，不，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然而，”特雷霍先生说，“这当然是件不可容忍的事情。”

“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形势。”雷斯特利老师要求说。

“形势很简单。”特雷霍先生说，“既然监察员先生认为旅行不可能继续下去……”他看了一眼气得脸色发青的妻子，打了个无能为力的手势，“……我们明白，最合乎逻辑最自然的是立即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重新回进……”

“回到，”拉乌尔说，“应该是重新回到。”

“对我来说，你们重新回到不回到我都无所谓，”监察员说，“只要你们在游船当局即将准备好的声明上签名就行。”

“我的声明要全部自己写。”洛佩斯说。

“不光是你一个人要这样做。”帕乌拉说，由于自己说了真话而感到有些滑稽。

“当然不止一个人。”拉乌尔说，“我们至少有五个人。这就占旅客的四分之一多，是民主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请你们不要跟我谈政治。”监察员说。

类脂物用手捋了捋头发，开始低声同他说话，监察员毕恭毕敬地听着。

拉乌尔向帕乌拉转过身去。

“这是传心术，亲爱的。他在告诉监察员，马亨塔·斯塔尔公司反对部分禁闭的计谋，因为丑闻终究会张扬开来。不会

把我们带往乌斯怀亚，你瞧着吧，不会的。我很高兴没有带冬衣。你瞧着吧。你准能看到我是正确的。”

他是正确的，因为监察员又抬起手。他抬手的姿势使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企鹅，他声嘶力竭地宣称，如果不能取得一致，他将被迫无一例外地把所有的旅客一同关押，水上飞机不能独自离去等等，随后又补充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技术上的理由。他打住了话头，等待着这句老套话所产生的效果，这正是拉乌尔不久前猜测过的，他没有等多久。雷斯特利老师看了看堂加洛，堂加洛看了看特雷霍太太，特雷霍太太看了看她丈夫。这是一个多角形的顾盼，一次一瞬即逝的撞击。堂加洛·波里尼奥是个演说家。

“您看，先生，”堂加洛说，一面转动自己的轮椅，“不要因为这些时髦青年们固执己见，便把我们这些谨小慎微的人也带到谁知道什么地方去，且不说以后我们会受到的诽谤，因为这个世界我太了解了。如果您对我们说……这起事件是由这种混帐瘟疫引起的，我个人认为，没有理由怀疑您这位官员的话。今天早上的争吵不过是——像有人说的——雷声大雨点小，我丝毫不感到意外。事实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他把“我们”这个词说得很重。）能看到……那位暴卒的先生。我们非常同情他，尽管他在最后时刻做了蠢事。”

他将轮椅转了四分之一圈，以得胜的目光望着洛佩斯和拉乌尔。

“我再说一遍，谁也没有看见他，因为这几位先生得到这个罪犯的帮助，昨天晚上竟敢把我们关在酒吧。你们看看，他们把我们关在酒吧，用心是多么恶毒哇。这些先生们，我再说一遍，权且使用这个他们当之有愧的称呼吧，他们阻止这些在基督徒的慈悲驱使下的太太们进入停尸间，她们的精神我敬佩，虽然我有另外的信仰。监察员先生，您能从中得出什么结

论呢？”

拉乌尔抓住了气得满脸通红的长毛绒的胳膊，但没能阻止他说话。

“什么结论？笨蛋。是我把他拖回来的，我拖的，我跟这位先生！他的血透过线衫往外流！”

“那很可能是酒醉昏迷。”特雷霍先生嘟哝着说。

“我打了船尾那个人一枪，难道那也是醉酒了吗？他的耳朵流血，样子像个正在宰杀的猪！我真该打中他的肚子才好！老天有眼，走着瞧吧，看我会不会也染上斑疹伤寒！”

“你不要争辩了，阿蒂利奥。”拉乌尔说，“谎言早就编好了。”

“比谎言更狠毒。”长毛绒说。

拉乌尔耸耸肩。

监察员等待着，他知道另外一些人还有更多的话要说。雷斯特利老师首先发话，他的话谨慎而具真知灼见。紧接着是特雷霍先生，他是正义和秩序的捍卫者；堂加洛仅限于用充满智慧和适宜的语句支持别人的话。起初，洛佩斯在阿蒂利奥的赞叹、鼓动和拉乌尔的适时插话中，曾经向他们作过解释，并坚持认为他们三个是出于胆小怕事。当一阵恶心使他失去说话兴趣之后，他便转身向一个角落走去。那伙被诅咒的人一声不响地呆在那里，警察们则谨慎地监视着他们。和平支队达成了他们自己的协议，因此，他们得到了妇女们的赞同和监察员的忧郁的微笑。

45

从高处看，马尔科姆号如同一只脸盆里的一星磷火。在一阵抢占靠窗座位的忙乱之后，费利佩无动于衷地看着这艘船。大海失去了它汹涌澎湃的气概，变成了一块暗淡无光的薄板。他点燃一支香烟，环顾四周；座位的靠背出奇地低矮。在左边，另一架水上飞机与它比翼齐飞，给人一种一动不动的完美感觉。旅客们的行李都在那一架飞机上，同样很可能装有……上飞机时，费利佩便向机舱里四处张望，希望能够发现一个用床单或帆布包裹的物体，更可能是用一块帆布包裹的。他什么也没有见到，便猜想这个物体被装在了另一架飞机上。

“终于结束了。”坐在母亲与费利佩之间的贝娃说，“早该想象得出这次旅行结果不好，一开始我就不喜欢。”

“本来是可以圆满结束的，”特雷霍太太说，“要不是因为斑疹伤寒和……因为斑疹伤寒的话。”

“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个荒唐的结局。”贝娃说，“你想想，这一下我可得给我所有的女朋友解释了。”

“亲爱的，解释一下就行了。你很清楚应该怎么说。”

“如果你以为马丽娅·路易莎和梅切会相信……”

特雷霍太太看了一会儿贝娃，然后又把目光转向坐在对面只有两个座位处的丈夫。听到这一席对话的特雷霍先生，作了个让她安静下来的手势。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得慢慢说服这些孩子们不要曲解船上发生的事情，也许可以把他们送往科尔多瓦① 弗洛里塔大婶的牧场去待一个月。孩子们很快就会忘

记的，此外，由于他们年纪小，他们的话是没有法律后果的。实际上，他不必为此而担忧。

费利佩继续看着马尔科姆号，直至它在飞机下面消失，现在只剩下乏味无聊一望无际的水面。需要四个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空中飞行并不那么坏，说到底，他还是第一次坐飞机，这正是他可以向同伴们炫耀的事情。飞机起飞之前，他母亲那恐惧的脸，贝娃那掩饰着的胆怯……女人真是不可思议，她们常为一点小事而惊惶失措。是啊，嗨，你能怎么样呢，发生了一桩不寻常的麻烦事，其结果是把大家都塞入卡塔利纳飞机，并被押送回家。甚至被杀死了一个，而其他……但是他们不会相信他，奥多涅斯会以那种嘲讽的神态望着他。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孩子，你还能怎么样呢，那些报纸是干什么的。是的，最好不谈这些。然而，奥多涅斯，或者还有阿尔费耶里，他们会问他这次旅行怎么样。事情很简单：游泳池，一个穿三点式游泳衣的红发姑娘，他试图去爱她，她却假意不肯，你看看要是别人知道了，我多难为情，得了吧，别怕，妞儿，在这儿谁也不会知道，过来，让我摸摸。起初她不愿意，心里害怕，但是你知道这种事情，我刚刚搂住她，她就闭上眼睛，倒在床上，任我脱去她的衣服，好一个女子，孩子，我真没法对你说……

他斜靠在座位上，眯缝着眼睛。你看，如果我告诉你这事……整整一天，嗨，她不想让我走，死缠着我，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满头红发，是的，可是，下面却是金黄色的。当然，我也是出于好奇，不过，我已经告诉你，下面是金黄色的。

驾驶舱的门开了，监察员出现了，心满意足，几乎有点儿孩子气。

---

① 阿根廷北部一个省。

“天气太好了，先生们。再有三个半小时，我们就可以到达新港①。文化发展部已经考虑过，在办完我们已经说过的手续之后，你们毫无疑问希望立即回到家中。为了避免浪费时间，那里为大家准备了出租汽车，行李嘛，你们一下飞机就交给你们。”

他在堂加洛的司机旁边的第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司机正在读一本《红与黑》②。诺拉深深地陷进靠窗户的一个座位上，叹了一口气。

“我没法相信。”她说，“请相信我吧，这远不是我承受得了的。昨天我们还玩得那么起劲，可现在……”

“你在跟谁说话呢。”卢西奥嘟哝着说。

“我不明白，你起初对船尾的事那样关心……他们为什么那样煞费苦心，告诉我吧？我不明白，看上去都是那样好，那样和蔼可亲的先生。”

“一伙逃犯，”卢西奥说，“对别人我不了解，但是，梅德拉诺，我向你发誓，他使我大吃一惊。你看看，事情要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麻烦会把我们都卷进去的。如果有人把材料转给我的上司们，我的一次晋升机会就完了，或者会比这更糟。说到底，这是官方奖票，这一点谁也没有在意。他们所想的不过是挑起事端，以便显示自己。”

“我不知道。”诺拉说着看了他一眼，随即低下头。“你说得对，当然，但是，当那位太太的儿子生病时……”

“什么？你没看见他坐在那里吃糖果吗？你说他有什么病？但是，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想挑起事端，好使自己成为英雄。你以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白，也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港口。

② 当时阿根廷的一份杂志名。

没有阻止他们吗？那么多的左轮手枪，那样耀武扬威……我告诉你，诺拉，如果这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开……”

“但是，不会传开的，我相信。”诺拉胆怯地说。

“我们等着瞧吧。幸运的是，有些人的想法同我一样，我们是大多数。”

“也许应该签那个声明。”

“当然应该签，监察员会去处理这些事情的。也许我白操心，说到底，谁会相信这种谎言。”

“是啊，但是洛佩斯先生和普雷苏蒂十分愤怒……”

“他们在装腔作势，”卢西奥说，“不过，你走着瞧吧，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什么也不说了。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

“是的，你。”

“哎呀，卢西奥，我不就是看看你嘛。”

“你这样看我，好像我在说谎还是怎么的。”

“不，卢西奥。”

“是的，你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我。不过，你不认为我有道理吗？”

“当然。”诺拉说着避开他的目光。当然是卢西奥有道理。他那愤怒的神情便说明了他有道理。卢西奥往日总是那么愉快，她应该尽一切可能让他忘掉这几天，重新变得愉快起来。继续保持那种坏情绪，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决定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将是可怕的，她不太清楚是什么事情，可以是任何事情，是失去对她的爱，是抛弃她，虽然她认为卢西奥恰恰在她给了他最大的爱情考验，在她为他而犯了过错的现在抛弃她是荒唐可笑的。三个小时之后就回到市中心，似乎难以置信，现在她应该问卢西奥，如果她回自己家去，他想做什么，因为，虽然莫恰理解，她妈妈……她想象着自己走进餐厅时，

妈妈望着她，脸色越来越苍白。这三天里她到哪里去了？“贱货。”妈妈也许会这样说，“这就是修女对你的教育，贱货，娼妇，贱骨头。”莫恰试图为她辩护，但是，怎么解释这三天呢。不能回家，应该给莫恰打个电话，让她在某个地方与她和卢西奥会面。但是，如果卢西奥，他是那样愤怒……如果他不愿意立即结婚，如果他开始无休止地拖延婚期，重新干起他的工作，回到办公室的姑娘当中，尤其是回到那位贝蒂身边，如果开始再次同朋友们出去……

卢西奥从诺拉的肩部上方眺望大海，似乎在等待她对他讲点什么。诺拉转过身来，吻他的脸颊、鼻子和嘴。卢西奥没有回吻她，但是，她觉得当她再次吻他的脸颊时，他笑了。

“亲爱的，”诺拉全神贯注地说，以显示自己的话是该说的。“我非常爱你。跟你在一起，我多么幸福，我感到很安全，你知道吗，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她审视着他的脸，吻他，看到卢西奥仍在微笑。于是，她鼓起勇气，准备开始跟他谈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事情。

“不，不，别再吃糖果了。昨天晚上你差点没死去，现在又想吃得消化不良。”

“我只吃了两块。”豪尔赫说着将一条旅行毯盖在身上，脸上显出一副委屈的神情。“嘿，这飞机飞得多么平稳呀。佩西奥，你不相信我们坐这样的飞机，可以到达天体吗？”

“不可能。”佩西奥说，“同温层会把我们碾成粉末。”

克劳迪娅闭上眼睛，将后颈靠在并不舒服的靠背上。她很气恼自己刚才向豪尔赫发火。昨天晚上你差点没死去……这不是应该对小可怜说的话，但是，她知道，在内心深处她并不是说他，豪尔赫是没有过错的。小可怜，她将那件与此无关或者相距甚远的事推到他身上，真是愚不可及。她给他重新盖上毯

子，摸摸他的前额，然后便寻找香烟。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洛佩斯和帕乌拉正在摆弄着手指头，做切手指和扳手腕的游戏。烟雾缭绕中，拉乌尔靠在窗户上打瞌睡。朦胧中，他看到一两个形象一晃而过，随即突然惊醒了。在距他脸二十厘米处，他看到了雷斯特利老师的后颈和特雷霍先生的肥大的后脑勺。他或许可以逐字逐句地复述他们的谈话，虽然飞机的轰鸣声搅得他一句也听不见。老们将互相交换名片，决定很快再次相逢，坚信一切都会顺利，没有一个狂热分子（很幸运，一个个都会被监察员和他们自身的愚蠢所制伏）试图在左派的报纸上发表一篇殃及大家的文章。到这个时候，从雷斯特利老师那热烈的手势和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必须坚持认为不存在那些狂妄分子所确信的任何证据。“至少一个好法官会做出没有证据的最终结论。”拉乌尔开心地想。“谁会接受，谁会相信在这样一艘船上随手就能找到枪支，谁会相信当我们在甲板上向类脂物们射击之后，他们过了五分钟还没有将我们碎尸万段。我们能说的那件事的证据在哪里？当然，梅德拉诺便是。可我们肯定会读到一份精心炮制的只有三行的讣告。”

“卡洛斯啊……”

“等一等。”洛佩斯说，“你看，她在使狠劲扳我的胳膊。”

“你拧她一把，这是在扳手腕上克敌制胜的高招儿。你看，我刚才在高兴地想，可能老头们有道理。你带着左轮手枪没有？”

“没有，阿蒂利奥准带着。”洛佩斯惊讶地说。

“我怀疑。当我去收拾我的手提箱时，科尔特手枪和所有的子弹都不见了。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我的，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去问问阿蒂利奥，不过，我肯定他的枪也被取走了。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情：你和梅德拉诺去过理发店，对吗？”

“去理发店？请等一等，这是昨天的事情。会是昨天的事

情吗？似乎已经过了很久。对了，我们当然去过。”

“我是想问，”拉乌尔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问理发师有关船尾的事情。我肯定你们没有问过。”

“真的没有问。”洛佩斯犹疑了一下说，“我们相处得很好，一起聊天，梅德拉诺这人非常好，非常……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无耻之徒们试图把事情的经过说成另一种样子……”

“再来说理发师，”拉乌尔说，“你没注意到我们那时都在寻找一条通向船尾的道路……？”

帕乌拉几乎什么也没有听，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心想，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谈完这个问题。过去的真正创造者是男人；而她担心的是未来的事情，如果她担心的话。哈迈卡·约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况会怎样？不像在船上，不像现在；城市所等待的是改变他们，归还他们上船时与留下领带和电话本一同留下的东西。洛佩斯很快又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也就是所谓的教育者，一个应该在七点半起床去教九点四十五分或十一点一刻的语法课的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帕乌拉想。“更糟糕的事情是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能见到我，这将是更加，更加糟糕的事情。”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像傻子似的把手交叉在一起，他们感到很舒适，互相不时地望上一眼，吐一吐舌头，或者问问拉乌尔是否觉得他们可以成为理想的一对儿。

阿蒂利奥第一个看见了烟囱、塔楼和摩天大厦，他十分激动地在飞机上来回走动。在返航中，他对坐在内利和堂娜罗西塔中间烦厌透了，此外，他还得照顾内利的母亲，晕机使内利的母亲失声痛哭，还对家庭产生模糊的回忆。

“你看，你看！我们已经飞到河上空了，如果你仔细看，

可以看到阿维亚内达桥！真不可思议，去的时候我们用了三天多，现在两步就回来了！”

“这就是进步。”堂娜罗西塔说，她以一种既担心又不信任的眼神看着儿子。“等我们一到就给你父亲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开车来接我们。”

“不行，太太，监察员说过给找出租车。”内利说，“请你坐下，阿蒂利奥，你这一动真叫我精神紧张。我觉得飞机要倾斜了，我向你发誓。”

“就像那部电影上的一样，大家全都得死。”堂娜罗西塔说。

长毛绒轻篾地哈哈大笑，但还是坐了下来。坐着一动不动使他难受，他时刻都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洛佩斯或拉乌尔有求于他，他有精力去做任何事情。然而，洛佩斯和拉乌尔默不做声地抽着烟，阿蒂利奥感到说不出的失望。最终，还是老头们及其追随者达到了目的，真是奇耻大辱，可以肯定，如果梅德拉诺活着，决不会让他们得逞。

“你怎么那么紧张不安。”堂娜罗西塔说，“好像昨天那些恶作剧对你还不够似的。你看看内利，你看看她。看看可怜的内利那种难受劲儿，你应该感到害羞。我从来没看见过她哭得这么伤心，我向你发誓。唉，堂娜佩帕，儿女们是个十字架，请相信我吧。我们待在那个全由小斜木块镶嵌的寝舱里，同那个十分开心的波里尼奥先生在一起多好，都是这些疯子们惹事生非。”

“别说了，妈妈。”长毛绒请求说，一面撕着一只手指头上的皮。

“你妈妈说得对。”内利轻声细语地说，“你没见那些人欺骗了你吗？监察员已经说了。他们让你相信每一件事情，而你呢，当然……”

长毛绒突然直起身来，似乎有人用大头针扎了他一下。

“你还想不想让我跟你结婚？”长毛绒叫嚷着说，“船上的事情我得给你说多少遍？笨蛋。”

内利在机器轰鸣声和旅客困倦的掩护下，跑到一边哭去了。悔恨而愤怒的长毛绒此时宁肯眺望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很近了，飞机稍稍倾斜，这时可以看到电力公司的烟囱，港口，这一切都在中午的薄雾和热气中晃动着闪现和消失。“我跟温伯托和鲁西托去吃什么馅饼呢。”长毛绒心里想，“这是船上没有的东西，应该实话实说。”

“请签名，太太。”无可指责的警官说。

特雷霍太太笑容可掬地接过自来水笔，在那张纸的下方已经有十一二个人签名的地方签上自己的名字。

“您，先生。”警官说。

“我不签这个。”洛佩斯说。

“我也不签。”拉乌尔说。

“很好，先生们。这位太太？”

“不，我不签。”克劳迪娅说。

“我也不签。”帕乌拉说着给了警官一个特殊的微笑。

警官转身对监察员说了点什么。监察员向他展示了一张名单，上面有旅客的姓名、职业和住址。警官掏出一支红笔，在几个姓名下面划了横道。

“先生们，你们随时可以出港口。”他一面说一面嚓的一声并拢脚跟。“出租车和行李都在外边等着。”

克劳迪娅和佩西奥拉着豪尔赫的手走了出来。河面的闷热、潮湿和港口的气味，使克劳迪娅感到恶心，她将一只手搭在前额。是的，胡安·鲍蒂斯塔·阿尔维迪大街七百号。她在她的出租车旁边同帕乌拉和洛佩斯告别，向拉乌尔致意。是

的，她的电话号码印在电话薄上：在莱夫鲍姆的名下。

洛佩斯答应豪尔赫有一天要来看他，给他带来一只万花筒，这只万花筒使豪尔赫产生了极大兴趣。出租车开走了，也带走了似睡非睡的佩西奥。

“好啦，大家已经看到他们放我们走了。”拉乌尔说，“他们会把我们监视一段时间的，然后……他们十分清楚应该怎么做，自然要把我们记录在案的。比如说，我将是第一个问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什么时候去做的人。我多次问自己，以致最后……我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吗？迷人的一对儿。”

“当然。”帕乌拉说，“把你的行李放在这儿。”

阿蒂利奥汗流满面地跑了过来。他握住帕乌拉的手，几乎把她的手都握扁了，还在洛佩斯的背上响亮地拍了一巴掌，又跟拉乌尔握了握手。他穿上那件砖红色的西服，重新回复到他在都市的那种生活方式。

“我们应该再见面。”长毛绒心情激动地说，“把您的自动铅笔借我，我给您留下地址。你们星期天来，我们一起吃烤肉，嗯。老头一定很高兴认识你们。”

“当然。”拉乌尔说，但他心中认定再也不会见面了。

长毛绒欣喜而激动地望着他们。又一次拍了拍洛佩斯，并记下他的地址和电话。内利高声喊他，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也许他理解或感觉到某种他所不明白的事情。

在出租车跟前他们看到了和平支队怎样解散，司机怎样把堂加洛塞进一辆大型蓝色轿车。有几个看热闹的人围了上来，然而，警察比看热闹的人更多。

夹在洛佩斯和拉乌尔中间的帕乌拉问他们该到哪里去。洛佩斯一声不响地等待着，然而拉乌尔也闭口不言，以嘲弄和开心的神态望着他们。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去喝杯鸡尾酒。”洛佩斯

这样说。

“好主意。”帕乌拉说，她渴了。

司机——一个满脸堆笑的小伙子——转过身来等待吩咐。

“得。”洛佩斯说，“我们就到‘伦敦酒吧’去吧，就在秘鲁大街和五月大街十字路口。”

说　　明

我是怀着竖起一道屏风以尽量谢绝殷勤照料的希冀，开始撰写这部小说的，这种殷勤照料使得克洛德·贝尔纳号①（去程）和大伯爵号②（归程）三等舱里的旅客深感厌烦。既然书籍正逐渐成为家中唯一还能找到恬静的去处，那么，读者也许将以类似的心愿来选择这部小说。因此，我认为应当向读者指出我们在逃遁艺术上的亲密的共同之处。

我还想告诉读者，也许因为我有顾忌，所以没有讽喻的企图，更没有伦理的说教。如果到最后，某个人物得以认识自己的变化，与此同时，另一个人物则什么也没有变，那是因为环境使然，这就是日常随处可见的辩证法游戏，大可不必在意。

佩西奥的独白搅扰了一些朋友，因为这些朋友喜欢轻松地娱乐。对于这些朋友的慨叹，我只能回答说那是佩西奥迫使我把它写在全书中，并使之有秩序地出现的，独白如同一个检查员，是它控制着事件的发展。他的话有另外的含义，或者说，不那么卖弄学问地针对另外一些目标。在玩金蟾吞金③的游戏

① 法国客轮。

② 意大利客轮。

③ 一种向青蛙模型的口中投掷硬币的游戏。

时，当四枚硬币准确地投中之后，第五枚硬币却扔飞了，这没有抱怨的理由……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理由。恰恰因为这样，第五枚硬币也许是对生活的一种最好体验，于是佩西奥得以默诵那首我猜想是西班牙的佚名诗：“谁也没有投中／而是我投中了。”

最后，我几乎确信这本书会使那些读他们所喜爱的作家的读者们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希望并且几乎命令作家继续走自己的道路，不要标新立异。然而第一个感到茫然的是我，因为我像写其他许多书一样从一个出发点开始写作，但是动笔之后，使我感到好奇和快意的是，人物摆脱我自行表演，我则只能追随他们，我远没有想到会在马亨塔·斯塔尔公司的一艘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谁能告诉我说，长毛绒——对我来说，他并不十分可爱——后来会变得那么伟大？而我的卢西奥则相反，因为我曾想让卢西奥……咳，还是让他们安静些吧，因为类似的事情不光发生在塞万提斯身上，同样也发生在那些没有特别写作提纲的人身上，应该将小说之门敞开，以便透进大街上的空气，甚至透进宇宙空间的纯净的光线，像雷斯特利老师似乎曾经补充说过的那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奖彩票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著胡真才译责任编辑：郭素芹
页数＝４４２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２６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